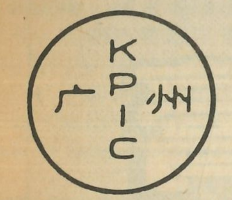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3年
3
$15.00

中國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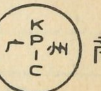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常服：充沛精力、强身健體、滋陰養顏、保健美容、青春美麗。

購買時請認明  商標

中國正宗天然花粉靈芝
中國廣州中藥一廠出品
80粒膠囊裝

國貨公司藥行有售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消炎鎮痛・救肝之寶



複方片仔癀肝寶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分銷處：好得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544 9895 華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42 2127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著的巨型小說「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綠魔」在今期刊出。馬獅龍一向對毒品極爲憎惡，偵破過多宗販毒案件，這一回他又遇到一宗奇特的案件，本地出現一個毒品新拆家，但貨源神秘，無迹可循……萬如意找到馬獅龍，請求他設法捉拿一個色魔，從種種跡象看出，這個色魔已殘害了不少少女，馬獅龍面對着如此棘手的案件，並不退却，反而更激起了他的俠義心腸，經過多番的追踪偵查，竟讓他查出原來是一個牙醫呂格斯作祟……

*　　　*　　　*

石磊先生新著短篇故事「天山情」在今期刊出，另有新篇乃麥浪先生所著「獃書生」也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故事短小精幹，值得一讀。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先生所撰寫的「玉面浪子司馬龍傳奇故事」之「遊龍戲鳳」，故事中男主角司馬龍獲得紫龍劍，而青鳳劍却爲雲中虎奪得，並轉贈小孫女雲璣兒……故事情節曲折離奇，生動活潑，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 3 期

(總號16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綠魔

色魔頻現　少女遭殃

馬獅龍與陶教授，差不多是最後進場的兩人。

他們選擇了最後的一排座位，坐了下來。

馬獅龍一向沒有耐性參加這種講座，不過，陶教授一直堅持他一定要來。

這是一個植物學的講座。

陶教授說過，講者是一個天才橫溢的「綠手指」。

「綠手指」在外國語文中，是表示一個極會種植的人，一棵快要枯死的植物，落在一個「綠手指」的人的手上，轉眼又會生機蓬勃，綠葉叢生。

可是，更令馬獅龍感到興趣的，這次的講座，並非一般植物的研究，而是專門講解有關種植大麻的研究。

「大麻」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植物。

這種植物，既可作為藥用，也可以成為極為廣泛使用的軟性毒物。

不要小覷這種軟性毒物，每年為毒販賺來的錢，實在是無法計算。

所謂軟性毒物，意思是指這種毒物，並沒有海洛英或鴉片這麼厲害，但事實上，這些毒物，遺害人間與所有毒物都是一模一樣。

馬獅龍生平最恨毒品。

除了因為毒物可以摧毀一個人之外，還有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因為毒物而喪生的。

他下過決心，有生之年，他一定會盡自己的力量，去粉碎一切有關毒物的活動。

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毒物也是如此，而馬獅龍的冒險生涯，也永遠不會停止。

種大麻並非一件困難的事，不過，公開談論這種植物的機會並不多，但是，既有這個機會，馬獅龍也沒有推搪陶教授的邀請，來聽聽這個難得的講座，增加自己對這方面的知識，對自己以後的工作，也是大有幫助。

而陶教授要馬獅龍來聽這個講座，目的並不是要他明白大麻的種植與提煉過程，而是要他見見這個奇人。

這個奇人，便是指講者呂格斯。

講者是一個「綠手指」，可是他並非研究植物的人，他只是個牙醫。

但他對植物的狂熱，却是與生俱來的。

本來，牙醫與「綠手指」兩件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是，在呂格斯身上，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講座很快便開始了。

呂格斯是一個非常英俊而且有型的男士。

他的聲音也是悅耳悠揚，本來是枯燥的話題，在他口中，也變成十分動聽。

呂格斯亮了那個高級映機。

銀幕上出現了一棵植物，他輕鬆地說道：「這棵小小的植物，可以給你們兩種糧食。」

他頓了一頓，看看台下的反應，才續道：「一種是身體需要的糧食，一種是精神需要的糧食。

「先說身體上需要的糧食，這種植物的葉內，含有非常豐富的蛋白質，如果經過提煉，是可以供給無數兒童的植物蛋白質，可以減少大部份夭折的兒童。

「可惜的是，因為太多人把大麻那種軟性毒品的功用放在首位，而忽略了它在食糧方面的價值，我想，下一個世紀，種大麻應該是農夫們最賺錢的一種產品。」

馬獅龍感覺有些不耐煩，因為這些資料，他是早已知道的。

陶教授道：「你再耐心聽下去，你一定不會說我邀請你來，是浪費你的時間。」

果然，話題有了轉機。

呂格斯說：「大麻在西方，已幾乎是每一個人都試過的藥物，無論什麼行業的人都試過，就好像亞斯匹靈，你說有沒有人沒有試過？因此，有很多人主張把大麻合法化，我是第一個大力反對的。」

這話最合馬獅龍心意。

「大麻使人精神有一時的振奮，但長期來說，會使一個人腦筋遲鈍，甚至麻木，你們看！」

他提供了一大堆數字。

然後，他提出了一連串種植大麻的問題。

其中有一些問題，馬獅龍從未聽過，這也使他聽得津津有味，但其他的，他也感到煩悶。

陶教授忽然推了馬獅龍一下，道：「精采的東西來了，你看！」

有人拿了一些東西上台。

那是一個用紙卡嵌好的植物樣本。

呂格斯接了過來，看了一下，再嗅一下。

他把那植物標本放在高級映機之下，銀幕上出現那植物的樣本。

呂格斯道：「這是一種罕有的大麻品種。」

然後他說了一大堆有關這種大麻的數字，並且說出而今市面上的大麻，並沒有這種面世。

陶教授道：「你看，這位牙醫，簡直是一個毒品奇才，相信在這世上，沒有人有他這麼豐富的毒品知識。」

一會，又有另外一個人，拿了一些東西上台。

那是一些粉末。

呂格斯一嗅，然後用手指捏了一些來看，然後，他便打開了話題，道：「這是大麻葉提煉出來的精品，對於那些愛好大麻的人來說，這東西經過多次蒸餾後，價格應該比黃金還貴。」

然後，有更多的人拿不同的植物，去考驗這個毒物天才。

馬獅龍看了一會，也感到十分有趣。

陶敎授道：「你想認識他嗎？」

「好極，他是個很有趣的人。」

「當這講座完畢，我可以帶你去後台，好好認識這人，我想他對你將來的工作也有幫助。」

馬獅龍點點了頭。

這時，時間已差不多，主辦這個講座的人，起來結束這個講座。

人們在熱烈鼓掌之後，開始離座。

陶敎授與馬獅龍往後台。

後台並沒有人，顯得冷清清的，看來呂格斯只是個普通的演講者，他不像其他明星或者公衆人物，並沒有人來後台找他。

陶敎授對這地方也相當熟悉，因爲他也是常常來這裏演講。

他帶着馬獅龍入去一個小房間。

門口寫着一個紙牌：「呂格斯醫生」。

他敲門，等了一會，並沒有反應。

他試把門一推，門開了。

裏面並沒有人。

馬獅龍道：「也許他走了。」

「看來是沒有理由的，我們看着他入後台，他沒有理由一入來這裏便走了。」

馬獅龍道：「也沒有關係，下次我們總有機會認識他的。」

陶敎授道：「我有他牙醫診所的卡片，你有空的時候，也可以找他。」

馬獅龍接過了卡片，他也不甚爲意，放入了袋內。

兩人走出了那個後台。

陶敎授因爲有另外一個約會，自己先行乘車離去，而馬獅龍則自己駕車離去。

他走到地下的停車場。

停車場內並沒有什麼人，聽講座的人已駕車離去。

馬獅龍找到了自己的車子。

他拿出鎖匙開車門。

就在這時，有一個黑影那邊竄出。

馬獅龍開始也並不爲意，但那黑影却是向着他而來，他抬起頭來。

那黑影已來到他的跟前，並且撲向他。

他閃身避過。

而那人便撲在他的車上。

好熟悉的背影。

馬獅龍一手扶着他，道：「什麼事？」

那人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感到手上有些濡濕。

血！

是從他背後淌出來的血。

可是，一時之間，他並沒有發現什麼傷口，馬獅龍已沒有時間理會這些，他急忙的開了車門，扶起那傷者，並且問道：「你怎麼了？」

那人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扶了他起來，把他反身抱起。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道：「是你！」

他手上半抱的竟是剛才在台上演講的呂格斯醫生。

「你怎麼了？」

呂格斯似乎在半昏迷狀態，但聽到了人聲，他拚命張開眼睛，道：「救……救我……」

馬獅龍把他放入了車內。

他看看四周，並沒有人來，如果他是遇上仇家，一定會有人追來，或者是那些人以爲得手，迅速駕車離去。

停車場內並沒有什麼異响。

馬獅龍心想：「救人要緊！」

他發動了車子。

躺在車內的呂格斯似乎好了一些，再沒有血流出來。馬獅龍道：「我送你往一個附近的醫生，他是個著名的醫生。」

「不……」呂格斯有點口吃的道：「去……去公立的醫院。」

這個要求是出乎馬獅龍意料之外。

一般在都市生活的人，對公立醫院並沒有多大信心，而且，這樣無端受傷，去到公立醫院，一定要知會警察，否則，醫院是不受理的。

他也以爲呂格斯不想這麼麻煩。

可是，他堅持的道：「往公立醫院。」

馬獅龍沒有異議，一踏油門，駛往最近的一間公立醫院去了。

馬獅龍直駛到急症室。

表面看來，呂格斯並沒有受很重的傷，但一拉開他的外衣，只見那件白恤衫，已大半染成通紅。

他背上的傷口看來並不大，但流血却不少。

一個護士上前，看到一大灘血，立刻推了一張床出來，把呂格斯推了入內。

「你是他的親人？」一個女警上前。

「不。」馬獅龍正想解釋。

「咦！你不是馬獅龍先生？」

馬獅龍有點愕然。

「是，我是馬獅龍。」

「我是毛幗貞！」

「妳——人們叫妳——」馬獅龍止住了口。

馬獅龍一向與警方人員相當熟稔，聽說最近有一個女督察升了上來，辦事是非常落力，而且事事親力親爲。

這毛幗貞對下屬要求也很高，因此，有一些較爲不負責任的工作人員，既敬她也畏她，暗中都叫她爲「巫婆」，這個稱號連馬獅龍也聽過。

也因此幾乎他也叫了出來。

毛幗貞冷冷的道：「是的，他們背後這樣叫我，你也可以。」

「對不起，毛小姐。」

「沒有什麼，馬先生，我一向仰慕你的工作，我早就想認識你。」

「我也想認識你，我喜歡工作認眞的人。」

毛幗貞聽了，臉上有了笑意，道：「既是如此，我們先公事公辦。」

「好！」

「這人的姓名……」

「呂格斯，呂格斯醫生。」馬獅龍從口袋裏拿出那張卡片，那是陶敎授給他的。

毛幗貞接過了卡片。

「是你的朋友？」

「不是，說來奇怪，我是認識他，但他並不認識我，他是一個牙醫。」

毛幗貞一邊寫下呂格斯的資料，一邊問道：「究竟是怎樣的情形？」

馬獅龍把剛才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

「這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件。」毛幗貞道。

「我想是的。」

「你可以幫忙嗎？」毛幗貞問道。

「當然可以！」

「我先通知警方，再聯絡他的家人。」

馬獅龍道：「毛督察，爲什麼你會來這裏駐守？」

「不！我並不是駐守在這裏，那是因爲一件案件，歹徒可能會在這地方出沒，所以我才來。」

馬獅龍笑道：「你果然是名不虛傳，是個拚命工作的人。」

毛幗貞道：「是的，我相信努力，努力的人才會有眞正的收穫。」

「我同意。」

「不過，我聽人說，你破獲不少棘手的案件，人們都說你有運氣。」

「運氣這東西是很奇怪的，有時你拚命去找運氣，找也找不到，但一時之間，却又從天而降。」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是坐在這裏，運氣便會來，你一定要自己在找。」

「相信是！」

「究竟你認爲運氣在辦案件之時，重要嗎？」

「重要，其實我們一生之中，運氣何嘗不重要？」

毛幗貞辦事十分有效率，她撥了幾個電話之後，對馬獅龍說：「查探長稍後會來。」

「查探長！是查澤？」

「是的，人們都叫他『茶渣』！」

兩人都笑了起來。

「爲什麼他會來？」

「因爲他知道這件事與你有關連，他認爲凡事與你有關連，一定小不了。」

「可是，他這次猜錯了，我只是偶然遇上了，根本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過，他快來了。」

「好吧，我也很久沒有見過他。」

等了一會，一個醫生走出來。

「馬先生？」

馬獅龍點了點頭。

那位醫生道：「呂先生要見你。」

「他的情形怎樣？」

「因爲流過血，是比較弱一點，不過，看來並沒有什麼大問題。」

「他是受了什麼傷？」

「相信是刀傷，也許不是！」

馬獅龍奇怪地問道：「爲什麼你這麼不肯定？」

「我每天在這裏，看過不少刀傷，但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刀傷。」

「有什麼特別？」

「他的傷口很大，但很狹窄。」

馬獅龍並不明白。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柄這麼的刀，那刀身一定十分闊，而刀鋒是非常薄的。」

「有多薄？」

「幾乎一插進去，再度出來，也沒有什麼痕跡，只有流血。」

馬獅龍可以幻想出那柄刀，薄而闊的刀。

他們一邊走一邊說，這時已到了病房，這個病房並不是普通的病房，外面有警員把守。

「你去看看他，他指定要見你。」

馬獅龍推門而進。

那只是一個小小的病房，不過，窗門有鐵枝，好像是個拘留病房。

呂格斯躺在床上，臉色蒼白。

「馬先生？」

「是的，呂醫生，你怎麼了？」

「沒有什麼，我只想多謝你。」

「多謝我什麼？」

「送我來這裏。」

「啊！不用這麼說，我想凡人遇上這樣的事情，都會像我這麼做。」

「我有一種事求你。」

「什麼事，通知你的家人？」

「不，我沒有家人。」

「他們在外地？」

「不，我單身一個人在這裏。」

「那沒有什麼問題，我有空也可以來看你。」

「不是這個問題，我想你叫警方保護我。」

「警方現在已經保護着你了。」

「我的意思是，千萬不要讓我離開這病房。」

「你想換過一間醫院？」馬獅龍並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似乎是有些誤會。

「不，我要留在這裏。」

「爲什麼？」

「因爲有人想我死。」

「誰？襲擊你的人？」

「是的。」

「那究竟是誰？」

「我不知道。」

「你有很多仇家？」

「沒有，我只是個牙醫，我會有什麼仇家？」

「但什麼人會用這麼可怕的刀來對

付你？」

「什麼刀？」

「一種薄而闊的刀。」

呂格斯的臉色驟變，不過，很快又回復了正常。

不過，馬獅龍却察看到這個轉變。

「你知那是什麼人所做的？」

「不知道！」呂格斯所說得斬釘截鐵。

馬獅龍並沒有再追問下去，他明白這並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

呂格斯仍然堅持道：「千萬不要讓我離開這個房。」

「好！」

呂格斯微笑，並閉上了眼睛，他實在是非常疲倦。

馬獅龍道：「我會來看你。」

呂格斯只用聲音應了一聲。

馬獅龍離開了病房。

在門口，他對那警員說：「請留意一下，可能會有人來騷擾他的。」

那警員應命，道：「是的，馬先生。」

馬獅龍笑道：「你也認識我？」

「是的，馬有發先生！」

「什麼？」

「你不是那個大商家？」

馬獅龍心下有點氣，不過，似一個大有錢佬，也是一件不錯的事。

馬獅龍一直往急症室的前面走。到了那個候診室，毛幗貞也上前道：「查探長來了。」

查探長是個相當嚴肅的人。

「老馬！」查探長見了馬獅龍，却一派親熱的表示。

馬獅龍立時覺得有點不大對勁，因爲一個慣常嚴肅的人，突然有了一個巨大的改變，當然是其中有一些問題，而通常這些問題不易解決。

查探長似乎正是如此。

「有什麼痲煩？」

「沒有什麼，今晚你見義勇爲。」

「也不是什麼，是個偶合。」

「我聽毛小姐說過，你救了呂格斯，是個牙醫。」

「是的。」

「有什麼可疑？」

「看來是尋仇！」馬獅龍道。

查探長道：「你近日有沒有注意到新聞？」

「新聞，你指是那一些？」

「你最注意的一種。」

「毒品？」

「當然有，不過，近來似乎沒有甚麼大痲煩的，我看那只是一些小東西。」

查探長沒有作聲。

這樣反而使馬獅龍更想知道一些詳情，他忍耐着，等待查探長的說話。

可是，他這次實在是忍耐不住。

「有些內幕？」馬獅龍問。

「也沒有什麼。」查探長可以這麼快便升上這個總探長的職位，實在有他的理由。

「如果需要幫手的話……」

「好極，你跟我回我的辦公室。」

馬獅龍其實也看到查探長是非常希望他去幫忙的，不過，他爲面子，不想自己出口相邀。

查探長急不及待，他本來是來看呂格斯這件事的，不過，他見了馬獅龍，沒有再多說一句。

「我也有車子。」馬獅龍道。

「好，你隨我來。」

駛出了停車場，查探長竟然拿出了那個警號燈，一閃一閃的，開了路，領着馬獅龍前去。

馬獅龍心想：「這並不像查探長的辦事作風。」

不過，車子迅速的向前，轉眼已到了警局。

警局如常，並沒有什麼事發生。

查探長領着馬獅龍，一直到了他的辦公室，他坐在他自己的高背辦公椅子之上。

辦公桌放滿了檔案。

查探長爲人嚴肅，辦事也如其人，十分有條理的，平日見他的辦公室，是有條不紊的，而今竟是一團糟。

「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並不是大事，如果大事便好了，可以聚合他們，一起商量、計劃，然後是行動。」

「而今呢？」

「全是這些，你看！」

馬獅龍便拿了一個檔案看，出乎意料之外，竟然只是一些投訴的信件。

「投訴信件，不是你的工作。」

「你先看清楚再說。」

馬獅龍看了，發現那些投訴信件並非來自私人，而是一些大團體。」

馬獅龍一連看了五、六封，都是投訴一些學校、教堂附近有人販毒。

查探長道：「你看這一封。」

馬獅龍接了過來，竟然是警務署長的信，這是一封私人信件，馬獅龍看了，心裏也大吃一驚，原來信內提及他自己的兒子是不是也被人認爲小毒販。

「你爲這事頭痛？」

「這是最頭痛的一宗。」

「其實，這問題並不太嚴重，他的兒子在公立學校讀書？」

「不，是間著名的天主教學校。」

「那也沒有什麼？」

「那間是名校，出名是學生勤奮向學，服從紀律。」

「他們之內也有一些壞學生。」

「可是，我怎樣向他交代？」

「大舉掃蕩。」

「我想過，當然是不可以。」

「爲什麼？」

「你看這一連串的投訴，一連串的事件，這些販毒案並不大，但是……」

「你懷疑什麼？」

「我懷疑所有小事件連接起來，應該是一件大事，而且有一觸即發的可能。」

「你的預感？」

「我的預感一向很靈驗。」

「我看那並不太嚴重。」

「爲什麼？」

「我看這只是一個新拆家正投入市場。」

「我也是如此想。」查探長道。

「那有什麼問題？」

「如果一個新拆家登場，他一定要有新貨源，然後去找新顧客。」

「他們豈不是正在找新顧客？」

「新顧客是很容易找。」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只道：「那麼，你在頭痛一些什麼？」

「你眞的沒有發現？」

馬獅龍搖搖了頭。

「啊！這也怪不得你，」查探長把另外一疊文件拿了出來，續道：「你再看看這一些。」

馬獅龍接了過來。

他打開一看，只見全是有關這半年來所緝獲的毒品，特別是大痲。

「上半年的成績實在不錯，警方的努力沒有白費。」

查探長實在有點不耐煩，道：「而今是貨源短缺的時刻。」

馬獅龍明白，道：「對，這是貨源短缺的時候，這個新拆家登場，他往那裏找貨源？」

查探長道：「上面日夕壓下來。」

「我明白，你的位置不好坐，我會留意一下。」

「不過……」

「不過什麼？」

「近日那些新的拆家，辦事的方法，日新月異，與以前那些人又是不同。」

「是的，警方破案的方法越多，匪徒採用方法，自然是不同。」

「那叫我們怎樣應付？」

「這樣你們警隊才永遠要招募新手，永遠沒有裁員。」馬獅龍開玩笑地道。

查探長陪着馬獅龍苦笑。

馬獅龍也可以想像得到，查探長所受的壓力，不過，消滅毒品這種案件，當然是永遠沒有盡頭。

他們又說了一些其他的罪案情況，然後，馬獅龍便離開。

本來他預算去聽那個呂格斯醫生主講的講座，只是一個下午，但想不到却幾乎到了半夜才可以回家。

他駕着車子在公路上跑。

這個時刻，才是可以領略到駕駛的樂趣，一條筆直的公路，沒有其他的車子，沒有交通燈，一踏油門，汽車飛馳而去，那種快速的滋味，實在很難描繪出來。

可惜，本市的公路太短，似乎是一踏油門，便去盡了整條公路。

馬獅龍想起外國那些公路。

天連路，路連天，走也走不盡，甚至要把油門鎖着，任由汽車自己飛馳而去。

生命應該是無拘無束的。

忽然，公路的盡頭處，一個黑影撲出。

馬獅龍把脚掣踏下，發出一聲尖銳刺耳的煞車聲。

那只是一隻狗。

一隻身形極爲高大的狗，滿身斑點。

馬獅龍剛好在那狗兒前面停了下來，那狗却猛向馬獅龍吠着。

馬獅龍直想再開車撞向狗兒，可是，那並不是一隻野狗，有資格養這種狗的人，在城市來說，並不太多。

而狗的頸項上，有一個狗圈，這更證明這狗是有人養的，在差不多天亮的時份，什麼人會與一隻狗出來？

這時，馬獅龍反而對這狗的主人感到興趣。

可是，四週沒有狗主的踪影。

狗仍然向着他吠。

馬獅龍把車子再度發動，退後，那狗似乎不知道那車子會撞死牠似的，牠仍然追來。

馬獅龍把車子駛前。

狗兒仍撲上。

馬獅龍心想：「如果狗兒受到傷害，狗主一定會出現。」於是，他踏了一下空油門。

汽車發出憤怒的吼叫似的聲音。

狗兒稍爲後退。

車子却猛然加速，狗兒吃驚的後退。

這時，一輛紅色的跑車突然從一條馬路駛出來，那狗兒迅速後退。

那是一輛開篷的跑車，車是開篷，狗兒一退後，看見了那車子，一躍便上了去。

馬獅龍看清楚，那並不是一輛小跑車，而是一輛馬力强勁的跑車，不過，因爲設計特別，並且强調那種貼地的性能，汽車顯得矮小。

車子便在馬獅龍的車子前面停下來。

馬獅龍看到一個戴着黑眼鏡的女人，在這半夜時份仍戴黑眼鏡，實在不倫不類。

那女人坐了起來，她坐在她駕駛座的椅背上。

她脫了眼鏡，柔聲道：「沒有嚇倒你，馬先生。」

「你認識我？」

「你也認識我。」

馬獅龍端詳了那女人一會，並沒有什麼印象。

她無疑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如果見過她一眼，應該是可以記得的。

但馬獅龍眞的沒有見過她。

「不，你不認識我，也並不是什麼，既是如此，我便自我介紹好了。」

狗兒吠了幾聲。

「牠一向不喜歡我與陌生人交談

的。」

馬獅龍笑了起來。

那女人道：「我是……這地方不是談話之所，你敢……」

她在强調那「敢」字。

「你敢跟我來嗎？」

馬獅龍雖然並不是一個衝動的人，不過，在這個情形之下，他沒有理由示弱。

「往那裏去才適合。」

「那邊有一個小酒吧。」她看看手錶，道：「看來，仍然營業的。」

馬獅龍並沒有立即回答。

「你怕？」另一次强調「怕」這一個字。

馬獅龍笑了一笑，道：「你領路。」

這時兩邊馬路也有車子駛過，他們只以爲他們兩輛車子發生了意外。這麼夜才歸家的人，一定是歸心似箭，因此，沒有人停下來。

那女人把車子駛開了，猛然一個掉頭。

馬獅龍知道，她在示威，表示她的駕駛術極佳，馬獅龍只是不以爲意地跟着她。

車子駛得很快。

不一會便離開了公路，轉入了一條小路。

在路口處便看見一個酒吧的招牌。

這些地方，駐有一些軍人，因此這種唯一的小酒吧是可以生存的，而且營業情況不差。

那女人下了車，並且發出了一個命令，那狗兒便好好地停留在車上。

這女人本領實在不弱，竟然可以馴服這麼大的一隻狗，如果這隻狗發惡，相信兩個大漢未必能把狗兒拉着。

馬獅龍上前，推開了酒吧的門。已是午夜，酒吧非常熱鬧，看來這並非一處適當說話的地方。

奇怪，餐室內的人，對那個女人的出現，並不感到陌生，裡面的工作人員，反而對她有點尊敬的眼光。

那女人道：「馬先生，請過來這一邊。」

馬獅龍依言。

酒吧不算多人，有幾個酒鬼醉伏在桌上，桌上還有一些殘餘的酒。

那女人一直向後面而去，到了一處看來是盡頭的地方，竟可以推開了一道門。

「請進來！」她回頭一笑，那時她已脫下了太陽眼鏡，頗惹人好感的一張臉。

馬獅龍隨着入內，那地方竟是一個辦公室。

當辦公室的門關了，一切聲音都靜止下來，這房間的隔聲設備實在不錯。

「啊！原來你是這酒吧的老闆娘。」

「不，老闆。」

「請坐！」她指一指前面一張椅子。

她自己也坐了下來，是辦公桌後面的一張高背椅子。

「我姓萬，萬如意。」

「萬小姐，你請我來……」

「對不起，我想你替我找一個人。」

「什麼？」

萬如意道：「我請你的方法比較唐突一點，不過，除此之外，我沒有其他辦法。」

「我不是私家偵探。」

「我知道。」

「我也不是警方人員，你叫我找人……」

「我知道我並沒有找錯人。」

馬獅龍沒有說話，但眼神透露出他不感興趣。

萬如意嘆了一口氣，道：「說句老實話，我也不知道找誰。」

「你在說什麼？」

「我要找一個人，那個人既無姓名，也無資料，只有一樣特徵。」

「什麼特徵？」

「是屁股上有一塊黑痣。」

馬獅龍笑了起來。

萬如意嚴肅地道：「這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

「是個男人？」

萬如意點點了頭，並且說：「他是一個色魔。」

「妳給他……」

「是的，我也不怕說——强姦，再確切的說，是迷姦，我而今只得兩項資料，第一點，我剛才說過，另外一點是他擅於使用迷藥。」

「妳報警？」

「沒有。」

「爲什麼？」

「你應該明白，我只得這樣的資料，而我的職業是一間龍蛇混集的酒吧的老闆，如果我去報警，你以爲他們會怎樣想？」

「笑話，一個笑話。」

「是的，因此我希望你幫忙。」

馬獅龍並沒有什麼表示，因爲看她這麼一個女人，竟會被人迷姦，實在難以相信。

「也許我的遭遇你並不感興趣，但我在掙扎過程之中，找到了一樣東西。」

「什麼？」

「是一頁紙，是一個殘破日記簿內的一頁紙。」

「上面寫着些什麼？」

「寫着滿滿一頁紙的人名。」

「有什麼特別？」

「全是女人的名字。」

「那也沒有什麼特別，其中有幾個，有電話連在一起的。」

「那表示什麼？」

「那可能是他的朋友，因此，我撥

了幾個去，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

「什麼秘密？」

「我與她們通過幾次電話，漸漸發覺她們之間，與我都遭遇過同一個惡夢。」

「强姦？」

「是的，也相信是迷姦！」

「你接觸了多少個？」

「五個，包括我自己在內，一共是半打之多，而其中有很多我是聯絡不上。」

「那眞是一個色魔。」

「對付這種人，我相信警方是沒有用的。」

馬獅龍同意。

「找個私家偵探，也沒有足夠資料。」

「因此，你找我。」

「是的。」

「你以爲我會理會嗎？」

萬如意微笑了一下，非常有信心地道：「是的，你會理，一定會理。」

「爲什麼你有如此信心？」

「因爲你是個俠客。」

「俠客？」馬獅龍幾乎也笑了起來，因爲那一個稱號，只是人們戲謔之言。

「不，我認爲你眞的是個俠客。」

萬如意的說話是非常嚴肅的。

「爲什麼？」

「我聽過很多人說你的事。」

「江湖傳聞，未必可信。」馬獅龍道。

「是的，我有存疑，不過，一個人非爲名非爲利，那表示什麼？」

「好奇與多事。」

「你太謙虛。」

「好了，說回你的事。」

萬如意十分高興，因爲這句話，已代表了馬獅龍願意接受這件事。

「我便是想找這個人。」

「找到了之後又如何？」

「我不但爲自己報這仇恨，也爲其他受害者……那些無辜而怕事的……」

「你想怎樣對付他？」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實在是令人憎恨的人，可惜，我們所得的資料太少……對了，你拿那紙給我看看。」

萬如意離開了座位，在一個號碼夾萬中，拿出了一頁用膠袋裝着的紙，她是個非常有頭腦的人，知道這是唯一的證據，她非常小心的保存。

馬獅龍接過。

那是一張殘舊的紙，硬身的，看來是那種袋裝記事簿的底頁，上面有很多小字，是中文的，另外一排是數目字，七個一排，無疑是電話號碼。

那人的字跡非常工整，字體雖小，但一筆一劃都看得非常清楚。

馬獅龍道：「這並不是一個老粗。」

「是的，我在迷暈之前，有個一模糊的印象，這人並非老粗，看了字跡，更證實這一點。」

馬獅龍再看一會，道：「你錄下了那些可以通電話的人。」

「有。」她從她的抽屜中取出另外一張紙，那是萬如意本身寫的，是一個影印本。

紙上有五個名字。

馬獅龍道：「給我。」

「可以，我還有留底。」

「這頁東西也可以暫時給我？」

「可以。」

「我不知這東西還會有用，」馬獅龍頓了一頓，說道：「線索這麼少，多一樣也是好一點。」

「拿來作什麼？」

「化驗！」

「化驗什麼？」

「上面可能有那人的毛髮，或者是一些看不見的衣物纖維，可能是一些線索。」

「對，這也是一個辦法，我却無能爲力。」

「其實，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那人擅於使用迷藥，那麼，什麼行業的人……」

「醫生？」

「未必一定，醫生開刀之時，也要另外請一個痲醉師來痲醉病人。」

「那麼，一定是痲醉師。」

「還有一種人是牙醫。」

「牙醫？」

「是的，牙醫利用簡單的迷醉，使人不感到痛楚，順利脫牙。」

「是的。」

馬獅龍道：「還有藥劑師、化學師，他們都懂得使用迷藥。」

萬如意道：「讓你去幫我找好了，至於費用……」

馬獅龍道：「我看我能否爲妳做一些事，才再商議，不過，我並沒有十足把握。」

「我明白，你這樣的，只是仗義爲懷。」

忽然，有人敲門。

「進來！」

有一個身材相當高大的外籍男人進來，他用英語說：「有兩個人在鬧酒。」

「趕他們出去。」

「他們醉瘋了。」

「攆他們出去。」

「兩人發癲似的，沒有人敢近他們。」

「讓我看看。」

萬如意出了外面。

馬獅龍沒有出去，但在裏面也聽到外面一些聲音，兩個醉酒鬼在發出一些瘋語。

然後是一陣有人跌倒，撞倒一些枱椅的聲音。

不一會，萬如意再入來。

「怎麼了？」

「沒有什麼！這些地方，常常也發生一些這樣的事情，我懂得應付。」

「妳眞有本領。」

「也不是，」她一時感慨起來，道：「如果我有本領，也不會遇到這麼可怕的事。」

馬獅龍沒有說話。

萬如意並非一個善良的女人，她有如此本領，而遇到這樣的事情，再多說一些什麼安慰的話，也是無濟於事，最好還是替她找到那色魔。

馬獅龍冒險的事很多，但從來沒有對付過這種人。

據心理學家分析，這種色魔，本身其實是一種疾病，正如賭博也算是一種疾病一樣。

他在駕駛自己的汽車回家途中，他想：「而今有三個線索：第一，是那頁記事簿的紙張；第二是那人屁股之上，有一顆黑痣；第三，這人擅使迷藥。三個線索，在這人海茫茫之中，實在並沒有太多作用。

翌日，馬獅龍一早便把那頁紙交給了一個開化驗所的朋友，當然是要求特別的化驗。

那化驗所的主管郭强，也是個偵探迷，一見了馬獅龍，便知道有神秘古怪的事情。

「是謀殺案？」郭强問。

「不是——你盡你的力量，看看有沒有辦法，從這一頁紙上面，找到一些科學證據，證明這個人的身份。」

「你要求太高了一點。」

「至低限度，也要看看這人的毛髮衣物狀況，因爲我要找這個人，而這是唯一的線索。」

郭强知道，馬獅龍一向要求高，而他却是個喜歡接受挑戰的人。

兩日之後，郭强來了一個電話。

「馬獅龍，你快來看。」

「看什麼？」

「有豐富的收穫。」

「什麼？」

郭强不肯在電話上說，迫得馬獅龍要到他的辦公室去，他知道郭强不會令他失望。

一打開郭强的辦公室，便見他埋頭埋腦在研究，那是一張底片。

「什麼東西？」馬獅龍問。

「手指摸。」

「誰的？」

「你那個兇手。」

「什麼？你在那張紙上找到？」

「是的。」

竟然有一個手指模，那的確是豐富的收穫。

「在那裏？」

「電腦裏面。」

「沒有見你幾個月，儀器也先進不少。」

郭强開了一個電腦螢幕，道：「你看！」

螢幕出現了一個手指模，本來電腦是一組組橫線所組成，對於精細的事物，表現的能力並不强，但出乎意料之外，那手指模極爲清晰。

郭强道：「我經過一番努力，才拚湊出這指紋。」

「拚湊出來？」

「是的，電腦本身有一個邏輯學說，要是完全沒有同樣的圖案，是拚湊不到的。」

「有沒有這個可能，一部份是一個人的指紋，另外一部份是另一個人的指紋。」

「不會！」他斬釘截鐵地道。

看了一會，馬獅龍當然看不出什麼來。

郭强道：「我印出來給你去查。」

一按其中一個鍵盤，接着是一些細碎的聲音，那邊同時出了一張紙，紙上有一個指紋。

那並不是一張普通的映印本，而是非常清晰，像一張用印刷機印出來的正本似的。

郭强道：「怎樣？」

「你的影印機也與別不同。」

「不——啊，這是最新的鐳射影印，與印刷機出來的一模一樣。」

馬獅龍接過，問道：「還有什麼報告。」

郭强從檔案處拿了一份報告出來。

「我沒有心情看，你說出來吧。」

「這是一個衣着品味十分高的人，身上的衣物纖維是高價貨。」

「身材怎樣？」

「並不算高大，一個普通中國人的模樣。」

「年紀？」

「相信是在三十歲左右。」

「你怎知？」

「那張紙上，沾有一些手皮，假如是你心目中的兇手的話，那麼我的判斷應該沒有錯的了。」

馬獅龍心想：「這張紙只有萬如意用手碰過，再沒有其他男人碰過，亦該是那色魔的。」

馬獅龍不想再拖延時間，別了郭强。

臨走之時，郭强道：「如果再用得着小弟，千萬要通知我一聲，我也希望爲民除害。」

馬獅龍立刻駕車往警局。

總局內的重案組有一個非常完善的指模檔案室，而在這裏工作的珍妮花與馬獅龍因工作關係，也熟悉馬獅龍。

馬獅龍的要求，珍妮花爽快的答應，並且放下了所有工作，爲馬獅龍立即查。

那指模系統，非常現代化，只要把指模的影印本放進去，立即可以自動工作。

馬獅龍等了一會。

珍妮花問道：「又有危險的工作？」

「不一定。」

珍妮花好奇地問：「爲什麼你喜歡這些本來不用你做的工作？」

「那很難說，也許，我是個靜不下來的人。」

「寄情於工作，又是把工作化爲自己興趣的人，我想那是最幸福的了。」

「我想是。」

其實，馬獅龍也一時之間分不清楚，他是否一定要做這些工作。

不過，他靜不下來，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馬獅龍相信，生命要不斷的接受挑戰，那才活得更勁，更有意義。

這時，指模機已亮了一盞綠燈。

珍妮花道：「結果來了。」

「印出來可以嗎？」

「可以。」

不久，馬獅龍已接到一份印字機印出的報告。

報告上面，有那個指模主人的詳細資料，那是一個男人，年紀只有二十幾，與郭强的推測並不相同。

不過，爲了清楚這個人，最佳的地方，就是往生死註册署，那裏有着一切資料。

到了生死註册署，馬獅龍的希望，反而完全破滅，因爲那個指模，竟是屬於一個死去的人。

一個已經死去十多廿年的人。

爲什麼這麼一個人，竟會有指模存在世上？那實在叫馬獅龍疑惑。

本來，這一個線索斷了，馬獅龍亦該放棄這一件事，但由於這一個念頭在心裏，他還是要查下去。

他再小心看那人的資料。

那人姓呂，名叫成功，呂成功在二十幾的時候便死了，死亡册上註明他是在醫院因手術而死亡的。

有正式醫生簽署，一切都無可懷疑。

呂成功，呂成功，這個名字對他實在是一個諷刺，二十歲，人生旅途才開始，他便失敗了。

馬獅龍把這個消息告訴了郭强。

郭强也覺得十分奇怪。

線索已斷，馬獅龍並不會灰心。

一件事亦該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否則，只會看見事情的一面，正如看一個冰山，並不是看那浮在水面的一部份，因爲藏在水底裏的，仍有一大部份。

馬獅龍回到自己的辦事處。

他試撥了一個電話。

那是一個在那張紙上的名字。

那個女人一聽到是個男人的聲音，便立刻把電話放下，而且顯得有點驚懼。

萬如意並沒有說謊話，那個女人肯定是受過男人的大大騷擾，否則不會在電話上，也感到害怕。

他再打一個，也是如此，馬獅龍爲了慎重起見，再打了幾個，仍接到相同的反應。

他感到無可奈何，也試打一個電話給萬如意，那是依照她卡片上打的。

那是早上接近十一時。

電話响了很久，也沒有人接聽，馬獅龍還以爲撥錯了，正想放下。

忽然，電話傳來了聲音：「誰？」

「馬獅龍。」

是萬如意的聲音，但聲音却是在睡夢之中似的，道：「馬先生……」她清了一下喉嚨，道：「有線索？」

「沒有，」馬獅龍頓了一頓，道：「對不起，吵醒了妳，我忘記妳每天晨早才收工。」

「不，我也應該起床了。」

這時，馬獅龍從電話之中，聽到一陣門聲。

萬如意道：「請等一下。」

馬獅龍道：「好。」

接着他從電話之中，聽到開門的聲音，然後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對話。

馬獅龍等了很久，忽然，有人把電話截斷了。

馬獅龍叫道：「喂，喂……」

並沒有回答的聲音。

馬獅龍忽然有一陣不祥的預感，他放下了電話，再撥一次，很久也沒有人來應。

他想放下電話，却有人提起。

馬獅龍道：「喂！」

那邊並沒有回答。

「喂，萬小姐！」

仍然沒有人回答，然後是電話被放下了。

看來，有人到了萬如意的家中，却不讓她接電話。

那是個什麼人？是再度來襲擊萬如意的人？馬獅龍看看卡片，立即離開了辦公室。

萬如意所居住的地方，離市區相當遠，也離開她的酒吧有一大段路程。

馬獅龍用最快的速度，到達萬如意的住宅，那也費了他四十分鐘的時間。

假若有什麼事發生，在這一段時間內，却已發生了，假若要殺一個人，不但早就殺了，還有時間運走屍體。

因此，馬獅龍並不希望有什麼發現，他只是希望萬如意並沒有受到致命的襲擊。

那所屋子是一幢三層高的西班牙式屋子，是獨立的，因爲附近根本沒有其他屋子。

這地方根本不適宜一個單身女子居住，其實一個單身男子也不適宜，如果遇到意外，這地方可算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門口有一輛車子泊着。

另外車子的旁邊，有一道深深的車痕。

馬獅龍走近門前，他按了一下鐘。

等了一會，仍沒有回應。

他再按門鈴，清脆的門鈴聲從裏面傳出來，這證明了門鈴並沒有壞。

馬獅龍不再等。

他往上一望，上面有兩個小露台，一個是窗門緊閉，三樓那一個，却是打開的。

馬獅龍已意味到屋內發生了不尋常的事。

他向上一躍，抓着露台邊，一個翻身，已上了二樓的露台，門是緊閉，而且長窗簾垂下，看不見裏面有些什麼東西。

馬獅龍不想打破窗門，再一翻身上竄，他已上了三樓的露台。

門是打開的，但窗簾下垂。

他撥開窗簾。

當他一撥開，一隻拳頭從裏面揮了出來。

馬獅龍側頭閃開，想一拳回應。

但那人極快，再另一拳亦至。

馬獅龍無法回頭避開，整個身體也要傾倒才躲開這另一拳。

可是，身體一側，已失去重心。

而那人衝前，一脚踢來，踢中了馬獅龍的肚子。

馬獅龍痛極，半跌半站，一手抓着窗簾，想借力站起來，那知，那人身手異常快捷，竟然順勢把窗簾扯了下來，並且用手把窗簾轉動，把馬獅龍整個人纏着。

一時之間，馬獅龍無法把窗簾的糾纏弄開，胸口、腹部，連受了兩下重挫。

馬獅龍痛極，但他仍然可以看見那是一個身材並不算高大，但出拳極爲有力的人。

他穿了一件皮飛機恤。

下身竟然也是一條黑色的皮褲，很少男人會這樣穿的，不過，那人頭髮相當長，披肩而下，掩住了他的大半個面孔。

因此，馬獅龍不能看到他的面孔，不過，只見到一部份的臉龐。

那人的臉色相當蒼白。

他打了馬獅龍幾拳之後，便一躍而下。

馬獅龍把窗簾拉開之時，那人已下到樓下，並且急步衝入了屋子旁邊的樹林。

馬獅龍心下實在很氣。

他從未試過這樣給人攻擊，而沒有還手的機會，那是因爲那人是有備而來。

三樓打開門，分明是一個陷阱。

不過，既然被人打了，那也沒有什麼辦法，他想跳下去追他，可是叢林之處，已傳來馬達之聲。

是電單車的馬達聲。

當馬獅龍躍下，馬達聲音已遠去。

這個穿皮衣的人，早已部署一切，引誘馬獅龍，攻擊、拉下窗簾，以窗簾纏着他身體，然後下了兩下殺着，一切都是有計劃的。

電單車放在叢林之內，更是逃走之着。

再追下去，也無法追到。

馬獅龍反而迅速爬上三樓，再上一層，已是天台，他希望居高臨下，可以看到那人車牌。

他只能看到那輛電單車絕塵而去，既然他有心計劃一切，當然不會讓馬獅龍看見車牌。

不過，那電單車並不是一輛普通的電單車，一輛十分重型的，大馬力的電單車。

這種電單車在本市却並不太多，看來這是唯一的收穫，馬獅龍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萬如意仍在屋內。

他回身，叫道：「萬小姐，萬小姐。」

沒有應聲。

他進入三樓，三樓是兩個睡房，一個是閉着門的，另一個大開。

馬獅龍不敢再大意。

他走近那敞開的門，一脚踢起，並沒有人，房內一切床鋪，十分整齊。

那麼，萬如意應該是在另一個房間。

他小心開門，門並沒有鎖。

門一開，馬獅龍暗叫一聲不妙。

因爲床上躺着一個人，一個赤裸的女人。

馬獅龍立時把門關上，叫道：「萬小姐，萬小姐！」

仍是沒有回答。

看來她是昏迷在床上。

一個裸女在床上，馬獅龍一時之間，實在也不知怎樣做才好。

如果不理會她，不知道她是否身上有傷，但如果這樣進去……

還是救人要緊。

他進了萬如意的房間，立即用一張床單蓋着她，然後走上前去，只見她臉色如土。

一定要找個醫生。

他拿起電話，發現電話線已斷。

「唔……」這時，萬如意竟有些甦醒的跡象。

馬獅龍道：「萬小姐，萬小姐！」

「你……」她有點詫異的望着馬獅龍。

「怎麼？」

她看看自己的身體，雖然是被床單蓋着，但仍然有點春光乍洩。

馬獅龍道：「妳怎麼了？」

「還可以……」

「我先出去，你穿好了衣服，我們一起去報警。」

「報警？」

「是的，報警。」

「沒有用的，馬先生……」

馬獅龍道：「我往下面客廳等妳，妳下來時，我們再詳細說。」

萬如意點點了頭。

馬獅龍出了房去，下到二樓，一切都十分正常。

到了下面，整個大廳有些凌亂，

但並不是想像中的凌亂，只是有一杯喝了一半的牛奶，一些衣物而已。

看來是萬如意下了這個客廳，弄牛奶來喝，然後那個人來了。

萬如意發現，跟他糾纏。

不對，並沒有糾纏的跡象，可是，那人怎樣制服萬如意，弄她上睡房去？

那人有三頭六臂？

雖然那人身手敏捷，但要弄一個反抗的人就範，那也並不容易。

萬如意是自己就範？

看來應該也不是，因爲馬獅龍從電話中聽到，只有一些人聲，也有一些碰撞聲。

她顯然不是自願就範。

搜得密碼　追捕色魔

這時萬如意已穿了整齊的衣服下來，她的臉孔未經化粧，顯得有點疲倦。

馬獅龍看着她，心裏有極大的同情，一個單身女子，竟受到如此的對待，而且並不是一次。

他指指桌上的牛奶，道：「萬小姐，妳的牛奶還沒有喝完。」

她有點茫然的拿起牛奶。

馬獅龍問道：「那匪徒一入門之後，他便怎樣？」

萬如意放下了杯子，道：「我當時是大喝一聲！」

「然後呢？」

「那人閃身而進，他身穿皮衣……身手非常敏捷，我有過如此的經歷，膽子也大了點……他想撲來，我隨手拿起了一樣東西擲向他……」

「是什麼？」

「是個沙發的墊枕。」

「那自然是沒有用。」

她繼續說：「那人閃開，我再低下頭再找東西，當我再昂起頭的時候，却不見了他……」

「你應該立即報警。」

「是的，我再拿起電話，什麼聲响也沒有了，我再把電話線拉出來看，已全斷了。」

「那人手法快之極。」

「我再小心的拿起一柄刀子，在屋內四處走了一週，可是却不見那人，當時，我再回到客廳，心裏非常混亂，也非常害怕。」

「他走了？」

「我以爲是，其實他並沒有走。」

「爲什麼？」

「我坐了下來，牛奶還是暖的，我決定先定一定神，於是喝了半杯牛奶，然後我想立即離開這地方。」

「結果呢？」

「我不一會便不省人事。」

馬獅龍想了一會，道：「問題是否出在這杯牛奶身上？」

萬如意看看這半杯牛奶。

馬獅龍道：「妳以前也對我說過，那人是一個麻醉高手，當你四週找他的時候，他可能再出現，下了迷藥在牛奶之內。」

「我什麼也記不起。」

「我還是堅持報警。」馬獅龍道。

「不，我不想被那些警察……甚至那些律師侮辱，我不想再回憶這些事情……」

萬如意開始哭泣。

看來她是一個非常堅强的女性，不過，到了這個時刻，人已全都清醒，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

「難道你就這樣便算了？」

「算了？當然不是！」

「妳想怎樣？」

「堅持我原來的意思，我要自己找出那人……如果你肯助我的話，我一定成功，不過，如果你不助我，我仍是繼續去找。」

馬獅龍知道萬如意心情十分複雜，而她所說的話，並非完全無理。

要用證據或者人證來對付這個色魔並不是一件易事，因爲他做案的手法，乾淨俐落。

就算是捉到他，也需要經過法庭的審理，其間所發生的問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勇氣回答。

這種精神上的折磨也並不是每一個人也可以抵受。

萬如意見馬獅龍沉吟不語，便道：「如果你不願意再幫我的話……」

「不，我也不能讓這色魔逍遙法外。」

萬如意露出淡淡的笑容。

「那妳怎麼打算？妳不能再單獨留在這裏。」

「是的，我不再住在這裏。」

「那妳……」

「我回酒吧，然後，每晚收工之後，我便在酒吧內睡覺，那裏多幾個人，應該比較安全點。」

「妳不怕……」

「不，他們都是我的伙記，我並不怕明刀明槍的攻擊，我只怕那些暗裏的偷襲。」

馬獅龍實在非常同意她的話，明刀易擋，暗箭難防。

「好吧，我們走。」

馬獅龍拿起那半杯牛奶。

「你要這作什麼？」

「我看這牛奶內含有迷藥，化驗一下，便可以找出是些什麼迷藥，也可能有些線索。」

萬如意聽了這話，非常歡喜，因爲馬獅龍要化驗這杯牛奶，那表示他是願意繼續協助。

「好，你再等我一下。」

萬如意再上房間，收拾了一些雜物。

馬獅龍駕着車子，追隨着萬如意回酒吧去，當一切安排妥當之後，他才離去。

第一件事是化驗牛奶。

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郭强見馬

獅龍那麼心急，於是立即放下手中一切事情，先爲他化驗。

報告由電腦的印字機打了出來。

馬獅龍看了一會，道：「肯定是迷藥？」

郭强道：「是的！」

「什麼迷藥？」

「這種名叫碳化物的迷藥並不多見。」

「碳化物？」

「是的！」

「這東西用來作什麼？」

「這東西根本並不是用來作迷藥的，碳化物用途極多，也容易買到。」

「沒有哥羅芳那類的東西？」

「沒有。」

「其他呢？」

「有極爲稀量的古柯鹼。」

「古柯鹼？這倒是一個預料不到的發現。」

「是的，不過，其中份量是極少，可能是那人使用迷藥的時候，因爲手中有一些古柯鹼的殘屑，這才沾了一些下去。」

這無論如何，是一個重要的發現。

這個色魔，而今多了一項身份，他是個吸毒份子，至低限度也是個使用古柯鹼的人。

馬獅龍回心一想，其實使用古柯鹼的人這麼多，知道了似乎也沒有用。

不過，馬獅龍還是把這件事告訴萬如意。

萬如意聽了，道：「用古柯鹼的人，並不是普通的吸毒者，可能是一個有高尚職業，外表正直大方的人，這種僞君子，最難查。」

「是的，不過，總算是多了一條線索。」

萬如意忽然道：「我也有一條線索。」

「什麼線索？」

「我剛才發現，我的手指甲之內，有一些血漬。」

「血漬？」

「是的，我自己沒有流過血，那一定是我抓到那人身上，那可能是那色魔的血。」

「好極，妳不要洗手，我來收集那些血屑，再來化驗一下。」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他仍然在郭强的寫字樓內，便問：「郭兄，驗血可以知道更多？」

「當然可以，至低限度，可以找到那人有些什麼疾病，如果沒有疾病的話，也可以知道他的性格、身型，以及身體其他狀況。」

「那你再等我。」

馬獅龍飛車來到萬如意的酒吧。

萬如意正等着他，馬獅龍看看萬如意的指甲中，果然有一些血漬，血漬已乾，指甲內沾着一些粉末。

「這有用嗎？」

馬獅龍道：「我也不敢肯定。」

他把這些血和粉末括了下來，用一張紙包了下來。

忽然，馬獅龍又想到了一個問題，道：「這個色魔十分大膽，他一定知道你擁有這酒吧也說不定，因此，他會在酒吧出現，妳小心看看有沒有生面的客人。」

萬如意道：「我會注意的。」

馬獅龍又飛車回到郭强的化驗室。

郭强的生意也是非常好，很多不同的醫務所，都交來各種樣本給他化驗。

不過，他仍然再放下一切，替馬獅龍化驗那些血屑。

過了大半過鐘頭，郭强對馬獅龍說：「又有一個重大發現。」

「什麼？」

「愛滋病！」

「什麼？」馬獅龍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這個人是個愛滋病的帶菌者。」

「那麼……」

「並不一定，他是個帶有愛滋病病毒的人，但並不表示他已是病得半死。」

「他可能完全沒有發作。」

「是的，愛滋病毒可以潛伏在人體之內七年，甚至永遠不發出來，也有這個可能。」

「我是說，如果與他有過接觸的人，有可能會被傳染了這種病毒。」

「有這個可能。」

馬獅龍心中黯然，萬如意遭强姦兩次，已是不幸，假若再遭病毒感染，那是……

他想告訴萬如意，可是他實在不忍心，他只能希望，她不會受到感染。

「你以爲這人自己知道身有此病毒？」

「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

「爲什麼？」

「如果他沒有到公家的醫院驗過血，沒有人會知道，如果是私人醫生替他驗，他是有權利保守這個秘密。」

「如果他四出强姦女人……」

「那肯定是一次大災禍。」

馬獅龍不只擔心萬如意，還有其他女人，這個可怕的色魔，實在不能讓他再逍遙法外，否則，有更多人受害，而且把愛滋病毒散播開來。

將來的情形，實在不敢想像。

「還有其他嗎？」

「有，這是O型血。」

「有什麼特別？」

「這種血型，他可能輸給別人，却難以接受別人輸血，這種人性格獨特，是個獨來獨往的人。」

「你怎知道？」

「那是根據血液分析，統計之後的結果，並不是盲目的猜測。」

「還有呢？」

「這種人生性聰穎，做事永遠有計劃，而且有點冷血，如果是個殺人犯，會是個殺人不貶眼的惡魔。」

馬獅龍聽了，更是毛骨悚然。

這個可怕的色魔，似乎是具備了所有可怕的條件，他不是殺人，而是强姦，這更爲可怕。

馬獅龍別了郭强，去找陶教授。

陶教授在大學內，一面教書，一面研究，他是研究科學的，却不是醫學。

不過，由他介紹，也很容易找到那個專門研究愛滋病的教授。

那個教授年紀不大，只是個中年的醫生。

「這是麥教授。」

馬獅龍道：「而今你們對愛滋病有些什麼最新的發現？」

麥教授道：「沒有多大進展，AZT這種藥可以作爲一種把病毒暫時按下的藥物，還沒有證據顯示這藥有能力治這種病。」

他還說了一大堆有關愛滋病的事實，可惜那些全是醫學名詞，馬獅龍並不太懂。

馬獅龍道：「麥教授，假若有人感染到愛滋病，他是否可以立即經過驗血而驗出來？」

麥教授道：「未必可以。」

馬獅龍又要聽他一連串的醫學名詞，他有點不耐煩，可是仍要聽下去。

幸好這時有人敲門。

「進來！」

門開了，竟然是一張相熟的臉孔。

「咦，怎麼是你？」

那人是綠手指呂格斯！

馬獅龍道：「呂先生，你怎麼會來的？」

「我也在大學研究所中研究的，麥教授是我的好朋友，因此我來找他。」

呂格斯向麥教授說了一些話，其中大部份是有關研究醫學的範疇，馬獅龍也沒有什麼興趣。

他們談了一會，呂格斯便告辭。

馬獅龍也趁機會離開。

呂格斯道：「我每星期來這裏一次，算是上課，與我的教授共同討論我的研究進程。」

「你介不介意我向你討論你的課題？」馬獅龍問。

「沒有關係，我是研究大痲。」

「大痲？」

「是，當然並不是廣範的研究，我的題目是：大痲在牙醫醫學上的作用。」

「大痲與牙醫也有關係？」

「有，現代牙醫所接觸的層面極其廣泛，人類的牙齒與腦部，與整個身體的神經系統也有關連。」

「那你的研究很有價值。」

他們邊走邊談，已來到了停車場。

呂格斯道：「對了，馬先生，你對大痲，古柯鹼這類東西很感興趣，假若有些什麼問題，你可以來找我說話。」

「好極，有問題的時候，我一定會向你請教。」

馬獅龍別了呂格斯，看來在學術上的偵查，並沒有收到一些什麼效果。

但目前線索這麼少，他唯有向這方面着手，可是，一連幾天的奔波，也沒有什麼進展。

在這幾天內，他一直與萬如意聯絡。

萬如意一直沒有回家，但在酒吧之內，也沒有發現什麼陌生的面孔。

萬如意在電話上說道：「馬先生，我沒有什麼可信任的朋友，你是我唯一可信任的。」

「那妳想怎樣？」

「我想回家收拾一下，也想回家拿一些東西。」

「沒有問題，我來接妳。」

馬獅龍立即驅車至萬如意的酒吧，她已在門口等待着，他們便一起往萬如意的家去。

萬如意沒有回家多天，一切都沒有什麼變動。

馬獅龍小心看了一遍，也沒有什麼發現。

萬如意收拾了一下。

馬獅龍坐在客廳之內，忽然有一個想法。

萬如意已收拾好了，走出來道：「走吧！」

馬獅龍道：「妳走，我留下。」

「爲什麼？」

「我想，那個人也許會再在這裏多出現一次。」

「爲什麼？」

「我不知道，我只是這麼想，妳不介意我停留在這裏？」

「一個人？」

「當然！」

「你不害怕？」

馬獅龍聽了，立時失笑。

「我就是希望那人出現，立即把他拘捕。」

「好！」她頓了一頓，道：「不過，我還是要你送我回酒吧，而且這裏也沒有什麼東西可吃。」

馬獅龍道：「好極，我先送妳出去，買一些東西回來，我打算在這裏停留幾日。」

萬如意道：「這是我的鎖匙。」

於是馬獅龍駕車送了萬如意回酒吧，並且在超級市場購買了幾天的食物。

他回到萬如意的家之前，到一間專賣防盜儀器的公司，購買了一個簡單的防盜系統。

因爲這間屋相當大，而且有三層，不知道那色魔會從那裏進入，一個

人是對付不了這麼多。

一個簡單的防盜系統正派上用場。

第一天半夜，防盜系統已發生作用，可是，並不是發現色魔的踪影。

而是一隻流浪狗。

第二天晚上，平安渡過。

第三天，防盜系統又响，是一隻在附近叢林走出來的野兔，弄得馬獅龍沒有好好的睡一覺。

第四天晚上，也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他看見冰箱還有一些東西可吃，他決定多留一晚，在這個清靜環境內，當作渡假也是不錯。

不過，太長時間逗留在這地方，也有些悶。

那天晚上，有一個電視節目相當有趣，因此馬獅龍一直看到深夜才去睡。

他上床的時候，已是深夜二時。

一睡下去，他就墮入夢鄉。

可是，那個防盜系統却發出了「吱吱」聲的警告，馬獅龍下意識以爲也只是那些流浪狗，而身體也相當疲倦，不願起來。

然而，那系統一响再响。

那並不是表示外面的騷擾，而是內部。

馬獅龍立即醒了過來。

他睡的是客房，如果敵人來犯，目的物一定是萬如意，所以她的睡房才是目標。

馬獅龍輕輕開了門，躡足上三樓。

一個黑影閃過。

馬獅龍知道，目的物來了，他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拿下此人。

那人進入萬如意的睡房，似乎是發現萬如意不在，便要立刻離去。

馬獅龍見他爬向露台。

他不再等，一撲而出，那人身材並不高大，馬獅龍一點也不害怕。

那人警覺性極高，馬獅龍一動，他已知道。

他加速脚步，已攀出露台。

馬獅龍再撲出去，他已可以接近那人。

那人突然回過頭來，他的臉是用東西裹着的，只露出一雙眼睛。

那是一雙十分精靈的眼睛。

馬獅龍想一手擒着他，不過，他接觸到的並不是那人的手臂或身體任何一個部份。

那是一件冰冷的東西。

一支鎗。

馬獅龍連忙放開，並且迅速退後。

那人舉起手鎗，瞄準馬獅龍。

馬獅龍再退後，並且找到了一些東西掩護。

那人沒有再進一步的行動，然後，再爬下露台，馬獅龍等了一會，才再慢慢走出露台。

他以爲那人已走，可是，那人竟然仍在下面，鎗咀向上，並且加了一個滅聲器似的東西。

馬獅龍急速躲回，但那鎗已發射。

「砰」的一聲，並不太响，看來那滅聲器也是上等貨式，在這靜悄悄的時刻，也能發揮極大的作用。

子彈並沒有射中馬獅龍，彈頭射入了露台的石屎之內，而馬獅龍也實在揑了一把汗。

假若他反應慢一點，那顆子彈會從他下腹而上，死了也弄不清楚是什麼原因。

那人一直沒有出過聲，而今却是冷冷的哼了一下。

這「哼」的一聲，似乎是一種嘲諷。

馬獅龍一向並不習慣帶槍在身，不過，他也有防身武器，那是五支短鏢，是插在他的衣領之內。

他伸手到衣領處，拔了一支出來。

這時候，那人是佔盡一切優勢，他可以以逸待勞，也可以攻上來。

那人並沒有。

馬獅龍心想：「我一定要擒着你。」

他等了一會，仍沒有動靜，這是一個可怕的敵人，他冷靜、心狠手辣，而且有耐性。

馬獅龍拿着短鏢，一時之間，也不知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他也暫時按捺着。

靜寂的空氣中，散發着一種逼人的壓力。

那人隨時會一撲而出，甚至從另外一處爬了上來，不過，他沒有，他仍然等待着馬獅龍的動態。

他有手鎗，一切都是勝劵在握。

馬獅龍心生一計。

他在這房間之內，拿到了一個枕頭，他決定用枕頭引那人先露光，然後飛鏢。

他抛出枕頭。

依照馬獅龍的推想，應該有鎗聲火花。

不是，枕頭跌下，却沒有任何反應。

難道這人逃了？

馬獅龍心中半信半疑，他慢慢的走出去，想從高處望下去，那知道，人一現身，鎗聲已响。

那人實在厲害，他似乎洞悉馬獅龍的一舉一動。

不過，馬獅龍再沒有選擇的餘地。

他趁着那火光一起，短鏢已同時射出。

子彈又再射入了屋頂。

那人叫了一聲，很明顯那人是中了鏢，可是，他不敢肯定。

他走向露台，只見下面的對面有一個鏡。

那個鏡子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上面的一切，換句話說，那人剛才就是利用這鏡子洞悉他的一切行動。

幸好他冒險出來，他看到那人彎着腰。

馬獅龍趁着這個機會，翻身下來。

而那人又再舉的鎗，可惜，這次他比馬獅龍慢了一些，馬獅龍身雖未穩，但右脚已飛出。

這一脚是準而狠。

那人「呀」的一聲叫了起來，手鎗已被踢甩了手，馬獅龍當然不會放棄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

馬獅龍已雙手箍着那人。

那人用力甩開，可惜他的手力不及馬獅龍，他被馬獅龍箍得透不過氣來。

馬獅龍用力把他撞向牆邊。

那人在馬獅龍鬆手之際，竟用手甲抓向馬獅龍，馬獅龍只覺小小痛楚。

而那人撞向牆壁之下，有點暈眩，不過，他已拚了老命，沿着牆邊滾去。

馬獅龍估計，他滾不了多遠。

是的，他滾不了多遠。

可惜馬獅龍的估計錯誤，他滾向的地方，却是他手鎗的地方。

那人的手一觸及手鎗，整個人也立時清醒。

他用手鎗指着馬獅龍。

馬獅龍後退。

「勿動！」那人大叫一聲。

馬獅龍不敢稍動。

那人慢慢退後，一直退到露台邊。

馬獅龍知道，那手鎗的射程範圍相當遠，只要他一扣手掣，他是無法閃開子彈的。

那人一直沒有發射。

他退至露台，並且跨出露台。

他站在露台欄杆的外面，發出吃吃的笑聲。

馬獅龍實在弄不清楚他在搞什麼鬼，他不開鎗殺自己，而在傻笑。

那表示什麼？

「你知我爲什麼不殺你？」那人冷冷道，聲音是經過裝扮的，低沉而沙啞。

馬獅龍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那人慢慢的看了周遭一遍，然後跳了下去。

馬獅龍不敢立即再跑出露台，因爲他害怕那人又再在下面等他。

他等了很久，才慢慢出去。

再沒有子彈射上來，看來那人已走。

這時，外面傳來一陣電單車發動的聲音。

馬獅龍連忙上三樓，希望可以看見那人的電單車，如果看到車牌，那便是一條好線索。

可惜，他由高處的窗口望出去，什麼也看不到，只能聽到那電單車離開的聲音。

馬獅龍有點失望。

一切的部署都是對的，可是想像中的對手，與這個眞正的對手，却是完全不同。

這人的機警、忍耐與快鎗，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對付，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犯罪者。

他最不明白的是，那人爲什麼臨走之前，也要對他狂笑，也不明白，爲什麼他不開鎗。

只要一扣鎗掣，他以後的痲煩會少很多。

也許是那些罪犯一種心理變態。

馬獅龍回到屋裏，亮了燈。

他巡視了一會，發現了兩顆彈頭，那對於找尋這人也許有些幫助。

然後，他感到有點肚餓，打開冰箱，取了一點東西來吃，當他吃的時候，手臂有些痛楚。

他打開恤衫袖口，只見一條血紅的指甲抓痕，並且有一條血線，但已結了「焦」。

馬獅龍並不爲意。

忽然，他把刀叉放了下來，整個人凝住了，然後，他看着手臂的抓痕。

馬獅龍狂叫了一聲。

他立刻撕下恤衫袖，縛着手臂，可是，回心一想，已隔了半個鐘頭，什麼也沒有用。

他頹然的坐在沙發之上。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馬獅龍想起，假設剛才來的那個人正是那個可怕的强姦犯的話，那麼，那人身上定有愛滋病毒。

那麼，馬獅龍手臂上的血痕，有可能把他的愛滋病毒傳了過來。

愛滋病毒並不會因普通的接觸而傳染，但却可以在血中傳染。

血，假若他手指甲內有愛滋病毒，經過了半個鐘頭，血液已在身體之內循環多次。

馬獅龍看着手臂，自言自語道：「我竟然這樣無辜的染上愛滋病。」

那並不是開玩笑的疾病。

愛滋病患者，直到現在爲止，完全沒有生存的機會，只要病發，兩年之內，一定要死。

而且死時不似人形。

那實在是一種現代痲瘋病。

馬獅龍經歷過無數的危險，但心底的驚懼，却從來沒有這次那麼厲害。

這件事本來是爲萬如意而做，想不到發展到現在，竟然成爲了自己的事情。

而且找到那個可惡的罪犯，成爲了最重要的工作。

這件事眞的不能再拖下去。

馬獅龍從來沒有這麼慌亂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坐了下來。

先找郭强。

他披上了衣服，駕車向郭强的化驗所而去。

當他去到郭强的醫務所時，郭强還沒有上班，馬獅龍心煩意亂的站着。

直到郭强回來，愕然的問道：「這麼早找我，有什麼新發現？」

馬獅龍道：「替我驗血！」

「驗血？爲什麼？」

馬獅龍沒有解釋，捋起了衣袖。

「先坐下，告訴我發生了什麼？」

馬獅龍仍然沒有說話。

「好，驗血，你要驗什麼？」

「看看我有沒有愛滋病。」

郭强聽了，笑了起來，可是，當他看見馬獅龍嚴肅的臉孔，他知道這不是說笑的時候。

他立刻爲馬獅龍抽血，他一共抽了三筒血，每筒有五十毫升。

當他抽血完畢，便忍不住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還是你昨晚去了……」

「閉口！」馬獅龍很少發這麼大的脾氣。

郭强果然住口。

馬獅龍立時也發覺，自己這樣是不對，他深深地嘆了口氣。

然後，他簡單地把昨夜的事說了一遍。

郭强有點目瞪口呆。

「那賊人眞可惡。」郭强道。

「我的血……」

「沒有這麼快便知道的，最快也要明天，而且，馬獅龍，我看你神情萎頓，還是先回去休息一下再算，愛滋病也並不一定會傳染給你。」

「我被他抓傷。」

「你吸入了肺病病人呼出的氣體，也未必一定會立刻便有肺病。」

這個簡單的譬喻，給馬獅龍一些安慰。

馬獅龍也是一個普通的人，他有我們的一般七情六慾，也一樣怕死。

「最快什麼時候有報告？」

「明天，或者早些，不過，無論如何，我一有報告便打電話給你。」

馬獅龍謝了他。

他並沒有回家，他立即去萬如意的酒吧。

這時是早上十時多，對於酒吧這種地方來說，那實在是太早一點。

萬如意還沒有起床。

不過，他一按門鐘，萬如意却出來開門，她見了馬獅龍憔悴的樣子，有點吃驚，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馬獅龍嘆了口氣。

萬如意道：「那人來過？」

馬獅龍點了點頭。

「好極，捉到了他？」

馬獅龍搖了搖頭。

萬如意當然失望，追問道：「怎麼？事情怎樣發生？」

「我也染上了愛滋病。」

萬如意聽了這話，開始以爲馬獅龍在開玩笑，可是，他抬頭一望，只見馬獅龍神情肅穆，那一定不是在開玩笑。

「怎會的？」

馬獅龍道：「我與那人肉搏，」他摸摸口袋，拿出了一顆彈頭，然後自言自語地說：「爲什麼我只記掛自己的愛滋病，連這個彈頭也忘記了。」

萬如意道：「快告訴我，由頭告訴我。」

馬獅龍只是輕描淡寫的說了一遍。

萬如意却是聽得驚心動魄。

「你打算怎樣？」萬如意問。

「我有沒有愛滋病，也要全力剷除這愛滋魔。」

「是的，那實在太可怕，這個人，喪盡天良，究竟爲了什麼？」

「是的，你提醒了我，他究竟有什麼動機？」

「自己染上了絕症，讓更多人有——那是一種難以解釋的愚昧。」

馬獅龍道：「看來這酒吧也並不定安全，假如他打探到妳的消息，說不定……」

「我會提高警覺。」

馬獅龍又再駕車到郭强處。

郭强一見他，便道：「馬獅龍，不用這麼心急，還沒有什麼報告……」

「不是，我還有一顆彈頭。」

郭强接了過來，放在手上，試了一下重量，道：「不是普通的手鎗與子彈。」

「可以更準確的告訴我多一些。」

「還可以，這彈頭經過滅聲器。」

「沒錯。」

「手鎗體積應該不大，但發射力量强大。」

「對，我幾乎被殺死。」

「這種手鎗，假如沒有猜錯的話，並不能在本地購到，因爲這東西十分先進。」

「有什麼地方可以買到？」

「歐洲。」

「更準確一點？」

「以我暫時猜測，可能是德國。」

「對，這地方的鋼鐵，設計都是一流的。」

「你去歐州查？」

「不用，」馬獅龍並沒有再加解釋，沉默了一會，道：「你盡量給我化驗，越多資料越好。」

「好極！」

馬獅龍離開了郭强，但並不是回家。

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

他一坐下便叫經理人進來，那位陸經理，是個非常有生意觸覺的人，因此，馬獅龍的生意，他自己不用多加意見，陸經理早爲他打理得頭頭是道。

「老陸，如果我要買一支最先進的手鎗，我可以到那裏買？」

「合法或是不合法的？」陸經理問。

馬獅龍將密碼交與甘教授以便查探案情

「當然是合法的。」

「那一類型？」

「以你所知，最先進的類型，假若在本地市場是買不到的話……」

「歐洲。」

「假如我說，是要在德國買的話。」

「可以郵購。」

「這裏有這類公司嗎？」

「有！」

「我要那些公司的資料。」

「好，一會便可以送到。」

陸經理的辦事效率十分高，不一會，他已送入一份報告，上面只有兩間郵購公司的名字。

「要我替你問嗎？」

馬獅龍道：「不用，謝謝你。」

他撥了一個電話。

那電話由一個接線生接聽，等了一會，才說該公司的負責人離開。

馬獅龍一聽，已知道這種公司是「一張寫字枱」式的公司，老闆伙記也只是一人。

那個接線生要求馬獅龍留下電話，馬獅龍也不介意，說出了電話。

另外一間公司，更見神秘，打了很久，也沒有人接聽，當馬獅龍想放下電話之時，却有人應。

「找誰？」

「我想郵購德國一種最新出品的手鎗。」

「你有鎗牌嗎？」

「有。」

「好極，什麼類型？」

「我不知道是什麼類型，只知道是最新型的。」

「最新型的，那很難知道，可以發射多少發？」

「至低限度不是只發射七顆那種。」

「對，我手頭上有些資料，你來看看。」

「你可以用圖文傳眞機送過來嗎？」

「不，假如你需要的話，你一定要親自來，你明白，我們賣的並不是普通貨物。」

「地址？」

因爲那份資料只有一個電話，一個郵箱號碼。

那人說出了地址。

那地址並不是在城市的中心，而是在一處相當遠的衛星城市。

「好，我來看看。」

依照地址，馬獅龍也要五十分鐘之後，才找到那地址，那是一間汽車修理公司，也是一間賣二手車的公司。

馬獅龍進去。

車房陳列着一款非常有型的跑車。

有人上來招呼，道：「看車？」

「不，我找牛先生。」

「好！」那人指着一條通道，直入後座，這地方比較遠離市區，租賃價錢比較便宜一點。

通道之後的辦公室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精美。

馬獅龍敲了一道玻璃門，那種玻璃十分名貴，外面看不到裏面，但裏面肯定可以看到外面。

「進來！」

「馬先生？」

「牛先生？」

一牛一馬，相視而笑。

那位牛先生，西裝筆挺，馬獅龍坐在他辦公桌的前面，嗅到一陣香氣。

辦公室內只有兩個人，馬獅龍本身沒有塗香水，那麼，這香味一定從那位牛先生身上傳來。

牛先生開腔，聲線十分溫和，道：「馬先生需要一枝德國製的手鎗？」

「是的，但不知正確類型。」

「可否口頭描繪一下？」

忽然，馬獅龍想起那顆彈頭，他從口袋中拿了出來，道：「這是一顆那種手鎗發射出來的子彈。」

「好極。」牛先生接過，看了一會，道：「我相信這是最新型的一種，我是賣過一柄的。」

「還有嗎？」

「當然有，不過，並不是現貨。」

「什麼時候才有？」

「往德國的書信文件一來一回，至少也要三個月。」

「什麼？三個月？」

「是的，我們是做聯絡生意的，當然是要靠郵寄服務，而且，並不是每一個國家的人，也像本地那麼講究效率，講求快捷。」

「這個當然，不過，我想快。」

「你可以選擇另外一些，德國的鎗的類型也不少，不過，還有其他國家的，不錯。」

「現貨？」

牛先生並沒有直接回答，他打量着馬獅龍。

馬獅龍也看着這個牛先生，也覺得這人有點異樣。

半晌，牛先生道：「你眞的要一柄鎗？」

馬獅龍點頭。

牛先生道：「價錢很貴，但是現貨。」

馬獅龍聽了，覺得實在不對──這是一間郵購服務公司，怎會變成一間……

他這時才恍然大悟。

他是無端端的撞入了一間買黑鎗的地方，這當然是非法的勾當，怪不得在這地方賣汽車，而寫字間離市區這麼遠，又有如此豪華設備。

牛先生道：「我們有鎗，出租售賣也可以，還有汽車，什麼類型也有。」

馬獅龍道：「牛先生，你們服務眞的不錯。」

「當然！」

「不過，我要的是我剛才說過那一類，其他的，我暫時不感興趣。」

「那德國鎗？」

「是的，你剛才說過，你是賣過一柄？」

「是的。」

「我可否找那人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

「我可以自己去找，不會麻煩你。」

「不，我們要替客人的身份保密，我們這個行業，是非常有職業道德。」

馬獅龍幾乎想笑出來。

「馬先生，我們一切服務非常妥當。」

忽然，馬獅龍有一個奇怪的想法，這個非法的黑鎗集團也是存在不得的，否則，本地的治安，以後還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不過，而今並不是採取什麼行動的時候。

「牛先生，我要一枝小型手鎗，自衛用的。」

「好極！」

他從辦公桌內拿出了一本目錄似的東西，道：「你先看看。」

打開目錄，全是彩色照片的各種手鎗。

「你替我選一枝，適合女性自衛用。」

「眞是爲了自衛？」牛先生似乎不信。

馬獅龍點點了頭。

「好極，其實我們一向不查問客人的來歷，這一柄吧，買抑或租？」

「租是多少錢？」

「三百元一天。」

「買呢？」

「一萬三千元。」

「換句話說，擁有這東西一個多月，便可買下。」

「是的，買或租，任隨尊意。」

「好，我租一枝，租十五天。」

「可以，一次過付款，多謝四千元。」

「一時之間，我沒有這麼多現款。」

「信用咭也可以。」

這間公司倒眞是大膽。

牛先生看看馬獅龍的詫異臉孔，道：「我們是一間賃用汽車服務公司，一切合法。」

馬獅龍這才明白，他們是利用出租汽車來作掩飾的，他拿出了信用咭。

牛先生喚了一個職員進來，爲他辦手續。

馬獅龍仍然想起那個曾買德國手鎗的人，便道：「牛先生，你那個顧客，可否介紹我……」

「不！」他斬釘截鐵的道。

「我可以出錢。」

「也不能，因爲我們要顧存職業道德，也要顧及江湖義氣，錢並非一切。」

馬獅龍作出一個非常佩服的樣子。

那牛先生有些娘娘腔，但說起這些話來，却也有一點豪氣。

不一會，職員進來，交上文件。

牛先生從抽屜拿出一條鎖匙，道：「明天，你往中區那間富豪桑拿室的貴賓房處，那裏有這一個鎖匙的櫃，如果一切過數正常，你便可以得到你要的東西。」

「交回呢？」

「十五日後，放回那櫃裏便可以了。」

馬獅龍接過了鎖匙，道：「牛先生，說句老實話，你不怕我……」

「我們有辦法經營，當然是搭通了天地線，我也相信，你們是逃不了的，甚至逃入了大陸，我們也有辦法追尋，其實，那也是我們的商業秘密。」

牛先生說得實在有理，不過，馬獅龍的心中有他的另一套想法。

忽然，牛先生一按辦公桌上的電腦，道：「馬先生，你的信用咭記錄很好，你甚至可以今天便去拿那東西了。」

「謝謝！」

看着那電腦，馬獅龍已心生一計。

他駕車出了市區，直往那間桑拿浴室。

＊　＊　＊

如果你看過有關羅馬帝國那個時代的酒池肉林的話，那麼你來到這間桑拿浴室，你一定會以爲是時光倒流。

這地方佈置實在非常華麗堂皇。

馬獅龍也不禁停下步來欣賞一下，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侍應上前，道：「先生，請往那邊……」

馬獅龍才如夢初醒的道：「我來找衣物櫃。」

「那邊！」

馬獅龍隨着她的指示，到了一個巨大的衣物櫃房，那時並不是繁忙時間，並沒有什麼人。

他找到了那號碼。

打開櫃門之前，馬獅龍小心看着四周，並沒有人。

他開了櫃，裏面有一個禮物盒，他迅速打開，果然，裏面是一柄小型的手鎗。

馬獅龍把那盒東西拿了出來，然後離開桑拿浴室，駕車到萬如意的酒吧。

那已是下午的時候，萬如意與她的伙記，已開始在做預備開門的工作。

萬如意一見了馬獅龍，便緊張的問道：「有什麼發現？」

「沒有什麼，到妳的辦公室去，我有些事跟妳談談，好嗎？」

萬如意當然沒有異議。

馬獅龍坐下之後，把那盒東西交了給萬如意。

萬如意笑道：「送給我禮物？」

「你打開看看。」

「呀！」當她打開之後，臉露訝異之色。

「怎麼？」

「馬先生，你一向並不主張暴力的，我看過你的故事，你根本很少用鎗。」

「是的，我並不喜歡用鎗，但這東西是給妳用的。」

「我？」

「是的，我覺得這個人極其可怕，而且，他什麼時候也會出現似的，你要防衛自己。」

「我不懂。」

馬獅龍把鎗取出，盒內並且有廿多發子彈，馬獅龍替她裝上，道：「這樣裝上，然後扣掣發射。」

「這麼簡單？」

「是這麼簡單的了。」

「好，我可以安心睡了。」萬如意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我可以放心一些，這一個人，實在令我嚥不下這一口氣。」

馬獅龍從來沒有遇到這樣一個對手，神出鬼沒，最難應付的是這人不知是何居心。

他們談了一會，馬獅龍便離去。

馬獅龍回到家裏，好好的睡了一覺，近日來不斷的追查，使他疲倦極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接近午夜，他吃了一些東西，便駕車出外。

他穿了夜行的黑色衣服。

車子一直駛往那間郵購公司，那牛先生强調職業道德而不洩露半句資料。

他不說，馬獅龍也有辦法。

汽車飛馳，不用半個鐘頭已抵達。

陳列汽車的櫥窗，仍然是燈光明亮。

馬獅龍把車子泊在較遠的地方，然後下車，他直往那辦公室的後門。

雖是後門，卻安裝了防盜系統，這當然是難不倒馬獅龍，他直往電錶房。

電錶房並沒有防盜系統，即是那些防盜保安系統犯的最大漏洞，他很容易弄開了那門，並把一切電源切斷。

可是，當他回到那後門時，防盜系統仍有電，相信那是有後備電源。

那防盜設施實在並不簡單。

越是週密的東西，馬獅龍越是有興趣，他拿出了一條鋼絲，小心弄了一會，而仍然無法開啓。

忽然，他抬起頭來，看到一處二樓的平台。

那平台是凸了出來的，平日看來，並不覺礙眼，但在這黑夜，却是持別顯眼。

馬獅龍沿着水渠爬了上去，並走向那窗口，望進去是一個廚房，他試試用手拉開窗門。

那窗是半霉爛的，一拉便開。

防盜系統通常都有這個漏洞，門面顯眼處，裝有防盜鎖、防盜玻璃……可惜是百密一疏。然而，本地寸金尺土，這些僭建的地方，最容易疏忽。

馬獅龍閃身進了去。

廚房相當凌亂，還有很多污穢的杯盤碗筷，還沒有洗滌，散放在廚房之內。

馬獅龍小心走過，出了廚房，便是通道。

這通道一直指往今日那位牛先生的辦公室，馬獅龍非常小心的走進去。

辦公室的門是上鎖的。

不過，那鎖非常容易開啓，馬獅龍小心推門，他害怕裏面有另外的防盜設施。

事實上並沒有。

辦公室內却是收拾得非常整齊，桌上並無文件，亦無其他什物。

馬獅龍試試推開一些櫃，全是上鎖，而那些鎖較爲特別，並不容易開鎖。

他搜查了一會，並無所獲。

馬獅龍此次來的目的在找尋牛先生那個購買德國鎗顧客的資料。

可是，這裏並沒有顧客的資料檔案。

他有些失望。

沒有理由，空手而回去的。

他索性坐了下來，當他坐下，便面對電腦的螢光幕，這電腦非常小巧，看來是先進的貨式。

他按下了電腦的開關。

螢光屏竟然亮了，並打出：「密碼。」

如果要細看電腦之內儲存了什麼東西，一定要知道密碼才可以。

馬獅龍看看螢光屏，無所施其技。

看了一會，他想關上，但他發現有一行英文字母，另外加上一些數目字。

他覺得有些特別，便抄了下來。

他走出這個牛先生的辦公室，看看其他的辦公室，有一個較大的辦公室，裏面有幾張枱，還有一些散亂的文件，可是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馬獅龍看看手錶，這樣停留下來，轉瞬已有個多鐘頭，他再入廚房，爬出窗口，然後離去。

此行可算是一無所獲。

他回到家裏，已近天亮，他呆呆的坐在沙發上，想了一會，不知不覺的睡着了。

醒來的時候，他決定去找陶教授。

陶教授的大學內，有很多奇才怪傑，他們都埋首研究，並沒有利用他們的才能在這社會上發財，如果他們肯用一點心思去發財，相信他們會成爲大商家。

其實，陶教授本身也是如此。

在往陶教授的學院大樓之前，馬獅龍遇見了「綠手指」呂格斯。

呂格斯道：「馬先生，這麼巧？」

馬獅龍道：「找陶教授談談，你也這麼巧？」

「你忘記了，我還要來這裏進修的。」

「再見！」

呂格斯看着馬獅龍，似是欲言又止。

馬獅龍一心去找陶教授，也沒有注意到他。

陶教授在他的辦公室內看書，一派悠閒的樣子，一見了馬獅龍，便道：「找我喝茶？」

馬獅龍笑道：「請你喝茶，你也沒有空。」

「是的，下午還要上課，你不是找我，找誰？」

「我也不知道，你看！」

馬獅龍把一張紙拿了出來，上面是一些英文字與一些數目字。

「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電腦的密碼，如果有人解開此密碼便好了。」馬獅龍道。

「電腦密碼？你找對了人。」

「什麼？你懂解碼？」

「不，不是我，你跟我來。」陶教授也是個性急的人，沒有多解釋，便走向外面。

馬獅龍跟着。

他一直走到大樓的另一翼。

他在一道門上敲着。

「進來！」

他推門而進。

裏面坐着兩個人，一個滿臉鬍子，一看便知是個教授的人物。

另外一個却是年輕人。

「對不起，甘教授。」

「啊，陶教授，你找我？」

「你有客人，我們等一會。」

「不，這個是我的學生，你們進來。」

「謝謝！」

馬獅龍也隨着入內。

陶教授介紹道：「這是甘教授，他是個電腦專家，電腦怪人，我是這樣稱呼他的。」

甘教授笑了起來，道：「我是怪人，那麼，我這位學生應該是一個怪傑了。」

馬獅龍道：「電腦怪傑？這麼年輕！」

那年輕人道：「我叫柏斯。」

陶教授道：「這位是馬獅龍，你們談談好了，我還有一些東西要做。」

柏斯道：「你是馬獅龍，你曾經到過蘇聯，那裏有些可以分析人腦的電腦？」

一時之間，馬獅龍是摸不着頭腦。

「你那次是往西伯利亞，那裏有很多異能的人。」

馬獅龍記起來了，道：「是的，你怎知道？」

「我是看一些電腦的通訊知道的，有人說那是誇大，我是相信的，譬如電腦，而今發展到智能型這一代，也可算是電腦的異能了。」

甘教授道：「你與他一談電腦，三天三夜也說不完，馬先生，你有電腦問題？」

「是的，你們看看。」

「密碼？」

馬獅龍還沒有表示。

柏斯已道：「私人電腦密碼，是與電訊服務公司的網絡有所聯繫。」

「我不知道。」

甘教授道：「你想解開這密碼？」

馬獅龍點點了頭。

「那你找對了人。」

馬獅龍還以爲是甘教授會爲他解開密碼。

那知道，甘教授道：「柏斯是個專家。」

馬獅龍有些詫異，一個老師竟說自己的學生是個專家，柏斯也小心再看那一連串的英文字母與數字。

「怎麼？」

「相信沒有問題。」

甘教授道：「柏斯幾乎被CIA的人拘捕了，因爲他無意之間，解開了情報系統的密碼。」他突然低聲道：「其實並不是無意的。」

三人都笑了起來。

馬獅龍道：「柏斯，這一切要靠你。」

柏斯道：「這密碼可以破一件案件？」

「我想是！」

柏斯道：「那我可以爲我的國家做一點事了。」

馬獅龍道：「柏斯，你需要多少時間？」

「我不知道，這東西有時要講幸運，好運的話，一個鐘頭便可以，如果沒有運氣時，有時窮年累月也找不到。」

「那麼我們互祝一下好運吧。」

兩人握手。

馬獅龍離開了甘教授的辦公室，馬獅龍倒眞有點茫然，下一步的工作應是什麼？他不知道。

這個犯罪份子並沒有留下太多的線索，而那些留下的線索，全是致命的。

想到「致命」的兩個字，他立刻想起郭强，自己的驗血報告究竟怎樣？

相信郭强有消息會通知他，但他一直沒有在家或是在辦公室內。

他打了一個電話給郭强，但他却不在化驗所之內。

他再撥一個電話回自己的辦公室，郭强並沒有電話來過，但却有一位姓查的。

馬獅龍一想：「姓查的朋友並不太多，只有是警局的查探長。」

最近自己的事已令到馬獅龍極煩，尤其是自己可能患有愛滋病毒，他實在不想有太多的工作。

不過，他仍然撥了一個電話給查探長。

查探長一接到電話，便道：「馬獅龍，我找了你幾乎兩天。」

「找我？找我幹麼？」

「我們發現了一大批大麻，非常大批。」

「那也沒有什麼奇怪。」

「是的，不過，你來我辦公室，我才解釋這批大麻的奇怪。」

「你在電話中說。」

「不方便的。」

馬獅龍知道，他這好奇的弱點又被查探長利用，他本不想去，但駕車回家的半路，他又再掉頭駛向警局。

疑雲陣陣　眞相難明

查探長非常忙碌，但他一見了馬獅龍，便放下了一切工作。

查探長道：「馬獅龍，我們搜到了一批來歷不明的大麻。」

「來歷不明？差不多所有大麻毒品都是來歷不明，那裏有人被你們查到，而自認貨主？」

「我不是這個意思，」他頓了一頓，道：「一般毒品，運來本地，都不出海陸空三個辦法，其中以海運方法最多，而且最大宗。」

「這一批也可能是。」

「可是，最近我們爲了難民事件，差不多每一條入港的船，都經過我們搜查。」

「但海岸線那麼長。」

「是的，不過，我相信這次人手這麼多，應該是絕沒有走眼。」

「陸路呢？」

「爲了盲流事件，我們在各處進出口，也加派了人手，而且軍隊也出動了。」

「那麼空運呢？」

「有可能，不過，那批貨物不少，如果利用空運，就算是普通貨物，也要不少運費，絕不化算。」

「那麼，怎樣來的？」

「我們正爲這事頭痛。」

查探長帶馬獅龍看那批大麻。

馬獅龍看了，也覺得這批大麻數量之多，是出乎意料之外，如果把這些大麻裝好，也要一個四十呎的貨櫃。

這麼大批的東西，是沒法一次過從海陸空運來，除非那毒犯完全沒有腦袋。

「怎麼發現的？」

「無意搜屋，搜到一個新拆家。」

「他怎麼說？」

「一句話也沒有說，因爲他有一個

非常好的律師。」

「律師保護壞人？」

「對你這說話我保留批評的權利。」查探長頓了一頓，又道：「這批大麻精，純度之高，實在出乎意料之外。」

「怎麼高？」

「差不多是百分之一百，全無雜質，假若毒犯為求更厚利潤，可以在其中加入一些雜質，可以得到雙倍的貨物，那時利潤更高。」

馬獅龍道：「你們已加緊偵查？」

「這個當然。」

「有沒有結果？」馬獅龍望着查探長的臉孔，續道：「我這樣問，也是多餘。」

「還有一點最奇怪的，我們所有的人，也沒有消息，完全一點消息也沒有。」

「因為那是一個新拆家？」

「那人所謂新，因為他是第一次做大麻生意，而其他犯罪行業，他並不是新人！」

「手下呢？」

「他竟然沒有驚動到他的手下，便接觸到這一大批的貨物，實在奇怪！」

「這是無頭公案？」

「我從事這毒品的案件這麼久，這件最為離奇！」

「向那拆家施硬功？」

「不可以，他有正行生意，而且……你也明白，這種人，我們很難……」

馬獅龍道：「我明白，不過，總會有線索的！」

「希望如此，而且也希望你幫忙！」

馬獅龍道：「還是一句老話：盡力而為！」

他在警局之內，再拿了一些有關這批大麻的資料，便離開了警局。

他再打電話給郭强，仍然找不到他。

馬獅龍覺得異常的疲倦，他心裡有點恐慌！難道這是愛滋病的病徵？

這種世紀絕症的陰影，實在難以揮開。

回到家裏，倒頭便睡，可是，一個打錯了的電話，便弄到他又無法再睡。

馬獅龍索性坐了起來，他要好好的想一下，這件無端發生的事。

他開了一大缸熱水，把自己浸在裏面。

他把整件事由頭到尾想了一遍，似乎每一件發生的事，並沒有甚麼關連，一切都是零零碎碎的。

忽然，電話又响。

馬獅龍走出浴缸，可是，當他拿起電話，道：「喂？」

對方並沒有回應。

他又再叫了幾聲，仍是沒有回應。

馬獅龍憤然放下了電話。

他又再走入浴缸之內，而電話又响。

馬獅龍憤怒地走出來，拿起電話，道：「喂？」他的聲音有點怒氣。

對方並沒有回聲。

馬獅龍怒道：「你搞甚麼鬼的？」

「馬獅龍？」

是萬如意的聲音。

「萬小姐？」

「是的，馬先生，我很少見你發這麼大脾氣！」

馬獅龍道：「剛剛接到一個無人出聲的電話，我以為這又是另一個！」

萬如意道：「昨晚我幾乎用了那槍！」

「為甚麼？」

「有人來，看來不是小偷那麼簡單，我把槍拿了出來的時候，那人走了……」

「甚麼人？」

「我想追出去，但回心一想，何必再入人家圈套！」

「對！」

「請你過來，伴我回家一趟！」

馬獅龍道：「好極！」

他放下了電話，洗完了澡，便駕車往萬如意的酒吧，萬如意是別來無恙。

「轉眼又一星期了！」萬如意道。

「是的，我忘記了時間消逝得這麼快！好，走吧！」

萬如意已準備好一切，道：「由我駕車好嗎？」

「沒有問題！」

萬如意似乎是覺得日夕悶在酒吧，她想舒展一下筋骨，其實馬獅龍也有這種感覺，事情開始沉悶。

汽車飛快，萬如意也隨着速度而心情較佳。

他們經過一條天橋底。

那地方長滿了有人體那麼高的草叢。

草叢迎風招展，十分雅緻。

馬獅龍道：「這些長草與別不同！」

「當然不同！」

「為甚麼？」

「因為這根本不是普通的長草！」

「是甚麼？你認識？」

「是大麻！」

「甚麼？」馬獅龍以為自己聽錯了。

「是的，大麻！馬先生，你為甚麼這麼大驚小怪！」

「大麻，這地方可以種？」

「可以，是熱帶植物！」

「有人膽敢公開種植？」

「我想這幾株並不是！」

「為甚麼會有這些東西在路旁生長？」

萬如意想了一想，道：「其實，大麻並不是甚麼神秘的植物。」

「我們也有？」

「有，你喝過一種特別的飲品，叫

火麻仁嗎？」

「有，那是廣東一種特別飲品，在那些涼茶店也可以喝得到的。」

「是的，那些火麻仁，其實便是大麻的種子。」

「這種東西聽說可以清理腸胃，似乎與毒品全無任何關係。」

「是的，我們用的是植物的種子，而外國人却是利用整棵植物。」

「種子有益，植物有害。」

「這地方怎會有這種種子，難道眞有人種？」

「不，這地方有很多貨車經過，那些種子可能是由貨車上的貨物吹了出來。」

馬獅龍忽然有一個念頭，道：「我們駛回去看看。」

萬如意把車子轉向另一面，她對附近道路十分熟悉，因此很快便回到那些叢草之處。

馬獅龍下了車。

那些火麻仁植物已長到了人那麼高，但並不太密，他拔了一棵。

接觸在手，馬獅龍想起，這植物是「綠手指」呂格斯也提過的。

這植物外表並沒有甚麼特別，但想不到却是人間一大害物，眞使人難以相信。

造物之神奇，也是如此。

馬獅龍拿着那棵火麻仁，上了車，往萬如意家中。

萬如意拿了一些必需的用品，也收拾了一下，又要回酒吧去。

萬如意坐在客廳之中，嘆了口氣。

馬獅龍問道：「有甚麼不如意？」

萬如意笑道：「我的名字叫萬如意，可惜事與願違，萬事都不如意，這地方是我自己辛苦建立的家，可惜我却不能住下去。」

「你不用擔心，我一定捉到那色魔的。」

「不知要多久……」萬如意說了這話，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因為這似乎是埋怨馬獅龍。

馬獅龍道：「我也想過採取更加主動的方法去調查此案，例如我曾躲在這裏設計捕捉那人，但並不成功，這已是打草驚蛇……不過，我會再想辦法！」

「我知道你已盡力！」萬如意道。

兩人談論了一些其他事情，便離開這屋子。

馬獅龍因為心急要去找呂格斯，相信這個「綠手指」可以提供更多有關大麻植物的資料，這樣，對破案應該是有幫助的，因此，他沒有送萬如意往酒吧。

他在接近市區處，截了一部的士，直往大學。

他來大學，不只可以找呂格斯，也許可以找到柏斯，那個神奇的電腦專家。

他先找陶教授，經過他用電話聯絡，找到了柏斯，却找不到呂格斯。

柏斯在電話中十分興奮地道：「找到了，找到了！」

陶教授聽了，不知他是甚麼意思，便把電話交給了馬獅龍，馬獅龍接過，問道：「找到了甚麼？」

「我已找到了那密碼，上面是一連串的顧客名單，並沒有甚麼秘密的。」

「好，我便是要那些名單，你好好的保存着，我立刻來看。」

馬獅龍把那棵火麻仁植物放了下來，叫陶教授轉交給呂格斯，希望他可以提供更多資料。

然後，他直往柏斯的電腦室。

柏斯正凝視着電腦的螢幕上。

馬獅龍問：「柏斯，甚麼名單？」

柏斯按了幾個電鍵，道：「你看！」

螢幕上出現了一系列的名字、地址、電話，以及一些物品以及編號。

柏斯指導馬獅龍，按那一個製可以一頁一頁的看下去，馬獅龍小心地看着。

忽然，他看見物品名稱之中，出現「手槍七二八」，馬獅龍把前面的名字細看。

上面寫着：呂就。

地址是一處非常高尚的住宅區，住在那地方的人，不但要富，而且要貴。

那些人不但有錢，而且有相當名望。

不過，馬獅龍却沒有聽過一個人叫「呂就」，顯然，他並不是甚麼名人。

馬獅龍道：「抄下這東西！」

「甚麼東西？」

馬獅龍指指呂就那行資料。

「不用抄，我印給你！」

他一按電鍵，那邊便發出一些聲音，一張紙也從那印字機打出了來。

馬獅龍決定跟着這個地址去查探一下。

呂就也許是個名人，不過，他是化名購入槍械，其實那是沒有可能的，購買槍械要有執照，執照却是不能用假名的。

馬獅龍駕車直到那地址。

那個高尚的住宅區，離市區並不太遠，但也可算是郊區，因此，這地方有市區的方便，也有郊區的幽靜。

一整個山坡上，建了很多別墅式的房子。

這種房子，在美加多的是，但在本市，寸土尺金，是極為罕貴的。

馬獅龍慢慢的把車子駛向那地址。

這住宅有前後花園。

前面的花園，特別顯眼，因為那裏有很多美麗的花朵，正在盛放。

而附近的幾間，只有一塊翠綠的草地，顯得十分單調。

他把汽車停了，去按門鐘。

可是，按了一會，也沒有人出來

，看來，這個呂就並不在家。

而隔鄰有一個女僕模樣的人走出來，問馬獅龍道：「你找誰？」

「呂就先生？」

「呂就，這地方的主人並不是呂就，不過，姓却沒有錯！」

「那麼是呂甚麼？」

那女人用懷疑的目光望着馬獅龍。

馬獅龍連忙道：「我是一個物業調查員，呂先生給我們公司的姓名是呂就！」

「不，他叫呂醫生，人人也認識他！」

「呂醫生？」

「是的，他並不是一般的醫生，他是個牙醫！」

「牙醫？」

這時，那屋子的門開了。

呂格斯竟然在門內。

「馬先生，是你？」

馬獅龍回過頭來，道：「呂醫生，是你！」

「馬先生，爲甚麼這麼巧來探我？」

「我有事在附近經過！」

那女人道：「原來你們早已認識的！」

馬獅龍謝了她，走向呂格斯，道：「這是你的家？」

「是的！」

「我應該一早便猜到是你！」

呂格斯臉色一沉。

馬獅龍道：「你是著名的『綠手指』，我一看這園子，花朵盛放，除了你之外，還有誰有這個本領！」

「你太誇獎！」

「我可以參觀一下嗎？」

「隨便！」

馬獅龍進入了他的園子，園子頗大，種滿了花卉，每一棵都是欣欣向榮的。

他看了一會。

馬獅龍問道：「呂醫生，你除了喜歡種花之外，還有甚麼嗜好！」

呂格斯想了一會，道：「也沒有甚麼了！」

「手槍呢？」

「手槍？我不懂的！」呂格斯這說話有點生硬。

「是的，以你這一個文質彬彬的人，怎麼會玩槍的，我問也問得太好奇了。」

呂格斯笑了一笑。

馬獅龍想入屋內一看，不過，呂格斯一直沒有邀請他，他便直接道：「不請我進去坐一會？」

呂格斯道：「我裏面有點凌亂！」

「不要緊！」

馬獅龍已向門口行去。

這使呂格斯無法再加以拒絕。

呂格斯道：「馬先生，你是個不速之客，但我仍然歡迎你，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甚麼事？」

「你只能坐在客廳，不能亂闖！」

馬獅龍笑道：「你以爲我是個頑皮的孩子？」

呂格斯請了馬獅龍入內。

進入裏面，便是一個大客廳，那個客廳收拾得非常井井有條。

「這麼美麗，還說凌亂！」

呂格斯道：「請坐，喝點甚麼？」

「甚麼方便？」

「甚麼也方便，我提議你試試我的咖啡。」

「好極！」

「不過，你要答應我，好好的坐着，不要亂跑！」

馬獅龍心裏覺得好笑，這位呂格斯，顯得有點婆婆媽媽似的。

坐在大客廳之內，使人感到非常舒服，不單是沙發舒服，整個客廳的燈光氣氛也令人舒服。

客廳種滿了一些奇花異草，大部份是小盆栽，充份表現出屋主是個傑出的盆栽好手。

不知呂格斯要弄些甚麼咖啡，等了一會，仍未見他再走出來。

這時，馬獅龍心裏實在有想四處看看的衝動，不過，他既然再三吩咐，馬獅龍也就忍耐着。

可是，再等一會，呂格斯仍沒有出來，他忍不住站了起來，要往屋內走一遭。

當馬獅龍來到一個門口前，呂格斯却已捧着咖啡出來，並且道：「馬先生，你不遵守諾言！」

「甚麼？」

「我叫過你不要亂走！」

「我不是亂走，而是想看看你弄甚麼咖啡，這麼久……但事實上，我也想參觀一下。」

呂格斯奉上了咖啡，道：「這是墨西哥咖啡！」

馬獅龍嚐了一口，滿是苦澀味，幾乎要吐了出來。

呂格斯道：「你慢慢品嚐，有諫果回甘之味！」

馬獅龍吞了下去。

「好味嗎？」

馬獅龍點點了頭。

「再多喝一點！」

馬獅龍又再多喝一口，這次，果然有些不同。

呂格斯是個極懂得享受生活的人。

「這裏住了多少人？」馬獅龍問。

「多少人？只有我一個人！」

「親人呢？」

「我是個孤兒，經過奮鬥，才有今天！」

一個孤兒有這樣的成就，使人肅然起敬！

「這屋內有甚麼設備，你不介意我問……」

「不，這屋內有遊戲室，健身室，閱讀室，那邊還有一個室內游泳池。」

「這地方很大。」

「差不多萬多呎。」

「你這屋子與別不同？」

「不同的！我特別向該建築商講出來，由我自己設計建造，當然與衆不同。」

「我實在想參觀一下。」

呂格斯想了一下，道：「因爲我沒有收拾好，這次你只可參觀我的圖書室，影音室及游泳池！」

「好極！」

呂格斯帶着馬獅龍，從客廳的一道門出去，轉了一段走廊，前面便是兩度門。

「這是圖書室與影音室！」

他推開了其中一度門，開燈。

裏面三個牆壁都是上頂的書櫃，裏面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籍。

呂格斯道：「書本快要跟不上時代了。」

「爲甚麼？」

「太佔地方，而且不能改動，但我的影音室，却是完全不同，很多資料，只需儲藏在一塊小小的磁碟之上。」

他打開了門。

裏面除了有個人電腦之外，還有幾座影音器材，這個房間，相信是那些音響發燒友夢寐以求的地方。

鐳射影碟、鐳射唱碟，還有錄音帶，其他磁碟，他也收藏了不少。

「試試看？」呂格斯說。

馬獅龍道：「好極！」

他開動了一個大螢幕，上面已播出了一套經典的電影，那是一場空戰的場面。

飛機由遠而近的聲音，接着是炸彈爆炸的聲音，却是非常迫眞的。

馬獅龍道：「你在這裏不用上電影院了。」

「是的，我在這裏欣賞電影，比在戲院還好。」

「不過，你要遲些才看到。」

「不，我可以透過我特約的郵購公司，買到一些影碟，根本在這地方還沒有放映的。」

「郵購公司？」

「是的，他們有世界性的聯絡網，那邊一出，我們這邊便有了。」

馬獅龍眞想問一問，那手槍的問題，不過，他還是忍着，他有一種感覺，一種避免打草驚蛇的感覺。

他不知爲何有這種感覺，那也許是一種直覺。

「還要看嗎？」

馬獅龍道：「不要了，而且打擾了你。」他還急向其他地方打量。

呂格斯也發現他的目光。

「下一次，下次我打掃好之後，好好招呼你，並且帶你看一迴。」

「這實在是一個最理想的家居。」

馬獅龍看着呂格斯，發覺他有點不大自然似的，便道：「我走了。」

呂格斯道：「對不起，沒有好好招呼你。」

「不，你太客氣了。」

馬獅龍駕着車子離開，他一路想，假若呂格斯即是呂就，那麼一個有錢的牙醫，爲甚麼要購買手槍？

用來自衛，也不用買這麼先進的！

收藏？也許這是個勉强說得通的理由。

* * *

翌日，馬獅龍再找郭强，他的化驗報告已出來了，發覺馬獅龍的身體，並沒有愛滋病毒的反應。

馬獅龍聽了，這才鬆了一口氣。

郭强取笑道：「你眞夠運。」

「我想是，不過，愛滋病毒是否眞的這麼可怕？又是否這麼容易傳染給人？」

「是的，在病理學上，那實在是一種極爲可怕的疾病，而且非常危險，世紀絕症。」

「在本市有很多人患上？」

「不知道，因爲這是秘密，連負責這一項目的政府醫生，也要保守秘密，只能透露有多少人患有這種病！」

「現在有多少？」

「據公佈有廿多個。」

「這麼一個大城市，只有廿多個人？」

「相信是不止的，因爲這種病，可以潛伏很久，甚至超過七年以上。」

「換句話說，有很多人有這種病，但沒有發作出來。」

「一發作出來，便過不了兩年。」

「可怕！」

忽然，馬獅龍想到，既然那個色魔身上有愛滋病毒，可能在政府的檔案內，會有他的名字。

不過，回心一想，有又如何？

馬獅龍根本不知那色魔是誰，看到名單也沒有用，可是，名單之下，總有一些個人資料，只要找到地址，或者其他有關的職業，也許整件事情會有一些曙光。

如果要看這一個秘密檔案，當然是無法採取正途的手法，他決定先找查探長，看看他有沒有辦法。

來到警局，是平常一樣的忙碌。

馬獅龍直走上查探長的辦公室。

一開門，馬獅龍便發覺自己錯了，查探長的辦公室內，不止查探長一人。

一共有五個之多，他們似乎在開會，不過，看他們並非十分嚴肅的。

有人半躺在椅上，有人領帶鬆開，他們的神情都是十分疲困。

馬獅龍道：「對不起，我以爲……」

「啊，馬獅龍，你來得眞巧！」

「甚麼？」

「你先進來，坐下！」

馬獅龍無可無不可。

查探長道：「這事我們無法親自出手……那麼，我請馬先生幫忙，你們不反對？」

五個人竟齊聲道：「不反對！」

「好極！馬先生……」

「甚麼事？」

「你想聽聽我們的事嗎？」

「想！」

「不過，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

「你一聽了以後，便要答應協助我們。」

「很麻煩的事？」

「有關毒品的。」

「那我一定協助。」馬獅龍坐了下來。

「我們失竊。」查探長無奈的說出。

「甚麼？」馬獅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查探長嘆一口氣，道：「是的，我們失竊。」

「失了甚麼？」

「大麻……我們最近發現的大麻，全部失去了。」

「在那裏失去？」

「在儲藏證物的貨倉。」

「並不在警署之內？」

「不，在政府貨倉。」

「甚麼人在老虎頭上捉蝨子？」

眾人只有苦笑。

馬獅龍道：「我去看看。」

查探長道：「馬獅龍，這東西要在十五天內找回，否則我們無法把證物呈堂，而且……」

「我明白，我的身份……」

查探長道：「我簽發一張臨時的許可證，你持着可以暫時當作警務人員。」

「那好極！」

馬獅龍接過那許可證，但並不是直接去看那個失竊的政府貨倉，因爲去到也沒有用，大麻早已失去。

按照他的經驗，他應該去找一些「大哥」，那是專門經營這些東西的「大哥」。

他並不是自己去，因爲這些「大哥」一聽見馬獅龍的名字，已是避之則吉。

馬獅龍記起那個毛幗貞，她是在醫院急救室負責接受報案的女警，外號「巫婆」。

記得他救呂格斯入院的時候，她是負責錄取口供的，馬獅龍知道她是一個有能力的人，他也徵求過查探長的意見，希望她在這事完結一切後，再調回偵緝處。

馬獅龍直往醫院。

毛幗貞早已迎着他，她一見了馬獅龍，便感激地道：「多謝你的幫忙。」

「不，我想找你幫忙才對，是的，查探長已告訴了你？」

「沒有甚麼，他只說我要幫你。」

馬獅龍在醫院的茶水部內，把事情簡略告訴了毛幗貞，毛幗貞十分興奮。

毛幗貞道：「我應該怎樣做？」

「我有幾個人的名字，也有幾個線人，希望藉着你是個生面人，可以與他們接觸，不過，這一項工作，十分危險。」

「我明白。」

「你可拒絕。」馬獅龍道。

「不，我立刻去。」

馬獅龍道：「你先換回便裝，我有這一個小型通訊器，我們一人一個，可以隨時通消息。」

那是查探長特別給馬獅龍，是警隊最先進的儀器。

馬獅龍給毛幗貞的名單，是一些線人，而他自己決定去探訪幾個已退休的「大哥」。

其中一個，現在已成了一個大商家，在社會上也是頗有名望。

看來他應該是再沒有經營這些非法生意，不過，馬獅龍覺得這人一定會有消息。

那人姓白，每天都到一間古老的茶樓喝茶。

馬獅龍去到那茶樓，一眼望去，便看見白老大。

「白大哥！」馬獅龍招呼了一聲。

白老大一見馬獅龍，便道：「我們……幾十年老友了……其實也沒有甚麼好談。」

馬獅龍道：「白老大，你不是這樣招呼朋友吧！」

白老大有些尷尬。

「我只想你說一句話！」

「甚麼？」

「最近在你們行頭之中，有些甚麼新紮師兄。」

白老大道：「既是新紮師兄，也輪不到我們管了。」

馬獅龍忽然在他耳邊道：「你對那人仁慈，亦即是對自己殘忍。」

白老大一時之間並不明白馬獅龍的意思。

馬獅龍又道：「上星期那個大案件，警察起獲了幾十公斤大麻……」

「不是，是五千公斤。」

「你說你還不知道？」馬獅龍道。

白老大知道自己漏了口風。

馬獅龍坐了下來。

白老大也低聲道：「其實我們全行也爲這事煩惱，沒有甚麼特別貨源消息，一下子却又被揭發出來。」

這次輪到馬獅龍皺起眉頭，並不明白他在說些甚麼。

白老大道：「而今的新紮師兄，比我們老到得多，他們有自己的貨源，有自己的銷售網，這點令我們也覺頭痛，眞是……」

「眞有這種人？」

「有的，就以上一次那批貨，根本從來沒有人從外地入貨回來……」

「你怎知道沒有人在外地入貨？」

「那些貨源，那一個沒有跟我們聯絡的？而且，我們廣佈線眼在各處，就算用漁船偷運，也無法逃過我們的

監視，不過，這一批却完全沒有，好像是從天而降。」

「那貨主呢？」

「我們跟踪過，不過，此人實在神通廣大，我記得有一次，上個月左右，我們已下命令，一發現那人踪跡，便格殺勿論。」

「結果呢？」

「我們手下發現了一個。」

「殺死了？」

「沒有，他走入了醫院，並且入住了拘留病房，我們無奈他何！」

馬獅龍忽然想起，這事似乎發生過在自己的身上。

呂格斯撲向自己的車上，滿身鮮血。

「你們所使用的刀，非常特別。」

「是的，薄而闊。」

「一插入內，並不立即流血？」

「是的，但傷口却巨大，之後流血會很多。」

馬獅龍回想起那天呂格斯撲來的情形，開始並沒有甚麼血，但後來，似是一發不可收拾。

「好，白老大，你給我的線索不少。」

「沒有甚麼……」

馬獅龍立刻離開了白老大，他往醫院找呂格斯那次受傷的資料。

當他到達醫院，他那通訊器突然亮了，而且指示出毛幗貞的位置。

馬獅龍十分奇怪，毛幗貞果然是個幹勁冲天的人，想不到她已經開工，並且有危險，否則她也不會這麼快便與自己通訊。

馬獅龍向着那地點的訊息駛去。

那地方離開馬獅龍並不太遠，當他接近那地點的時，那通訊器上的燈光更亮。

那處是一個古舊的碼頭，碼頭停泊一些大木船，毛幗貞沒有理由會來這地方。

馬獅龍把汽車加速。

通訊器更亮，並發出「必必」的聲音，這表示毛幗貞正在附近。

馬獅龍下了車。

可是，這地方十分污穢，也沒有人。

馬獅龍看了一會，仍然看不見毛幗貞的踪影，他叫了幾聲：「毛幗貞，毛幗貞！」

忽然，有人呻吟似的應道：「馬獅龍？」

「是。」

「我在這裏。」

聲音來自那邊一條後巷，那時已接近黃昏，而這一帶十分陰暗，根本看不清楚二十尺外的東西。

馬獅龍循着聲音走去。

只見那後巷之內，躺着一個人。

毛幗貞！

馬獅龍立即奔入，想扶起毛幗貞。

可是，突然，旁邊有一隻脚踢起，那是千萬也料不到的事情，馬獅龍無法閃避。

那人脚力很重，使馬獅龍痛入心脾，他想反抗，另一脚又再踢起。

馬獅龍忍着痛，身體猛地一昂，避過了那一脚！

他立時要反攻，向前撲過去，希望可以雙手擒着此人，但那人反應極快。

馬獅龍幾乎撲了個空。

不過，他仍然抓着一些他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的東西，他拚命的抓着，抓着的是一些衣衫。

那人用力甩開。

馬獅龍當然不再讓他甩開。

「嘶」的一聲，馬獅龍手中只餘兩塊布碎！

那人狼狽地仆向前面，兩隻褲管也被扯了開來，他倒在地上，露出了雪白的屁股！

原來這人連底褲也沒有穿！

馬獅龍想再撲上前。

突然，一陣强光從外面射入。燈光使人目爲之眩。

他聽到有人叫：「甚麼事，甚麼事！」

馬獅龍睜開了眼睛，只見燈光打在那人的屁股上。

雪白的屁股之上，竟然有一顆黑痣。

馬獅龍立時想起，萬如意說過，侵犯她的色魔屁股上有一顆黑痣。

本來，這個標誌是十分難以辨認出來的，但想不到在這個情形之下，竟然看到。

有人走近，是個軍裝警察。

那色魔已迅速的起來，並且把破爛的褲拉上。

馬獅龍當然不想那色魔逃離，不顧一切的撲上，可是，那軍裝警察喊道：「勿動！勿動！」

「捉住那人！」馬獅龍叫道。

「任何人也不許移動，否則開槍！」

這幾句話已給了那色魔一個逃走的空間。

馬獅龍想解釋，也來不及。

那色魔沒入了黑暗裡，反而馬獅龍被車頭燈的燈光射着。

警察仍然在說着：「勿動，勿動，否則開槍！」

馬獅龍與他們的距離最近，他不敢再動，因爲他不想無端給他射一槍。

那色魔已沒有聲息。

馬獅龍也站定。

警察行近，道：「甚麼事，發生甚麼事？」

「你讓那個色魔逃跑了！」馬獅龍負氣地道。

「甚麼色魔？」

毛幗貞也從地上爬了起來。

那警員道：「小姐，你被……」

他不敢說下去，因爲他看到毛幗

貞的臉孔。

「想不到是『巫婆』你……」

毛幗貞怒叱了一聲。

那人如夢初醒的道：「對……對不起，是毛警長……我……我……」

那警員也不知如何說下去。

毛幗貞衣衫不整，不想再躭誤下去。

馬獅龍也不想再多解釋，他拿了那個特別的證明給那警員看。

那警員看了，立即敬禮道：「馬先生，對不起！」

「不關你的事，我們走了。」他回頭問毛幗貞，道：「用不用去醫院？」

「不用了。」

「我送你回去。」

兩人上了汽車，只剩下那警員，呆呆站在巷中，實在仍不大清楚，發生了甚麼事。

馬獅龍開動了汽車，道：「你想到那裏？」

「回家。」

「那裏？」

「你駕車，我給你指示。」

馬獅龍駕着汽車，沿着毛幗貞的指示，來到了一幢樓宇。

毛幗貞所住的地方並不大，但也佈置得很優雅。

她道：「你坐一下，我換過衣服才來招呼你。」

「不用招呼我。」

馬獅龍自己也到浴室中清潔了一下，因爲剛才在那後巷之中，仆倒在地，滿身骯髒。

不一會，毛幗貞換了一套運動裝出來。

「究竟事情是怎樣的？」馬獅龍問。

「當我與你分手之後，我到警局內的停車場取回我的汽車，但一時之間，我竟忘記了，車子究竟是泊在二樓還是三樓。

「我在二樓找遍了也找不到，於是我步行上三樓，在出樓梯之前，我看見有一個人，正打開車尾箱，把一些東西放了入內。

「那人非常年輕，但他的汽車却是一輛非常名貴的汽車，照常理推斷，這車子應該不屬於他，因爲他的衣着並不能與車子匹配。」

馬獅龍道：「那也不一定。」

「是的，我也明白，不過，憑着我當差這麼久，我有一種直覺，這人有問題，問題並不是出在車子身上，也不是出在他的臉上，而只是一種感覺。

「他看見我，臉上似有警疑之色，我在這警署的停車場走過很多次，但從沒見過此人，他不像警探，不過，我知道我也不能這麼武斷。

「他上了車，但一會又下了車，走向升降機，我上了自己的車子，開動了，但並沒有離開，只是換了一個位置，一個更有利監視那輛名貴汽車的地方。

「不一會，那人又再出現，並且東張西望，幸好，他看不見我，然後，有另一個青年人走近他，他們不知說了一些甚麼，那人便到車尾箱，拿了一大袋東西給他，那袋東西看來也不輕，裝在一個十分大的名牌公司的膠袋內，我想出去。

「不過，我想了一下，這是警局的停車場，他們敢在這裏做些甚麼勾當，我這一想，已費了一些時間，兩人已分別駕車出去。

「可是，我又再想，假若有人利用這警察局的停車場作不法的交易，豈不是在侮辱我們的智慧？有這個可能，那裏會有人想到這個地方，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沒有人敢打擾，我記得武俠小說作家古龍常常强調，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開始眞眞正正的領略這話的意思，我連忙駕車，希望可以追踪到其中一輛車子，當我離開了停車場，已見到兩輛車子，正向不同方向駛去。

「而我車子的位置，並不能轉右的，因此，我毫無選擇之下，追踪左邊的車子，那人非常警覺，走了不久，便知道我在追踪，他高速行走，我也不怕他。」

馬獅龍可以想像得到，那是一場相當驚險的飛車。

「車子向市中心駛去，那是越來越難追踪，因爲交通燈非常多，絕無法接近。

「有一次，那人的車停在紅燈前，我在幾輛車子之後，我忽然發覺，那人正與一輛與他排平的另一個司機在說話，我離開他們相當遠，並不知道他們在說些甚麼。

「忽然，他們兩人都下了車，而且互相換了車子，換句話說，他們已上了對方的車，而一時之間，我不知他們弄些甚麼玄虛。

「而且，我應該繼續追踪誰？因爲這兩人可以互換車子，關係一定有……我正在考慮，交通燈已改變，我也要跟着動，而我是入了一條必需右轉的車線，因此，我又再在無選擇之下，跟右邊那車。

「右邊那人是甚麼人我不知道，不過，他不再是在停車場那人，我想放棄，但這是難得的線索，我實在捨不得，那人一直駛向這邊來。」

馬獅龍道：「他是引你來這僻靜的地方。」

「我而今才知他有目的。」

「他是個色魔。」

「你怎知道？」

「因爲我看到他的屁股上有一顆黑痣。」

毛幗貞並不明白，道：「你也受過他的侵犯？」

馬獅龍聽了，初則愕然，隨即大笑。

「笑甚麼？」

「我不知道這色魔，是否一個雙性人。」

「那你怎知他屁股有黑痣？」

「有人告訴我！」

「另一個受害人？」

「是的，不只一個受害人，相信在這年內，已有一打以上的受害人。」

「十二個？」毛幗貞有點激動！

「是的。」馬獅龍把萬如意的故事告訴了她。

「可怕的色魔。」毛幗貞在這個時候，才眞正的懂得害怕。

毛幗貞道：「爲甚麼這本來是一些毒品交易，變成了一個色魔？」

馬獅龍道：「我正爲這問題，而傷透了腦筋。」

「你已有了很多線索？」

「有是有，但全是斷斷續續的，有的是有關那些毒品，有時是有關那色魔，有時看來互有關係似的！」

「你不介意說出來？」

馬獅龍把他發現的告訴了毛幗貞。

毛幗貞聽了，用非常冷靜的語氣分析道：「總括來說，在毒品方面，你發覺有新拆家出現，他們有新貨供應市場，却無貨源可以稽考；另外，那個呂格斯因爲購買那種先進的手槍，因而在你懷疑之列。

「另一方面，那色魔偷襲女人的手法，與別不同，他擅用迷葯的，對……那人似乎也想用迷葯迷我，幸好我身手敏捷……」

忽然，毛幗貞靜了下來。

馬獅龍不出聲，恐怕弄亂了她的思路。

她暫時仍算一個局外人，對那些資料、線索，有一個新的聯想，也說不定。

毛幗貞沉吟了一會，道：「你認這兩件事有沒有關連？」

馬獅龍道：「我不敢說，我覺得好像有，却沒有足夠的證據，但當我把兩件事完全分開的時候，好像其間有些千頭萬緒的關係，」他頓了一頓，問道：「你呢？」

「我認爲有……」她非常肯定地說。

「好，你分析一下！」

「我說那個色魔，根本上與那個新紮的毒犯是同一人……」

馬獅龍道：「我沒有想過！」

「支持我的理由是，這人善用迷葯，也非常懂得植物，是個綠手指。」

「你認爲呂格斯！」

「是的，第一，他是牙醫，牙醫很多時候，也要使用局部痲醉的迷葯，替病人脫牙；第二，他這麼高收入的人，並沒有女朋友，或者一些緋聞，這對一個正常的男人來說，並不正常，第三，這人身手極爲敏捷，我相信你幾次接觸那人，却不能把他擒住，相信他身手極佳。」

「前兩個理由，我同意，第三個，恐怕有些勉强。」

「綠手指與毒品有關係嗎？」毛幗貞問。

這個問題激起了馬獅龍很多想像。

他道：「大痲可以在本地種植，似無疑問。」

「你怎知道？」

馬獅龍把在天橋底下發現大痲的情形說了一遍。

「好了，這個假設可以肯定，其實，如果一個人在家中，種植一兩盆大痲，用來作自用，你知道很多所謂上流社會的人，也好一兩手的。」

馬獅龍當然同意她的說法，道：「種一兩盆，並不成爲一個問題，但要用來批發，那是太難。」

毛幗貞道：「可能有更科學的方法。」

「我相信有，但一定要一個大地方，而且要有陽光，植物才能生長。」

「並不一定。」

「爲甚麼？」

「以前，我們要買菊花，一定要到秋天才有，但而今一年四季也有。」

「對！」

「那表示人工可以改變天然。」

「不過，一片大地方，去那裏找，就算是深山野嶺，也一定會被發現，況且我們有直升機在附近巡邏，那沒有可能看不到一大片大痲田。」

「你說過呂格斯的家很大。」

「是的，非常大，在本地我想沒有十個人有這麼大的屋，他一個人用，那實在是太浪費。」

毛幗貞道：「我們去探探他的屋子。」

「好主意！」

「我去查查呂格斯的工作時間，看看他甚麼時間不在家，那才是一個好時機。」

* * *

呂格斯是一個著名的牙醫，他有一個女秘書，安排他所有工作與約會。

翌日，馬獅龍一早便接到毛幗貞的電話：「今日對呂格斯來說，是一個非常忙碌的日子，他一直工作至深夜，我想今晚是個好時機。」

「好極！」

「我想入黑出發，相信必有所獲。」

馬獅龍道：「好，我們各自準備一下。」

馬獅龍因爲到過呂格斯的住所一次，那次他已有一個衝動，要好好看一下他的整間屋子，不過，那次，他總是推搪，說地方太凌亂，其實是隱藏一些秘密也說不定。

他日間先往一間防盜系統公司，找了一個好朋友，向他請教了一些最新防盜系統的安裝問題。

那位朋友給了馬獅龍一條最新產品，電子百合匙。

那電子百合匙是專對付電子防盜系統。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話實在不錯。

毛幗貞未到天黑，便駕駛了一部小型的轎跑車來到，這個女人，眞是幹勁冲天。

那輛跑車，馬力强大，非常靈活，似是一部非常有用的車子。

毛幗貞駕着車子駛向呂格斯的寓所。

到了郊外地區，天已入黑。

馬獅龍因爲來過，很快便找到了，整座屋子雖然沒有人，但燈火輝煌。

毛幗貞有點爲難道：「我的資料錯了?」

「你說甚麼?」

「他整天也沒有回來，爲甚麼會開了燈。」

馬獅龍道：「沒有甚麼奇怪，他可能使用電腦，他人不在家，但入了所有燈光的資料在內，到時到候，所有燈都自然會開啓。」

「啊，原來如此。」

「把車子駛往後面。」

毛幗貞依言，他們在接近後門處，找到一個相當隱蔽的泊車地方，這對他們有利。

他們下了車。

馬獅龍拿了一副儀器出來。

「那是甚麼東西?」

「電子百合匙!」

「你的準備實在不錯!」

所謂電子百合匙，就是一副小型電腦，裏面包含了一副偵察器，可以在一副小螢幕上，看到一間屋內的電子防盜系統裝置。

馬獅龍把螢幕開了。

上面出現非常複雜的線路圖。

「還好有這東西，否則我們根本無法入內，如果硬闖，警察便來了。」

馬獅龍到了後門，並且拿出第一個儀器。

那東西像一個小杯，馬獅龍把這杯子蓋在鎖上，然後在偵察器上弄了幾下，那門便開了。

兩人立即閃身而進。

馬獅龍收拾好一切東西後，毛幗貞也有準備，她手上拿着一枝强力的手電筒，可以照淸楚一切。

那是一個很大的廚房。

廚房應該是有些肥膩，有些凌亂才對，不過呂格斯這個廚房却完全不同，非常乾淨與整齊。

看來呂格斯根本很少機會在這裏煮食，就是煮食，他也不會用傳統的廚具，而是用那些焗爐、微波爐、感應磁爐，這些現代化的廚具，一點也不會弄污廚房。

馬獅龍到處搜了一下，並沒有甚麼發現。

他們走往另一個房間。

這一層是客廳，從客廳到其他幾個電腦室，影音室，因爲馬獅龍去過，所以是十分熟悉。

可是，仍然沒有甚麼發現。

他們決定走上一層。

樓上全是睡房，呂格斯雖然是單身一人，但却有三個睡房，其中最大一個，相信是他的。

另外兩個，裏面用具一切齊備，看來是客房。

毛幗貞進入了裏面，看看衣櫃，裏面有很多女性衣服，她對馬獅龍道：「這人倒是風流快活。」

這一整層也沒有甚麼好看。

還有一層。

那是地窖的一層。

地窖並不容易入，因爲那門是上鎖的。

馬獅龍覺得非常奇怪，爲甚麼地窖反而會上鎖?不過，那電子鎖仍然逃不過那電子百合匙。

門開了，只有一個房間。

房間裏面有非常柔和的燈光。

燈光之下，全是一盆一盆的植物，有大有小，而且全是長得欣欣向榮。

「呂格斯是個綠手指。」

那實在是個奇妙的地方，上面有幾盞大燈，照着所有的植物，看來這些便代表了陽光。

房角隱蔽處有幾個風口，這地方雖在地窖，但空氣非常流通。

四週的牆都掛滿了溫度計，這個人工環境，控制得非常良好，怪不得這些植物，都生長得非常茂盛，其中有很多，還有花兒怒放。

兩人看了一會。

毛幗貞道：「這地窖爲甚麼只有這麼小的地方?」

「是的，上面有萬多呎，下面……」

馬獅龍看着，這地方只有千呎左右，佔了整個建屋的地面面積十分之一。

其他的地方去了那裏?

不過，這房間似已包括了一切，再沒有其他通道往他處去。

馬獅龍再拿出那個電子百合匙儀器，他把掃描器向各地方掃描。

有一面，螢幕有了反應。

「咦，這只是一片牆，爲甚麼會有反應?」

那是一幅巨大的圖片，一半是一些有關種植的說明，那些文字非常艱深，並非普通人可以明白。

馬獅龍把掃描器再拉近。

沒錯，這地方應該有一個鎖，而且這鎖是非常複雜，比剛才的鎖復雜得多。

毛幗貞動手搬開那圖畫。

因爲圖畫極大，一個人並不容易搬動，馬獅龍放下了東西，兩人合力。

圖畫一搬開，他們便看見那是一道門。

並不是普通的門，而是像一個保險庫的門。

門沒有鎖，只有一計算機似的東西鑲在上面。

馬獅龍道：「電子密碼鎖。」

「要用密碼?這東西可有用?」

「不知道!」

馬獅龍把整個儀器搬近，螢幕上出現一個非常複雜的系統，看也無法看得淸楚。

「我看要弄開這鎖，一定要多費一些時間，毛小姐，我專心弄這儀器，不過，我害怕呂格斯會回來。」

「好，我去把風。」

馬獅龍可以放心的去對付這把密碼鎖，他非常集中精神，並不覺得時間的消逝。

但毛幗貞沒有甚麼可做，因此，她已走了下來多次。

「甚麼時間了?」

「接近三時!」

「三時?我幾乎用了四個鐘頭，也弄不開這東西。」

毛幗貞道：「呂格斯可能在任何時間，也會出現。」

「是的!」

「下次再來?」

「不，我還有一些……快可以的了。」

毛幗貞道：「好，你再弄一下，半小時之後，我們無論如何也要離開。」

「好極!」

毛幗貞出了外面。

馬獅龍聚精會神的在鎖上。

好像只是過了一會，毛幗貞又再出現，問道：「怎麼了?」

「已經半個小時?」

毛幗貞點點了頭。

馬獅龍按了一個掣，道：「成了!」

毛幗貞幫助馬獅龍，兩人一起推開了那有六吋厚的鋼板門!

馬獅龍自言自語地道：「這人究竟要收藏一些甚麼?要用如此厚的鐵門?」

門是開了一小半。

兩人同時呆住。

他們再用力推開一些，沒有看錯，兩人都沒有看錯。

整個地窖之內，擺滿了盆栽!

不是普通的盆栽，而是一盆一盆十分整齊的大麻!馬獅龍因爲搞過這種植物來小心研究，因此一眼看去，便知這是大麻。

「爲甚麼種這麼多草?」毛幗貞問道。

「不是草，是大麻，大麻!」

馬獅龍這時，似乎恍然大悟，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看到這個情景，一切都可以有了解答。

他們想再推入一步，入內細看。

忽然，外面傳來了汽車聲。

馬獅龍道：「他回來了?」

「有可能!」

兩人放手，門便關了。

馬獅龍道：「先上去看，才決定怎樣做。」

他們迅速的離開這地窖，上了二樓。

果然他們看到一輛汽車已停在下面。

毛幗貞道：「走!」

馬獅龍覺得實在有點可惜，但這情形之下，如果讓呂格斯知道自己來搜查過，他一定會立刻毀滅所有證據，那麼打草驚蛇，豈不是得不償失?

毛幗貞道：「這邊!」

原來當馬獅龍集中精神去弄那地窖保險庫的門時，她也有她的工作。

她已選定了一條最佳撤退的路徑。

因爲有了計劃，一切都非常順利。

當他們完全離開了屋子，呂格斯才帶着疲倦的身體入內，裏面一切如常。

馬獅龍與毛幗貞已沒入了黑暗，並且跑到他們的停車之處。

他們坐在車子之內，看着屋內亮了燈，不一會，屋子又全沒了亮光。

馬獅龍道：「他很疲倦，沒有發覺甚麼。」

「希望如此!」

兩人再等了一會，才發動車子。

忽然，毛幗貞叫了一聲：「糟了!」

「甚麼事?」

「我似乎留下了一隻髮夾在裏面!」

「甚麼髮夾?」

「我用來束起頭髮的，像這一個，本來是有一對的，而今只剩一只。」

馬獅龍道：「在屋子內?」

「大有可能!」

馬獅龍沉吟不語，只把車子加速，一會，道：「希望呂格斯沒有發現。」

「我看暫時不會發現的!」

毛幗貞一直是惴惴不安。

馬獅龍安慰她道：「他發現了也沒有甚麼，也不會知道你或我來過。」

「至少給他提高了警覺。」

「提高警覺也沒有關係，最怕是他毀滅所有證據，那我們豈不是白費功夫。」

馬獅龍又道：「今晚的發現眞是重大，呂格斯簡直是毒品生意的天才，自種、自製、自銷。」

「自己栽種大麻，虧他想得出來。」

「他是個綠手指，他是自我發揮所長。」

馬獅龍嘆了口氣。

「你爲甚麼嘆氣?」毛幗貞問。

「我總無法想得淸楚，他爲甚麼會如此，他是一個牙醫，而且並不是一個普通的牙醫，可以到達世界水準的一個，收入多，一個人相信用也用不

了。」

「有錢又如何？」

「他還想要更多的錢，要來作甚麼？」

「人心沒有滿足。」

「可惜，他的美夢快要結束了。」

「是的，我們不會放過他的。」

他們已回到毛幗貞的住所，馬獅龍也覺得十分疲倦，便在毛幗貞的客廳沙發上睡了。

當馬獅龍醒來的時候，毛幗貞又已不在家中，她也沒有留下甚麼字條。

馬獅龍打了一個電話到她的警署，也沒有留下甚麼口訊，他覺得有點奇怪。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便是等待。

馬獅龍漱口洗臉之後，電話响了。

他拿起來，道：「喂？」

沒有回應，電話的聲音便被截斷了。

馬獅龍感到有些奇怪，那可能是打錯了。不過，他開始有些不安的感覺。

難道是不祥的預兆？

他唯一擔心的是毛幗貞，她去了那裏？

忽然，他想起她昨晚說過，她遺留了一只髮夾在呂格斯的家內。

她會不會……

也許她不會這麼愚蠢。

如果她單人匹馬去找，那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不過，他想到呂格斯的家，並不是那麼容易進去，那又放了心下來。

然而，無論如何，也要想辦法找她。

他決定先等一段時間。

馬獅龍在極度惴惴不安的情況下，過了兩個鐘頭。

忽然，他想起一件事，假若毛幗貞遇到甚麼危險，她也應該利用通訊器。

當他想到這裏的時候，他便聽到了一些聲音。

是通訊器的聲音！

他急忙拿起了通訊器，只是上面的警號燈是非常的微弱，看來毛幗貞是離這地方十分遙遠。

無論如何，他也要立即去。

當他想出門的時候，電話又响了。

馬獅龍拿起電話：「喂？」

沒有聲音。

「喂？」

仍然沒有聲音，然後便是放下電話聲音。

剛才他不是也接過一個電話？

馬獅龍立時覺得不對，事情不會那麼湊巧。

這時門被開動，並不是正常的開動，馬獅龍在門旁。

門「砰」一聲的開了。

馬獅龍在門後，一拳揮出。

那撞門而入的人，十分機警與敏捷。

他一手擋開了馬獅龍的拳，另一手却反攻過來。

馬獅龍向後一閃。

這一閃整個人也入了屋內，然後是一脚踢起，那人故意避開，閃身向大廳之內。

馬獅龍追上。

原來這是一個詭計，這麼閃身，是故意引開馬獅龍，讓他的同黨也同時進來。

一共是五個人。

他們都是西裝畢挺，十分有型。

而他們的手脚並不因西裝的束縛而慢了下來，六個人同時快攻。

馬獅龍知道，這不是拚命的時候。

他只能招架，而無法逃離，而且那些人出招極快，並不給他機會細想。

不過，其中一個較弱。

那人相當高大，但出手卻是有法度而無氣力，馬獅龍已認定此人來攻擊。

變態狂魔　心狠手辣

那人正守着往廚房的通道。

打倒他是一個逃命的最佳途徑。

天花板有一把風扇。

馬獅龍突然一躍而起，雙手攀住了風扇，六個人同時撲上。

馬獅龍雙脚一縮。

六人撲起。

馬獅龍已看準了那個出手有法度但無氣力的人，雙脚向着他的來勢一撑！

這一撑是出盡了全身之力。

那人無法抵受，整個人被撑出了廚房之外。

而其他五個人都揮拳而下，馬獅龍避開了他們一人一拳，他已踢開了一段出路。

他沿着那人留出的空隙，飛身而去。

那人已倒在地上，見馬獅龍從天而降的來勢，翻身便起，可惜已是太遲。

馬獅龍撲下。

那人再一度被撞，整個人也昏頭腦脹，不知東南西北，感覺右手被牽制。

當他再猛然一醒，他的右手已在馬獅龍的手內，他反手一扣。

眾人見了，都停了下來。

「勿動！」

眾人守在廚房門外。

這些大廈，廚房都是極小，只可容納兩人，其他人根本無法內進。

他們仍然有人想撲入。

馬獅龍用力再扣那人的右手，並且發出「格格」的聲音，那人狂叫。

「勿動！」

那人不敢再撲入。

馬獅龍道：「叫他們退後！」

那人猶豫，馬獅龍又再用力。

「勿動，勿動，退後！」

那五個人都退後。

馬獅龍道：「誰主使你們？」

沒有人回答。

馬獅龍再用力，那知道，這人的左手突然向馬獅龍的下陰抓去。

這一招實在是夠狠也夠毒。

原來他被馬獅龍扣着之後，已盡量把身體放鬆，讓他自己有可以活動的空間。

馬獅龍在這無法預防的偷襲之時，他只有一個辦法，便是鬆開了他，否則……

他再無選擇。

他把那人一撑，那人撲到廚房門口。

在外面的人，叫道：「快來！」

那人並不急於出去。

馬獅龍心想，讓我也給你吃一招既狠且毒的招數，他想撲出，雙掌倏忽變爪。

他要抓向那人雙目。

不過，他在半途已停了下來。

「勿動！」那人尖銳的聲音道。

他的一支小型手槍正瞄準着馬獅龍。

馬獅龍迅速收住了外衝之勢，回身找掩護。

可是，在這廚房之內，又怎會有甚麼掩護？不過，他碰到一個石油氣樽。

那是個鐵桶，而且是危險品。

馬獅龍一手攬起那個石油氣鐵桶，護着自己，叫道：「開槍呀！」

那人當然不敢開槍，因爲子彈打在石油氣桶上，這屋內的人，看來沒有一人會倖免的。

「開槍呀！」馬獅龍又叫。

那人仍然不敢。

馬獅龍一手先關了石油氣桶上的掣，然後一手拉下接向爐頭的氣喉，然後用那氣喉指向他們。

那些人更退後。

馬獅龍道：「你們快說，否則我用火點着這東西，看你們逃得了！」

那些人便迅速的退了出去。

可是，不一會那人又再走上前，叫道：「馬獅龍，你點火吧！」

原來，他發現馬獅龍也只是在恐嚇他們。

因爲，假若馬獅龍一點火，他自己也是無法離開現場，而且石油氣桶一爆炸，情形將是極爲可怕。

「砰」的一聲。

廚房門已關上。

那人行近，一脚踢在門上。

又是「砰」的一聲，那人捧着脚，雪雪呼痛。

原來馬獅龍把門關了，並且把石油氣桶頂着門。

那人叫道：「你快出來，否則我開槍！」

馬獅龍並沒有回應。

那人又再叫：「開門！」

後面的幾個人，叫道：「我們先走，你開槍，用火葬了這馬獅龍。」

那人道：「好極。」

他們都退了出去，這些人實在狠毒，只要一槍射出，石油氣桶爆炸，不單止在廚房的馬獅龍無法走避，而其他上下樓的住宅也會被波及，一定變成巨災。

那些人不會理會這些，他們只是奉命殺死馬獅龍。

本來，他們也不會預料到如此情形，因爲六個人，六個平日已是一流一的高手，怎會不能對付馬獅龍？

那人站在大門之外，他仍然可以清楚的看見廚房大門，如果一槍射出，馬獅龍便要葬身火海，而他們也有足夠的時間離開。

那人再叫：「馬獅龍，你投降出來，這是你最後的一次機會！」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而廚房門仍然緊閉。

那人開始覺得有些奇怪。

馬獅龍並不是一個那麼愚蠢的人，怎會這樣乖乖的讓他們燒死自己？

後面的人叫道：「開槍！」

但那人並沒有開槍。

他一邊上前一邊叫道：「馬獅龍，你不怕死！你死也要累及隔鄰左右？」

仍然沒有反應。

那人大膽上前，一脚踢開了門。

門仍然是被石油氣桶頂着，不過，廚房之內，再沒有馬獅龍的踪影。

那人叫道：「上當！」

「上甚麼當？」那些人都走了入來。

原來廚房後面，有一個小露台，而露台旁邊，有一排的水喉。

這些水喉，可輕易的讓馬獅龍爬了下去。

那人恨恨的道：「這人眞狡猾！」

另一個人道：「我們還不走？」

這時遠處已傳來警車的警號。

「走！」

六人迅速的離開。

他們不敢乘電梯，因爲害怕被那些看更發現，他們一直奔到樓下。

走到了出口處，門却是緊閉的。

而外面不只有警車的警號，還有滅火車的警號，更有救傷車的刺耳叫聲。

「怎麼走？」

他們走向另一個出口，門也是緊閉。

「回大門入口處！」

他們再沒有其他選擇！

＊　＊　＊

馬獅龍已到了停車場。

他迅速把車子發動，因爲他一定要在警車、消防車與救傷車到達之前離開，否則他的車子將會被阻着，而

無法離開。

馬獅龍一關上厨房門，便已開始爬下來。

他一到地下，便打碎了一個消防鐘，使整個大厦也震動起來。

他並且通知了一個巡邏的看更。

這一下警局、消防局也全知道了。

他把車子駛離了停車場，他並沒有急忙離去，他要看看那六個人上警車的情形。

果然，一切都如馬獅龍的想像。

不一會警車到達，警員衝了入去，然後押了六個人出來。

他們都是西裝畢挺的，因此引起了很多途人的指指點點，那些人上了警車。

馬獅龍這才駕車離去。

他深深的呼了一口氣，這六個人來襲，其實並不易應付，幸好他們之間的首領，可能是因夜生活太多，而雙手雙脚發軟，才給馬獅龍有機可乘。

他看着那通訊器。

電波來自東南。

東南？是呂格斯的住所。

毛幗貞九成已經去了呂格斯的住宅，而且，說不定被他發現！

他迅速的轉向東南。

呂格斯的屋子仍然是十分恬靜，而他附近的地方也沒有甚麼異樣。

馬獅龍不敢直接駛近。

他希望先找一個非常隱蔽而可以容易到達的地方，才把車子泊好。

那邊有一棵大榕樹，枝葉繁茂，氣根下垂，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馬獅龍小心的把車子駛近。

當他接近唯一進口的時候，附近並沒有行人，也沒有任何聲息。

他減速駛進。

突然，一輛鮮紅色的汽車衝出來。

那車速度之快，實在令人手足無措。

不過，馬獅龍反應也快。

他把車子的駕駛盤扭歪，避過了這突然的一衝。

馬獅龍正在奇怪，爲甚麼有這麼一輛車子駛出來之際，那車子又向他衝來。

馬獅龍實在是避無可避。

車子是故意向他直衝而來。

「嘎」的一聲，對方車子的防撞欄已壓在他的車子之上，那人駕駛技術實在好，非常有分寸。

防撞欄壓在他的汽車上，却沒有毀壞他的汽車。

那駕駛者正是呂格斯。

馬獅龍叫起來：「你……」

呂格斯大笑起來，但因爲他的汽車的窗門全關上，並沒有任何笑聲。

呂格斯又把車子退後。

馬獅龍不知他會弄些甚麼玄虛，仍然不動。

那知道呂格斯一退後，又再把車子駛前，那速度之快，使馬獅龍也吃了一驚。

不過，車子仍然是壓着馬獅龍的車子，暫時也沒有把馬獅龍的車子壓壞。

那是一種警告，一種侮辱式的警告。

呂格斯仍然大笑，那個笑臉實在令人無法忍受。

馬獅龍想發動車子，撞向呂格斯。

可是，呂格斯的車子是壓着他的車子，他沒有足夠的空間，使車子發揮最大的動力。

突然呂格斯開了車門。

馬獅龍突然聽到他的笑聲，那聲音更爲刺耳，他站了出來，做出一個非常鄙視馬獅龍的姿勢。

馬獅龍並不是一個粗魯的人，也並不是一個衝動的人，不過，他仍然忍受不住。

他沒有想到會有甚麼危險。

他關了車門，跳了出去，他實在需要教訓一下這個惡魔，這個「綠魔」！

馬獅龍飛身一踢。

呂格斯敏捷地避開了。

馬獅龍再翻身踢過去。

呂格斯已離開了他自己的車子，走到那棵榕樹之下，馬獅龍進入。

呂格斯無疑是一個身手敏捷的人，但他的武功實在華而不實，他以爲他自己可以戰勝馬獅龍。

他的估計錯誤。

兩招之後，他一連擊了馬獅龍兩拳一脚。

他也知道自己的估計錯誤，他一連退開五步，露出了一個更大的空間。

馬獅龍狠狠的一掌劈下。

呂格斯其實是一招以退爲進，他避開，然後一脚踢起，狠狠的踢向馬獅龍下陰。

馬獅龍稍退。

呂格斯沒有一個較大的空間，並不是用來攻擊馬獅龍，而是向後逃去。

馬獅龍當然不讓他逃。

不過，他早已有心如此，因此，他已向自己的心目中地方逃去。

他是逃回車內，並迅速把車子駛離。

馬獅龍當然不會放過他，他也上了車子，發動引擎，絕塵而去。

轉眼呂格斯已上了公路。

馬獅龍一咬嘴唇，也用力踏油門，向公路進發。

幸好呂格斯的車子是紅色的，因此並不容易失去他的踪影，可惜的是，馬獅龍的車子並不及呂格斯的車子，呂格斯只要多踏一點油，車子便飛快的離去。

馬獅龍氣極。

不過，這樣下去，也一定無法把他捉住。

本來，通知警方也是一個辦法，可是，那時候，公路上並沒有警車。

過了一會，公路已盡，有交通燈出現。

馬獅龍知道這是追上的好時機，然而，附近的車子也越來越多，一時之間，無法過頭。

有好幾次，馬獅龍的車子與呂格斯的車子相隔只有十來米，呂格斯從倒後鏡也可以清楚的看到馬獅龍，而馬獅龍當然也看到呂格斯似乎越來越猙獰的面目。

車子因交通燈而停了。

馬獅龍想衝出去。

可是，稍一猶豫，交通燈已改變，綠燈亮了，馬獅龍無奈。

而呂格斯在前面，看到馬獅龍的一切動作，他更加爲此而大笑不已。

馬獅龍仍然是沉着氣。

呂格斯的車子，突然又轉入了另一條公路。

馬獅龍心中暗喜，沒有了交通燈的阻礙，這次一定要把他手到擒來。

呂格斯一上了公路，車子迅速的加速。

馬獅龍踏盡了油門，仍然只能看到他的車尾，他的車子結構及性能都比馬獅龍的好。

車子離開市區越來越遠。

呂格斯似乎有一個目的地。

馬獅龍心想：「就算天涯海角，我也不會放棄！」

不一會，呂格斯的車子轉入了另一條路，這路較爲狹窄，完全沒有交通管制牌。

路是彎彎曲曲的，而且越來越窄。

假若有對頭車來，兩車一定相撞。

再過了十分鐘，一個轉彎之後，竟然已不見了呂格斯的車子。

不過，路旁有一個山邊缺口。

那是唯一的路，呂格斯一定到了那裏。

馬獅龍不再猶豫，把車子駛了進去，他一路上是非常小心，恐怕他又故弄玄虛。

幸好，一直走去，却沒有大石砸下來。

再轉一個小彎，前面是一個豁然開朗的山谷。

山谷之內放滿了爛車。

在爛車堆中，呂格斯那部紅色跑車非常閃亮，特別顯眼。

馬獅龍把車子停了下來。

他小心看，呂格斯並不在車子之內。

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佈局，呂格斯是引馬獅龍來此，作一個了結。

忽然，馬獅龍聽到「隆隆」的聲音，他回望一看，只見斜坡之上，有兩個鐵環正滾下來。

馬獅龍急忙的跳了出來。

兩個鐵環滾下，撞向馬獅龍的車子的後面，立時，車尾的玻璃碎了。

接着是呂格斯的笑聲。

馬獅龍四周一看，却仍不見呂格斯的踪影。

當他突然感到一陣勁風，從背後而來，馬獅龍連頭也沒有回，便向前撲出，並且閃開。

「砰砰！」兩聲。

只見呂格斯揮舞着兩支鐵筆，殺氣騰騰，正砸向馬獅龍。

馬獅龍閃開了他兩招，當時距離呂格斯並不太遠，他稍一矮身，飛身上前。

這一脚實在厲害。

呂格斯胸前感到一陣疼痛，險失重心，然而，他仍忍着痛楚，把鐵筆橫揮。

馬獅龍已半伏在地上，隨手抓起了一樣東西，與他鐵筆相似。

「轟」的一聲，馬獅龍感到虎口震痛。

於是，兩人便在這堆爛車之中打起來，你來我往，馬獅龍隨手拿起一堆鐵器，與呂格斯對打。

兩人一躍一閃，打得非常燦爛。

想不到呂格斯外表斯文，但打起架來，身手敏捷，而且每招出手，看似平庸，實在是極有尺度。

不過，這樣的打鬥，他怎麼也不及馬獅龍。

他一連中了馬獅龍兩招。

最後一招，他的右面肋骨被馬獅龍擊中，他的臉上顯現出一片痛苦之色。

他猛然退後。

馬獅龍道：「呂格斯，你投降吧！」

他又再猛退，然後站定，大聲道：「馬獅龍，你憑甚麼令我投降？」

「我已知道你一切的秘密！」

「我知道，你進過我的屋子！」

「既然知道，你而今棄械投降，仍有一個機會！」

「你在騙小孩，馬獅龍，今日你來到這裏，一定沒有機會再走出去了！」

他說完便走。

馬獅龍立時追上。

只見呂格斯在廢鐵叢中，一直走往另一邊。

馬獅龍追上，忽然，前面有一座小型起重機。

呂格斯迅速的爬上那個小小的控制室內，馬獅龍一時之間無法爬上。

而那起重機已開動。

那起重機原來並不是用來起重，而是經過改裝，在吊重的地方，掛了一塊大方鐵，那方鐵是用來砸爛汽車，然後把車身壓扁用的。

那塊大方鐵正向馬獅龍撲來。

「砰」的一聲，馬獅龍所站的地方，大方鐵落下，把兩個已拆下來的車身，立時壓扁。

幸好馬獅龍已離開。

然而，一下砸不中馬獅龍，另一下又來了。

那小型起重機的活動範圍極廣，而且也相當靈活，不斷地撞向馬獅龍。

所過的地方，本已是廢鐵的車身，更成了一疊爛泥似的，假若那方鐵撞到馬獅龍，馬獅龍立時會受重傷。

呂格斯在那操縱室內，看見馬獅龍狼狽而逃，非常興奮，高聲大笑。

馬獅龍一邊閃避，一邊看清楚形勢。

他只要逃過那起重機所活動的範圍，迫近那起重機的塔身，他便可以攀上去。

可是，要闖上這起重機並不容易。

馬獅龍試了幾次，都是無功而返。

硬闖不來，只有用智了。

馬獅龍忽然向下一跳，再沒有動靜。

呂格斯高叫：「看你躲到那裏去！」

然後，他把操縱杆放下，提起，那大方鐵便像椿米一般椿下去。

一堆一堆疊起的車廂，被那方鐵椿下，變成了一個一個鐵餅似的。

不過，仍然沒有馬獅龍的影子。

原來馬獅龍已鑽了入那堆廢車之內，他在下仰望，可以看清楚那方鐵壓下。

他迅速跑離那起重機方鐵之處。

在廢鐵堆中走動，並不容易，他全身衣服被那些鐵片勾爛了，而且碰到的地方，全是油漬，弄到他的手脚臉孔，全是汚黑一片。

他已悄悄的來到小型起重機之下。

上面的呂格斯，猛力地推動操縱杆，因爲他看不見馬獅龍的踪影，十分急躁。

馬獅龍看準了爬上去的路徑。

這次他一定能一舉而把呂格斯捉着。

呂格斯似已變得瘋狂。

馬獅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向上一攀，便像猴子一樣攀上操縱室內。

呂格斯仍然沒有發覺。

馬獅龍更加快捷，轉眼已到了那小小的操縱室！

到了那進口處，馬獅龍奮力一竄而上。

呂格斯似仍在瘋狂的推動操縱杆。

不過，當馬獅龍到達那進口，他已被一柄冰冷的硬物的抵住。

馬獅龍整個人也突然變得冰冷。

因爲那東西是一柄槍。

呂格斯笑道：「來，來，馬獅龍，上來吧！」

馬獅龍用力一躍，上了操縱室。

兩人幾乎是面對面。

呂格斯笑道：「馬獅龍，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你以爲我一直放過你，你以爲我沒有槍！」

馬獅龍實在想不到，呂格斯身上是有槍的。

照常理推斷，呂格斯有槍，他根本有很多機會向馬獅龍發射。

他沒有。

呂格斯道：「我是故意等這時刻，馬獅龍，你知道我的秘密太多，那麼，你死的痛苦程度也相對的增加！」

好毒辣心腸的呂格斯。

「我實在不明白……」

呂格斯道：「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不明不白，正如天生我是一個絕頂聰明的犯罪者，爲甚麼又要生你這個好管閒事的人！」

馬獅龍無言以對。

呂格斯又道：「好，不用多說，你知多少！」

「甚麼也知！」

「既是如此，我先轟你四肢！」他舉起槍，向馬獅龍的大腿射去。

馬獅龍再沒有選擇，一腳踢起。

這一脚是馬獅龍拚命的一脚，而且一拳向呂格斯的下巴抽去。

兩招是電光火石的一刻。

呂格斯從來沒有想過，這麼短的距離也可以發勁，而且是難以抵受的勁道。

他胸口一痛。

手中的槍已是不翼而飛，那當然是落在馬獅龍的手上，他整個人幾乎凝住。

本來是佔盡上風，在一眨眼之間，變成了槍下魂。

人生又豈不是這樣？

一切風光，轉眼成空。

馬獅龍已把手槍指着呂格斯的額頭。

呂格斯望着馬獅龍，口唇顫動。

馬獅龍把槍用力一壓，道：「呂格斯，你還有甚麼好說？」

呂格斯却突然冷靜起來，但冷汗仍然汨汨而下，他冷冷的道：「你不會殺我！」

「爲甚麼？」

他沒有答話，但眼睛却斜視。

馬獅龍循着他的視線看去，週遭都是爛車，並沒有甚麼奇蹟。

「因爲……」

他想動。

馬獅龍已按下槍掣，但他也把槍嘴向上。

子彈在呂格斯的頭髮之間穿過，射出了縱操室，並且發出刺耳的聲響。

呂格斯已閉上了眼睛，汗如雨下，不夠半分鐘，他的臉已濕透。

不只臉已濕透，連他的褲也濕透了！

他過了好一會，才再回復了冷靜，雖說冷靜，其實他的雙手仍顫抖着。

「你仍不會殺我，因爲毛幗貞在我手上。」

馬獅龍冷笑。

呂格斯道：「你不信？」

「不是不信，你死了以後，我有很多時間去找他。」

「你以爲……」

馬獅龍沒有說話，他只是等待他的說話。

「她在我屋內！」

「那更容易，我有工具開門。」

「不過，我已接下了那個毀滅掣！」

「甚麼毀滅掣？」

「整間屋毀滅，不久，看來我旁邊的屋子，也沒有那麼幸運！」

「你在恐嚇。」

「你可以用你的智慧分析。」

馬獅龍當然知道，他並不志在恐嚇。

「那你想怎樣？」

「我甚麼也不要，我只要安全離開這地方。」

「你指……」

「本市！」

「你到那裏？」

「天地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你有足夠十輩子生活的金錢。」

「錢當然重要，但我的腦袋比一切更爲重要。」

「你實在自負。」

呂格斯似已回復了鎮定。

「你放了我。」

馬獅龍沒有表示。

「錢我知你不稀罕，但朋友的生命……」

「好，你帶我回去？」

「不用，我只說出一個密碼，你到我的屋子之後，利用密碼，一切都安全。」

「你埋藏的炸藥有多少威力。」

「接近三千磅重量炸葯。」

天！那足夠毀滅那處高尚住宅的整個地盤。

「好，密碼。」

「你先放我。」

「我有甚麼保證？」

「你先放下槍口，我不習慣在槍口之下說話。」

馬獅龍放下了槍。

呂格斯伸手入懷，馬獅龍又再拿起槍。

呂格斯道：「你不用緊張。」

他仍然伸手入懷，一手把吊在一條金鍊下一個鐵牌拿了出來。

「這個鐵牌下面，刻有一組數目字，那便是我整座屋子的密碼。」

「我怎知道那是眞的。」

「那你要搏一下，你不信我的話，那你便讓那時刻來臨，讓整座屋子爆炸。」

「給我。」

「好，你讓我離開。」

馬獅龍想用手槍威脅他。

呂格斯把手一揚，道：「我想，如果這塊鐵片跌在廢鐵堆中，你三年也找不到。」

馬獅龍放下手槍。

呂格斯慢慢站了起來，道：「你讓我先下去，到了下面，我才會交給你。」

馬獅龍知道，呂格斯是無法逃出他手槍的射程，假若他不守諾言，他要立時死在槍下。

「好，你先下去，然後在下面放下。」

「好極。」

呂格斯慢慢的爬下去。

馬獅龍提着手槍，一直瞄準他。

到了下面，他果然依諾，放下那塊鐵牌，並且迅速的離去。

馬獅龍也下來了，拾起鐵牌，放入袋內。

呂格斯似乎是在無聲無息之下消失了。

他當然不會這樣，也許他還有另一個佈局。

馬獅龍看着他那邊那輛紅色的車子，他一定要拿回車子，才可以眞眞正正的離開這裏。

他一直監視着那車子。

果然，不一會，那車子發動，但却看不見呂格斯的影子，不知他在弄些甚麼玄虛。

車子緩緩而動，看不見呂格斯的身體。

馬獅龍也慢慢上前。

忽然，車子開動，是直向他衝來。

馬獅龍立時開了一槍，子彈穿過車頭玻璃，那玻璃立時碎了。

汽車便迅速退後，向馬獅龍撞來。

這人還是不甘心。

馬獅龍躍向廢車堆。

呂格斯的車子仍然結結實實的撞過來。

「砰」的一聲，所有本是疊好的車殼，立即跌了下來，馬獅龍閃避，否則定會壓成肉醬。

他跳向另一邊，在一個空隙的地方，竄了出去。

車子又再動，又撞向另一疊車子。

又是隆然一聲。

堆疊的舊車又塌了下來。

馬獅龍幾經辛苦，逃過了那些廢鐵，轉入了另一面，呂格斯實在聰明，他伏在車下，仍然有辦法駕車。

馬獅龍看到另外一邊，有一處出口似的。

他左騰右閃的躍了過去。

那邊是一塊大大的空地，上面是一疊一疊的廢車胎，馬獅龍走了進去。

這地方應該較爲安全，因爲那些車胎塌下，也不會壓死人這麼厲害。

這時，呂格斯的車子也駛往那個

入口。

馬獅龍在廢車胎中躲避。

忽然，傳來呂格斯的聲音：「馬獅龍，你的死期到了！」

話未說畢，只見火光在車旁燒起。

車胎是易燃之物，而且乘着風勢，轉眼已燒了一大片，馬獅龍知道，又上了呂格斯一次當。

他剛才引他過來這堆廢車胎處，其實也是收拾馬獅龍的一個步驟，也許這是最後一個步驟。

呂格斯見火勢已盛，他不再逗留，油門聲响，他已轉了出去，離開這地方。

馬獅龍入了這個廢車胎地盤，不能再從先前入來的地方去，只有向前走。

而前面盡是廢車胎，火勢蔓延，好像在追着他。

馬獅龍費盡了氣力，才逃出了火場。

因爲火勢極大，很快引來警車。

馬獅龍向那警員表示了身份，不過那警員似乎有些不大相信，因爲他而今已是衣衫襤褸。

馬獅龍道：「你與總部說，找局長與我說話。」

那警員聞言只好找局長，幸好局長也在。

馬獅龍道：「快派車子來接我，因爲呂格斯的屋子可能快要爆炸了。」

局長知道，事情已危在眉睫，便道：「你隨便徵用一輛車子，先到呂格斯的住所再說。」

馬獅龍選擇了一輛電單車，這樣他可以有把握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呂格斯的屋子。

＊　＊　＊

呂格斯住所四周的屋子，仍然恬靜如昔。

幾個女人帶着孩子，在對開不遠的小小遊樂場內玩耍，當她們聽見馬獅龍的電單車聲音，她們都瞪起眼來，表示她們的厭惡。

馬獅龍對她們道：「你們快離開這裏。」

「爲甚麼？」其中一個主婦道。

「因爲這地方可能在一兩分鐘內爆炸！」

那婦人看着馬獅龍，只見他衣身襤褸，滿身油漬，但駕着的電單車却又屬於警車，於是，自言自語的道：「爲甚麼現在的警察是這個樣子。」

「快走，眞的要爆炸了。」馬獅龍道。

其他的人聽了，抱起孩子便走。

這時，有更多的警車响號，從遠處傳來。

馬獅龍已跳上了屋子大門前面的簷篷，那裏有一個窗子，可以望到裏面的樓梯。

他已試過硬撞那些門，但那些門都是堅硬如鋼。

忽然，他看見屋子裏似有人走動，那是一個女人的身影，馬獅龍用力敲窗。

那女人發覺了，奔走上來。

那是毛幗貞，果然是被呂格斯禁錮了，不過，爲甚麼會這樣讓她自由走動？

馬獅龍問道：「可以開門嗎？」

毛幗貞在裏面，並沒有反應，看來是完全聽不到。

馬獅龍用手勢問道：「有電話嗎？」

毛幗貞看見馬獅龍的手勢，口唇嗡動，但馬獅龍也完全聽不到她在說甚麼。

這時，其他的警員已到。

馬獅龍跳了下去。

局長已親自來到，對馬獅龍道：「怎麼了？」

「毛幗貞被鎖在裏面，快看看找不找到呂格斯這住所內的電話號碼。」

已有警員利用無線電話與有關方面聯絡。

不一會，電話已接通。

局長道：「毛幗貞，我是局長，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我今早被呂格斯引來此處，我一入門，他便下了鎖，然後離去。」

馬獅龍道：「他有說過甚麼沒有？」

「有，他說我可以在屋內自由走動，但並不能開啓所有電器。」

「還有其他話嗎？」

「沒有。」

馬獅龍道：「毛幗貞，你要鎮定一點。」

「我準備好了！」

「你有過拆炸彈的經驗嗎？」

「拆炸彈？」她的聲音有些警惕，但隨即鎮定下來，續道：「這裏有炸彈？」

「可能有。」

「我在學堂學過。」

「那好極了，不過，我希望你學的，便是而今埋在屋內的炸彈。」

「威力如何？」

「我不知道，但相信足以毀了這屋子。」

「那便包括我在內……」

馬獅龍沒有答話。

毛幗貞道：「你朋友的電子百合匙呢？」

「我已派人去拿，不過，我恐怕時間不許可。」

「炸彈便要立即爆炸？」

「我不知道，不過，我們不要再多說，你那個通訊器呢？」

「仍在！」

「你把它的指針撥到最盡，可以嗎？」

「可以。」

「而今這個通訊器不能再與我們通訊器配合，但它可以接收最輕微的電

波。」

「沒有動靜。」

「你拿着這個通訊器，在屋內走一遭，看看那一個地方，通訊器上的光點最有反應，立刻告訴我。」

「好。」

這時警局的拆彈專家已到場。

其他警員已通知附近的人疏散，而且在附近三百碼，架上了路障。

局長道：「飛虎隊人員亦已來。」

「他們暫時是無用武之地。」馬獅龍道。

「爲甚麼？他們有燒焊器，可以破門而入。」

「我恐怕炸彈便在大門上，熱力一觸，這裏的人一定血肉橫飛。」

局長道：「那麼……」

「我們只能見機行事，看毛幗貞能不能發現炸彈的所在地，然後才可以決定。」

「好極。」

一會，電話傳來毛幗貞的聲音：「馬先生，那光點最光時，是在地庫的門前。」

「那麼，炸彈便可能是埋藏在門內——地庫的門，是通往那種植大麻的地庫。」

「是的。」

「那門有甚麼裝置？」

「看來沒有甚麼，不過，我還是要看清楚……我這裏有個室內無線電話，我可以拿着電話，在那門前描述給你聽。」

等了一會，傳來毛幗貞的聲音，不過，聲音比較小，而且充滿雜聲。

馬獅龍道：「門上有甚麼裝置？」

「沒有。」

「看清楚？」

「沒有，假如說有，這門柄比較特別。」

「有甚麼特別？」

「那個把手的地方好像鬆的。」

「小心，慢慢弄開。」

這時，整個現場都瀰漫着緊張的氣氛，所有人都靜下來。

馬獅龍的心卜通卜通的跳個不停，他實在害怕，只要毛幗貞一扭開那把手，便立時爆炸了。

馬獅龍忽道：「毛幗貞，不要動，讓我們再想辦法！否則……」

毛幗貞道：「扭開了。」

沒有爆炸，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看見甚麼？」

「裏面有非常複雜的裝置。」

「甚麼裝置？」

「我也說不出是甚麼，有些電線，也有一些電子零件，每件東西都十分緊密。」

「那麼，暫時不要動。」馬獅龍道：「看看拆彈專家有甚麼辦法？」

一個拆彈專家走過來，又是問了一些問題，但始終也找不到任何端倪。

馬獅龍道：「你暫時不要動！」不過，毛幗貞却道：「我拉開了幾顆東西。」

這時，整間屋子發出了一些「嗚嗚」的聲音。

局長道：「是防盜警號。」

毛幗貞道：「有些電線。」

「多少？」

「非常幼的，有十多組。」

「顏色呢？」

「有幾個顏色，紅、黃、綠、啡、黑、白。」

「甚麼，這麼多顏色？」

「拉那一個色好？」

「勿動！」馬獅龍叫道：「巫婆，千萬勿動。」

霎時之間，整個現場又再度靜下來，因爲馬獅龍那一句「巫婆」實在震動所有人。

「巫婆，千萬不要拉，你一拉，不單你可能炸開，而我們這裏所有人也遭殃！」

這時，外面又傳來一陣警號。

沒有人理會。

可是，馬獅龍與幾個拆彈專家商量了一會，也沒有結果，因爲只根據毛幗貞的口述，誰也沒把握。

一輛警車駛近，跳下了一個人。是個女人，大叫道：「馬獅龍。」

馬獅龍回過頭來，只見是頭髮蓬鬆，脂粉不施的萬如意。

她向來都有點打扮，絕不會如此出現人前，而且更不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馬獅龍，我可能射殺了一個人。」

「甚麼？」

一個警員道：「她一直堅持要見你，否則她要自殺，我看她的瘋狂程度……」

馬獅龍道：「好，說出來……萬小姐，你射殺了誰？」

「不知道，可能是那色魔。」

「那色魔？」

「我實在不知道，我在酒吧內的小睡房內睡覺，其實我那時已醒了，只在床上輾轉，忽然，一個熟悉的身影，是的，是那個色魔。」

「那你開槍了？」

「是的，那槍一直在我枕邊。」

「射中嗎？」

「似乎射中，不過，那人只叫了一聲，便立刻離開，我往警局找你。」

「那色魔呢？」

「不知道。」

電話傳來毛幗貞的聲音：「我應該怎樣？」

馬獅龍道：「千萬勿動！」

局長的無線電話突然响起來，警長聽了，臉露一些喜色，道：「快帶他來。」

然後他向毛幗貞的電話道：「沙展，你耐心等一等，我們找到了呂格斯。」

「啊！好極了。」

馬獅龍連忙問：「呂格斯，他怎麼了？」

「左腿受了一些槍傷。」

「甚麼？」

「他快被押來，他也說一定要來，因爲屋內的確是有大量炸葯。」

「爲甚麼他會……」

馬獅龍望着萬如意，道：「難道這呂格斯，竟然同時也是……」

萬如意並不認識呂格斯。

馬獅龍道：「想不到這兩件事，竟有關連！」

萬如意道：「呂格斯便是色魔？」

「我不知道這推斷是否正確。」

一會，一輛警車已押着呂格斯來了。

呂格斯的樣子，比馬獅龍好不了多少，但他的手是被手扣扣着。

局長上前，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警員道：「他受傷却駕車，車子在路上左顛右倒，當我們截停他的車子，他企圖打我們。」

馬獅龍上前。

呂格斯一見了，便叫道：「馬獅龍，我們的遊戲還沒有玩完。」

「甚麼遊戲？」

「本來，在我計劃中，你沒有死在廢車場內，也應該死在火燒的車胎中。」

「而今你已沒有資格再玩下去。」

「不，我仍有資格，除非你們想這裏在……」他看着手錶，續道：「在十五分鐘之內發生一場大爆炸！」

「十五分鐘？」

「正確的來說，是十四分三十二秒。」

「你想怎樣？」

「我們一起入去玩拆炸彈的遊戲。」

馬獅龍望了局長。

局長道：「你先放毛幗貞。」

「這點可以。」

「其他……」

「不，我只想跟馬獅龍一起進去，我們是生死與共的。」

馬獅龍想罵他無耻，但在這時候，多講也是無益。

「好，我陪你進去，不過，你先放了毛幗貞。」

呂格斯道：「好極。」

馬獅龍向着電話道：「毛小姐？」

「我仍然在，也聽到你們說的話。」

「你放下一切，先來大門處！」

毛幗貞道：「我……」

馬獅龍不讓她說下去，道：「到大門處，這是命令。」

毛幗貞慣性地道：「Yes Sir!」在紀律部隊中，服從是非常重要的。

「解開我的手扣。」

局長點頭，那是無可奈何的表情。

馬獅龍道：「局長你不用擔心。」

「十四分鐘。」

「好，我們走。」

他們一起走到大門。

「鎖匙？」

呂格斯揚起了他的手掌，道：「這便是！」立刻他又把鎖匙收藏起來，其實並不是甚麼鎖匙，而是他的手掌。

馬獅龍道：「開吧！」

「你們退後。」

馬獅龍稍退。

呂格斯道：「你們若在我開門的時候硬闖，而引起其他痲煩事，不要埋怨我。」

馬獅龍向後面的局長與警員道：「你們退開，一切由我應付。」

他們都迅速退開。

當呂格斯把手掌印在門上，「克拉」一聲，門開了。

呂格斯首先閃身入內。

馬獅龍害怕他反鎖自己，也不理一切同時閃身。

毛幗貞站在大門之內，馬獅龍大聲叫道：「你還不走？」

毛幗貞動也不動。

而這時，門外却又突然閃入了一人。

呂格斯見有人閃人，似乎有些吃驚，然後，他不理會一切，用身體把門壓着，關上了門。

進來的竟是萬如意。

「你怎麼走進來？」

萬如意並沒有回答。

呂格斯笑道：「好極，我們合家團聚了。」

馬獅龍聽了，實在不明白他的意思。

「你爲甚麼不出去？」他問毛幗貞。

毛幗貞道：「這件事我也有責任去完成。」

馬獅龍本來預算憑自己，與呂格斯周旋到底，而今多了兩個人，不知是好還是壞。

「快拆那炸彈。」

呂格斯好整以暇地道：「何必這麼急？」頓了一頓，道：「來，來，來，你們要好好欣賞我的地庫溫室。」

他一馬當先的往地庫去。

地庫的門鎖把手之處已被拆開，那是剛才毛幗貞所做的，只見呂格斯又再把手掌印在把手之處，門便應聲而開了，原來這屋子內的門鎖，全靠他的掌紋才可以開關的。

門開了，呂格斯入了地庫，並且開了所有的燈，馬獅龍等二人也入內。

這實在是一個難以描繪的難忘景象。

整個地庫都是一盆一盆排列得整整齊齊的大痲，每一盆都有一個人這麼高，枝葉茂密，非常壯觀。

呂格斯驕傲地道：「看，這是全世界最成功的農產品，這裏的溫度、濕

度、陽光……一切都由電腦控制，這一萬方尺的土地，所賺的金錢也是全世界所有土地，農田不能賺到的。」

馬獅龍看着這一大片大痲，他也有點佩服呂格斯，佩服他對植物研究的成果，他冷冷的道：「呂格斯，你以爲你做了甚麼豐功偉績，你只是個毒犯。」

「毒犯？世界上有那一個毒犯，有我如此的本領？自種、自製，自銷。」

毛幗貞接口道：「我實在不明白，你有正常的收入，作爲一個牙科專家，已是高出一般人很多，但你仍然要做這些污穢的東西。」

呂格斯道：「我的生活，我的消費，如果以我的牙醫收入來應付，那麼我比你們還窮。」

馬獅龍明白他的意思。

萬如意道：「你其實也不用種大痲。」

呂格斯哈哈大笑道：「種大痲可以賺錢，而且可以賺很多很多的錢……而最大的原因，並不是錢，而是我在植物學上的成就……從古至今，有那一個人，在植物的栽培上，有如此成就。」

「你成功了又如何？」

「在世界的植物辭典上，在植物學的範疇內，他們不能不提我的名字。」

「那麼你是流芳百世。」

「其實你是遺臭萬年。」

呂格斯有點惱怒，但他仍然止住了怒氣，道：「不過，這裏一切開支都很大，如果我不種大痲，種任何一種農作物，甚至是你們東方人最喜歡的葯物——人參，我也收不回成本。」

呂格斯所言的確是事實。

如此高科技的控制，如果用來種米，那一定是虧大本的生意。

馬獅龍道：「你想你這心血產品，全部毀壞？」

「當然不想。」

「那你還不去把炸彈拆掉。」

呂格斯並沒有回答。

馬獅龍道：「還有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對我而言，也再是沒有甚麼意義了。」

「爲甚麼？」

「這一切終歸要毀滅。」

毛幗貞道：「你快把炸彈拆了，然後自首，我想法官看在你在科學上的貢獻，也許……」

「不，你不用以警察的身份來勸我……我知道，這裏一切都要毀滅，不過，我有三個人陪我，外面甚至有更多的人來陪我，我死也瞑目，哈……哈……」

馬獅龍聽了，心內湧起一陣寒意，原來他肯回來，是要自己來陪葬。

「爲甚麼你這麼恨我。」

「我幾乎所有的事都被你弄壞的。」他說到這裏，突然氣憤起來，轉身一撲，撲向馬獅龍。

馬獅龍閃開，不過，這一撲是突然其來，馬獅龍閃開了一些，卻不能全部閃開，被他拖倒在地上。

兩人竟然便在地上滾動。

身旁的十盆大痲亦已倒地，混亂一遍。

馬獅龍當然不會跟他糾纏，他一拳打向呂格斯的腰間，他感到一陣難以忍受的痛楚。

呂格斯無法緊抓着馬獅龍。

馬獅龍躍起，但右手却抓着一些東西，他躍起之際，無意便抓起那東西。

那是呂格斯的長褲。

這一拉，「嘶」的一聲，呂格斯的長褲管被拉了下來，因爲他的長褲經過廢車場的一戰，已經是爛了一部份，因此，給馬獅龍這無意的一拉，便拉了下來，並且露出了他那雪白的屁股。

毛幗貞看見，她是女兒身，當然有些不好意思。

但萬如意卻看得清楚。

屁股之上，竟有一顆黑痣。

黑痣，那色魔。

萬如意千萬也想不到，竟然在這個情形之下，發現了那眞正的色魔。

那個身有愛滋病的色魔。

馬獅龍躍開來，看見萬如意有這樣奇特的反應，他並不明白。

當他再回頭一看，也看見呂格斯屁股上的一顆黑痣，他也整個人顫動起來。

呂格斯便是那不知蹂躪了多少女性的色魔。

萬如意突然從身上抽出了手槍。

馬獅龍想喝止，但已來不及。

「砰！」

在這電光火石一刻，呂格斯手一揚，竟然想用手掌把子彈擋開。

這當然是不可能。

子彈穿過他的手掌，直入他的屁股。

「你這色魔！」

萬如意控制不住，又多轟一槍。

這一槍是致命的一槍，馬獅龍想阻止也來不及。

萬如意呆呆的站着。

「我……我殺了他！」萬如意終於說話，並且似乎放下了無比的重擔。

「是的，你報了那仇恨……不過，我們沒有了他，不知道誰可拆去這屋中的炸彈。」

萬如意道：「我……我實在是控制不了。」

毛幗貞道：「我們都了解你的心情。」

馬獅龍道：「我也想一槍把他打死，他是人間魔鬼，既直接的毒害人，也間接的毒害人。」

萬如意似失了控制，狂笑起來。

毛幗貞上前，把她擒着，輕聲道：「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要過去了。」

馬獅龍却知道，一切還沒有過去

，因為死亡仍然等待着他們。

馬獅龍道：「快去看炸彈。」

他們一起出了地庫門處，那電話仍在，馬獅龍為了安全起見，拿起電話道：「局長，局長。」

仍然有人在負責這個電話。

「甚麼事？」

「告訴局長，炸彈可能拆不了，快叫所有人疏散，包括駐在這附近的警員。」

局長趕到來，在電話中問道：「怎麼了，馬獅龍。」

「呂格斯死了……如果我能拆了那個炸彈，我才出來告訴你。」

「拆炸彈……」

「我沒有把握，因此你們盡快離開這屋子的周圍。」

局長還有話要說。

馬獅龍截住了他道：「局長，我們也許還有少許時間，因此……」

局長已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看着那地庫門的把手，果然是一組一組的電子零件，而且是七彩繽紛的。

拉開任何一組，都有爆炸的可能。

假若不拉，也有爆炸的可能。

馬獅龍有些猶豫。

萬如意道：「讓我來。」

她似乎是拚死無大害，隨手把一組啡色的零件拉了出來，一陣白煙升起。

他們三人同時後退。

可是，並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馬獅龍道：「好，既是如此，我們決定碰一下運氣。」他也拉了其中一組零件出來。

這次，連白煙也沒有。

毛幗貞動手，道：「看看我是否一個幸運兒。」

她一手拉了一組。

突然，「砰」的一聲，並不是爆炸，而是一些震盪，三人也退開了一些。

他們一人拉去了一組電子零件，並沒有甚麼發生，他們的膽子也壯大起來。

馬獅龍道：「還有紅黃藍黑四組，我看這四組之中，其中一定有問題。」

毛幗貞道：「一般來說，紅色代表……」

萬如意並沒有說話，突然一出手，便向紅色那組零件拉去。

馬獅龍想阻止也來不及。

他們三人同時跳開，可是，等了半分鐘，仍然沒有甚麼事發生。

馬獅龍慢慢走近，道：「咦，難道呂格斯不比常人，並不是用一般的邏輯？」

他拉了綠色的一組。

仍然沒有事發生，毛幗貞道：「難道炸彈根本不在這地庫門？」

「有這個可能。」

馬獅龍把最後兩組零件，一咬口唇，都把兩組東西同時拔起。

一拔起之後，旁邊一個液晶體的東西，無端的跳動起來，似乎是一個計時器。

馬獅龍看了一會，發覺並不對勁，心下有一個怪念頭：「呂格斯進入這地方，先前是說還有十五分鐘便爆炸，但而今已過了十二分，雖然還有三分鐘，不過，反而這液晶體計時器現在才開始跳動，這並不合邏輯。」

毛幗貞道：「馬獅龍，呂格斯臨死用這個局來害我們，計時炸彈一直沒有移動，而今，我們自作聰明，拔去了這些零件，才開動了計時炸彈。」

可惡的呂格斯。

「那麼，計時炸彈不在這裏。」

萬如意道：「都是我……如果不打死他，也許他會告訴我們……」

馬獅龍道：「毛幗貞，假若你安裝計時炸彈在這屋內，你會裝在那裏？」

「屋子的中央，心臟地帶。」

「這屋子很多東西都是電腦控制。」

他們不再多言，上了地庫，往呂格斯的電腦室去，電腦房門並不能開啟。

馬獅龍道：「快幫我一起把呂格斯的屍體拉上來。」

「為甚麼？」

馬獅龍沒有回答，他一馬當先，把呂格斯的屍體抱了上來，叫道：「把他的手掌按在門上。」

毛幗貞依言。

門立時開了。

電腦房內，一副電腦上，紅燈發亮，旁邊一個液晶體計時儀器也閃動着。

「還有九十秒！」毛幗貞道。

「還有三十秒。」

三十秒之後，一切都要化為烏有。

馬獅龍道：「手掌。」

他拿起呂格斯的手掌，按在電腦旁一塊玻璃之上，儀器似乎有了反應，可惜，液晶體計時器仍跳動。

「十五秒。」

馬獅龍突然把呂格斯另一隻手掌同時按在玻璃之上，那隻血肉模糊的手，仍有血水滲出。

這時，液晶體計時儀器立時停了。

馬獅龍呼了一口氣，他仍然有好的運氣，呂格斯果然是用雙掌的掌紋來控制這個埋在屋中的計時炸彈。

馬獅龍道：「萬如意，幸好你的槍法慢了些，否則打中他的掌心，我們便完了。」

萬如意並不開心。

毛幗貞道：「你自衛殺人，而你是個受傷者，法官一定會同情你。」

她頓了一頓，向馬獅龍道：「為甚麼你在電話之中，竟然大叫我巫婆？」

馬獅龍沒有辦法，只是傻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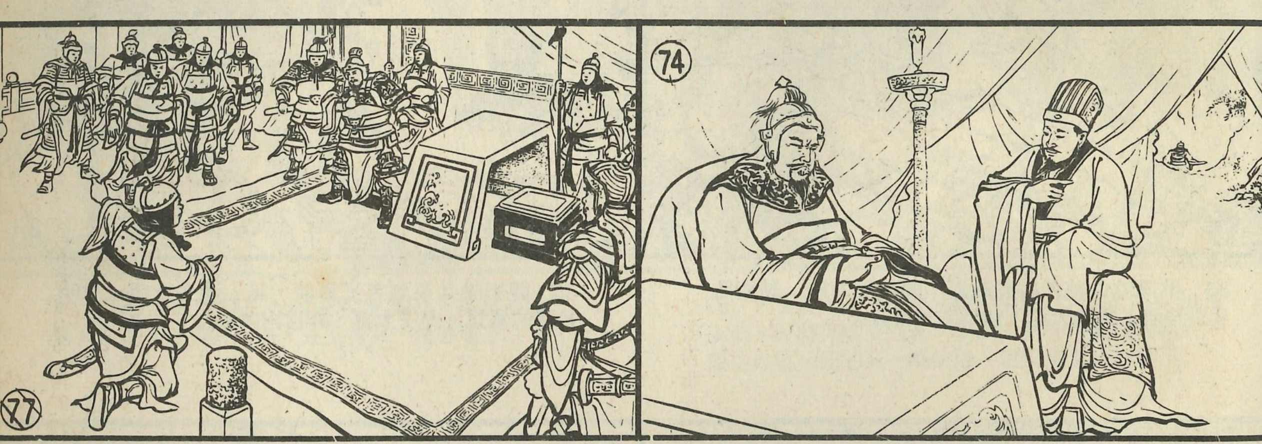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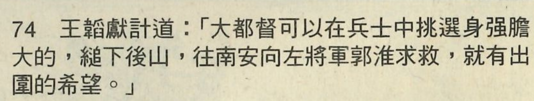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四十四 鐵籠山（三）

徐正・編繪

73 饑兵餓卒，既沒有突圍的力量，又沒有出山的道路。司馬昭仰天嘆道：「我今天死在鐵籠山了。」

76 那兩名勇士帶了繩索、毡衣，在夜間從後山連滾帶縋，下了鐵籠山。





74 王韜獻計道：「大都督可以在兵士中挑選身强膽大的，縋下後山，往南安向左將軍郭淮求救，就有出圍的希望。」

77 他們日夜趕路，來到南安，見了郭淮，送上告急文書。郭淮大驚，剛要提兵去救，又有哨探報來：羌王令大將俄何燒戈為先鋒，帶兵來攻南安了。



75 司馬昭在軍中挑出了兩名勇士，給了重賞，要他們帶告急文書往南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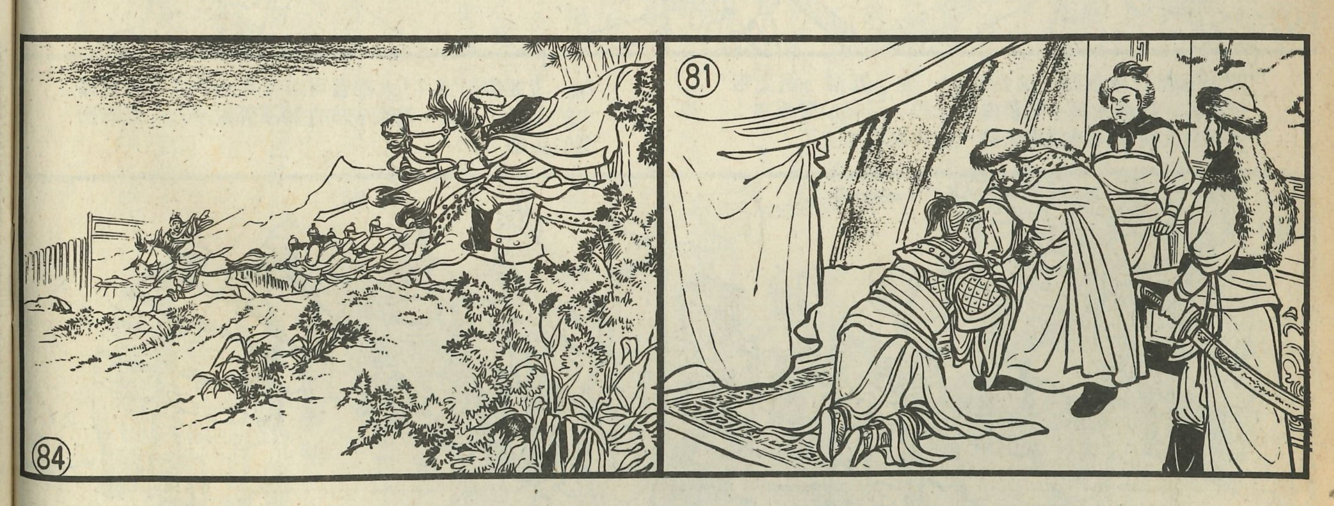
78 郭淮慌了手脚，忙與衆將商議。副將陳泰道：「我軍一動，羌兵一定乘虛襲擊，不但救不了大都督，而且保不住南安。還是用詐降計先破羌人，再救鐵籠山，才是上策。」



79 郭淮用了這條計，一面在城外立寨，防守城池；一面撥五千人馬，令陳泰去詐降羌人。



80 陳泰帶兵來到羌王寨前，叫人進去通報，說明投降的意思。羌王大喜，親自出來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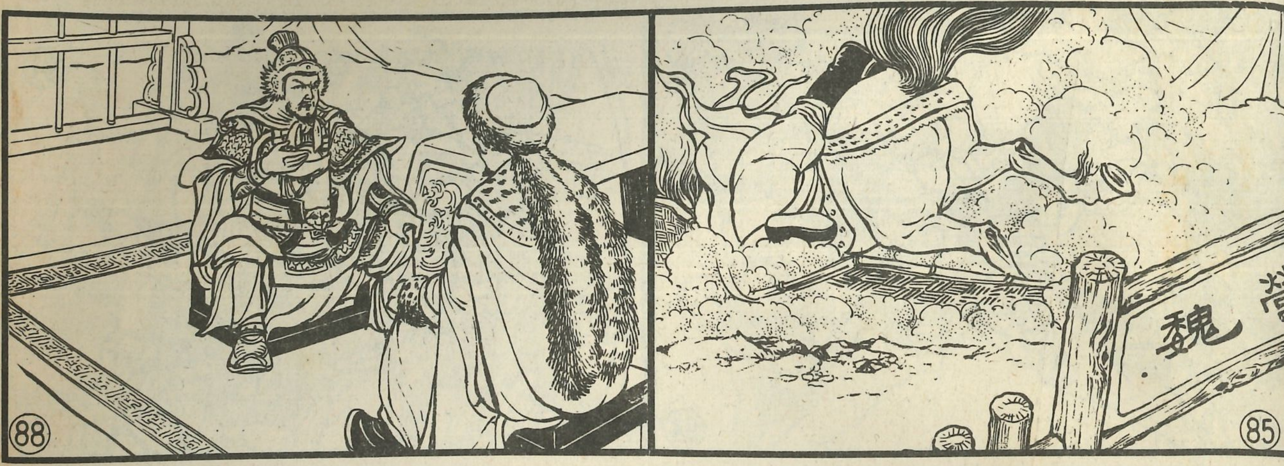


81 陳泰哭拜道：「郭淮氣量狹窄，常想害我，所以前來投降。他寨中的佈置，我完全清楚。今夜便可去劫寨。先破了郭淮，就能拿下南安。」

82 羌王大喜，令俄何燒戈帶了本部人馬，同陳泰去劫魏寨。只等得手，他便親率大軍去搶南安。

83 俄何燒戈教羌兵爲前部，陳泰爲嚮導，魏國降兵爲後應。乘着天黑，悄悄向魏營奔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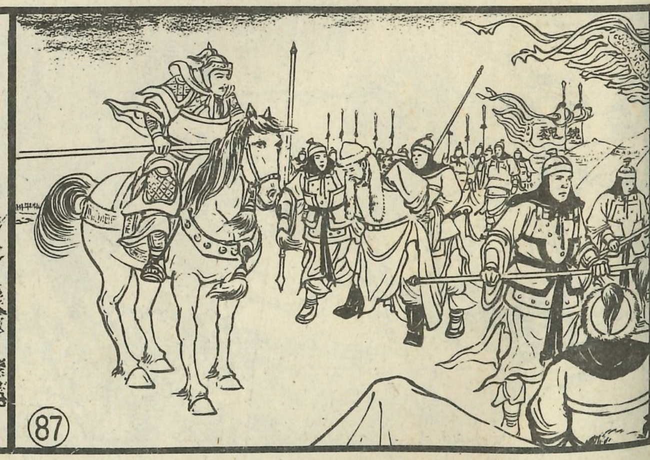
84 二更天氣，到了魏寨，只見寨門大開，無人守衛。陳泰一騎馬衝入寨中，回頭來招俄何燒戈。



85 俄何燒戈只道得手，躍馬挺槍，進了魏寨。猛然間天旋地轉，連人帶馬跌進了陷坑裡。



86 一聲炮响，魏兵分兩路殺來。羌兵亂哄哄地往後退，只聽見喊聲連天，魏國降兵在後面夾攻過來。羌兵大敗，死的死，降的降。俄何燒戈也自殺了。



87 陳泰也不收兵，傳令向羌營出發。羌王正在坐等好消息，聽到喊聲，出帳來看，頂頭遇見陳泰。羌王剛要查問，被陳泰一槍杆打倒，早有魏兵一擁上來把他縛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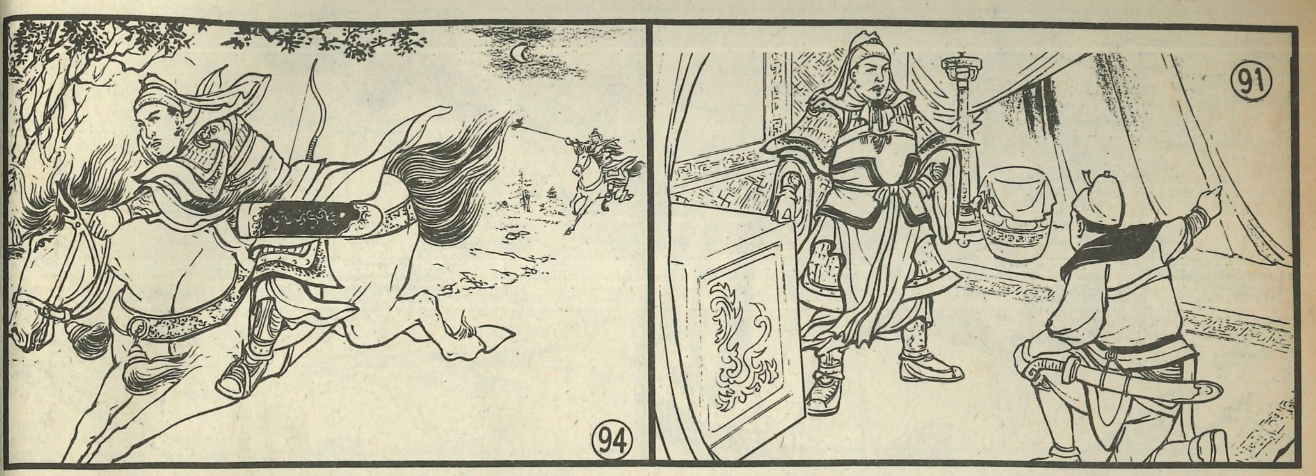
88 陳泰把羌王解到魏營。郭淮親自給他鬆了綁，好言撫慰道：「我國與大王向來沒有嫌怨，大王爲甚麼要幫助蜀人呢？」羌王聽了，慌忙謝罪。



89 郭淮乘機勸羌王一同去救鐵籠山，答應在退了蜀兵以後，重重酬謝他。羌王貪賞，就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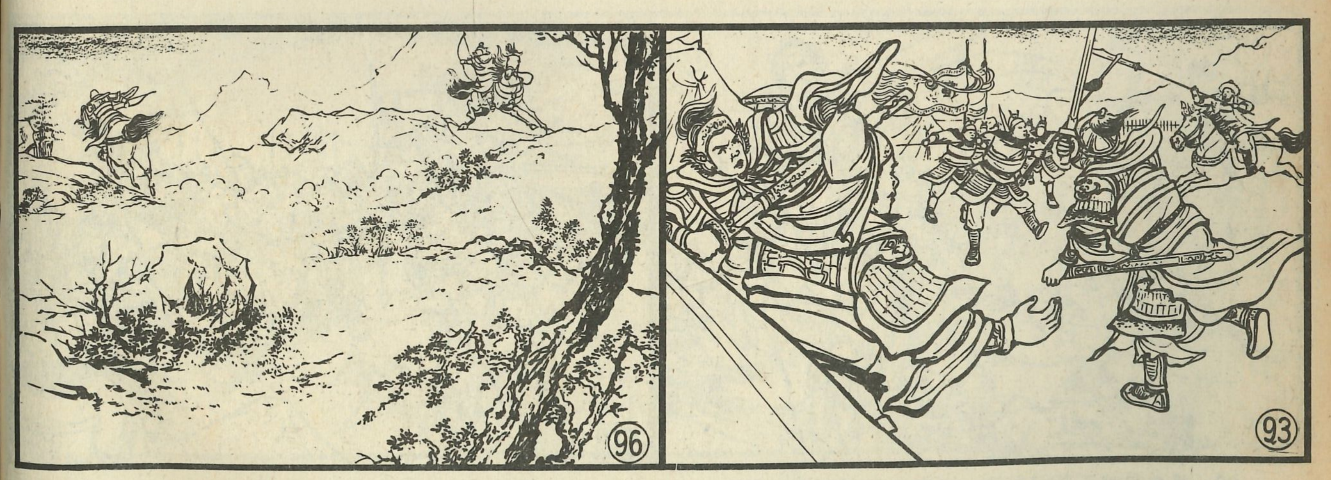
90 郭淮向羌王說了計策，令魏兵換了裝束，雜在羌兵中間，作爲前部；自己率領大軍，隨後往鐵籠山來。



91 三更時分，到了鐵籠山，羌王先使人報知姜維。姜維令羌兵在寨外屯紮，請羌王進寨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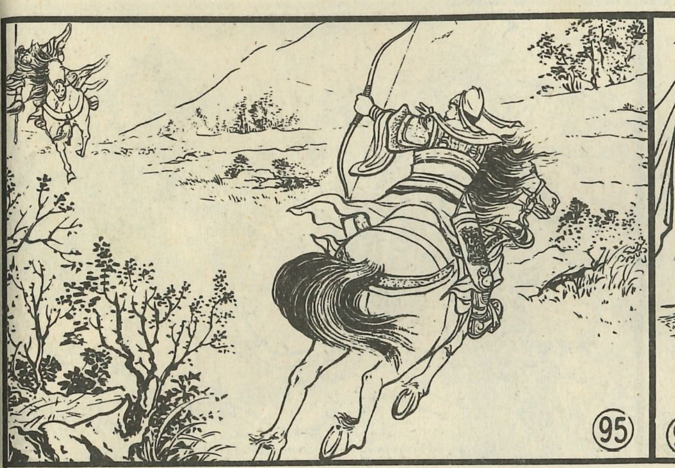


92 羌王帶百來個人到了中軍帳前。姜維剛要下帳來迎，忽聽見寨外吶喊連天，有一片喊殺的聲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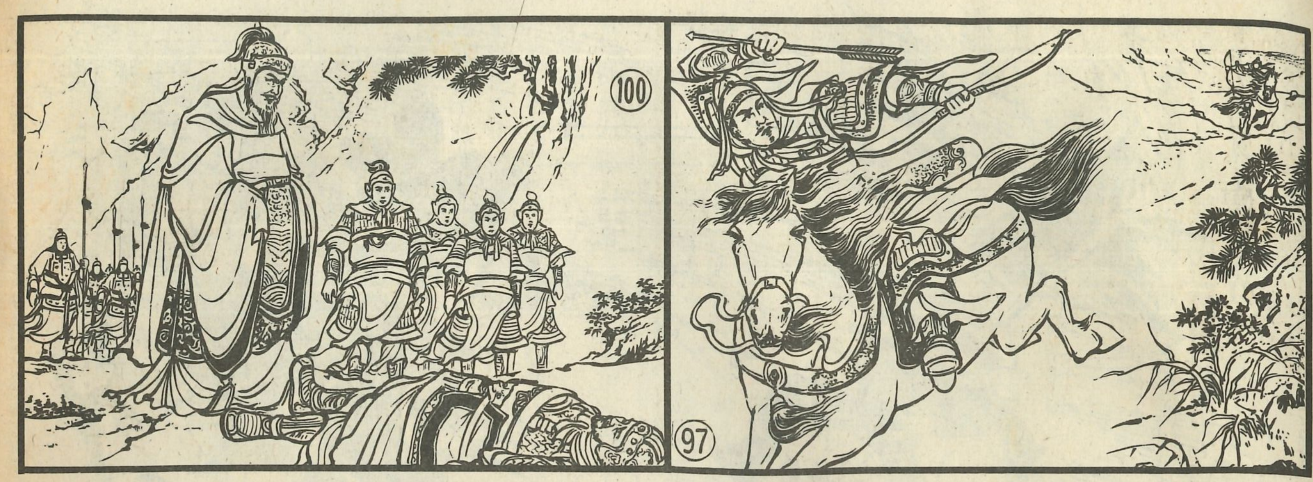
93 姜維正要查問，只見羌王帶的百多個人，忽然舞刀弄槍，就在帳中殺將起來。

94 姜維大驚，要發令迎敵，魏兵已經殺進寨中。他只得跳上一匹馬，搶了一副弓箭，衝出寨來。又因走得慌忙，腰裡的箭壺歪歪斜斜晃蕩着，把裡面的箭都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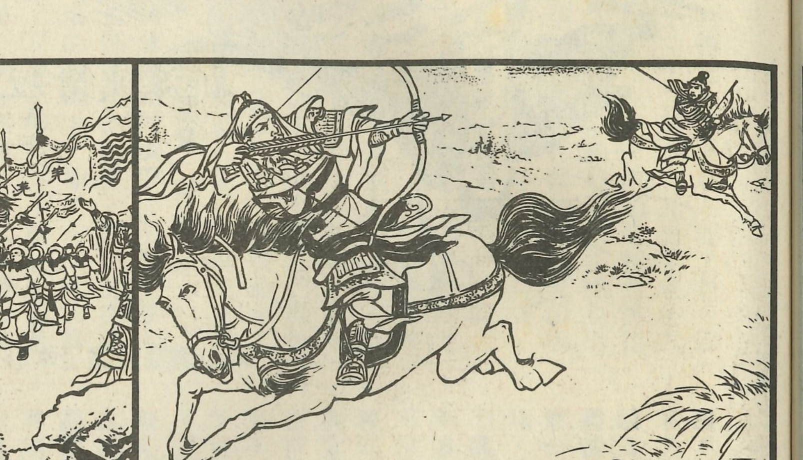


95 郭淮領兵追趕，見姜維手無寸鐵，便挺槍縱馬追來。姜維拉了一下弓弦。郭淮聽見聲响，慌忙躲閃，却不見箭到。

96 一連十幾次都是空响，郭淮就料定姜維沒有箭了。馬上掛住鋼槍，拔箭拉弓，望着姜維颼的射去。



97 姜維看定這支箭來到面前，偏了偏頭，伸手接住。



98 他隨手把箭搭上弓弦，眼看郭淮飛馬過來，就用力往他面門射去。



99 郭淮中箭，撞下馬來。姜維回馬來殺郭淮時，魏兵已經趕到，他來不及下手，拔了郭淮的鋼槍，飛馬走了。

100 這時司馬昭已經下了鐵籠山，前來探望郭淮，只見他神志昏迷，血流不止。郭淮挨到天明，竟傷重死了。

101 司馬昭教人給郭淮辦了後事，又探到姜維已經收兵回漢中去了。他想：雖然退了蜀軍，却喪了郭淮、徐質，挫了銳氣，不如乘勢退兵。便先把羌兵遣回去。

102 隨後他下令班師，回到洛陽。經過這兩次征吳御蜀的戰役，司馬氏兄弟的權勢更盛了。後事請看《姜郎鬥智》。

（本段完）

天山情

新派俠情短篇故事／石　磊・文
可　飛・圖

天山情話　盡了孝心

千里冰封，萬山積雪，這是西北城外的風貌景色，時適冬天，蒙古新疆邊境的阿爾泰山下，一面向陽的冰壁上，赫然出現了四隻首尾相連的殷紅如血的怪掌印。

但是在冰崖雪壁之下，却有一條羊腸的的小徑，可以直通山下，就在這個時候，山徑的來路上，出現了一個青衣人影，沿着堅冰滿佈的小徑，起落如飛，由遠至近，來人是個長身枯瘦的中年人，頭戴青紗萬字巾，身穿青綢襖褲，背後斜掛一口綠鯊皮鞘的寶劍，年紀是個五十左右的人，面黃疏髭，眉稜高聳，目閃精光，這個踏雪飛行的中年人，就是被河北省羣雄選出來的朔北第一劍的「天罡手」駱建文。

駱建文來到雪壁之下，忽然看見了這四隻首尾相連血也似的紅怪掌印，不禁愕了一愕，身形微一頓，就在這時候，雪壁絕頂之上，突然傳來一陣「哈哈」、「嘻嘻」、「呵呵」、「桀桀」的四種不同的怪笑。

怪異笑聲過後，四條黑衣人影，疾如鷹隼下撲，快如閃電般的射下來，向駱建文面前落下。

好一個駱建文，不慌不忙，身軀微一晃動，已經退後丈餘，左臂曲肱護胸，右手反向後一抄，錚錚兩响，銀虹電掣，已經把一柄青鋼劍拔了出來，沉聲喝道：「西域四邪果然言而有信。」

那四個號稱西域四邪的黑衣人，一字排開，靠右的一個身材高瘦的老者，陰沉沉一張瘦臉，亂髮蓬鬆，配着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越發是陰森森，他手裡拿着一根哭喪棒，第二個是個臃腫的胖漢，面黃無鬚，使用一雙馬牙刺，第三個却是身材五短的矮漢子，尖咀縮腮，形貌猥瑣，用一對判官筆，第四個是個貌相奇醜的黑衣女人，尖鼻掀唇，髮如亂草，她的兵刃十分奇特，是一面縛在長桿上的追魂旛。

這時黑衣老者一聲冷笑：「駱大俠，果然有種，不遠千里而來，你本身一切的後事，大概是安排妥當了吧？」

駱建文毫不示弱的冷笑道：「駱某路過烏魯木齊時，本來也想訂購四副棺木，但是回心一想，一來路途遙遠，搬運不易，二來列位多年以來，罪惡如山，死後遺屍，似乎是無須入木，還是讓山上的啄屍鷹一飽口福，所以就索性把這筆錢留下來啦。」

原來駱建文十年前，在山西太原開設了一間鏢局「威遠鏢局」，仗着他一身奇絕的功力，三十六路天罡鐵掌，七十二路追風神劍，走向關北，首先獨劈太行山四惡虎，接着打敗呂梁山三傑，聲威大振，許多年來，憑着他那桿綉着兩隻手掌，一把短劍圖樣的鏢旗，來往大江南北，綠林朋友見了，無不退避三舍。六七年來，駱建文一帆風順，發了大財，在山西介休

縣城外買下房屋田地，準備自己到了垂暮之年，急流勇退，過隱居林泉生活，那知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霎時禍福，就在駱建文買下田地的第二年，他突然遭遇了飛來橫禍。

原來駱建文買了莊院田地之後，第二年便把自己的妻子家人，由太原搬遷到介休去，入住新蓋的莊院房屋，駱建文本人恰好在這時候，要保一批貴重紅貨到陝西長安去，沒有空去安排新居一切，便讓自己的弟弟駱建武帶領妻兒先行，打算先入住一個月，等候自己把紅貨送到長安，辦妥一切之後，再回到山西來，路經介休縣的時候，再喝新居的入伙酒，那知道他的家人，住新居的第二天，忽然發覺大門旁邊，新漆的粉墻上，不知在甚麼時候，給人家嵌上了一隻血也似的紅掌印。

駱建文的家人雖然覺得詫異，却是不以爲意，以爲是頑童的惡作劇，把墻上的血色掌印剷除，那知當天晚上，便大禍臨頭，駱建文的家人在一夜之間被殺得一乾二淨，刀刀斬絕，鷄犬不留，大門墻的粉墻上一連嵌了四隻大如筲箕的血色掌印。

三天後，遠在長安的駱建文得到急報，立即飛騎趕回介休，看見自己的家人死亡殆盡，祇剩下一個最小的女兒，因爲害病留在太原，僥倖沒有遭到毒手之外，當眞是刀刀殺絕，駱建文看了墻上的血紅掌印，明白是西域四邪的標記，那西域四邪，是大邪鐵無常鄔冲，二邪是笑死鬼郝倫，三邪是鬼判官尚三保，四邪是賽無艷花四娘，這四邪就是四個殺人不眨眼的大盜，平日是出沒新疆沙漠和天山南北，專向駱駝商隊下手，殺人越貨，罪惡如山，西域四邪每逢下手做案之先，必定在事主居停留下四隻殷紅如血的掌印，當作警告，十二個時辰後，方才出面打劫，表示來去明白，祇有一件，這四邪儘管作惡多端，多年以來，足跡絕對不越過甘肅玉門關以東，自己跟他素無仇怨，怎麼會今天到山西殺光了自己一家人，駱建文當眞是如入了五里雲霧，莫名其妙！

他懷着無比的憤怒，殮葬了家人之後，三朝完墳的時候，駱建文突然發覺新墳的墓碑上，插了一支死人旛幢，幢上寫着下面四句：「西域四邪謹約朔北第一劍今冬臘月，阿爾泰山南麓討教。血掌四隻爲記。」

駱建文冷笑一聲，伸手拔起旛幢，雙掌一合一搓，登時立即粉碎了，他一掌拍在墓碑上，高叫一聲：「不殺四邪，難消此恨！」

* * *

三個月後，甘肅玉門關口以西，出現一匹高頭駿馬，馬上坐着一個反穿皮衣皮帽的中年騎客，冒着寒風而馳，這乘客不是別人，正是千里赴仇的「天罡無敵手」駱建文！他歷盡了艱辛，一直來到了阿爾泰山之下，果然看見了四邪留在雪壁上的掌印。與惡名遠播的西域四邪見了面，駱建文强忍了怒火。抱拳道：「四位約駱某到來這裡見面，來個生死決鬥，駱某當然捨命相陪，不過我駱某心中有一個疑團，四位多年以來，足跡從來不赴玉門關以東，駱某雖然吃保鏢這行飯，十多年來，不曾踏入西域半步，彼此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及，四位怎會千里迢迢趕到山西，在介休縣……」他還要說下去。

但四邪中的賽無艷花四娘猙笑一聲，說道：「駱鏢頭，寃有頭，債有主，你說我們無端生事，彼此無怨無仇，殺害你的家人嗎？我來問你一句：三年以前，你是不是在山西運城縣，砍斷過一個二十歲的少年郎一條腿，那就是我的義子，虧你還說河水不犯井水，兩不侵犯。」

這幾句話一說出來，駱建文「哦」了一聲，他想起這一件往事來了。

原來三年以前，駱建文保着一批紅貨，由山西入河南，路過運城縣的時候，這天二鼓時分，駱建文起來值夜，忽然聽夜行人飛過瓦面，衣袂帶風的聲音，他不禁微微一怔，當下不假思索，拔身一縱，跳上瓦面看時，果然不出所料，一個黑衣人影，展開了草上飛的輕功，朝着正南一座大宅奔去。

駱建文禁不住好奇心起，立即追踪下去，跳高竄矮，跟定了這個夜行人的背後，祇見他一溜烟般的進入大宅，直奔內堂，到了內堂的一間臥室瓦面上，立即停了下來，彎下腰身，探手入懷，取出一具鐵銼，輕輕揭掉了兩片屋瓦，然後拿出一具噴筒來。

駱建文馬上明白過來，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了，這傢伙原來是個採花賊，不禁勃然大怒，一聲斷喝，飛身上前，這夜行人原來是個弱冠少年，面目俊俏，立即翻身來與駱建文交手，駱建文喝問他的師承，少年十分狂傲，祇由懷裡拿出綉了一隻血紅掌印的白布，揚了一揚，便仗劍向駱建文猛攻，武功居然不弱，駱建文施展「天罡劍」，祇用了五六招，刷的一响，把這少年採花賊一條左腿砍了下來。

對方一聲慘號，立即倒跌地上，但是他迅速地由身邊拿出一包藥末來，敷在自己斷腿創口中，立即止血，就地滾了幾滾，再一下子跳起身來，單腿連連縱跳，飛也似的走了。

駱建文估不到年紀輕輕，居然身懷如此特效的金創藥，不禁呆了一呆，然後返回自己的宿處，嗣後再也不見這少年有再上門索仇的舉動，駱建文也漸漸把這件事忘了，那知道三年之後，西域四邪用「四血手印」標記殺了自己全家，還約自己千里迢迢到阿爾泰山決鬥，原來是爲了這一件事。

駱建文聽了賽無艷這幾句話，不禁怒火上昇，哼了半聲，一字一頓的說道：「原來當年採花之賊，就是妳的

義子。」

賽無艷道：「不錯，姓駱的，你就認了命吧！」

最末一個字才出口，黑沉沉的招魂旛呼的一捲，力挾强風，猛向駱建文當頭擊到，她的招魂旛是用無數人髮密絞鋼絲織成，柔韌非常，任你用多快的劍、刀，也是斫它不斷，花四娘對於這面旛子，別有出奇招術，她對這開頭一招名叫「怨魂來歸」，風中帶了一股腥氣，駱建文咬牙切齒，叫了一個「好」字，兩臂一分，「孔雀開屏」劍花青虹騰空而起，劃開了賽無艷花四娘招魂旛，霍地變爲「雀屏中目」劍尖顫動，連刺對方三處穴道，花四娘被駱建文强烈已極的罡氣一擋，身形已經後退，再吃劍招一迫，登時手忙脚亂，好在笑死鬼郝倫、鬼判官尚三保兩人，一左一右夾攻過來，馬牙刺和判官筆兩件兵刃，同時攻到駱建文要害，方才解了花四娘劍刺穴道之危。

駱建文劍似遊龍，人如掠隼，便跟這三個男女魔頭鬥在一起，翻翻滾滾，戰況十分猛烈，西域四邪是名震西域的魔頭，不管做案尋仇，都是四個人同出手，這一回爲了要試試駱建文的功力，老大鐵無常鄔冲暫時不出頭，由郝倫、尚三保、花四娘三人纏戰駱建文，晃眼之間，就是卅多個回合，駱建文一聲清嘯，展開生平成名江湖的「追風劍」來，他這追風劍總共七十二手，可以一氣呵成，迴環運用，刹那之間，劍光翻翻滾滾，有如銀濤怒瀉又似駭浪平推，把郝倫等三人迫得風旋雲轉，步步後退，老大鄔冲看見勢色不對，一聲大喝，抖開手中哭喪棒，飛身上前，他用的是「無常廿四棒」，一招一式，都是蘊藏極大的吸力和黏勁，他一加入戰陣，立即抑制住駱建文瘋狂也似的攻勢，「無常索命」、「吊客臨門」、「陰差抖鍊」一連三招，攻中帶守，追得駱建文不由自由團團打轉。

郝倫三人的兵刃，又再交織成一片光網，直壓過來，尤其是花四娘一面招魂旛，陰風慘慘，駱建文知道自己以一敵四，形勢不利，他突然氣納丹田，一聲大喝，突然劍交右手，使出自己生平絕學「天罡鐵掌」，呼的一掌猛向郝倫劈了過去。

郝倫不知道「天罡鐵掌」的厲害，將馬牙刺一挑，「攔江截斗」，要化解這一招，那知道他兵刃才展，一股大力推來，砰砰連聲，郝倫的肋下，如同挨了一下千斤鐵鎚，登時半身痲痺，跟蹌的後退。

鄔冲却高聲大叫：「老二退後！」左臂一揚，他也使出「陰風掌」來，一股柔中帶剛的黏力，撲向駱建文的面門。

駱建文嘿了一聲，左掌心向外一推，轟轟連聲，天罡掌的勁風，跟陰風掌一抵，鄔冲身子一晃，倒退三步，蹬蹬蹬，堅冰上留下三個寸許深的脚印。

原來駱建文的天罡掌法，完全是憑先天一股陽剛勁氣打出來的，威力無比，掌風所及七尺之內，木石俱裂，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不用則已，一經施展之下，猛烈絕倫，一掌勝似一掌，駱建文開首第一掌「移箕入斗」已經叫老二郝倫受了內傷，第二招「七曜齊元」，把鄔冲擋退，已經先聲奪人，他再突然的一聲大喝，第三招「斗柄南指」跟着發出，砰的一聲，竟把三邪尚三保打倒冰雪地上，翻了一個觔斗，登時昏倒在地上，其餘三邪不禁大駭。

鄔冲一聲陰嘯，左臂向外一甩，那根哭喪棒立即出手，宛如脫弦之箭，直射向駱建文的胸口，別小看他這一招脫手拋棒，有個名堂叫做「斷送無常」，內中藏了極厲害的殺着，接着身形一縱，平地拔起一丈六七，雙掌一合，用了招「參見冥王」猛向駱建文當頭擊下。

駱建文看見哭喪棒迎面飛到，起先暗笑敵人的招術，用得愚蠢，正要用天罡掌勁力把它震飛，但是刹那之間，一個念頭來得電光石火，由腦海直升起來，他霍地往回一撤掌力，飛身向前一跳，反向空中撲下的鄔冲猛地迎了過去，鄔冲那根哭喪棒擲了個空，一觸地面，波波兩聲，棒端噴出一蓬黑烟來，隨風四散，雪地上瀰漫一片腥臭。

原來那哭喪棒內藏毒烟，假如駱建文用掌力撥打的話，毒烟就要噴在他面上。

說遲時，那時快，祇聽得半空裡一聲怒吼，一條瘦長人影，平飛出三丈外，噗通連聲，滾落積雪山坡下，當時駱建文向鄔冲迎上去的刹那，全身充滿了天罡氣，這一反迎上來，猛烈無比，老大鄔冲雖然練了一身「鐵衣功」，還有「陰風掌」的絕學，但是說到了以硬鬥硬的本領，畢竟還是差了駱建文一籌，這種內功力比拚是優勝劣敗，强存弱亡，一絲一毫也沒有取巧迴避的餘地，大邪鄔冲吃駱建文伸掌一抵，向外一推，竟然抵擋不住，在半空翻了一個觔斗，向外直跌出去！

這麼一來，西域四邪中大邪和三邪先後都給駱建文打傷，祇剩下二邪郝倫及四邪花四娘，他倆看見駱建文的天罡掌法，居然具有這樣驚人威力，當眞是心膽俱寒，那裡還有與人作戰的勇氣，雙雙怪嘯一聲，身形飛縱起來，一左一右朝着阿爾泰山下面，星飛電掣般的逃去。

駱建文切念家人被殺的血仇，那裡容許對方逃去，。一聲叱喝，飛身而下，可是尚三保和花四娘兩個人却是十分狡猾，兩人逃走的方向是截然相反。

駱建文忽然看見二人逃處的半山腰間，矗立一塊大石，靈機觸起，奇計頓生，身在空中，右掌舉起一揚，「罡風拔木」，蓄盡勁氣，朝着大石打去，祇聽轟然兩聲大响，二三千斤重的大石，居然脫了原位，直飛落下，猛向逃走的郝倫，連頭帶背壓落，沙石橫飛，雪塵滾舞。

郝倫正在亡命奔逃，忽聽後面轟隆連响，急忙回頭一望，看見大石滾下，嚇得喪膽亡魂，他連忙往回一竄，用了個「飛鳥投林」的身法，待要縱向一邊，躲避大石，那知道駱建文已經算好了他的逃路，一個飛身撲了過去，「浪搏江礁」呼的一掌打出，他這一掌用了七成的功勁，猛烈異常，郝倫要想躲閃時那裡還來得及呢？狂吼半聲，被天罡掌打得心膽俱裂，鮮血由七孔噴出，嗚呼哀哉的送了性命。

駱建文一掌震斃了二邪郝倫，身形在半空中絕不停留，一個盤旋，宛如飛鷹下搏，直撲向賽無艷花四娘，因爲他認定花四娘是禍首，殺害自己一家人，鷄犬不留，也是她主意，花四娘當大石滾落之際，脚步窒了一窒，冷不防半空裡風聲呼呼，駱建文宛如巨鷹落下，花四娘在喪膽亡魂之下，招魂旛一抖，用了招「魂兮歸來」護住上路，接着腰身一躬，把密藏在半腰的皮帶一連串五毒透骨釘，連珠迸發而出，那知道駱建文的天罡勁氣已練到無形有質的境地，他雙掌向下一接，花四娘的招魂旛立即脫手，呼的一聲响，飛去二丈開外，五毒透骨釘剛才射出，吃那罡風一壓紛紛跌落地上，花四娘緊接着覺得眼前一黑，頭頂轟然巨响，如同着了千鈞鐵鎚，當場眼睛突出，腦袋破裂，嗚呼了帳，跟在二邪郝倫背後，向枉死城報到，天罡手今天大開殺戒，連斃西域二邪，他看見三邪尚三保在山麓下悠悠醒轉，掙扎起來，駱建文心想無毒不丈夫，西域四邪罪惡如山，今天自己除惡務盡，絕不能夠稍存寬恕！

他一個「虎撲」飛身之勢，飛身掠過來，左手一揚，用了招「迅雷貫頂」，逕自向尚三保頭頂擊下，那知道尚三保現出猙笑，嘴巴一張，噴出一口濃痰。駱建文陡覺左肩一痲，好似是給大螞蟻吮了一口。

駱建文知道中了敵人暗器，怒發如狂，吐氣開聲，呼的一掌，把尚三保一顆腦袋劈得稀爛，連喊也沒有半聲，便已死於非命了！

他已接連劈殺三邪，方才緩了一口氣，待要找尋大邪鄔冲時，鄔冲已經由山麓下一躍而起，他向駱建文面上看了一看，不禁桀桀的狂笑起來，這一陣狂笑，反而把駱建文弄得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大邪鄔冲笑過之後，面孔一沉，手指着駱建文一字一頓的說道：「姓駱的，你中了我老三烏金芒，這烏金芒淬了奇毒，見血封喉，一個時辰之內，就要毒發身亡。」

天罡無敵手駱建文聽了這幾句話，當眞是吃驚不小，鄔冲這話眞的沒有說錯，烏金芒是三邪的獨門暗器，它的本質非金非鐵，是由鎢鑛石中提煉出來的一種鎢絲，細如毛髮，柔中帶硬，尤其是細如髮毛，所以發射之時，祇見烏光微微一閃，不是上好眼力，以及極端細心的話，是絕對看不出來的，唯其柔中帶硬，可以貫入肌膚，整支嵌入敵人身體，三邪尚三保還替它這種暗器取了一個名字，叫名「閻王帖」這即是說凡是中了烏金芒的人，好比接上了十殿閻王的帖子，必死無救！

不過這種烏金芒因爲本質太細，發射不能極遠，所以尚三保把這種暗器裝在一個强力彈簧的弩筒內，這弩筒細如人指！綴連袖底，用的時候揭去筒蓋，一按機括，烏金芒便由筒裡飛射而出，雖然這樣，也不過可以打出一丈左右罷了。

駱建文聽鄔冲的話，試着一運氣功，發覺自己的三焦脈和闕里穴之間，果然呈現痲痺狀態，這是毒氣攻心的朕兆，好一個駱建文，眉頭一皺，計上心頭，哎呀一聲，用手•住胸口，身子放軟，噗咚一聲，一跤跌在地上，鄔冲得意洋洋之下，却忘了像駱建文那樣精通天罡氣功的內家高手，怎會一下子讓毒氣發得這麼快？支持不住倒地。鐵無常鄔冲抄起地上的哭喪棒來，向駱建文猙獰的笑道：「姓駱的，這叫做作惡多端，天奪其魄，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辰，認命了吧！」說罷，把哭喪棒一抖，就要施展辣手，說時遲，那時快，天罡無敵手駱建文，陡的展開驚人的動作！

當他倒在地上的時候，暗中抓了一把沙子土石，握在手中，默默運足氣勁，等到鄔冲要下毒手的刹那間，左手向外一揚，打出滿把沙土，這些沙土被駱建文蓄足了天罡勁發出，就類似鳥槍打出來的鐵砂子，鄔冲眼前一花，叫聲：「不好！」正要用鐵板橋功夫仰身向後躲閃，駱建文趁勢一掌發出，「巨霆天降」，砰的一聲，把鄔冲打出三丈以外。骨碌碌的滾下懸崖，可是駱建文這一下拚死傷敵，用力過猛，眼前一黑，便自昏迷了過去，不省人事。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駱建文漸漸的甦醒過來，他一睜開眼睛，不由嚇了一跳！

原來天色已經入夜，自己仍然躺在冰雪積滿的地上，西域三邪三具屍體，仍然是直挺挺的躺在那兒，可有一個，西域四邪之首的鄔冲，却是踪跡不見，不知去向，駱建文又摸了摸自己的肩頭剛才中了烏金芒之處，了無傷痕，但是三焦脈和闕里穴之間的痲痺漸漸擴大，漫延整個胸口，換句話說，駱達文的胸膛，完全變了痲木不仁，沒有半點感覺，另一方面，却又像壓了一方無形大石，他知道自己中毒不淺，祇好長長的嘆了口氣，掙扎着走下阿爾泰山，好在這時候有一

夥牧人經過，駱建文勉强支持着身子上前，說出自己山行遇盜，被賊人打傷了，要求牧人把自己送到附近城鎮去，這些牧人看見駱建文衣衫破碎，面色焦黃，果然深信不疑，讓出一匹駱駝，讓他騎着返回烏魯木齊搭大車返回太原。

天罡手駱建文一路運用天罡氣功抵抗毒氣，挨了二十幾天，好不容易返到太原，請了本城有名的醫治病毒聖手焦如來到來診治。

焦如來把脈之後，大聲說道：「駱鏢頭，你中的是天下第一奇毒，天山白龍崖勾連籐的毒汁所煮熬的暗器，本來一個對時之後，就要毒發身亡，可是你練了純陽至剛的天罡奇功，驅迫毒氣深入腠理，雖然暫時保得性命，但是由今天起，百脈俱廢，今後一年之內，四肢漸漸呈現虛脫，動彈不得，三年之內，百病叢生，直到五年之後，方才身死，換句話說，你祇有五年活命罷了，除非能夠在今後一年之內，找着天山雪蓮，西域曼陀羅花，長白山老人參，以及成形何首烏，四種靈藥，混合配製藥丸療治，不然的話，那祇有準備後事啦！」

原來這位焦如來，外號鐵口華佗，不但醫理高深，而且直言無隱，他說了駱建文病情，連藥方也不開，便起身離去。

駱建文全家被殺，祇剩下最小的一個女兒，名叫駱玉瓶，今年才十六歲，別看她是個少女，志氣遠勝鬚眉，從小便勤練氣功，希望長大成人之後，做一個出名的女鏢師，她聽了焦如來的話後，走入臥房對父親道：「爹爹，焦大夫剛才說的話，女兒已經聽到了及牢記着，長白山老人參和成形何首烏兩味藥，祇要有銀子，在太原並不難尋，本城的太乙老藥肆必定有這兩樣東西，祇有天山雪蓮和西域曼陀羅花，比較難找，非要到西域去不行，爲了救父親的命，女兒甘冒奇險，到西域去走一遍吧！」

駱玉瓶這麼一說，駱建文十分感動，虎目不由流下兩行熱淚，說道：「玉兒，妳的孝心，爹是已經明白了，不過讓妳孤零零一個孤身少女，萬里迢迢到西域去，爲父如何放心得下，人生在世百年，始終是不免一死，爹爹活了大半世，早死遲死還不是一樣，妳還是不用到西域去，留在我身邊吧！」

駱玉瓶決然說道：「爹爹說的話太沒志氣了，難道男子漢做的事，女兒便不能夠做嗎？何況爹爹的病，並不是沒有辦法可救，怎可以爲了我旅途跋涉，出外困難，便坐着看爹爹受病魔糾纏，嗚呼送命，不行，女兒，一定要去，女兒一定要去。」

小姑娘說到這裡，慷慨激昂，大有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之慨！

駱建文看見女兒意志這麼堅決，

知道攔阻不住，祇好嘆了一口氣，道：「罷罷，妳既然決心這樣做，古語有云：「孝感動天，或者此行有奇遇也說不定，妳看看有沒有商隊，早去早回，可知道嗎？」

駱玉瓶看見父親答允讓自己出遠門，不禁高興得雀躍萬分，過了半個月，甘肅敦煌古道之上，突然出現一隊人馬來，這隊人馬正是西北的駱駝商隊，隊伍裡有一個圓面孔，大眼睛的及笄小姑娘，不用說她就是那老鏢師的女兒駱玉瓶，她一心一意的要到西域去，搜尋天山雪蓮和曼陀羅花，不辭千辛萬苦，千里跋涉，跟隨了一隊到西域去的茶葉商販，踏上甘涼古道。

那敦煌是古代的武威府，附近的鳴沙山有一座巨大石窟，遍刻了漢唐歷代的壁畫和佛像，馳名於世，駱玉瓶坐在馬上，默默沉思，迎面突然馬蹄聲得得，黃塵起處，奔來了一騎棗騮馬，馬上坐着一個戴皮帽的少年，這少年約莫是二十二三歲年紀，面如冠玉，劍眉入鬢，雖然是滿身塵土，仍然掩不住神采飛揚之色，向領頭的茶葉商拱手道：「在下姓左，草字艮玉，陝西南田縣人，有事到西域去，獨行無伴，不知尊駕們能不能容許附驥？」

西北路上天連朔漠，流沙千里，一個人獨自行走，委實是十分危險的事，單身行旅遇着了商隊，要求結伴，事情也是平常的事，但那販茶的頭人卻起了戒心，搖搖頭道：「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尊駕在半路上突然來投，難免令人起疑，我們不便跟你結伴，請你另外找別的商隊吧！」

說罷，雙手一擋，示意送客。

那名叫左艮玉的少年，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你以爲我是馬賊刀客的眼線，要在商隊卧底嗎？哈哈哈！你們第一二三匹馬之上，已經留下死亡標誌，可笑你們還在五里雲霧之中，懵然不覺！」

這幾句話一說出來，那領頭的茶葉商人不禁大吃一驚，連忙檢視馬匹行李，果然不出所料，商隊第一匹駱駝以及第二匹乘馬上，所揹的牛皮水袋，不知在甚麼時候，各自留下了殷紅如血的一隻掌印。

駱玉瓶失聲叫道：「哎喲，這是西域四邪的標記。」

左艮玉聽了「西域四邪」這名號，俊目放光，注視小姑娘的面瞬也不瞬，沉聲說道：「西域四邪在三個月之前，與一個姓駱的老鏢頭搏鬥，四邪死亡其三，剩下一邪聲明要替三邪復仇，姑娘何人，怎會知道這血色掌印是西域四邪的標誌，請予賜告。」

駱玉瓶見對方丰神倜儻，已經心存好感，不假思索，說道：「哦！我就是天罡無敵手駱老鏢頭的女兒駱玉瓶。」

左艮玉點頭道：「原來如此，難怪難怪！那三邪爲令尊所殺，剩下大邪鄔冲，回到北天山玄冰凹，養傷痊癒後，糾合了自己三個徒弟，仍然襲用西域四邪的名頭，逞凶作惡，這血印標誌諒來是他們留下的，我們難得跟他遇上，六個時辰之後，大家聯手出劍，跟他們相鬥便了。」

小姑娘十分高興，便問左艮玉的師承門戶，左艮玉赧然一笑道：「家師何人，此刻未到時候，不便奉告，打發了賊人再說。」

這時候一班茶葉商人，便再也不敢疑心左艮玉是馬賊的眼線了，請他歸入隊伍裡面去，一路上繼續行進，不經不覺，走了兩個時辰，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商隊停止前進，設立營地，架起帳幕安歇。

左艮玉和駱玉瓶卻並肩坐在帳前，生了一堆野火，在火光中娓娓情談，不知底細的人，還以爲他們是一對年輕情侶，時間很快過去，天交二鼓。

左艮玉突然地言道：「點子來了啦！」話聲甫歇，遠處突然傳來一陣怪叫。

這一陣怪嘯，尖銳悠長，中宵聽來，有如鬼號。駱玉瓶還是第一次聽見這樣可怕的怪笑聲，不禁毛骨悚然，說時遲，那時快，火光突然一暗，火堆前多了四個人，身手之快，令人爲之咋舌。

駱玉瓶抬頭看時，祇見領頭的一個是個老者，面色青慘慘的，十分難看，兩隻三角怪眼兇光流傳，手中握一支哭喪棒，另外三個卻是回子打扮，身材高大，面目猙獰，那老者正是西域四邪之首的老大鄔冲，一陣桀桀狂笑：「你們兩個小狗男女，當眞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替人家作保鏢，可惜可惜，這樣年紀輕輕，就要名登鬼籙。」

左艮玉知道他意存挖苦，冷笑道：「大丈夫敢作敢爲，有甚麼不知天高地厚？反而那些無恥之徒，明明丟了面子，死了同伴，還要拉幾個不三不四的傢伙來，硬充甚麼西域四邪的字號，當眞全不知醜，叫人齒冷。」

鄔冲青慘慘的瘦臉上一陣抽搐，怪眼怒睜，哭喪棒一揚，喝道：「把他們拏下！」

三個回子裝束打扮的，身材高大面目猙獰的大漢，應了一聲，一齊拔出兵刃，「嗆郎」一聲過後，三條人影，倏忽間搶佔方位，把駱玉瓶與左艮玉圍在中間。

三個回子所使用的兵刃，是一把潑風大刀，一對短戟和虎尾鞭。

駱玉瓶看了左艮玉一眼，兩人同時翻腕撤下長劍。

剎那間，兵刃破風聲响，寒光一閃，潑風大刀已掃到駱玉瓶面門。

同時，一對短戟帶着呼呼聲响，疾砸左艮玉的身上。

使用虎尾鞭的回子，身材比同伴更加高大，那條軟鞭也有五六尺長，一招「天神暴捲」，整條軟鞭盡量使滿，向左艮玉和駱玉瓶二人攔腰掃捲而到。

駱玉瓶初出江湖，搏鬥經驗不足，祇憑家傳絕學「追風神劍」法和膽大心細的靈機應變。

她看準那潑風大刀來勢，要一試對手的武功內力，翻腕發劍，疾演「旋風掃雪」硬接這一招。

「噹」的一聲响起，串冒火光，竟把那柄潑風大刀，撥向門外，幾乎震飛脫手！

駱玉瓶內心在得意間，瞥眼一縷黑影，宛如怒龍般掃到腰肋，她猱身滑步疾轉半弧，橫裡跨了一步，反手一劍向着鞭梢點去。

這一下，不論身形步法，都是快疾妙曼到極，而劍點鞭梢這一點功力，不是拏揑準確，那能作得到。

左艮玉江湖經驗比較豐富，他知道祇有速戰速決，方能對自己有利，就在一對短戟砸來之際，並不接招，一提丹田眞氣，躍起五六尺高，疾撲而下，身隨劍進，一劍向着使戟的回子刺去。

血光迸濺中，使戟的回子已經屍橫地上了。

左艮玉這一記飛躍，既閃避捲來鞭勢，又在出奇制勝中，一招解決了强敵。

慘號聲起，一個回子也倒躺地上了，潑風大刀已掉出丈外，原來是被駱玉瓶一招「追風劍法」透胸刺過。

左艮玉看到已解決了兩個强敵，祇餘使鞭的那個高大回子，便對駱玉瓶一聲招呼，兩劍並發，一上一下，疾向敵人掃去。

那身材高大回子的軟鞭，要有相當距離才能發揮其威力，這種貼身搏鬥，長鞭就得吃虧了。

寒光閃閃的兩柄長劍刺到，回鞭招架既不可能，縱身退後又來不及！一聲悶哼，高大的軀體連中兩劍，仆倒地上。

鐵無常鄔冲剛還自仗前輩身份，沒有插手羣鬥，豈料晃眼間自己三個同夥，鬥不上幾招便已丟命，一步縱出，嘿嘿嘿的連聲冷笑；哭喪棒合着陰風掌，分向左艮玉和駱玉瓶劈去。

西域四邪之首，確實武功自成一家，雖然這對青年男女，師門和家學的劍法如何奇妙，又使出渾身功勁，可是火候相差太遠，聯劍合撲，還是漸落下風。

五十招過後，左艮玉和駱玉瓶已是氣力不繼，額冒微汗，劍招也緩滯了下來，更陷入險象環生境地。

鄔冲眼看勝算在握，冷笑聲起，哭喪棒正以一招「判官點鬼」，撥開長劍，疾點駱玉瓶的「太陽」穴位上，又勁又疾，絕無半點擋架躲避餘地。

那時，那隊客商看得也是齊聲驚叫。

左艮左瞥見駱玉瓶遇險，拚出性命，展出圍魏救趙打法，於是身劍合一，猛撲敵人身上。

雖然如此，却被鄔冲一招陰風掌劈出，摔出八尺多遠。他一遇勁風掃來，便翻身後退，不致被掌風劈傷。

而鄔冲點向駱玉瓶的哭喪棒，因此也緩了一緩，就被駱玉瓶閃身避過。

哭喪棒變招刺出之時，却被一股大得出奇的勁力一衝，竟把招沉力猛的哭喪棒向橫挑出。

鄔冲突地的一驚，定神一看，距離面前五尺之處，赫然站着一個長鬚青衫的老叟。

這老叟一現身，左艮玉驚呼一聲：「師傅。」

鄔冲那時由驚轉怒，一聲不响，哭喪棒和陰風掌齊向這老叟狠狠的劈了出去。

那老叟渾如不覺，身法一飄一閃，已滑到鄔冲背後，一舉手，駢指點向鄔冲的「黑甜」穴上，使得這個老魔頭應手摔倒。

駱玉瓶在哭喪棒上逃得性命，芳心猶有餘悸，恨透了鄔冲，如今見他被刺倒地，正好是報仇機會，長劍一抖，一劍向鄔冲這個老魔頭頂劈下。

這老叟把她右臂輕輕一帶，長劍陡地落了空，才道：「玉兒且慢！」

玉瓶見老叟的身法和掌法，都和自己父親一樣，又聽他直呼自己爲「玉兒」，不禁也動起了疑念，一收長劍，向老叟斂衽一禮，問道：「老前輩高姓大名？」

那老叟哈哈一笑：「一別十二年，怪不得小娃兒認不得老朽，你父親駱建文就是老朽的同門師弟，妳便是老朽的師侄了。」

又指那左艮玉說道：「這是你師伯的弟子左艮玉。」

駱玉瓶連忙再施一禮，高叫：「師伯。」轉身對着左艮玉低聲叫道：「師兄」之時，臉上緋紅，低下頭去。

這老叟名叫天雷叟，這時才說：「我前幾天到妳家裡，才知道妳父親中了『西域四邪』的淬毒暗器，妳是一片孝心，要獨自前往天山採取雪蓮和曼陀羅花，替父親解毒，當時我着艮兒先行趕來接應，因此艮兒比我先行一步。」

頓了一頓，又道：「此去天山，雪峯冰崖，十分凶險，妳又不識路途，正好留下鄔冲性命，要他作個嚮導。」

說畢，走了過去，拍活了鄔冲的穴道，叱道：「魔崽子，要想活命，就要帶領我們到天山去，找尋雪蓮和曼陀羅花兩種藥物。」

駱玉瓶到這時候，方才明白天雷叟攔阻自己不准殺死鄔冲的原因，暗裡佩服師伯的安排。

鄔冲連連點頭：「可以，可以，祇要老前輩饒在下不死，別說雪蓮和曼陀羅花，就是再難的東西也能夠弄到手來，前輩就跟隨晚輩到天山去罷！」

於是，一行人離開敦煌，向玉門關進發。一路上有話則長無語則短，他們在路上走了一個多月，來到南天山下。

原來天山分爲南北兩支，綿長約二千里，北天山氣候酷寒，南天山比較溫暖，所以雪蓮曼陀羅花皆長南天山。

天雷叟一行來到南天山下，忽然看見路邊豎立一塊巨大山石，石上深深嵌了五道凹縫，藍汪汪的，就同一個人的指爪相似，鄔冲一見之下，不禁大驚失色，叫道：「前輩，這南天山不能夠再上了，毒爪神魔已經在山下立了封山標記。」

駱玉瓶覺得十分詫異道：「師伯，甚麼叫做毒爪神魔，這人很壞嗎？怎的會有這麼樣一個難聽的名字？」

鄔冲與天雷叟二人不禁面上變了顏色，山腰裡突然飄下一個陰惻惻的口音來，冷笑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娃兒，毒爪神魔是壞人，這句話妳也敢說？」

話聲有甫，半山裡白影一閃，輕如棉絮也似的，落下一個亂髮蓬鬆，反穿羊皮衣服的怪人，這怪人面頰深陷，枯瘦如柴，雙手十隻指甲長盈尺，有如鳥爪，他這一現身出來，天雷叟師徒和鄔冲不由自主倒退數步，祇有駱玉瓶昂然不懼，挺立當地，這怪人手指駱玉瓶，道：「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兒，見了你家神君，怎的還不下跪？」

鄔冲顫聲說道：「這姑娘是天罡無敵手駱老鏢頭的女兒，因爲她爹爹染了病，意欲摘取天山雪蓮和曼陀羅花……」底下的話還未說出來，陡見白影一閃，鄔冲一聲慘號，原來毒爪神魔一個狂風步法竄了過來，左手五指向下一落，插進了鄔冲腦門，立時送了性命。

天雷叟陡的一聲怒吼，舉手一掌，轟轟！挾勁風打過來，這一下正是他當年獨步江湖中的「雷霆手」，當眞有摧木裂石之威力，毒爪神魔桀桀的兩聲怪笑，身子刷的一轉，避過掌風，兩條長臂一伸，一指宛如鳥爪，直取天雷叟氣戶穴，這一下眞稱得上迅如狂飆，天雷叟回過手掌一掃。

毒爪神魔似乎有些忌憚天雷叟的掌勁，立即向橫裡一飄，呼呼兩响，便自飄出八尺以外。

天雷叟和毒爪神魔在南天山麓下，進攻退守，翻翻滚滚，便自激鬥起來，一個以掌力雄渾見長，一個以毒爪狠辣見勝，打得塵土飛揚，雪花亂舞，兩下一往一來，鬥了七八十回合。

左艮玉再也忍耐不住了，刷地拔劍出鞘，高聲叫道：「師傅，我來助你！」於是拔身一縱，飛步撲前，嗤嗤嗤，眨眼之間，便向毒爪神魔刺出五劍。

毒爪神魔獰獰笑了一聲，舉起手指一彈，錚錚兩响，左艮玉虎口疼痛，幾乎把手中長劍脫手。

毒爪神魔接着連攻三招，有如奔雷駭電，左艮玉險些遭了他的毒手暗算。天雷叟齊天壽看出情形不妙，立即一個轉身，擋在左艮玉身前，師徒兩人掌劍相輔，緊密聯防，呵成一氣，這樣一來，方才跟毒爪神魔扳成了平手。

三個人風車般的亂轉，連鬥了二百多個回合，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毒爪神魔突然撤爪後跳，叫道：「老兒，天晚了，明天再決雌雄吧！」

天雷叟齊天壽斷喝道：「我們這次不遠千里而來，爲的是找尋天山雪蓮及曼陀羅花，那個耐煩跟你纏戰，俗話說得好，惺惺相惜，你讓我們上山找雪蓮，咱們大家還可以交個朋友。」

毒爪神魔大怒道：「混帳，誰也不能夠動南天山上的雪蓮，我的老伴毒臂魔娘誤信人言，說明了天山雪蓮可以明目益氣，連服七朵，結果虛脫泄瀉而死，所以我在一怒之下，不准任何人上南天山，還要把所有的雪蓮連根拔掉，你們要想採摘，無非白天作夢。」

話未說完，駱玉瓶已經悄沒聲息，纖手一揚，五根七巧梅花針瞄準毒爪神魔臉上五官七竅，颯颯颯！飛射進去。

小姑娘這幾支梅花針如果換了平日，別想傷得了毒爪神魔半根汗毛，可是今天毒爪神魔正正合了一句話，天奪其魄，他因爲老妻的病故，神智已經接近瘋狂的程度，怒吼連連，手臂亂舞，冷不防駱玉瓶的梅花針無聲無息的射飛而到，嗤的一响，竟把毒爪神魔的一隻右眼硬生生的射瞎。

毒爪神魔一聲怒吼，長臂振處，活似一頭怪鳥也似的猛向駱玉瓶撲去，左艮玉看見他撲向自己的心上人，不禁大駭，連忙橫劍相截，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左、駱二人感到一股重力當頭壓下之際，天雷叟齊天壽突然一聲怒喝，由橫裏飛身撲了過來，運足十二成的雷霆掌勁，呼的一聲推向毒爪神魔，這一下剛剛打個正着，毒爪神魔怪叫一聲，眼鼻七孔齊冒鮮血，當堂送了性命。

三天之後，駱玉瓶和天雷叟齊天壽師徒，摘了天山雪蓮和曼陀羅花，欣然上道，回轉中原去了！

（完）





獃書生

武林掌故／麥浪·文　可飛·圖

拾殘淫僧施惡行　獃愚書生救蠻女

黃山天都峯下，吳家莊的莊主雁翎鏢吳三太爺吳泉，是武林中無人不知其人的人物。

雁翎鏢吳泉，已把那暗器施展得出神入化，另外還有一柄大環刀，也有其獨特的刀法。

然而，吳三太爺已不在江湖上討生活，家財萬貫，反而成了江湖上的孟嘗君，大大小小的周濟，有求必應，所以，武功好，交遊更好，更有一件事，吳三太爺膝下僅有一位長得天仙化人的獨生掌上明珠，閨名吳天嬌，芳年雙十有二，尚待字閨中。

這位天嬌小姐，名副其實，確算得上是天之嬌女，因爲幼年喪母，吳三太爺不肯續絃，全由保姆照料。

長大成人，除了盡得父親吳泉的武功眞傳，還飽讀詩書，家裡聘有老年的宿儒，教授歷史。

天嬌天資聰敏，因此，能文能武，是吳三太爺的掌上明珠，少不免是嬌縱得很厲害，知書識禮之餘，却是十分刁蠻，刁蠻性一發，連父親也要服從。結果，總想高攀這門親事的，爲數極多，而能承天嬌的青睞者，竟是百不得其一。

吳三太爺相識的世侄輩，自然也有不少門當戶對的好男兒，却又鑑於吳天嬌的刁蠻不敢承教，以後蹉跎歲月，直到現在年已二十二，仍是待字閨中。

這是使吳三太爺心中唯一不安之事，可是吳天嬌的名頭，在武林中已不脛而走，尤其是一班年少子弟，無一不知吳天嬌其人其名，祇是，想近的却不能近，能近的不敢近。

吳天嬌並非長守閨中，她經常隨同父親外遊，增長見聞，甚至也偶然隻身出外，在江南一帶遊山玩水。

所以，知道吳天嬌而又見過吳天嬌的人，爲數不少。但聽到她的刁蠻，個個都有畏心，而見到她的花容月貌，又不禁都爲之傾心，可以說，雁翎鏢吳泉的大名，也因爲有了這個刁蠻的女兒而更加名聲遠播了。

吳天嬌平日在家，必到天都峯上練武，並非吳家莊中沒有練武廳，而是爲了要使武功能在最艱難崎嶇的地勢上，也能發揮同樣的威力，則在天都峯上的岩石縱橫中，正是她一面練刀，一面發鏢，又是高縱遠竄的上好處所，而且離家又近。

她當然不會在天都峯上常人可以出沒之處練功，她練武之所，必是選擇那些絕非遊人可至的險地。

練功完畢之後，即在飛瀑流泉之下作一番沐浴，然後才回轉峯下的吳家莊去。

有時，携帶隨身的女婢，有時，則獨自一人，她認爲，必須有獨當大事的能力，就不能身邊有人照顧。

祇可惜她這個壯志很難如願。吳天嬌小姐所到之處，誰敢爲難她呢？更何況是在吳家莊附近的天都峯。所以，歷年都相安無事，她也是常獨自一人，在天都峯上，刀風鏢雨，練得神采飛揚，肆無忌憚。

這天正是盛夏，想不到平地風起，無事變爲有事。

這天吳天嬌練完武之後，正擇了一個最隱蔽的澗洞底，有一股清泉自石洞口奔騰而出，她就在這洞口外的一塊約只有兩三尺的岩石山，自行沐浴一番。

這本是一個無名之地，由她自己所發現，也由她取了個名字，叫作「水晶宮」。

她認爲，這是只有她自己的世界，也是自己的大自然沐浴室，照例將刀與鏢囊放在澗壁的一個小石筍上，再脫下外衣，跳到那塊石之上，任由洞口沖出之水，沖洗全身，將練武的汗臭，一洗而盡。

所以有時正面對住洞口，有時也背對或側對洞口，用不時轉變的方式去迎取那固定方位的泉水。

剛轉了一轉，正感到一陣清涼舒適，澗壁上忽有人笑道：「美人兒，連那條汗巾也解下來，就更妙了。」

這可使吳天嬌大吃一驚，此處竟會有人前來？連忙循聲一望，即見自己安放大環刀鏢囊、外衣的那個小石筍上，竟站立着一個中年和尚，一雙眼正凝視着自己。

這可使吳天嬌急了，她此時全身祇得一條汗巾，她不怕這陌生的和尚，却只是怕羞。這樣子怎能上前去將他加以教訓！想閃躲，環境太熟悉了，除了循路爬到澗上，再無藏身之地。要爬就要向這和尚方向爬去，這就更接近那和尚了。

何況，還須向那石筍處取回刀、鏢、衣服外衣。

不過，刁蠻小姐就有她任性的好處。羞與憤，兩者相比，羞就不算得一回事，先行洩憤要緊，她就立即一縱身，向小石筍躍上，即使手無兵刃，她想，憑自己一雙手、一雙脚，也是可以將這和尚撞落澗底，跌他一個半死。

這是她常常到達的地方，一縱而起，用的力度，也可恰到好處，不須落脚，就在落脚之前，一揚腿，必將這和尚踢落澗中。

可是，此刻身上祇僅有一條汗巾，揚腿就不太適宜，還是用掌。所以，縱起之時，就掌先身發，那小石筍上，必先將和尚拂落，自己才有立足之地，即使站住，她也是與這中年和尚並肩而立了。

吳天嬌在盛怒之下，準備發出這一掌之力，自然就用到了七八分。她還想到對付這混帳東西，要摑他一個重重的耳光，才能稍洩心頭之憤。

果然，如响斯應，「啪」的一聲，這耳光摑中了，摑在和尚的臉上，但，和尚巍然不動，只笑道：「美人兒，這還是揚腿的好啦！」

吳天嬌落掌之時，全身尚是在空中。這一掌，雖打到和尚，和尚却不動，吳天嬌自己就須承受自己這一掌的回彈之力。半空中，怎的承受得起，落掌越重，回彈之力越强。

和尚的話聲未落，吳天嬌已被彈回，得向下直落，落到了洞口的石塊上。

全因吳天嬌對地勢稔熟，回彈之力知是非墮下不可，這才選擇落到了石塊上，否則，可能落在澗底亂石之上，這就還會皮肉受到擦損或小傷。

一經落下，吳天嬌的一顆心同時也下沉了，已知這賊禿並非泛泛之輩，在這尷尬情形之下，自己須全神應敵。

似乎，也有一喜，這正是所求的獨當一面的大任降臨。她從未想到過危險，她這一生還不知道危險爲何物。

立定之後，就只想到怎樣使出第二招，掌力不夠，就只有用腿了，也顧不得僅只有一條汗巾，一縱再起，使的是大環刀法中的一記「胡姬踏錦」，本是踏步矮身，刀取中盤，而又順勢腿踢下盤，這是大環刀法中的腿法。

當然，雙手仍然要派用場，那是用來應付敵方的反擊。取的是「血馬朝天」的虛招，大可以隨機應變，以爲這樣必可以將那中年和尚踢下澗去。

但，吳天嬌已來到身邊，和尚祇是一聲淫笑，雙手發出一招「幽徑繞林」對準吳天嬌前伸的左腿，向內側一滑，竟是要硬扯吳天嬌唯一的那條汗巾，而寧可接受她這一腿。

吳天嬌以下攻上的騰身而起，招式自然是用得老了，心裡更是大怒，雙手忙即改爲「游魚擁劍」，直指和尚雙目，圍魏救趙，希望和尚要將身轉動，也連帶撤下他這招「幽徑繞林」，以免當場受辱。

怎知，那和尚將身向上一跳，跳高了尺許，使吳天嬌的雙手指尖，却掃中了他的胸膛，這胸膛，竟如銅墻鐵壁，絲毫傷不了他。

反而，因爲他突然的跳高，吳天嬌的「胡姬踏錦」的左脚，祇踢了被揚起的僧袍袍脚，更是其軟如綿，毫不受力。

招式落空，倒還罷了，不幸的是這和尚的「幽徑繞林」，因此而一提身，使他的左掌抵住了吳天嬌的臀部，只羞得吳天嬌一時無地自容，連忙趁雙指點中和尚胸膛的那股回彈之力，迅速平身而退。

和尚祇是哈哈大笑，而吳天嬌退落到澗底石塊上，這才開始着了慌。

而泉水濺到身上，低頭一望，更是不知如何是好，身上的汗巾，竟已不知去向。

和尚則在上面笑道：「這才是十全十美，美人兒，再上來，我不會讓妳再落下去了。」

吳天嬌聽得更是大羞兼又大怒，刁蠻小姐，任性已慣，怒爲重，羞爲輕，她不以赤身爲念，却只想到，兩次都敗了下來，怎麼樣才能取勝呢？

不能取勝就更不能退敵了，這才是一個難題，再抬眼向壁上一望，和尚已將大環刀取在手中，這就更糟了。

赤手已動他不得，更何況他手上還有兵刃。焦急中，却聽得澗上有人哦吟道：「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伏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

吳天嬌是個飽讀詩書的小姐，一聽，就知道是一名書生，在澗上吟着一首杜詩，聲音亮亢，大有嘯傲山林之氣，在此萬分無奈之際，不得不高聲大叫道：「岩上何人？如通武功，請即代退淫僧。」

呼叫時自然仰首上望，已見到澗岸上有一人影，是書生打扮，澗底到澗岸，總共不過三四丈。

同時也見到和尚將身一縮，抱着吳天嬌衣物和兵器，縮得緊貼着崖壁，還向吳天嬌露着得意的淫笑。

澗岸上書生，果即將身移近岸邊，俯首下望，彼此都看清了，是一名少年書生，吳天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她眼中這一名少年書生，必不通武功，即使通武功，其藝也極有限了，怎能退敵？祇是增多一個人看到自己的窘態而已。

那書生連忙將身一轉，轉得背對澗底，道：「小姐，妳快將衣服穿好，也好說話。」

吳天嬌急道：「你懂不懂得武功？這壁澗上有一個淫僧，正要相犯，如是不懂，請即下山，代向吳家莊報訊，說我吳天嬌在水晶宮遇險。」

那書生忙道：「想是吳家莊的吳天嬌小姐了，小生有罪，小生有罪！」

吳天嬌急道：「誰說你有罪？你懂武功，就下澗來相助我一臂之力，不懂，就去報訊啦！」

那書生道：「請小姐整裝，小生也好下澗來趕那淫僧去就是了。」

吳天嬌道：「我的衣衫被他劫去了，怎會有衣服呢？退賊要緊，怎顧得這許多了。」

書生道：「小生不敢，小生不敢！」

吳天嬌忙道：「你懂不懂武功，少說廢話！」

那書生道：「略知一二。」

吳天嬌道：「略知即是知，那賊禿就藏在澗壁上，你跳下我這裡來，就可望到了。」

那書生轉過身來道：「眞有其事？小姐休慌，只是，小生不敢，不敢。」

吳天嬌見到他的正面，又好氣又好笑，他竟是雙目緊閉，表示他不敢張目下望，即道：「有甚麼不敢？你也怕他？」

那書生道：「不，不，小生甚麼也不怕，但請小姐設法找點衣服穿上，否則，小生不敢褻瀆，更不敢下來與小姐並肩作戰。」

吳天嬌祇得道：「此處有甚麼方法可想，連樹葉也沒有一片，好罷，就請你將長衫脫下來，借我暫時蔽體。」

那書生仍是緊閉雙目，道：「小姐，使不得，男女授受不親，小生的長衫若給小姐穿上，罪過，罪過，成何體統？受者不安，授者更是有罪。」

吳天嬌想不到遇上了這樣一個食古不化的書呆子，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道：「嫂溺，援之以手，聖人尚且不以爲授受不親，你現在能救我出險，我感激你，不能救就趕快去報訊，不要躭誤時間了。」

就在這時候，那和尚已携着大環刀，一躍落到了吳天嬌藏身的石塊上。

吳天嬌驚叫道：「賊禿，你敢欺人？」

這和尚面露猙獰之色，淫笑連連，却一言不發，一刀就向吳天嬌劈下。

吳天嬌是使大環刀的能手，只有閃開才能避過，而這石塊不過三兩尺闊，怎麼也躲不了，唯一的方法是跳到水中澗底去。

澗底有不到二尺的泉水在急流而下，也有清晰得可見的嶙峋亂石，赤着脚走下去，必然受損，但亦無可奈何。但想到只須避開了這一刀，就可以跳上澗壁，於是，唯有咬緊牙關，施展她的輕功絕技，一個飛縱，不敢縱得太遠，遠則下落必重，尖石上更難立足，只縱了五六尺，即落入水中，口裡叫道：「你看到那賊禿沒有？」

心裡却暗自慶幸，脚尖插入水底，雖然有些兒痛，也不會有大礙，可能是落在較爲平滑的石塊上，此時也抬眼望向澗岸上那書生。

書生眞是張開了眼，果然自澗上飛躍而下，口裡却道：「小姐，請上澗壁。」

話音未落，人已到了澗底的石塊上，但那和尚却可惡之極，他並未向書生迎戰，反而跳進水中，跳到了吳天嬌的身旁。

他足上踏着草鞋，就不怕澗底的尖石，行動較吳天嬌自然得多，一手執刀就向吳天嬌攬過來。

吳天嬌迫得一跳，想躍上澗壁，可是脫不開和尚的阻攔，他只須袍袖一拂，就將吳天嬌拂得又落下水中。

這次，落脚處是塊尖石，痛得吳天嬌一聲「哎喲」，脚尖已破損，即聽得書生道：「小姐休驚慌，狂僧休得無禮！」聲到人到，他也撲了過來。

吳天嬌可望得清楚，他竟是雙目緊閉，而且手無寸鐵。這怎能敵得過武功高強而又手執大環刀的淫僧呢？

和尚就在他撲到之際，揮刀便斬。書生閉着雙眼道：「你用兵器了，眞是兇惡得很！」

於是一旋身，側轉了兩三尺，剛剛躲過了和尚的這一刀，更妙的是在這旋身之際，他那件長衫已經脫了下來，提在手中，再度撲上，竟將長衫當作兵器，向和尚掃來。

和尚揮刀力撥，是想將他的長衫斬斷。

然而這一撥，長衫竟繞着刀鋒捲了幾捲，將大環刀裹住了。

那和尚急忙抽刀時，已無法將刀抽出來了。

大行家眼裡自然識貨，吳天嬌大喜，這才知遇到了足可尅制淫僧的眞正救星。頗想相助書生一臂之力，但脚尖踏在尖石上，自己已見到水裡浮出的鮮血，如再用力，脚上的傷勢必然加重。

於是忙望向那書生道：「發招吧！」

能用長衫裹住對方的兵器，自然還可以繼續發招，這一望，更是想大罵起來，因爲，這書生依然雙目緊閉，不用眼而用耳，吳天嬌也懂得，必須對方先行發招，才能確定對方的方位，然後方可以決定還招或進招。

書生和和尚二人陷入僵持中，可能和尚以爲出力護住，不讓大環刀被長衫捲去，再無其他的動作，書生就只有以奪刀爲首一要着，他不能盲目進招。

吳天嬌責道：「你爲甚麼不張開眼睛進招呢？」

那書生道：「請小姐迴避，小生才敢張眼，視而非禮，小生承擔不起這罪名。」

原來，他還是不敢正視吳天嬌的赤身露體，只氣得吳天嬌大罵道：「這是甚麼時候？還在這裡非禮非甚麼的，你怎麼這樣獃氣？」但心裡也想到，正宜趁此時機，躍上澗壁，穿回自己的衣服。

和尚僅是提着大環刀下澗的，當下道：「我走了，你張開眼睛發招吧！」說畢，曲膝彎身，本來躍上澗壁乃輕而易擧之事，可是，現在一曲膝，足尖尚未發力，已然痛徹心脾，起身不得。

書生果然應聲大喝，左掌向和尚右肩推出，和尚的右手握着大環刀，想沉肩卸力，竟然動彈不得，迫得使用左臂硬擋。

以吳天嬌的判斷，書生這一掌，如果和尚硬接下來，和尚必定討不到好處，僅此一擧，和尚若是知機，就當棄刀逃去。

不料那和尚抬臂硬接之際，書生已强行收招，還道：「小姐，你爲何要騙小生？」剛張開的眼睛又復閉上了。

氣得吳天嬌恨不得上前將這書獃子摑一記耳光。然而，自己實在動彈不得，只好說道：「我足尖受傷，縱躍不起。」

書生連聲道：「這……這……這如何是好呢？」

吳天嬌急道：「甚麼如何是好？你張開眼睛，將這賊禿斃死了，不就已將我解救了嗎？」

那書生道：「不，不，賊禿可惡，小生更加罪孽深重了，小姐，快圖一遮蔽之策，也好使小生可以張眼發招。」

那書生又閉着眼道：「小姐，你有所不知，此賊內功甚强，小生不能張眼，最多只能打成平局，要將他趕走，至少要硬碰十招以上。」

和尚立即冷笑道：「既知佛爺的厲害，你也要管這閒事，明知非禮勿視，非禮勿言，你偏要來淌這趟渾水，不過是借此一面欣賞吳天嬌的玉體，而又不損你這書獃子鄒沐霞的名譽。」

吳天嬌可聽得又喜又惱，喜的是這書生是書獃子鄒沐霞，武林中鼎鼎有名的人物，惱的是這書獃子確有一股獃氣，絕對遵從那些「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的鬼話，在自己這樣赤身露體之前，他眞的不將眼睛睜開。

果然，鄒沐霞道：「你是誰？你竟然認識小生。」

和尚道：「我怎麼不認識你？還知道你是一名僞君子，偷來天都峯，不過是與我一樣，想在吳小姐身上快樂快樂，只是以爲給我佔了先機，你就反充正人君子了。」

鄒沐霞忙道：「這是甚麼話？豈有此理！吳小姐，你走，你趕快離開，讓小生收拾這胡言亂語的賊禿。」

吳天嬌既知他是獃書生鄒沐霞，就不敢再逼他張開眼睛了，只道：「我走，我走。」一咬銀牙，忍痛的輕輕一縱，已到了那塊石塊上，這已經是輕鬆得多了。

正想再接再勵的爬上澗壁取回衣服，和尚已發力將大環刀一送，人却飄到石塊之上，欲把吳天嬌摟住。

吳天嬌足部雖然受創，並非重傷，明知和尚來勢不善，也即時運起全身內力，對和尚一掌劈下。

和尚已無兵器，較易對付，可惜，這一掌力道雖大，和尚雙掌一合，恰好將吳天嬌的手掌挾住，就如一柄鐵鉗，鉗得吳天嬌再也縮不回來，迫得大叫道：「賊禿已將我捉住了！」

眼看着鄒沐霞，只見他從容不迫的抽出大環刀，一手執刀，一手抖開長衫，自行穿上，那股從容之態，使吳天嬌急得大叫。幸好和尚雙手改爲一手的握，握住了吳天嬌一隻手，空出右手，可能是準備對付獃書生鄒沐霞。

吳天嬌的左掌與雙脚，不停的向和尚擊下，踢出，就是不能使和尚受傷，他仿似若無其事似的。

鄒沐霞握着大環刀，踏水而前，却仍是雙目緊閉，只道：「小姐，你可是不能脫身嗎？這如何是好？」口中說着，仍是一刀一刀的向和尚揮劈而來，和尚只得將身子一旋，帶得吳天嬌

向前，就用吳天嬌作了擋箭牌，這一刀若是劈下，吳天嬌定必沒命了。

吳天嬌急忙大叫道：「是我！」她尚未出聲，鄒沐霞已經撤招，並道：「我知道，好狡猾的賊禿！」

和尚獰笑道：「書獃子，我是讓你如願以償，你只須睜開一點眼角兒，就可以飽餐秀色，罪過全由我負了，你該怎麼感謝我？」

獃書生呆了，握着刀，動也不動，和尚則將吳天嬌擋在自己身前作護身符。

獃書生呆着時，和尚的右手還在吳天嬌身上大施輕薄。

吳天嬌急得大叫：「還不睜眼救我！」

獃書生道：「小姐，休得急燥，小生正在想法子，圖個兩全之策。」

吳天嬌道：「還有甚麼兩全、三全之策？現在睜開眼睛，你就可以取和尚的狗命了，還要容忍他對我羞辱嗎？」

獃書生鄒沐霞將大環刀當作摺扇似的在胸前搖了幾下，忽道：「有了，你不停的縱起來，越高越好。」

吳天嬌道：「我被賊禿捉住，怎麼縱？」

鄒沐霞道：「他只能執着你一隻手，你的雙脚仍可縱躍，縱，縱，縱，小生自有道理。」也不知他究竟有甚麼道理。吳天嬌只得依言高縱，而每一縱都被和尚帶得壓住落地。

就在吳天嬌剛縱上而又被和尚拉下的這一刹那，鄒沐霞矮身而入，使的是「苔紋錦綉」，刀鋒貼地掃開去，和尚不能不躍高躲避，否則，一雙脚就會被斬掉。

同時，也將吳天嬌向下重壓，要使鄒沐霞斬不到他而斬到吳天嬌。

吳天嬌這時可明白了，鄒沐霞用耳不用眼，他聽脚步落地之聲，就可辨別到落地的是吳天嬌還是和尚。

和尚帶動吳天嬌，落脚必稍重，吳天嬌自行跳躍的話，則可使出最輕的力度，以獃書生之能，他必能判斷清楚。

吳天嬌並非庸手，知道獃書生這一着，她就使盡本領，務使全身凌空的時候較久，而和尚將她按下，首先必須自己已有立脚之處才能發力。

這就給了獃書生的機會，獃書生的刀鋒，就像雪片般飛來，直使吳天嬌這大行家心悅誠服。

綿密的一刀連一刀，而每在吳天嬌被壓得點地的那一刹那間，刀鋒就轉了方向，向空中拂去，凡是和尚落脚時，刀鋒立即削到。

和尚躲到第三刀，左脚的大拇指已被削去了一節，同時，兩人都還空出一隻左手，一樣是招來招往。

和尚佔了開眼的便宜，專攻獃書生的要害，獃書生則必須在和尚發招之後才接招還招，所以，左手相對，尚無勝負，脚下，和尚可吃不消了。

削掉了一節脚趾，和尚一聲怒吼，携着吳天嬌向澗壁上飛竄，吳天嬌自然發力掙扎，和尚即將吳天嬌對正隨後趕來的獃書生一擲。

如果獃書生未開眼，吳天嬌可糟透了，必會碰上他的刀鋒。

但閉眼的獃書生却與開眼無別，忙將大環刀向身後一縮，袍袖一揚，將吳天嬌略略一擋，卸了被和尚擲出的那股力道，吳天嬌便可輕輕的再落在澗底的石塊上。

而獃書生因此一阻，也不能不同時落入澗中，却是故意斜飄得落在水裡。

吳天嬌一經站定，抬眼上望，只見和尚盡携自己的衣裳、鏢囊，向澗岸竄去，到了岸上，還道：「獃書生，這是我拾殘佛爺給你的好機會，將來得好好的報答我啊！」

吳天嬌急道：「鄒……鄒先生，他將我的衣服拿走了，還不追上去？」

鄒沐霞道：「我追去，請小姐自行設法回家。」他仍然是閉上眼睛，向澗壁縱上。

吳天嬌可急了，這一追，不知追到何時，而衣服已經被賊禿拿走了，於是急道：「鄒先生，請行個方便，將你的長衫借我一用，到了舍下，另用新衣奉還。」

鄒沐霞在澗壁回過頭來，閉眼道：「小姐，使不得，男女授受不親，小生追賊禿去，必着他將小姐的衣服送還。」

接着一縱身，上了澗岸，立即不見了。

吳天嬌雖脫了險，但是如何回家，可眞是大傷腦筋了。

（全文完）

丹丘狂

情俠希夷故事／巴人・文　可飛・圖

蕭丹喬裝希夷　途遇鏢局旗女

上文提要：蕭丹終於明白同路人是希夷，滿以爲從此可以跟隨他闖蕩江湖增廣見識，當晚無牽無掛睡到過午，一覺醒來却不見了希夷，何不傷心，怒責兩個婢女後，竟獨自飛奔而去，繼續尋找仰慕的英雄希夷。並在江湖上冒用希夷之名救難濟貧，撮合姻緣，大鬧江湖，希望以此辦法能引出希夷的出現。一日闖進林中，不防背後似被人打了一棒，猛回頭，却是自己最怕的人鹿杖翁……

蕭丹一抬頭，瞄見來個酒糟鼻，竟是陰魂不散的鹿杖翁，嚇得她轉身想逃跑。

却是她脚跟兒轉，身子尚未轉的瞬間，心中一動，且慢，而今她換面改頭，任這死老兒奸似鬼，必也認不出她來，何況，鹿杖翁手裡那根鹿角杖，邪門得很，只要是被他望見了，豈能逃跑得掉，無論你跑得多快，也快不過他飛出來的鹿角杖。她從小兒就搗蛋調皮，鹿杖翁爲老又不尊，和她癲在一起，小屁股上，不知吃過他多少孤拐，如何會不知厲害。

當眞，現在是好漢子了，好漢子，可不吃眼前虧，且試他一試。

邁着闊步，不逃，不避，反倒迎面走了過去，近了，對了面，錯身，那糟老兒打她身邊走過了，竟沒多瞧她一眼。

喜得她心花兒朵朵開，妙極啦，果然這鬼老兒認不出她來，五步，七步，忍不住，霍地回轉身來，啊呀！不料，竟和人撞個正着。

被撞那人可瞪眼了，是一雙杏眼兒，敢情，是一個姑娘，還是挺美。

不但美，而且，丁香結子芙蓉絛，不繫明珠繫寶刀，一身勁裝，被撞了，那姑娘怎又一閃身，閃身，風衣飄飛，只見那披風上，繡着一隻栩栩如生，展翅欲飛的鳳凰。

丹丘生的蕭丹一怔，難道這姑娘也是出來闖蕩江湖，和她一樣，豈不是無獨有了偶？

那瞪大了的杏眼兒，分明是要發作的，顯然一見她是這樣一個俊美的少年，也怔了怔，那杏眼兒登時彎了下來，說：「喲！我可撞着了你，痛不痛啊？」

分明是她撞着了人家姑娘，樂得她差點兒笑出聲來，道：「却是我的不是了，罪過，罪過，小生這廂賠禮了。」

兜頭一揖，她本就淘氣，何況得意，那眼兒盯着人家，不轉眼，倒瞇了起來，眞像個風流多情的少年郎，乍驚艷麗。

那姑娘雖然紅了臉兒，却抿着嘴兒一笑，把他上上下下，竟打量起來，說道：「瞧你，像也是初來乍到，可是找宿處？」

「如何不是，」丹丘生的蕭丹說：「可不是想找個乾淨的棧房，心急了些。」

那姑娘眉兒揚了，說：「我可不是心急回棧房，也走得急了些，我住的那棧房，在滄州數一數二，偌，就在前面，老字號，金字的招牌，咱們來去滄州，必在這家住宿，你這小相公，何不跟我來。」

「妙極，姑娘，咱們可眞有緣了。」

那姑娘望了她一眼，說：「你，說甚麼？」

「有道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

對面也不相逢，百年修來才能同船渡，何況……」

「撞着了你。」

「是撞在一起，何況又同宿……」

「同宿一個店中。」

那姑娘瞪了她一眼，丹丘生的蕭丹却已綳了臉兒，說道：「我正是這個意思，姑娘，你說，這不是有緣麼？」

「算你啦，走吧。」

那姑娘的眼兒不再瞪，目光也柔和了，她心下可樂極了，知道這姑娘是要說且饒你這遭兒，她心裡樂，可不敢笑在臉上，不由瞄了那姑娘腰間的繡彎刀一眼。心想，若認爲她輕佻，口花花，出言調戲，怕不就要動兒，人家不過和她一樣，武林的女兒，其實正經，只不過沒迂腐得男女受授不親而已。

走了，她跟在這姑娘身邊，說道：「適才姑娘你怎說？常來去滄州？」

「豈僅滄州，」那姑娘道：「咱們走鏢，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那兒不是常走的。」

「說甚麼？姑娘妳……走鏢？」

她可眞驚奇了，那姑娘噗嗤一聲笑，說道：「你是少見多怪，金陵城的金鳳鏢局，天下聞名。」

「失敬了，了不得，敢情姑娘還是女鏢師？」

「雖不是鏢師，却是掌旗兒的旗女，你當然不懂得的，就等同一般鏢局的趟子手，除了鏢師，可就數到我啦。却是尚未問你，小相公，你打那兒來？」

丹丘生的蕭丹，把胸脯兒一挺，那自是更高高地挺了起來，說：「我不小啦，你不瞧，我也和你一樣，出來闖蕩江湖。」

那姑娘又一聲噗嗤，說：「你也……闖蕩江湖？用甚麼？子曰，用之乎也者？」

丹丘生的蕭丹心裡哼了一聲，說道：「你可知我打那兒來？」

「我不是問你呀？」

「青州來……」本已是斜飛入鬢的眉兒更揚得高了，不料那姑娘接口道：「好極啦，你可知我爲甚麼到滄州來，本來鏢走濟南府的，便是聽得傳聞，情俠希夷，大鬧青州，是以日夜兼程，趕了來。」

她本是要說，她就是大鬧青州的情俠，聞言倒怔了怔，說道：「你，姑娘，你兼程趕來，要會情俠？」

心想：難道這姑娘也和她一般，出來尋訪情俠？

「是呀！」那姑娘忽然嘆了口氣，說道：「說來話可長啦，咱們走鏢天涯，就爲的尋訪情俠。」

「你……那麼，認識這情俠了？」

「嘿！」那姑娘又揚了眉兒，道：「江湖中人尚未以情俠相稱，他的名頭兒尚不響亮之時，我們已認識了，甚至，他初出江湖行走，我們已相識了。」

她差點說她就是大鬧青州的情俠，幸是未曾說出口來，敢情人家早已認識。

那姑娘好不興奮，說道：「好極，原來你從青州來，我正想找個青州來的人打聽……且慢，到啦。」

到了客棧門口，二開間的大門面，端的客似雲來，仕宦下馬的大客棧，那姑娘才到門口，店家夥計莫不笑臉相迎，顯然不假，是常來的熟客，那姑娘吩咐店家，爲這小相公備房，並要酒菜，吩咐送入她房中。對蕭丹道：「且隨我回房。」

她却也明白，人家是急於打聽情俠消息，未曾錯會人家的意思。

其實，她又何嘗不急於要知道，這姑娘與情俠希夷有何淵源，房中說話，倒也便當。

那姑娘確也豪爽得緊，毫不拘束，才在房中坐定，酒菜立即送了來，不用她催問，已把金陵的金鳳鏢局，簡略相告，道：「你不是江湖人，江湖中的情仇恩怨，多說你也不懂……」

蕭丹可笑不出，眉兒也揚不起來，道：「這麼說，妳們金鳳總鏢頭，對情俠希夷一往情深了？」

「又豈僅一往情深，而且還有救命之恩，而且，那情俠希夷替我家總鏢頭，治癒了那不治之症，你懂麼？除非她獨身終老，是再不能嫁與他人了。」

她楞住了，如何會不懂，爲了替金鳳總鏢頭治病，有了肌膚之親，雖說病不忌醫，但女兒家可是清清白白的軀體，這姑娘何用詳說，只看她說來也尷尷尬尬，就已可想而知了。

她若僅爲了好奇，响往希夷情俠的英雄風流事蹟，又豈會入夢，夢中的情俠希夷，那麼英俊又蕭洒？

但說甚麼她還不過情竇初開，不過是綺思情夢而已，也還不到情痴的地步，却是聽這姑娘一說，倒激發了她的俠肝，義膽，登時脆脆地的大笑起來。

她是朗朗笑的，只可惜嫩嗓子，粗不起來，提高了，倒更脆了，道：「那麼，你不用前往青州啦。」

「你說甚麼？」

「好教你得知，」現在，她是丹丘生了，眉兒又揚得起來了，道：「把那知府狗官兒斷髮割鬚，盜去官印，義助那秀才有情人終成眷屬的，不是別人，就是我。」

那姑娘登時跳了起來，眼兒瞪得不能再大了，說：「你你……你就是希夷情俠？」

若這姑娘所說是眞的，早已和情俠希夷相識了，怎會如此驚駭？如此言語？

「不！」那姑娘道：「那情俠希夷雖然幪了面，誰也沒見過他的眞面目，但他那把聲兒，我是聽過的，再說，身形高大，虎背熊腰，那像你這麼個……」

「風流又蕭灑，風度更翩翩。」

那姑娘啐了一口，說：「嫩雛兒，小相公。」

登時激惱得她把胸脯兒挺高，道：「情俠希夷，可不是只有他希夷才配稱情俠，難道我就助不得那風月債難酬的怨女痴男，成其眷屬。」

可把那姑娘笑得花枝兒般亂顫，當眞好笑得緊，嫩雛兒，小相公，那臉蛋兒嫩得吹彈得破，嗓子也嫩得像個沒長大的孩兒，要闖蕩江湖不說，竟然自稱情俠。

笑得蕭丹有些兒惱怒，眼兒一瞪，說：「你笑甚麼？你……不信？」

「信啦，」那姑娘兀自大笑，差點兒連氣也喘不過來，說：「如何不信，昨兒夜裡的春秋大夢，八成兒你還不曾從夢中醒來。」

她不想的，不想承認大鬧青州的就是她，也不想賣弄武功，現在，哼！可是這姑娘逼着她承認，非賣弄一下子不可。

「啊呀！」

笑得彎了腰兒的姑娘跳了起來，摸着臉兒，瞪着眼兒，是誰？在她臉兒上擰了一下，還是眞重，坐在對面的嫩雛兒，小相公，沒動，也沒伸手呀？再說，隔着桌子，伸手也夠不到？

再說……說甚麼也不信是這小相公，急回頭，關着房門，身後那會有人，啊呀！這番她跳得更高了，就在她回頭望的刹那間，屁股上又被人擰了一下，而且還是眞痛，又羞又急，如何不跳得更高！急回頭。

「你！原來是你！」

這番她可瞄見了，恰見蕭丹坐了下來，那自是離過座了。

蕭丹嘻嘻一笑，說：「你不是說我用子曰走江湖麼？子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自是輾轉反側，啊呀！你那臉蛋兒眞滑膩如脂。」

果然是面前這俊俏的相公擰她，忒怪，不痛，也不急了，只剩下羞，還添了三分兒喜，說：「敢情，眞是你……我是說大鬧青州！」

「那麼，你信啦，」蕭丹脆生生大笑，說：「放心，我不擰你啦。」

不僅信了，還眞怕再擰她，紅着臉兒坐了下來，那姑娘道：「喂，你還沒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兒？」

「丹丘生，喂！你也還沒告訴我。」

那姑娘啐了一口說：「人家小生必然儒雅又溫柔，你不是丹丘生，該叫你丹丘狂，原來你是個……」

「蕭洒又風流，」蕭丹說：「遊戲人間，笑傲江湖，妙極，丹丘狂，情俠丹丘狂，要令風月債難酬的怨女痴男，天下有情人，成其眷屬。」

突然間，那姑娘不言也不動，睜大了眼睛凝視着蕭丹，那眼睛也亮了起來。

她可是曾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紫烟蘿的旗女，金鳳鏢局打旗兒行先的趟子手，其實，連那鏢局中的鏢師，武功也及不上她，之所以走南闖北，充任趟子手，爲的就是替總鏢頭金鳳尋訪希夷情俠。

不料大鬧青州的，不是情俠希夷，而是這少年，憑她的身手武功，這少年兩番獰她，不要說躲了，她連人家的影兒也沒瞄見，也就可知其莫測高深了，她不見驚，而是，喜上心頭。

蕭丹樂在心頭，好不得意，以爲她眞蕭灑又風流，竟以爲人家姑娘爲她着迷了，說：「來呀！你還沒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兒。」

「早告訴你這狂生啦，我是旗女。」姑娘說。

「不對，丹丘狂。」

「好吧，丹丘狂。」姑娘說：「我早已告訴你，我是旗女啦，而且告訴過你，爲甚麼叫旗女。」

「打旗兒行先，出來替你總鏢頭金鳳，尋訪情俠希夷。」

「算你啦，」姑娘說：「情俠丹丘狂，我問你，想不想揚名兒？令有情人都成眷屬，果然揚了名兒，但也不過是一時、一地，却不能天下揚名。」

「那敢情好，」蕭丹道：「却不知怎麼才一舉揚名天下？」

「除非那有情人天下知名，天下人都敬重。」

蕭丹瞪大了眼兒，道：「那兒找去？」

「遠在天邊。」

「你！」蕭丹想大笑，却忍住了，說：「你這打旗兒的旗女？」

那姑娘一臉肅容，挺認眞，道：「走鏢，不錯，我是打旗兒行先，但你還不知道我是爲甚麼叫旗女？是誰的旗女？」

「你們的金鳳總鏢頭，你早告訴我啦。」

「你錯啦，喂，你可聽說過紫烟蘿？」

蕭丹愕然，搖頭，直眨眼兒，說：「誰叫紫烟蘿呀？啊呀……你這是甚麼邪法兒，怎麼我……動彈不得？」

那姑娘只一旋身，手中多了一隻綵旗兒，那麼向她一揚，蕭丹驀見一淡紫色的烟霞湧現，登時上半身連臂便已動彈不得，大吃一驚。

那姑娘哼了一聲，道：「你雖是好功夫，敢情仍是個雛兒，連紫烟蘿也不知道。」

「啊唷！」蕭丹叫道：「你爲甚麼擰我？」

雖然雙臂動彈不得，冷不防被她在臉兒上擰了一下，但頭和脚却是能轉動的，一拋頭，跳了起來，那姑娘道：「這叫做以擰還擰，你爲甚麼擰我，我還要……」

她的掌揚了起來，可打不下去了，啐了一口，她怎能擰這麼個俊俏郞君的屁股，羞死人。

蕭丹可眞嚇壞了，叫道：「使邪法兒，算甚麼本事，放開我。」

臉兒紅紅的姑娘說道：「敎你見識紫烟蘿，別說你在我跟前了，便在三五丈外，我這旗兒一揚，就能把你細綁起來。」

「我明白啦，你是蜘蛛精。」

被那姑娘提醒，這才發現了，敢情是被宛若蛛絲一般，幾乎不能見的細絲細綁住了。

那姑娘又啐了一口，說道：「敢情你眞是孤陋寡聞，連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也不曉得，奇怪，按說，你的功夫奇詭罕見，便是初出道的雛兒，也該聽說過呀！告訴你啦，這就是紫烟蘿，也是人的名兒，你可站得穩啦，好敎你得知，我便是紫烟蘿的旗女，任你功夫有多高強，一旦被我這無形無聲的紫烟蘿綁住了，也就施展不出來，問你，怕是不怕。」

蕭丹可眞駭然了，天下間，竟會有這麼神奇網蘿！幸是人家姑娘沒惡意，否則，豈不是任由她宰割擺佈了。

登時有了主意，柔聲說道：「那麼，你雖不是蜘蛛精，却也差不離多少，你敢說，不是你無限柔情的情絲。」

那姑娘却嘆了口氣，只見她手中的旗兒一揚，眼前又湧現一蓬淡淡的紫色烟霞，一閃而沒，蕭丹立覺渾身一鬆。

敢情那紫烟蘿是從她手中那旗杆兒中發出，又收回去了。

她怎麼幽幽地一聲嘆息，蕭丹倒不好打趣她了，那姑娘也已把那繡着金鳳的旗兒捲了起來，插回腰間，說道：「可惜，縱有情絲萬縷，也綁不住那情俠希夷，你給我乖乖坐好了，聽我說來。」

她說了出來，聽得蕭丹如痴似呆，原來金鳳鏢局的金鳳總鏢頭，便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對情俠希夷一往情深，却不料那人品、容貌、武功，天下罕有的奇女子、美嬌娘，情俠希夷竟然那麼無情狠心，捨她而去，一去無踪。

「這還是年來的事了。」那姑娘道：「江湖上出現了一位情俠，亦名希夷，這才知道是他，但神龍見首，等到那英雄事蹟傳揚開來，追尋前去，早又失去了那希夷情俠的踪跡。」

蕭丹不笑，再也嘻笑不起來了，道：「我明白了，你是說，若能助那天下聞名的紫烟蘿，與聞名天下的希夷情俠，成其眷屬，那自是天下大大地揚了名兒。」

那姑娘又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我本是走鏢濟南府，聽得傳聞，情俠希夷出現在青州，而且轟動了青州，巴巴兒的日夜兼程趕來，那知，哼，敢情是你這個冒名兒的情俠淘氣。」

蕭丹興奮極了，道：「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你這小娘子可知所謂希夷，壓根兒就不存在，但也無處不在，敢情那紫烟蘿連人家的眞面目也沒見，眞名兒也不知道，便已一往情深了。」

言下好不得意，若不得意，她也就是天眞的蕭丹了，聽她恁地一說，那姑娘怔住了，當眞小看了這個俊俏的少年郎君，不但知道何謂希夷，而且說出因由道：「難道，你見過，你倒曉得他的眞名兒？」

得意之極的蕭丹，脆脆地，揚着眉尖一笑，道：「普天之下，大概除了我丹丘狂，再沒第二人知道了，這希夷情俠姓胡，單名奇……」

那姑娘也興奮得跳了起來，啊呀一聲，叫道：「原來，眞是他，那個奇醜，腮上長着個大惡瘤的胡奇，啊呀！總鏢頭早猜到是他的，只不過那胡奇絕口不認，快告訴我，你怎會知道，那兒見過？」

那姑娘興奮極了，蕭丹心想，倒眞要會會這個總鏢頭的紫烟蘿，不過是她的旗女而已，竟會對她如此耿耿忠心，刹時間，那胡大哥的話語，一時間，也湧現在心頭，那胡奇可不是承認他醜陋了，敢情是眞的，才知他在道上店中，總戴着那帽緣垂着黑布的草帽兒。

「說阿，你怎不說了？」

蕭丹感到說不出滋味的悵惘，那麼，她幻想的，入她夢來的情俠希夷，非但不瀟灑又風流，而且，奇醜之極。

不由她驀地跺了一下脚兒，道：「我問你，那總鏢頭，不，那紫烟蘿，早已猜到情俠希夷就是胡奇，知道他奇醜無比，仍然愛他，對他一往情深？」

那姑娘，紫烟蘿的旗女，正容道：「甚麼話，我家的總鏢頭，名震江湖的紫烟蘿，豈會以貌取人，若是淺薄之輩，也不會受到江湖武林，人人敬重了。」

蕭丹好生感動，道：「好，我這胡大哥，雖不知他現在何處，但是在北邊兒，也許，也已南下青州啦，我有本事，敎他來找我。」

「當眞！」

「如何不眞。」

蕭丹毫不隱瞞，把與胡奇在道旁破寮相遇，如何訂交，結伴同行的經過，一五一十說了出來，道：「你這小娘子明白了麼，非是我要冒充情俠希夷，不過是引他前去青州，他一聽得傳聞，當然就知是我啦，怕他不去尋我。」

「爲甚麼？爲甚麼要去尋你！」

「因爲……他是我的胡大哥呀。」

當眞？胡大哥爲甚麼要來尋她？她竟然肯定不疑？一時間，她愕愕地，出起神來，早在她和胡奇在道旁破寮相會前，那胡奇已坦白相告，已或前或後，跟踪她半日了，那時，可不知道她來自無名山莊，不過已認出她易釵而弁，知道她是姑娘喬裝扮，那

麼……

不自覺，摸着臉兒，她可從不顧影自憐，更不會搔首弄姿，她是武林的女兒呀，但無人不讚她美。

不自覺，她啐了一口，因爲一想到那些令她也感到肉麻的稱讚，甚至有些兒着惱，但現在，她却摸起自己的臉蛋兒來，莫非？胡大哥這情俠，眞是個多情種子，像所有相處過的，甚至遇到的，見過她的人一樣，都喜歡她了？

說甚麼她也是個情竇已開的姑娘，心中一動，心兒就蕩漾了起來，那臉兒，也就紅了起來。

在無人不喜歡她，從小兒無人不喜愛她的無名山莊長大起來的蕭丹，那會識得愁滋味，但現在，却感到無名的幽怨，因爲，胡大哥捨她而去，答應過她，伴她走江湖的，却趁她熟睡，把她交給兩個該死的丫頭，捨她而去，獨個兒走了。

「因爲，他喜歡我，胡大哥，他多關心我呀！躭心江湖上大兇險，而我隻身走江湖。」她竟幽怨地嘆了一口氣，說道：「啊呀，他把我交給我那兩個追來尋找我的丫頭，獨個兒走啦，知道我大鬧青州，當然又知道我必是擺脫了那兩個死丫頭，又是獨個兒了，他關心，如何不躭心，因此，我知他必去尋我。」

她是在回答那旗女麼，倒更像是自言自語。

那旗女不轉眼兒望着她，忽然噗嗤一聲，笑了，釋然了，道：「這就不怪了，原來你是丫環陪伴服侍長大起來的，不怪這麼嬌嫩了，任你武功有多好，也總是個天眞的嫩雛兒，當眞令人喜愛，不怪你那胡大哥喜歡你了，好極了。」

忠心耿耿的旗女，一心在那金鳳總鏢頭身上，即使蕭丹顯露出些女兒態來，也都不放在心上，不去疑惑了，不由她不興奮起來，尋訪了近年，終於，有了情俠希夷的行踪，恨不得即刻上路。

「不，」蕭丹說：「胡大哥敎我的，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今兒晚了，明日雞鳴，天不亮，咱們就上路。」

「你呀！」旗女說：「眞是個嫩雛兒，這也還用敎麼，好吧。」

心下却想：這丹丘狂生，不僅人俊，武功俊，而且當眞天眞得喜愛煞人。

那天色仍然欲明未曙，東方天際，啓明之星，還在對她們霎眼兒，丹丘狂，旗女已走了青州道。

那旗女盤問了她一夜，不禁也心下駭然，當眞天下之大，何奇沒有，那一燈大師，已算得是世外高人了，不料更有無人知的無名山莊，她走南闖北，何曾聽說過有鹿杖翁這樣的奇人隱逸。

她不再笑話蕭丹了，敢情天不怕，地不怕的丹丘狂，怕了那個追尋前來的該死的糟老頭，是以落了店，再不敢出店，天未明，就溜出城來。

天眞的蕭丹，又哪有甚麼城府，被那旗女三言兩語一哄，和盤說了出來，相對久了，即使蕭丹也曾偶然露出些女兒態來，那旗女也絲毫不疑，壓根兒就不願疑，因爲，若知這可愛的丹丘狂，是易釵而弁，必然好生失望。

那旗女也不禁得意起來，揚了眉兒道：「好！我幫你，若是那糟老頭追來，我只要一揚手，就能把他綑綁起來。」

蕭丹好不歡喜，道：「那糟老頭有紅噴噴的酒糟鼻子，最是好認不過，還有，他那鹿角頭的拐杖，也是他的旱烟竿兒，你可要當心，別讓他出手，出手就會在空中拐彎兒，任你跑得多快，不是屁股，就是腿上，準捱他的孤拐，你休想能逃得出他的手去。」

「瞧你怕成這個樣兒，八成兒捱過他不少孤拐了，不過，聽你說來，這糟老兒還是眞難鬥，好吧，我就先下手爲强。」

「還有……」

「還有？」旗女的年歲兒也和蕭丹相仿，又那會不活潑的，啐了一口，道：「那有這麼多的怕的，虧你還敢自稱丹丘狂。」

蕭丹尷尬的一笑，道：「除了這陰魂不散的糟老兒，就怕我那兩個丫頭了……」

那旗女那忍得住，噗嗤一聲，笑道：「這倒是天下的奇聞兒，主子倒怕了丫頭，是了……」回過頭來，打量起蕭丹來，又道：「你那兩個丫頭必是美人兒，而你，却是多情公子。」

蕭丹正色道：「你那會知道，她們從小和我一道兒練功夫，若是聯起手來，我休想逃得了，再說，她們奉我爹的命，來捉我回去的。」

那旗女不由更驚奇，這丹丘狂雖沒和她過招，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昨兒夜裡，連人家怎麼出的手也不知道，便被他擰了兩下子去，擰得還是最羞人的地方，如何不令她驚奇又羞赧，不料連人家的丫頭，竟也如此了得。

蕭丹想會會紫烟蘿，這旗女雖然驚駭，可不也巴不得會一會那鹿杖翁，和這兩個丫頭。

那天色漸漸明亮了，東方天際，朝霞也絢麗起來，由灰暗而璀燦。

蕭丹放慢了脚步，回頭向來路上瞄了一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那旗女眞着迷了，映着那朝霞，眞沒見過，男兒漢，那臉蛋兒竟也如花嬌美，而且，簡直是艷麗。

蕭丹說：「可好啦，任那該死的糟老兒奸似鬼，也被我擺脫啦，那鹿杖翁，做夢兒，也想不到我會走回頭……」

「你怎麼啦？」

蕭丹的話聲，突然凝結住了，也

突然變了色，用手向前路一指，聲調兒有些抖顫，說：「烟……」

漫天朝霞，旭日東昇，原野之上，如何不曉烟迷離，那旗女笑道：「你若去江南，更不知如何驚奇了，你們那書上，不是有：兩岸曉烟楊柳綠，一園春雨杏花紅麼？傻哥兒，那是曉烟呀。」

「不！」蕭丹顯然想回身，作勢要跑。

隨着她的手指處，原來是前面道旁，昇起的一縷嫋嫋青烟，還看見了有微弱的火星在閃爍。

她看見了，一個糟老兒在吸着旱烟，烟竿兒特別，竟是鹿角型，原來，是鹿角的杖頭！

那旗女明白了，一圈臂，已把蕭丹揪住了，只一帶，蕭丹冷不防，立腳不穩，啊唷！撞到她軟綿綿的酥胸上，那旗女臉兒一紅，啐了一口，醉醉的瞪了她一眼，說道：「只敢對我輕狂，你算甚麼丹丘狂，憑你這點膽兒，也想天下揚名兒。」

當眞，而今她風度翩翩，有美同行不說，那靴兒也墊高了，細細長長的眉，也粗了，任這賊糟老兒奸似鬼，不信還認得出她來，怕甚麼！眼珠兒一轉，有了，一旋身，摟着了那旗女的肩頭。

臊得那旗女的臉兒更紅透了，一掙，竟然掙不脫，呔！蕭丹在她耳邊道：「法兒有一個，咱們扮作恩恩愛愛的小兩口兒，這糟老兒是古板，必多一眼也不敢瞧咱們，走啦。」

那由旗女分說，擁着她就往前走，道旁可不是鹿杖翁，紅紅的酒糟鼻子掀了掀，重重的哼了一聲，當眞世風日下，那有眼兒看，索性轉過身子，閉了眼兒。

蕭丹不用轉頭，擁着那旗女，自然瞄着身後，只樂得她心花怒放，別說一眼了，半眼兒沒向她們瞧一下。落下小山坡，轉過山坳，她只顧瞧着身後，那防到旗女一巴掌打來，脆脆的一聲響。

「啊唷！」蕭丹摸着臉，說：「你爲甚麼打我！」

「瞧你還敢不敢輕狂。」

其實不痛，她却哎唷連聲，說道：「不輕狂，怎瞞得這鬼老兒，哎唷，好痛，還不替我瞧瞧，必是被你打落了牙兒。」

旗女一怔，竟信以爲眞，湊過臉去，向蕭丹張開的嘴裡望，冷不防蕭丹一口咬來，在那旗女的唇上，重重的咬了一下子，笑着轉身就跑。

才知又上了這狂生的當啦，跺了一下腳兒，就追，可眞有些兒痛，竟不知惜玉憐香，不過，痛在唇上，却甜在心裡，叫道：「你這該死的丹丘狂，有膽兒別跑。」

「有本事，你追啦，任你那情絲千縷，可沒千丈萬丈長。」

紫烟蘿的旗女，何等絕世輕功，禪功無相，當眞去來如風，光天化日下，也快得宛若一縷輕烟，那知就是追趕不上，看看追近了些，那知蕭丹一伏腰兒，眨一下眼兒，那距離又拉遠了。

追得那旗女香汗淋漓，張大嘴兒喘氣，恨得牙癢癢，心兒裡可甜蜜蜜，天下之間，竟有這樣神奇的輕功，丹丘狂，敢情是個情狂，休被我捉到你。

氣得她停下步來，果然不出她所料，蕭丹也停下了步來，竟回頭來，對她嘻嘻一笑。

旗女一怔，這丹丘狂怎麼啦？只見他突然一繃，跳起來怕不有丈來高，大叫一聲，回頭向她跑來。

休上他的當，必是這情狂又要戲弄她，慌忙腳下一滑，倏忽間已旋身，再旋身，竟然已轉到蕭丹的身後了，喜得她心花怒放，霍地一掌拍出，那自是把滿懷的愛與恨，都加在那掌上了，既然在身後，又不想傷他，自是拍在他最肉厚的地方。

蕭丹又大叫一聲，啊呀！正跑之間，那一掌又重了些，打得她一個跟蹌。

摸着屁股，痛得咧咧嘴的蕭丹叫道：「原來……你打我！」

「看你還敢不敢，敢不敢……」

咬她的唇兒，羞人答答，怎麼說得出口。

「我不過咬你一下子，你怎麼……且慢，先前，難道不是……」

蕭丹跺起腳來叫道：「我知是你，你這陰魂不散的鬼老兒，暗算人，算甚麼好漢。」

原來先前她正跑之間，屁股上着了一下子，痛得她跳了起來，是以往回跑來，那知冷不防又被旗女拍了一掌。

那旗女也有醒悟了，這必定他先前跳起來之故，駭然道：「沒有呀，我怎麼不見人？」

蕭丹道：「你那知厲害，這鬼老兒邪門得緊，他遙空一指，樹上的葉，地上的石頭，都能飛起來打你，若是他飛出鹿杖，可更了不得了，會在空中拐彎兒，打你的孤拐！」

旗女瞪大了眼兒，天下之間，竟有這樣神奇的功夫，可眞是通神了，道：「但是，咱們先前不是瞞過他了麼，再說，怎會又在前頭？」

「必是咱們過來後，他才知上了當。」

旗女一圈臂，手中已多了一支旗兒，旗兒迎風，旗上的金鳳振翅欲飛，蕭丹一滑步，已躲在她身後，道：「對，我跑回來，我就這個意思，若是不想我被這鬼老兒揪回去，你那情網也許派得上用場。」

「是紫烟蘿。」旗女啐了一口。

「用以捕捉情人，不也就是情網了，妙極！」

「該死！」旗女叫道：「放開我，放

下我來呀！」

蕭丹突然一把從後面抱住了她，羞得她滿面通紅，而且，登時渾身酥軟了，不能叫嚷，那有力氣掙扎。

當眞是丹丘狂了，不知爲甚麼，喜得發了狂一樣，抱着那旗女打起轉來，一下子失了重心，旗女大叫一聲：「啊呀！」竟雙雙倒在路邊的草地，竟然仍不放手，仍然抱着那旗女，在草地上打起滾來。而且脆生生，大笑大叫，叫道：「妙極，妙極！」

不但地轉天旋，而且被壓得氣也喘不過來，那旗女雖不是老羞成怒，可眞急了，道上人來人往，被人瞧見，光天化日之下，如何不羞死人，終被她挪出手來，也膽生生，一巴掌打在蕭丹臉上，霍地脫出擁抱，跳起身來。

蕭丹兀自大笑，躺在草地上，獨個兒也樂得打滾。

緩過那口氣，慌忙整了整凌亂的衣衫，那旗女怔住了，敢是……這丹丘狂，瘋啦？

不好！道旁的草地是個斜坡，坡下一條小溪潺潺流，再容她打滾，必滾落溪中，那旗女的旗兒原在手中，霍地一指，一蓬淡淡的紫色烟霞，在陽光下一閃，已把蕭丹綑了個結實，只一帶，不僅把蕭丹帶離了身邊，那紫烟蘿當眞奇詭妙絕，只見蕭丹的身子飛了起來，叭的一聲響，落在她腳下。

蕭丹不僅是兩臂了，連腿兒也綁緊了，那還能動彈，不料兀自大笑不已。

莫非……眞瘋癲啦，旗女登時惶急起來，手腳無措，叫道：「喂！喂喂，你是怎麼啦！」

驀聽身後有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女娃娃，你不用急苦，我鹿杖翁這根鹿杖，專醫奇難雜症，這是他的老毛病。」

有道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鹿杖翁，不是來了她們飛奔躲逃的鹿杖翁嗎？她反倒大喜，叫道：「老人家，你來得好，他這是甚麼老毛病呀！快治治他。」

一轉身，可不是那個酒糟鼻子糟老兒站在她身後，杖頭的鹿角上，仍在冒烟兒。

陽光下，那酒糟鼻子更紅透了，只見老兒一瞪眼，說：「你叫我甚麼？」

「老……老人家呀！」

鹿杖翁呸了一口，說：「你這女娃娃口是心非，你心裡分明叫我是該死的糟老兒，鬼老兒。」

旗女脹紅了臉，又急又尷尬，八成兒有千里眼，亦有順風耳，邪門得緊，叫過他甚麼，休想瞞得過他，急道：「叫你老神仙，老祖宗，該行了吧，他這是甚麼奇難雜症呀，快救救他，用葯不用？」

可把蕭丹嚇得再也笑不起來了，叫道：「快，放開我，別聽這該死的鬼老兒。」

鹿杖翁一股正經，說道：「癲症，女娃娃你放心，甚麼也不用，我這根鹿杖，就專治癲症，只要賞他一孤拐，保證就立即治好了。」

「快呀！」蕭丹殺猪般叫道：「這鬼兒才瘋癲啦，快放開我！」

那紫烟蘿當眞奇妙，不但細綁得她動彈不得，一頭連接在旗竿兒上，而且若不是仔細瞧，簡直無影無形，蕭丹想滾開去也不行。

那旗女眼見蕭丹適才發了狂，那會信她，倒信了鹿杖翁，自是不去睬她，叫道：「老神仙，那你還等甚麼，還不快快賞他一孤拐。」

蕭丹急了叫道：「你這死老兒，賊老兒！該下十八層地獄的糟老兒，你敢碰我一下子……」

鹿杖翁又會理他，對旗女道：「女娃娃，怕只怕，打在他身上，會痛在你心頭。」

「那怎麼會……」

驀然悟過來了，敢情是這眞該死的糟老兒在打趣她，登時臉兒紅透了，跺着腳兒，叫道：「你不快治這老毛病，倒講笑兒。」

鹿杖翁呵呵一笑，道：「好吧，那就打他最肉厚的地方，女娃娃，你把他翻轉過來，可要按緊了。」

那由她分說，旗女信到十足，手中旗兒一抖，蕭丹的身子兒已翻轉了來，不但把她按得緊了，而且在她最肉厚的地方，狠狠地擰了她一下，當眞是又愛、又疼、又恨，被擰得多了，那還不以擰還擰。

蕭丹急得大叫，在無名山莊中，淘氣多了，嚐過鹿杖翁的孤拐，次數兒數不清，吃過苦頭，那會不急得大罵，何況這番被綁，再又被旗女按得緊緊的，如何不急，罵道：「你是個蠢丫頭，該死的，奇蠢無比的丫頭，噯唷！」

那旗女這番更重重地，在她屁股上不但擰，而且重重地扭了一下子，那自是痛極了，大叫道：「胡大哥，救命呀！」

怎麼叫起胡大哥來？因爲除非胡奇突然現身出來，也只有胡奇，才能救得她。

情俠大鬧青州，不就是爲要引胡奇前來相會，按說早該來啦，偏來的是兩個死丫頭，和這該死的糟老頭，委屈呀，急得她要哭，心裡一急，就叫起胡大哥來了。

却聽鹿杖翁呵呵大笑，旗女突然鬆了手，也咦了一聲，叫道：「情俠……希夷……你你……是……」

蕭丹雖然手腳都被紫烟蘿緊緊地綁住了，到底有一身功夫，一滾之下，轉過身來，登時心花怒放，大叫道：「胡大哥，救命啦，休放過那該死的賊老兒。」

不料胡奇竟然現身出來，帽緣上

的黑布飄飄，顯然是恰巧趕到，一見那旗女，再見她手中的紫烟蘿，再聽她一出聲，登時退了一步。

那旗女怕他跑了，晃身攔住了他的去路，忘了旗兒在手，蕭丹仍被紫烟蘿綑綁住，那會不把蕭丹在草地上拖行了兩丈，又喜又哀傷，幽怨得聲音兒顫抖起來，顫聲道：「終於……找到你啦。」

「放開我。」蕭丹叫道：「你這個奇蠢無比的丫頭，好心兒幫你，你倒把我綑綁起來。」

那旗女心中一動：莫非，他適才假裝瘋癲，爲的是把情俠希夷誘出來？

一揚手，手中旗兒也一揚，蕭丹登時渾身一鬆，跳了起身，旋身一溜，就躲到胡奇身後，好不委屈，叫道：「胡大哥，他們欺負我，我就知你會救我的，這糟老兒最可惡，還有這鬼丫頭邪門得緊，放出情絲來綁住我，要我作她的小老公。」

一瞧蕭丹對她直使眼色，便已明白了，何況羞得他滿面通紅，呔了一聲，叫道：「連紫烟蘿也不認得，不害臊，無知幼稚，還敢胡說八道，可饒你不得。」

不待旗兒招臂揚手，蕭丹已大叫起來，叫道：「救命啦，胡大哥，這丫頭又要使邪法兒。」

假裝縮身躲藏，用勁一推，那知胡奇紋風不動，說時遲，一蓬紫色輕烟一閃，紫烟蘿已當頭向胡奇罩下，並把他纏綁得結實。

只聽鹿杖翁呵呵大笑，說道：「你這兩個娃娃，當眞是班門弄斧。」

蕭丹早從胡奇身後轉了出來，拍着手兒，說道：「胡大哥，你還敢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喂，你這該死的鬼丫頭，還不滾過來，乖乖地讓我擰兩下子，不讓小老公重重地打你兩下屁股兒，你休想帶走胡大哥。」

當眞蕭丹得意得忘了形，鹿杖翁大笑聲中，那旗女早跺起脚兒來，叫道：「糟！又被他溜啦，你還說笑。」

蕭丹急回身，也不由怔住了，只見草帽兒飄飄迎風，旗女的旗兒一揚，一蓬紫色的光影倏斂，那草帽兒緩緩地落了下來，胡奇却已踪影不見！

鹿杖翁大笑呵呵，說道：「大象無形，禪功無相，今日連我也開眼了。」

「追！追呀！」蕭丹急得踪脚。

「向那兒追呀？」旗女愕愕地，也惶急得西望東張！

秋陽艷艷，原野草木蕭蕭，砭膚西風瑟瑟，雖然可望出老遠，那有胡奇的踪影。

蕭丹把脚兒也跺得痛了，半眞半假，也東張西望，霍地一把揪着鹿杖翁那根根見肉的鬍子，只一扯，痛得那老兒大叫啊唷唷，嚷道：「你這該死的娃娃，快放手。」

蕭丹簡直從小就是鹿杖翁逗大的，又如何會不知道，要治這賊滑的鬼老兒，法兒只有一個，就是揪他這根根見肉的鬍子，那自是痛連心，不怕老兒不求饒。

先前吃了這老兒一孤拐，屁股上兀自在隱隱發痛，如何不又恨又惱，道：「你這賊滑的鬼老兒，你還敢不敢用落葉打我的嘴巴子？」

「誰教你這娃娃唸唸有詞，說甚麼黃葉無風自落，是你娃娃提醒我的呀！啊唷唷！」

「這一下子，」蕭丹恨得又重重地扯了一下，說：「我問你！還敢不敢彎下樹枝兒來打我，還有，你這鬼老兒陰魂不散，我到那兒，你就追到那兒，嚇得我魄散魂兒飛……」

「胡大哥，救命啦，對！這娃娃最怕人家打屁股，替我狠狠地打兩下子。」

蕭丹信以爲眞，只道眞是胡奇又現身出來了，那知一回頭，鹿杖翁一翻掌，已拍在她的屁股上，痛得蕭丹跳了起來，鹿杖翁也乘機奪出鬍子來。

蕭丹才知上了當，未落下，已蜷腿在空中一翻，落到一丈之外，堪堪躲過鹿杖翁打來的一孤拐，斜身探臂，抓着那旗女的胳膊，只一帶，已把旗女擋在身前。

這鬼老兒可不好惹得很，要想再揪着這賊鬼老兒的鬍子，休生妄想。

「不要臉！」蕭丹跺着脚兒，叫道：「學人家叫胡大哥，你知那胡大哥是誰？好教你得知，他就是希夷情俠……」

「是麼？」鹿杖翁假裝吃了一驚，道：「我見你這娃娃一唸胡大哥，以爲是甚麼咒兒，像天靈靈，地靈靈一樣，一唸，就有人出來救你啦。你這女娃娃，別哭啊。」

任這一老一少玩鬧，那旗女總不出聲，原來哭啦，哽哽咽咽，說道：「老人家，你那會曉得，可憐我們那總鏢頭，望眼欲穿，鎮日以淚洗面，今晚好不容易找到他，偏又被他走了。」

鹿杖翁不再打哈哈了，說：「別哭，你可知我怕甚麼，最怕女娃娃哭，故爾！」向蕭丹一指。

蕭丹慌忙躲在旗女肩後連使眼色，說：「我可不是女娃娃。」

「胡大哥的小兄弟，當然不是女娃娃，情俠丹丘狂，自是風流又瀟洒。」

蕭丹眞吃了一驚，這麼說，甚麼也瞞不過這鬼老兒，連胡大哥叫她小兄弟也知道，可知早已躡踪在她身後，已不是三兩日了。

鹿杖翁忽然繃了老臉，說道：「你這娃娃人小鬼大，竟然冒充情俠，大鬧青州，我曾應成你爹，把你揪回無名山莊，可知爲甚麼不一見就打你一頓孤拐？」

蕭丹眨了眨眼兒，恍然大悟，道：「我曉得了，你一直跟踪我，原來想見識一下胡大哥端的怎麼了得。」

鹿杖翁道：「你這娃娃如何瞞得過我，你冒充他的名兒，大鬧青州……」

蕭丹挺了挺胸兒，說：「難道我不是助那可憐風月債難酬的痴男怨女，有情人成其眷屬。」

「不過，更想把丟下不理的胡大哥引來，若不是想見識一下這轟傳遐邇，神乎其說的希夷，我不揪你回去，倒跟你青州又走滄州，滄州又回青州，呵呵……」

鹿杖翁呵呵掀眉大笑，又道：「大象無形和禪功無相，端的是八兩半斤，今兒可眞見識了，見面更勝聞名。」

蕭丹嚇得又一縮身，叫道：「你休想揪我回去，你等甚麼呀！咱們先前說好了，紫烟蘿何在。」

那旗女已把眼淚抹乾了，當眞，先前商量好了的，要不讓這丹丘狂被這老兒揪回去，法兒只有一個，冷不防施展紫烟蘿，把鹿杖翁綑綁起來。

却聽鹿杖翁呵呵笑道：「女娃娃，你那紫烟蘿，令江湖中人聞而喪膽，適才也已見識過了，當眞是縱有利劍，亦難斷絲蘿，可知遇到我鹿杖，就會化爲烏有麼。」

說着，一晃鹿杖，那鹿角登時噴出火焰來，鹿角無數，皆見火舌吞吐。那旗女大吃一驚，原來紫烟蘿柔絲千萬縷，萬劍不能斷，火却是尅星。

嚇得那旗女連退兩步，蕭丹更是着慌，鹿杖翁以杖觸地有聲，登時烟消火滅，竟正經起來，說道：「紫烟蘿，我是說，那個神出鬼沒，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可眞是聞名久了，却不料想去會會那個女魔頭……」

「不！」旗女叫道：「老人家，她不是女魔頭……」

鹿杖翁一擺手，道：「不料神龍見首，竟乍現江湖，倏又隱去無踪，稍後也才知道，非但不是如傳說一般，是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而且還是個大孝奇女子，化仇解怨，活脫是個女菩薩。」

蕭丹一怔，這老兒玩世不恭，遊戲人間，竟也會肅然生敬，忙道：「好教你這老兒得知，她還是個痴情的怨女，而今，望眼欲穿，日夜以淚洗面，你知這姑娘是誰？正是紫烟蘿忠心耿耿的旗女，走遍天涯海角，以走鏢爲名，尋訪希夷情俠是眞，今兒好不容易尋訪到了，你這該死的鬼老兒不幫忙攔阻，倒阻了咱們追趕。」

鹿杖翁呵呵笑道：「我老頭兒別樣本事沒有，你這娃娃不是叫我鬼老兒，陰魂不散麼？追尋起人來，保管手到擒來，不過麼，令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按說，更是個絕色的美人兒，怎會成爲怨女了，來來，坐下了，那希夷既稱情俠，豈是無情之人，這古兒必然纏綿感人……」

旗女惶急，道：「但是……若不趕快追尋，那情俠希夷，豈不去得更遠了。」

蕭丹已知大概，又如何不想知其詳，道：「胡大哥去得再遠，這陰魂不散的鬼老兒，也能揪他回來，你放心，當眞，我也要聽。」

那旗女知道急也沒法兒，又知這鹿杖翁武功端的莫測高深，加上這丹丘狂，人小，功夫可詭奇妙絕，確也不由她不信。

當下詳詳細細，打從金陵城中，古往今來，第一家女子鏢局創立說起，聽得那鹿杖翁，竟也爲之動容，蕭丹也不敢打岔兒。

鹿杖翁啊了一聲，道：「原來，都是一燈大師的弟子，禪功無相，這就不怪了，大師與人無爭，更與江湖中人無爭，甚至江湖中知其武功絕世的，少之又少，甚至，初時連我也不知。」

蕭丹一怔，道：「同在太行山中，不過一北一南，竟會連你這鬼老兒也不知道？」

鹿杖翁不以爲忤，呵呵笑道：「問得好，可不是連你那爹，無名山莊的莊主，也不知這大師有絕世武功麼？甚至不相識，更不往來，連我也不過偶然採葯山中……」

那旗女忽然啊了一聲，心中一動，眼兒睜大了。

只聽鹿杖翁繼續說道：「偶然和大師相遇，交談之下，才知他醫術更高明，四海雲遊，濟世救人，簡直是位佛菩薩。」

旗女點點道：「老人家說得不錯，江湖中人知有一燈大師，便是視他爲救災救難佛菩薩，那大師每年必到金陵，在金鳳鏢局中盤桓些時日，便因金鳳總鏢頭……」

「紫烟蘿。」蕭丹說：「你說過的，那時她還未接掌金鳳鏢局。」

「但也還不是紫烟蘿。」旗女道：「那時不過是得了不治症，多病體弱的小姑娘，大師慈悲，百計千萬，費盡心機，必要勝天，治癒她這不治之症。」

鹿杖翁點頭道：「行醫的人，遇到奇難病症，那就不僅是醫人了，越是那醫術高明的，可也就是他窮研醫理的大好機會，自不會放過，加倍用心，更何況是濟世救人的一燈大師。」

蕭丹的眼兒發亮起來，忽然哎呀一聲，叫道：「我怎會沒想到，妙極啦，喂！小娘子，你可知這鬼老兒，也是有名兒的鬼醫，專治疑難雜症。」

旗女的臉兒一紅，啐了一口，說：「誰是你的小娘子，你敢再輕狂，你沒瞧咱們在說正經。」

蕭丹興奮得轉來轉去，道：「好吧，說正經，我早已知道啦，那大師先替那紫蘿烟固本培元，最初，只不過想延續她的生命，却不料，那紫烟蘿雖然體弱，却天生異稟，傳授她的內功吐納，未治好她的病，却培養出她一身曠世的功夫，我說得對不對，小娘子。」

（未完・三）

上文提要：龍翔與師妹、小丁三騎駿馬急急往龍家莊奔馳，要趕回家爲父親龍飛五十大壽祝賀，本應張燈結綵，熱鬧非凡的景象，如今展現眼前的却是一片廢墟、灰燼。龍翔忍住悲痛於現場檢查中，發覺一家上下，一百零二口人全化灰燼，面目全非，有的身上尚留下五個黑窟窿，按分析全部的人是先中毒後遭火燒的。可嘆龍家乃神州一聖，與一霸、一君三鼎之中最强大富有的家族，現僅餘龍的傳人——龍翔，立誓爲家人報仇雪寃……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龍家慘案　震動江湖

「你去過龍城?」阿翔道。

「和尚沒有。」

小丁勃然大怒道：「胡說，城主壽誕之日，你曾是座上客，有人在九龍廳看見你，休得睜眼說瞎話。」

野和尚無廟雙目暴睜，追根究底道：「是那個爛舌頭的在亂饒舌?」

莫愁姑娘嬌笑道：「是和尚的好友，武林三怪之一的醉俠赫九。」

無廟聽到這裡，臉色大變，酒意全醒了，連聲叫苦道：「苦啊，苦啊，這個老酒鬼可把和尚害慘啦。」

龍傳人一本正經的道：「廢話少說，言歸正傳，我想知道尊駕是幾時到達龍城的?」

野和尚尋思一下，道：「傍晚之前。」

「這時壽筵開始了沒有?」

「尚未開席。」

「閣下與那位同桌?」

「承龍城主厚愛，與壽星同席。」

「這樣說，九龍廳內發生的事你應該瞭如指掌才是?」

「和尚略知一二。」

「家父究竟是死是生?」

「死啦。」

「你親眼目睹?」

「是親眼目睹。」

莫愁道：「怎麼死的?」

無廟和尚道：「中毒而亡。」

「毒下在那裡?」

「酒裡菜裡都有。」

「老和尚怎未波及?」

「老衲向來滴酒不沾。」

「難道也不吃菜?」

「菜乃素齋，單獨烹調。」

小丁不悅道：「野和尚，你又在胡言亂語了，此刻不正在喝酒吃肉嗎?」

「阿彌陀佛，罪過，罪過!」無廟和尚雙掌合什的道：「自從那件慘案發生後，和尚一直六神無主，寢食難安，喝酒吃肉是爲了消愁解悶，排遣時間。」

阿翔道：「當時飲用的酒是否綠芙蓉?」

無廟道：「沒錯，正是綠芙蓉。」

「先父他們毒發倒地之後，可有人現身?」

「無人，有鬼。」

「鬼?」

「是的，鬼，一羣面目可憎，行踪飄忽的鬼。」

「他們有何舉措?」

「一個一個的檢查中毒倒地之人是否確已氣絕身亡。」

「尊駕沒被揪出來?」

「老衲裝死的功夫天下第一。」

莫愁道：「水火無情，老和尚再會裝也禁不住火燒吧?」

野和尚無廟言之成理：「老衲先藏在別人的屍體下面，待那羣野鬼縱火離去後也溜出了九龍廳。」

小丁疑雲滿面的道：「野和尚，你認爲世上有鬼嗎?」

無廟頷首道：「有，有。」

「在龍城所見，眞的是鬼?」

「大概八九不離十。」

「甚麼模樣?」

「骷髏頭，黑衣裳，來無影，去無踪。」

「這太籠統啦，能否說得更詳細一些?」

無廟面露苦笑狀，一臉無奈的道：「說出來不怕三位見笑，和尚一見龍城主等人相繼倒地身亡，早已嚇破了膽，及至野鬼掩至，恨不能找個地洞鑽進去，那還敢慢瞧細看。」

阿狗冷笑道：「哼，虧你還是一個成名人物，竟膽小如鼠，簡直沒有出息。」

龍傳人道：「鬼魂之說，純屬無稽，咱家不信世間有鬼，必是有人戴上骷髏面具裝鬼嚇人。」

野和尚無廟却不同意，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非也，非也，的確是鬼非人。」

莫愁道：「就算是鬼吧，老和尚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可曾聽說幽冥世界有一個以骷髏、白骨爲標誌的鬼魂組織?」

無廟猛搖着禿頭，一言不發。

龍傳人道：「在九龍廳內，除你之外可還有生還之人?」

「沒有。」

「一個都沒有嗎?」

「是，全無一人。」

「在外面呢?」

「好像有。」

「幾個?」

「一個。」

「那一位?」

「疑似大痲子。」

「病丐痲六?」

「彷彿是的。」

「能否確定?」

「不能。」

不禁惹惱了小叮噹，惡言惡語道：「媽的，病丐、醉俠、野和尚，你們武林三怪一向臭味相投，情同手足，你會搞不清楚?」

無廟和尚解釋道：「三位有所不知，當時大火已起，情勢險惡，野鬼四處環伺，那人又藏身在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上，根本看不清楚。」

阿翔道：「以後的情形怎樣?」

「離開九龍廳後便逃之夭夭，後事一概不知。」

「是否與病丐痲六碰過頭?」

「迄未謀面。」

「可知他的去向?」

「大痲子是個孤魂野鬼，一向居無定所。」

「能否設法找到他?」

「難啊，難啊!」

* * *

龍祥莊大掌櫃賀三財辦事的效率極佳，短短兩天的時間，龍城廢墟便已改頭換面。

灰燼、瓦礫俱已清除盡淨。

很整齊的搭起了不少帳篷，作爲大家的臨時棲息之所。

搭在九龍廳原址上的帳篷最大，乃靈堂所在。

棺木已齊備，死者的身份却難以確認，只好不論主僕，不分尊卑，一律平等的，一視同仁的，按照入殮的先後次序，一排排的排列在靈堂內。

鮮花、糕餅、瓜菓、時饈，各式各樣的祭品一應俱全。

香烟繚繞。

白燭高挑。

阿翔、小丁披蔴戴孝的皆守在靈堂內。

龍城慘案，早已轟傳武林，驚動江湖，龍虎八兄弟聽得噩耗皆急如星火的從各處趕來。

所謂龍虎八兄弟乃一龍、二虎、三獅、四豹、五彪、六狼、七猴、八燕是也。

老大龍城城主龍雲、老二狀元莊主趙虎、老三將軍莊主吳獅、老四老爺莊主李豹、老五葫蘆莊主張彪、老六野狼郎人傑、老七猴王侯上樹和老八金燕子燕青。

七人之中前四人乃白道豪雄，後三人則是綠林好漢。但道無分黑白，個個都是鐵錚錚的血性漢子，爲了義氣，爲了朋友，可以兩肋插刀，絕不會皺一下眉頭。

神州一聖龍雲就是憑藉這一股力量取得主宰天下武林的領導權。

如今，龍雲已去，羣龍無首，弟兄們皆痛不欲生，一個個哭倒在靈堂前。

待七人全部聚齊，情緒稍稍穩定後，阿翔始將事情的原委始末詳詳細細的說出來。

六狼野狼郎人傑的脾氣最是火爆剛烈，首先發話道：「阿翔，你說龍城是毀在一羣野鬼之手，還留下一支信物白骨令?」

龍傳人取出白骨令，交給狀元莊主趙虎道：「是野和尚無廟說的。」

七猴侯上樹大聲吆喝道：「別聽野和尚的連篇鬼話，世上壓根兒就沒有鬼，必是有人在裝神扮鬼。」

話是不錯，言之成理。

而且，白骨令無疑正是他們的信物。

然而，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組織?

爲何要對龍城下此毒手?

首腦是誰?住於何處?

七個人推敲了好一陣工夫，却理不出半點頭緒來。

四豹老爺莊主李豹道：「這樣亂猜，等於是盲人騎瞎馬，很容易摸錯了方向，不如換一個方式來下判斷，或許可以略現端倪。」

八燕金燕子燕青道：「四哥，快說下去啊，別吊胃口。」

四豹李豹道：「譬如龍城被毀，大

哥被殺，對誰最有利？」

五彪胡蘆莊主張彪道：「對，殺人必有動機，朝這個方向去摸索準沒錯。」

三獅將軍莊主吳獅朗聲道：「龍城、鳳城、霸王城，三雄鼎立，龍城一倒，得利的自然非鳳城、霸城莫屬。」

六狠郎人傑脫口就說：「尤其是霸城胡家，對大哥的領袖地位一直耿耿於懷，必欲去之而後快。」

張五彪轉對龍傳人道：「阿翔，你說壽筵之上飲用的酒是綠芙蓉？」

阿翔據實答道：「一點不錯。」

此話一出，七猴侯上樹馬上跳了起來，粗獷的聲音道：「奶奶的，姓胡的簡直欺人太甚，咱們七兄弟從此與霸城勢不兩立。」

八燕燕青的反應更強烈：「弟兄們，殺人償命，血債血還，咱們現在就殺到霸城去。」

却被二虎狀元莊主趙虎攔下來，鄭重其事的道：「此刻只是臆測，事實究竟如何尚在未定之天，各位賢弟稍安勿躁，切勿莽撞行事。」

野狠郎人傑抗辯道：「大哥是被綠芙蓉毒死的，酒是霸城產品，鐵證如山，還有甚麼好猶豫的？」

趙二虎條理分明的道：「綠芙蓉是霸城胡家的東西，這事盡人皆知，毋庸置疑，但是阿翔在芙蓉居並未找到下毒的證據，眞相如何，仍有待斟酌，不可妄下定論。」

侯上樹不服氣，據理力爭道：「二哥，只要確定大哥喝下去的是綠芙蓉就夠了，不必再找證據。」

趙二虎不以爲然，「綠芙蓉是一種公開販售的商品，人人可賣，人人可買，除非有眞憑實據，其奈胡家何？況且這中間疑點尚多，切勿輕舉妄動。」

八燕燕青道：「有何疑點？」

吳三獅搶先代答道：「就常情常理而言，假使兇手確是霸城胡家，應該不會利用自己的綠芙蓉下毒害人，貽人口舌。」

七猴道：「江湖上的事千奇百怪，無奇不有，眞眞假假，虛虛實實，很難有一個一定的標準，也許姓胡的就是抓住了這個常情常理，故意拿綠芙蓉作殺人的工具。」

趙二虎一字一句的道：「九弟，你別忘記，酒是林總管親自去買的，並非胡家的人主動送進龍城。」

六狠道：「難不成是林清風這個老小子動了手脚？」

李四豹道：「這怎麼可能？林總管再混帳也不會下毒給自己喝。」

林清風已死，此事死無對證，討論了半天，仍在五里雲霧中。

八燕金燕子燕青道：「神州一君鳳嘯天怎樣？」

李四豹緊鎖着眉頭道：「按道理講，鳳嘯天應該不會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才對，阿翔是他的乘龍快婿，龍、鳳二城已是一家人。」

小丁忽然插言道：「會不會是爲了財？」

趙二虎一楞，道：「爲財？你是說爲了大哥調集的那一筆款子？」

莫愁姑娘道：「是啊，白銀百萬，數不在少，足可使人萌生殺機。」

吳三獅另有他自己的高見：「大哥調集款子必有急用，說不定在事發之前便用出去了。」

龍傳人一怔神，道：「用到那裡去了，三叔事先可有一個耳聞？」

將軍莊主吳獅搖頭道：「知道用往何處，這個謎就可以解開了，七日前三叔夜訪龍城，你父並未提及任何有關銀錢的事。」

怪哉，龍城主要這麼多銀子作甚麼？

用往何處？交給何人？

莫非正是爲此亡身？

或者另有隱情內幕？

大家相顧愕然，百思不解。

葫蘆莊主張彪乍然驚叫一聲，道：「二哥，小弟想起一件事來。」

狀元莊主趙虎追問道：「那件事？」

「大哥有可能是懷璧招災。」

「懷璧招災？」

「二哥，還記得吧，武林有三寶。」

「記得，武林有三寶：金劍、寒蟾、老牛皮。」

「大哥曾在酒後說過，金劍就在龍城。」

「愚兄也聽大哥說過同樣的話。」

趙二虎臉色一整，轉對龍傳人道：「這件事賢侄一定知之甚詳。」

阿翔道：「不錯，金劍確在龍城。」

「藏放何處？」

「先父沒有說。」

「有無尋獲？」

「一無所獲。」

「會不會已落入歹人手中？」

「有此可能。」

龍城慘案，錯綜複雜，爲權？爲名？爲財？爲利？爲寶？誰也摸不準確切的方向，七兄弟空有滿腹悲憤，竟不知如何爲大哥報仇雪恨。

＊　＊　＊

龍城有貴客駕臨。

是莫愁的乾爹，阿翔的恩師，風塵俠隱曲子敬。

曲子敬可是名震大江南北的人物，十八歲便入選大內高手，曾在皇帝老兒身邊當過差。後來不知何故，看破紅塵，辭官不幹，歸隱林泉，過着近乎與世隔絕的恬澹生活。

另有一個雅號，自稱三不先生。

一不爭名利、二不問世事、三不闖江湖。

單憑這三不就可以看出此老淡薄、怪異、孤傲，甚至孤僻的性格。

與神州一聖龍雲却誼屬莫逆，不

然也不會將龍傳人收歸門下。

多少年來，三不先生還是第一次離開隱居的地方。

目的自然是爲了弔祭亡友，聊表寸心。

已是年近古稀之人，鬚髮全白，却仍紅光滿面，健步如飛。

此老生性木訥，不善言詞，喜怒之情深藏心底，不露痕跡，但與龍城主交非泛泛，眼見龍城滿目凄愴，棺木如林，也不免爲之傷心欲絕，未至靈堂，便紅了眼圈，濕了眼眶。

三不先生被公認爲武林第一高手，在江湖上的地位遠在三城之上，二虎、三獅、四豹、五彪、六狠、七猴、八燕，以及阿翔、莫愁、小丁一點也不敢輕慢，急匆匆的迎出來。

風塵俠隱曲子敬的反應則淡得出奇，僅僅朝大家點了一個頭，便一言不發的兀自步入靈堂。

眞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一不問慘案經過，二不查兇手何人，上了二炷香，鞠了三個躬，拍着龍傳人的肩膀，道了一聲：「珍重！」便又往外走去。

狀元莊主趙虎怔愣一下，忙道：「先生這就走？」

三不先生的回答只有一聲：「嗯。」

「意欲何往？」

「回山。」

「等大哥安葬入土後再走豈不更好？」

「不了。」

曲子敬話一出口，大步一邁，已至靈堂門口。

將軍莊主吳獅追了上來，懇切地道：「先生且請留步，尚有一事相商。」

風塵俠隱淡淡一笑，道：「何事？」

吳三獅振振有詞的道：「大哥猝亡，羣龍無首，極須有人出面領袖羣倫，先生德高望重，乃最佳人選，可否出面主持大局，爲龍城雪恨？」

李四豹也在一旁猛敲邊鼓：「曲大俠名滿天下，只要點頭應允，必可事半功倍，撥雲見日，大哥的沉冤很快便可水落石出。」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五彪、六狠等人皆意見一致，對曲子敬寄以厚望，齊將目光投注在他一人身上，靜待下文。

孰料，三不先生却給大家潑了一頭冷水，表情木然的道：「抱歉，老夫一不爭名利、二不問世事、三不闖江湖，各位請另請高明。」

趙二虎不死心，希望曲老能回心轉意，小心翼翼的道：「先生只要掛個名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我們兄弟自會代爲料理。」

三不先生答得妙：「人怕出名猪怕肥，老夫畢生最怕出名。」

「人過留名，雁過留聲，誰不想名垂千古？」

「我老人家不想，寧願平庸一世，默默以終。」

「盼以大局爲重。」

「老夫不問世事。」

「盼再三思。」

「再見。」

三不先生眞是一個怪人，近乎冷酷無情，話一落地，便自揚長而去。

直氣得六狠、七猴、八燕吹鬍子瞪眼睛，如非礙於阿翔、莫愁的情面，怕不當場破口大罵他不識抬擧才怪。

三不先生走了。

又有人來龍城弔唁。

來人爲數衆多，黑壓壓的一大羣。

爲首之人一老一少，一男一女。

男的是鳳城城主神州一君鳳嘯天。

女的是鳳家的大小姐，阿翔的未婚妻鳳凰。

後面還緊跟着一大羣人，抬來了全牛、全羊、全猪，以及香、燭、錫箔等祭品。

鳳凰姑娘是以龍家未過門的媳婦身份來弔孝的，全身縞素，足履白靴，看來格外聖潔、高貴、端莊而又嫻淑，把莫愁姑娘的眼睛都看直了。

小丁是個促狹鬼，見莫愁神色有異，扯一下她的衣襟，小聲道：「莫姑娘，你看怎麼樣？」

莫愁一楞，道：「甚麼怎麼樣？」

「我家少奶奶漂不漂亮？」

「漂亮。」

「美不美？」

「美極了。」

「跟姑娘相比如何？」

「小丁，你說呢？」

「我看差不多，都是美得不能再美的大美人。」

莫愁幽幽一歎，道：「可是，人家鳳姑娘的命比我好哩。」

「此話怎講？」

「出身富貴，又嫁了一個好丈夫。」

「哦，哦！」

阿狗沒再言語，忙着招呼客人去了。

神州一君鳳嘯天眞不愧爲一個人物，感情豐富，面面俱到，不但與七兄弟及靈堂之內的人一一握手致意，拈香、焚紙、上供之後，終於難忍悲痛，老淚縱橫，放聲大哭起來。

趙二虎忙上前勸慰道：「人死不能復生，請鳳城主節哀順變，大哥若是地下有知，也不希望鳳兄過份悲傷。」

鳳嘯天的情緒很激動，許久始平復一些，慷慨激昂地道：「老夫是爲天下武林痛失英才哭，亦爲翔兒幼失怙恃哭，想龍城主一生排紛解難，俠名遠播，又正值英年，怎麼也想不到會發生這種滅門禍事……」

話至此處，喉頭又被梗住，再度

泣不成聲。

喪父之痛，痛徹心扉，阿翔被老岳父的眞情感動，早已抱着哭喪棒，哭倒在地。

鳳凰睹此情狀，也不禁悲從中來，跪在未婚夫的對面，跟着龍傳人哭起來。

哭，很容易受感染，尤其是女人，莫愁百感交集，同樣淚下如雨。

流淚眼對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

久久，久久……

還是阿翔比較堅强，久久之後，主動的將鳳凰攙扶起來，並且勸止了二女的哭聲。

到這個時候，鳳凰與莫愁二女才算是正式碰面。

鳳凰盈盈一笑，拉着莫愁的玉手道：「這位大概就是莫愁妹妹吧，好標緻的小妮子。」

莫愁報以一個甜笑，道：「小妹正是莫愁，鳳姐別客氣，你才是天生的大美人。」

愛美是女人的天性。

愛讚美更是與生俱來。

短短的幾句話頓使二人的距離拉近了不少。

鳳凰道：「莫妹妹，謝謝你就近替我照顧龍哥哥。」

莫愁道：「鳳姐快別這樣說，實際上翔哥對小妹的照顧更多，但願……但願……」

「但願甚麼，怎麼不說了？」

「但願兩位能相親相愛，白首偕老。」

龍傳人望着鳳凰，笑笑，沒說話。

鳳凰也望着阿翔，笑笑，沒開腔。

此時無言勝有言，甜情蜜意，盡在不言中。

* * *

這邊默然無語，那邊却侃侃而談，當鳳城主聽完七兄弟有關龍城血案的原委後，意外地並無任何反應，兀自陷入沉思中。

七猴久候不耐，沉聲道：「依鳳城主看，霸城胡家涉案的可能性大不大？」

鳳嘯天思索一下，道：「單憑幾鑪綠芙蓉，不足以入人之罪，茲事體大，除非有眞憑實據，最好謹言愼行，切勿莽撞行事。」

張五彪道：「國不可一日無君，武林不可一日無龍頭，我們是否該推擧一個人出來承繼大哥的位子？」

鳳城主這次的反應很明快，立道：「馬無頭不馳，龍無首不行，是該有人統理大局的。」

將軍莊主吳獅跟趙二虎交換了一道怪異的眼神，道：「鳳城主高見，誰比較適合？」

神州一君朗聲道：「本城主心中倒有一人。」

李四豹聲急語快的道：「但不知是那一位？」

鳳嘯天道：「三不先生年高德劭，文武雙全……」

六狠郎人傑截口道：「可惜曲老不問世事，拒人於千里之外。」

鳳城主歎息道：「眞是遺憾，三不先生不肯屈就，實乃武林的一大損失。」

狀元莊主趙虎的眸子中閃過一抹異樣的神采，笑道：「論身份、講實力，鳳城主乃三雄之一，財大勢大，冠絕羣豪，與龍城主又是兒女親家，由鳳兄出面領導，相信大家皆無話可說。」

「本城主有話說。」

「鳳兄有何高見？」

「歉難接受。」

「這是爲何？」

「爲了避嫌。」

「避嫌？」

「不錯，避嫌。」

「趙虎願聞其詳。」

鳳嘯天肅容滿面的道：「龍城、鳳城、霸王城三雄鼎立，龍城一毀，便成雙雄對峙的局面，明擺着對鳳城、霸城的發展有利，倘若由鳳某領袖羣倫，難保不會有人認爲是本城主在幕後主使，陰謀奪權，果不幸而言中，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言來義正詞嚴，擲地有聲，七兄弟本來對他心存芥蒂，此刻也不免對自己的猜疑大打折扣。

將軍莊主吳獅道：「但是，總該有個人出面領導才是，無論如何不能讓霸城撿了便宜去。」

鳳嘯天雙眉一挑，道：「當然不能讓胡家撿現成的便宜。」

趙二虎道：「那該由誰來承繼爲宜？」

「肥水不流別人田。」

「鳳城主的意思是……」

神州一君滔滔不絕的道：「狀元莊趙家曾經出過武狀元、將軍莊吳家有人做過大將軍、老爺莊李家幹過縣太爺、葫蘆莊張家世代爲醫，六狠、七猴、八燕都是響噹噹的成名人物，全部夠資格擔當大任，領袖羣倫。」

馬屁拍得恰到好處，七兄弟十分受用，八燕燕青嚷嚷道：「鳳城主說得好，肥水不落外人田，弟承兄業，亦乃人之常情，這一副千斤重擔乾脆就由二哥擔下來吧！」

餘音未落，七猴侯上樹便有迴響：「這是個好主意，我七猴擧雙手贊成。」

六狠郎人傑的反應更强烈：「誰要是反對，野狠就跟誰翻臉。」

沒有人反對，三獅、四豹、五彪皆熱烈擁護，全力支持。

黃袍加身，別無選擇，事到如今趙二虎也只好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對鳳嘯天道：「小弟才疏識淺，自知難當大任，尚祈鳳城主大力臂助，時賜

教益。」

鳳嘯天笑呵呵的道：「客氣，客氣，趙莊主說這話就見外了，龍虎八兄弟的事就是我鳳嘯天的事，今後不管是大事小事，人力物力，只要一句話，本城主絕不會說半個不字。」

何等慷慨，何其豪邁，七兄弟聞言大喜，立將鳳嘯天引爲知己心腹。

神州一君在一百零二具棺木中間打了一個轉兒，望一眼遍地焦黑的龍城廢墟，指着龍傳人，對七兄弟道：「關於翔兒的未來，各位有何意見？」

將軍莊主吳獅跟弟兄們互換一道眼神，道：「我們正想聽聽鳳城主的高見。」

鳳嘯天道：「如果各位不反對，本城主打算讓傳人與鳳凰馬上成親。」

老爺莊主李豹道：「馬上成親？這樣不妥吧？」

「有何不妥？」

「龍家正値喪期，不宜辦喜事。」

「民間習俗，百日之內可以照辦。」

葫蘆莊主張彪道：「話是不錯，但龍城已毀，讓他們小倆口棲身何處？總不能叫鳳大小姐住帳篷吧？」

鳳嘯天道：「可以搬到鳳城去。」

野狠郎人傑有意見：「不行，是龍家娶媳婦，又不是鳳家招女婿，這樣會遭人非議，有損龍城威儀。」

神州一君道：「本城主的意思只是暫住。」

趙二虎道：「住多久？」

「一年半載。」

「一年半載之後怎辦？」

「重返龍城。」

「龍城一片荒蕪，怎麼住？」

「此刻重建，完工之後再行遷回。」

猴王侯上樹道：「龍城家破人亡，百萬兩白銀去向不明，已瀕臨破產的邊緣，那來的銀錢重建龍城？」

鳳嘯天道：「錢不是問題，鳳某願負全責。」

金燕子燕青一楞，道：「龍城傲視寰宇，乃是一座名城，雕樑畫棟，鬼斧神工，若要恢復舊觀，非要一大筆銀子莫辦，更非短時間之內可以大功告成。」

神州一君笑道：「銀子不成問題，鳳某自信還負擔得起，待新的龍城初具規模時，他們小倆口便可遷回。」

狀元莊主趙虎道：「鳳城主的隆情高誼，我們龍虎八兄弟存歿均感，但本莊主並不完全贊成，尚須從長計議。」

鳳嘯天道：「趙莊主另有想法？」

趙二虎道：「龍家的產業遍佈各地，情況也許不至於太嚴重，就算眞的山窮水盡，我們七兄弟雖非巨富，集資重建龍城的力量還是有的，不敢勞動鳳城主。」

「成親的事趙兄怎麼說？」

「暫緩爲宜。」

「這一來阿翔豈不是連一個落脚的地方都沒有了？」

「怎麼會，七位叔叔家阿翔高興住那兒就住那兒。」

「可是，叔父再親總比不上岳父吧？」

「這……」

「還有，阿翔的生活起居誰來照顧？」

「我。」莫愁姑娘似乎也不贊成師哥馬上結婚，插言道：「在山中，我乾爹三不先生、龍師哥，還有小丁，他們三個人的飲食起居都是我一個人來照顧，並無任何差池，這一點鳳姐大可放心。」

最後這一句話無疑是說給鳳大小姐聽的。

鳳城主的理由更充足：「莫姑娘秀外慧中，又善解人意，相信一定可以把阿翔照顧得很好，然而，師妹再近也不能和同床共枕的妻子相提並論呀。」

「這……」

莫愁姑娘楞住了。

七兄弟亦爲之語塞。

* * *

事情並未討論出一個結果來。

因爲又有人前來祭弔，須分頭接待。

連日來弔唁的客人一直絡繹不絕，途爲之塞。

尤其出殯當日，龍城更是人滿爲患，車水馬龍。

這也難怪，神州一聖龍雲身份不同，不管白道黑道，凡是有頭有臉的武林人物都會前來龍城一哭。

九大門派的人到了。

三山五岳的好漢到了。

一向與龍城主明爭暗鬥、爭奪領導權的霸城胡家的人也到了。

還不止一個，除神州一霸胡百威之外，二城主胡百勝、三城主胡百成，以及侄輩的胡小痴、胡小瘋、胡小狂、胡小蘭皆一齊結伴而來。

有三個却該到而未到。

一個是病丐廐六、一個是醉俠赫九、一個是野和尙無廟。

是因故未到？或存心逃避？甚至有所顧忌？

大家不得而知。

七猴侯上樹一見霸城胡家的人心裡就不痛快，嘟嘟喃喃的小聲咒駡道：「媽的，貓哭耗子假慈悲，來這麼多人幹嘛，想打架？」

八燕金燕子燕青更怒更火，待霸王城主胡百威拈香完畢，在鳳嘯天、趙二虎的陪伴下步出靈堂後，立即衝了上去，橫眉豎目的道：「胡城主來得好，咱們七兄弟正準備到霸城去找你理論。」

胡百威雖然長得魁梧昂藏，濃眉虎目，儀表堂堂，不怒自威，說起話來却和顏悅色，客客氣氣，聞言淡淡一笑，神情自若的道：「燕朋友有

事？」

六狼郎人傑雙眉一挑，接口道：「想跟胡城主談談綠芙蓉的事。」

「老夫也正是爲此而來。」

「你承認在酒中下毒？」

「言重了，芙蓉居只賣酒，不賣毒。」

「可是，我家大哥却是因爲喝了毒酒而身亡。」

二城主胡百勝的修養可沒有他老哥那麼好，怒眉雙挑的道：「貨物出門，概不負責，這是商場的規矩，你懂不懂？」

七猴侯上樹毫不退讓，吼聲如雷：「假使酒中有毒，就另當別論，霸城非負全責不可。」

胡百勝斷然道：「芙蓉居的產品保證純正無毒。」

「那毒從那裡來？」

「你應該去問買酒的人。」

「買酒的人是林清風。」

「就去問他。」

「哼，你們倒推得乾淨，林總管已一命嗚呼，死無對證。」

「那就慢慢的去查吧，反正與霸城無關。」

八燕燕青道：「酒是你們賣的，胡家非負責不可。」

胡百勝詞鋒銳利，吐字如刀：「笑話，貨一出門，買者就要自行負責。」

「放屁，酒是芙蓉居釀造的，胡家一定要負責到底。」

「假如霸城不接受敲詐呢？」

「只好武力解決，在功夫上見眞章。」

「姓燕的，你想以多取勝？」

「放心，龍虎兄弟從不仗勢欺人，老子跟你單挑。」

「一對一？」

「就是這個意思。」

「好，你上吧。」

「接招！」

「接招！」

一樣的火爆，一樣的剛烈，話未落地，招已出手，就在大庭廣衆之前，靈堂之外幹起來。

打得辛辣，快速！

殺得慘烈，猛銳！

雙方均施出了渾身解數，必欲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已。

却如天際殞星，一閃而過，交手未及三回合，勝負未見端倪，便被神州一君鳳嘯天，神州一霸胡百威與狀元莊主趙虎勸阻住。

霸城城主胡百威聲若洪鐘般道：「不錯，龍城主所飲的酒是芙蓉居的綠芙蓉，但有一點本城主必須說清楚，酒是林清風自己上門買去的，並非霸城的人主動推銷，或免費贈送。」

眸中寒芒如電，橫掃全場一眼後，繼又說道：「龍城、鳳城、霸王城，多少年來一直三雄並立，也一直在爭長較短，無可諱言，自從龍城主與南北四莊、綠林三傑義結金蘭，接着又跟鳳城爲兒女親家後，龍城的確佔盡了優勢，霸城處在了下風。」

面容一整，聲調變得更加蒼勁有力：「坦白說，這樣的結果老夫自然心有不甘，力圖重整雄風，扳回頹勢，但乃君子之爭，行爲坦蕩，絕不會玩陰使詐，做出下三濫的事情來。」

胡百勝餘怒猶存的道：「我家大哥說得對，霸城的人做事一向光明正大，坦蕩磊落，有憑有據歡迎到霸城理論，無憑無據最好免開尊口。」

老爺莊主李豹臉一沉，道：「會的，我們龍虎兄弟即使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會將此事查個水落石出，不會令龍城一百多條生命沉冤莫白。」

野狼郎人傑的話更難聽：「只要有一頂點兒把柄落在咱們兄弟手中，龍虎七兄弟就與霸城沒完沒了！」

＊　＊　＊

這兒舌劍唇槍，針鋒相對，你來我往，爭得面紅耳赤，三城主胡百成却始終置身事外，一言不發，彷佛這一切皆與他無關似的。

偏對莫愁姑娘發生興趣，緩步上前道：「這位姑娘怎麼稱呼？」

莫愁一怔神，道：「晚輩莫愁。」

「是龍城的人？」

「不，阿翔是我師兄。」

「啊，原來是三不先生的高足。」

「也不對，三不先生是我乾爹。」

「令尊何人？」

「我沒有爹。」

「令堂呢？」

「也沒有娘。」

弄得胡百成滿頭霧水，一臉驚異的道：「沒爹沒娘，是誰把妳拉拔長大的？」

莫愁戚然道：「是一位尼姑。」

「這位師太是誰？」

「養心庵主了凡。」

「可知了凡師太的俗家名字？」

「不知道。」

「養心庵又在何處？」

「很遠，很遠。」

「能否說清楚一些？」

「對不起，了凡師太性喜清靜，不願外人騷擾。」

三城主皺着眉頭道：「既無父母，姓氏由何而來？」

莫愁姑娘幽幽怨怨的道：「莫愁二字是了凡師太取的，意思叫我隨遇而安，凡事莫愁。」

胡百成驚「哦」一聲，沒再言語，流露出一臉悵然之色，顯然對莫愁的答覆不盡滿意。

這事早已看在胡小狂的眼中，上前道：「三叔對莫姑娘好像很有興趣？」

三城主胡百成正經八百的道：「嗯，是很投緣，一見如故，彷若多年老友。」

胡小狂的確夠狂，色瞇瞇的瞄了莫愁一眼，道：「三叔喜歡就把她娶回霸城去做侄媳婦好啦。」

此話一出，馬上惹惱了胡百成，不悅道：「小狂，你還是積習難改，老毛病又犯了，以前與龍翔爭奪鳳家大小姐，之所以會敗下陣來，就是因爲你太張狂的緣故。」

說他張狂，胡小狂眞的張狂起來，道：「三叔至今未娶，又是甚麼緣故？」

胡百成怒容滿面的斥責道：「放肆，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

小狂的嘴好刁，理由眞多：「小狂不管三叔的事，三叔也不要管小狂的事，以前追鳳大小姐栽了跟斗，給霸城丟了人，這次一定要把莫姑娘弄到手，扳回面子。」

這話聲音雖然不大，莫愁近在咫尺，還是聽得很清楚，在心裡臭駡一句：「哼，癩蝦蟆！」

三城主也很火，將小狂拉到一旁去，以命令的口吻道：「小狂，聽清楚，不許你追莫姑娘。」

胡小狂爭辯道：「爲什麼？」

「因爲她來歷不明。」

「就這麼單純？」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

「莫愁很像三叔的一位故人。」

「故人！八成是老情人吧？」

胡三城主面籠寒霜，未置可否。

小狂放言高論道：「像老情人更好，小狂娶回家去，三叔可以天天看。」

胡小狂越說越狂，胡百成越聽越氣，氣虎虎的道：「小狂，記住三叔的一句話，未經許可不得亂追莫姑娘！」

娘字出口，未再理會大哥胡百勝、鳳城主鳳嘯天等人，逕自大搖大擺的離開龍城。

龍傳人看在眼中，忍不住啐道：「哼，兩個神經病。」

小丁冷嘲熱諷道：「一個小神經病。」

鳳凰補充道：「再加一個老神經病！」

莫愁望着胡三城主遠去的背影，却思潮起伏，生出幾許依依之情。

鳳嘯天目注胡百勝道：「三城主仍至今未娶？」

神州一霸胡百威輕歎一聲，道：「可不是嗎，舍弟是個死心眼，一直舊情難忘。」

「再找一個嘛，有了新人，自然就會忘掉舊的。」

「奈何新人難覓，三弟始終看不上眼，拒人於千里之外。」

「那天有機會鳳某爲三城主介紹一位。」

「好啊，胡某先在此謝過。」

「霸城的規矩，是否仍堅持門當戶對的原則？」

胡百威沉重的歎息一聲，道：「門當戶對，害人不淺，先父墓木已拱，沒人再堅持了，只要三弟中意就可以了，本城主沒有意見。」

二城主胡百勝乾笑兩聲，道：「鳳城主盛情可感，百勝銘感在心，想嫂夫人謝世已有一段時日，鳳兄中饋猶虛，理當先爲自己物色一位美嬌娘，再爲舍弟操心，不然天下英雄一定會笑霸城自私。」

話是說得不難聽，骨子裡的意思却令人很難堪，等於是責怪鳳嘯天多管閒事。

這個橡皮釘碰得不輕，鳳嘯天自討沒趣，窘態畢露，還是胡百威久經世故，不愧爲是老江湖，連忙用話岔開，未將事情弄僵。

＊　＊　＊

喪事終於辦完。

死者入土爲安。

羣豪畢至，冠蓋雲集，場面隆重，歿榮存感。

此時，絕大多數的人俱已散去，只有鳳嘯天父女、龍虎兄弟，以及以龍祥莊的大掌櫃賀三財爲首的一批工作人員仍留在龍城。

賀三財是一個十分謹愼的人，做事一絲不苟，捧着一冊帳簿，來到龍傳人面前，畢恭畢敬的道：「請少主人過目。」

阿翔道：「不必看，麻煩你口頭報告一下就好了，三萬兩銀子夠不夠用？」

賀掌櫃滿臉堆笑的道：「夠啦，夠啦，還有一萬多兩的結餘。」

「多餘的就留在櫃上吧，我這裡暫時還不需要。」

「另外還有一件事想向少城主報告。」

「什麼事？」

「各地傳來消息，被林總管調走的銀子不止百萬兩。」

「到底有多少？」

「接近二百萬兩。」

「林總管抽調這麼多銀子幹甚麼？」

「說是城主交辦的。」

「先父已死，死無對証，各地會不會有謊報的情形？」

賀三財一本正經的道：「不會，全部都是林總管親自簽收的，有簽條爲憑。」

龍傳人倒很想得開，淡然處之道：「龍城毀了，人都死了，這點損失又算什麼。」

賀掌櫃可不這樣想，面色凝重的道：「少主人之言差矣，咱們損失不起，各地傳來的消息，資金短缺，營運困難，除非及時抽調巨資挹注，龍城散佈各處的龐大產業隨時都有破產倒閉的可能。」

小丁大驚失色的道：「我的媽呀，眞有這麼嚴重？」

賀三財道：「的確嚴重萬分，絕非危言聳聽。」

狀元莊主趙虎道：「賀掌櫃快說，需要多少銀子方可起死回生，照常營運？」

（未完・二）

上文提要：胡松光因全家被殺，懷疑是杜一非殺死的，故一見面便拚命，杜一非絕計將他捉住，審問口供，又怕他遭到玉兔幫派人殺害，和他本人會自殺，先要求他協作，保證生命安全，他亦坦白供出幫內的組織情況，按照他的口供，到地道中找他們的巢穴，未有所獲。謝飛紅當妓女查父親之事，遇上杜一非却避而不見，轉往行義寨求助，寨主和她到巨龍幫打聽父親被囚的事……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巨龍幫

開棺却非幫主　吊客要求驗屍

謝英怪笑一聲：「若眞有此心，你們早已調查清楚了，亦早已証實謝某是無辜的，因何尚不放我出去？」

「白堂主已去信陽千紅院調查過，証實了你所說！但問題是仍不能証明你是清白的，說實話，這時候咱們放你出來，對你實無好處！」

謝英厲聲道：「你有屁便放，何必吞吞吐吐？」

「白堂主回來只証明你所說不虛，但抓不到眞兇，未能証實你是否與他們有關係！幫內許多兄弟都懷疑你，是以將你保護起來，對謝兄只有好處，而無壞處！謝兄不是活得很好麼？」

「依你這樣說，若果你們長期查不到，謝某豈非要在此終老？」

霍陵尷尬地笑笑，「這個你放心，計劃就算天衣無縫，有一天還是會暴露，只要咱們知道你是清白的，便立即放你出來。」

邢長雄接道：「謝兄，日後便由霍堂主來探望你！」

謝英冷冷地道：「你們來不來看望我都一樣，更不會理會由誰來監視謝某，」一頓降低聲音問道：「小女之下落，邢兄探到沒有？」

邢長雄和霍陵齊聲道：「奇怪，咱們一直沒有她之消息！」謝英似不願多言，揮手着他們離開。霍陵和邢長雄對望一眼，一齊離開。

「霍兄認為謝兄有沒有值得懷疑之處？」

「如今尚難以判斷！」霍陵突然問道：「幫主夫人近日情況如何？」

「昨天已帶着孩子回娘家去了，霍兄因何問此？」

「小弟隨口問問而已，」霍陵又壓低聲音問道：「邢兄，你認為由朱副幫主繼任幫主如何？」

邢長雄訝然道：「不由他繼任還有何更佳之人選？何況由他扶正，亦是順理成章之事！霍兄又有何高見？」

「正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家不可一日無主，小弟認為咱們已無須害怕其他幫會之進侵，為何不早一日擁護朱幫主繼任？」

邢長雄道：「小弟完全同意，可由霍兄籌備，不過是否需提昇一位副幫主和總堂主！」

霍陵沉吟道：「總堂主有必要，副幫主一職尚可暫時懸空！不過……」

邢長雄問道：「不過甚麼？」

「謝英尚在，如今便選總堂主，邢兄認為妥當麼？嗯，你認為由誰接任比較妥當？」

「小弟全沒意見，只求做好本份的事而已！」邢長雄摸出鑰匙來，道：「小弟把鑰匙交給霍兄，以後謝英便暫時由霍兄負責了！」

霍陵道：「邢兄放心，小弟會立即派人手佈防！」說着話已至門口，霍陵開了門，又鎖上，兩人揮手而別。霍陵獨自一人來至後院一棟獨立小院處，那裡正是停放上官光明棺材的地方，駐紮了十多個弟兄看守。

「有沒有動靜？」

衆弟兄齊聲謂不曾有外人走近，霍陵仍不放心，推開木門道：「點個火！」一個手下立即晃亮了火摺子，首先走進去。霍陵走至棺材前，仔細看了一下，却發現其中一顆鐵釘釘得有點歪斜，不由多看了幾眼。

那舉火摺子的手下似乎看透他的心事，低聲道：「堂主，這釘子以前就釘得不端正！」

霍陵這才放心，道：「你們須小心看守，若出了問題，唯你們是問！」衆人唯唯喏喏。

三天之後，已擇出上官光明出殯的日子，那是在七天之後，錯過這七天，便得推遲廿多天，朱高正決定在七日之後舉行，是故巨龍幫上下立即忙碌起來，邢長雄立即派人去通知上官光明的妻子司馬麗珠。

過了三天，外面忽然跑進一個探子來，跪稟道：「幫主，適才碼頭上來了六個人，說是行義寨的，有事要來拜謁幫主！」

朱高正眉頭一掀，道：「吩咐下面，開中門迎接！嗯，他們可有說明來意？」

「沒有，但見帶來了許多禮物，看來的確像是來拜訪的！來的是大寨主孫仲標，三寨主莫閃和其四名親信！」

探子走後，朱高正忙問：「諸位堂主，你們認為孫鐵腿何事而來？」

霍陵道：「哼，就算他們不懷好意，來到本幫，難道還能翻江倒海不成？稍候相見，便乘機將幫主的死訊宣揚出去！」朱高正點了頭，又交代下面準備設宴，然後率諸堂主出迎。

剛在寨門口站了一忽，即見禮堂的弟子引着六個漢子走上來，為首那個孫仲標，朱高正與之有數面之緣，是以一眼便認了出來。「不知孫寨主大駕光臨，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孫仲標哈哈笑道：「要朱副幫主親自出迎，敝寨自我而下，眞感榮幸！副幫主別來無恙？」雙方寒暄了一陣，便走進大廳，分賓主坐下。

孫仲標見朱高正坐在正中那張虎皮椅上，故意露出驚詫之色，問道：「怎地不見上官幫主？莫非在下來得不巧，他剛外出？」

朱高正嘆了一口氣：「原來孫寨主尚不知道！上官幫主不幸被人謀殺，三日後正準備出殯！」

莫閃神色更加驚異。「甚麼？上官幫主被人謀殺？是誰吃了豹子膽幹的！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唉，說起來眞是羞愧，上官幫主已被殺害兩個月，咱們至今尚未查到凶手！本來擬抓到凶手，剮心公祭幫主之後方出殯，但……咳咳，如今只好讓幫主早日入土為安了！」

孫仲標激昂地道：「貴幫若用得着本寨的，副幫主盡可來個信，敝寨上下必盡棉力，協助貴幫調查！」

「多謝孫寨主！寨主隆情厚義，眞教人感動！」霍陵插腔問道：「未知寨主此番前來本幫有何指教？」

「指教實不敢當，孫某縱觀武林，表面平靜，實則乃暴風雨之前夕，否則上官幫主亦不會遇害！」孫仲標侃侃而談。「是以孫某斗膽高攀，特來建議你我結盟，共同進退，遇敵時守望相助！」

朱高正哈哈笑道：「小弟正有此意，若非上官幫主被害一事糾纏，早已去貴寨提出同樣的建議了！歡迎之至！」

邢長雄接口道：「只是敝幫近日要籌備上官幫主之喪禮，此事嘛……」

孫仲標道：「不急，何況孫某亦非不明理之人，細節當待諸位辦完了上官幫主之後事，再慢慢詳談！再說咱們既然來了，恰好湊上上官幫主之喪禮，自當聊表寸意，就怕貴幫不歡迎！」

「那裡那裡，貴寨是敝幫主好友，又是來為敝幫主盡心意者，豈有不歡迎之理！」

談了一陣，天色已黑，朱高正吩咐擺上酒宴。俄頃，賓主分頭坐下，莫閃環視一下，問道：「怎地至今猶未見貴幫之謝總堂主？莫非他與上官幫主同時罹難？」

「非也，他去調查幫主的死因，至今未返，咱們也有點擔心！」邢長雄道：「咱們正擔心他來不及參加幫主之喪禮！」

「那是小事！」朱高正舉杯道：「諸位遠來，敝寨理該陪你們盡歡，不過事值非常，祇好請諸位自便，幸莫怪責！」

雙方都謙讓了一番，然後動箸，霍陵見孫仲標帶來的幾名漢子，其中一個身材矮瘦的，從不開腔，也常低着頭，乃道：「寨主尚未替咱們介紹四位高人！」

莫閃代答道：「這是劉漢、王安、朱大洲。」又指着那身材矮瘦的漢子道：「這位談尚坤兄弟，路上罹了喉疾，不宜開腔，若有失禮儀，請原諒！」

宴後，由白子文親送他們到客舍，「預計這兩天必還有朋友上門拜祭故幫主，恐客舍不夠，因此只能委屈諸位一下，兩人合居一室！」行義寨的人連聲不打緊，白子文又道：「若有事請諸位往外一喊便可，敝幫日夜均有人保護！」

孫仲標與談尚坤同居一室，門一關上，談尚坤便道：「大哥，那姓邢的一派胡言，家父一定還被他們囚禁着！」忽然眼圈兒一紅，悲聲道：「說不定，說不定家父已遭不測……」原來此人正是謝飛紅喬扮的，由於由羅師佗親自動手易容，是以巧奪天工，巨龍幫的人都不虞有詐，起初謝飛紅尚有點擔心，後來見無人認出來！態度自然，更無人懷疑。

孫仲標忙安慰她。「別緊張，令尊

功在巨龍幫，他們不敢輕易殺他，最多是因困着而已！」一頓又問：「你不是說邢長雄爲人十分公正麼？他這樣說……」

謝飛紅更急。「正因爲他這樣說，是以小妹才更加擔憂。大哥，你有何辦法助我調查？」

孫仲標實也沒有把握，何況他身份特殊，若讓巨龍幫發現心懷不軌，後果堪慮，當下沉吟了一下，道：「你喚老三過來吧！」

話音剛落，房門已被敲響，進來的正是莫閃，謝飛紅尚未開腔，莫閃已道：「不必說，我在外面已聽清楚了。」

孫仲標暗吃一驚，忙壓低聲音道：「咱們說話可得小心一點。」莫閃請謝飛紅把巨龍幫內的哨崗佈置，屋舍位置等等仔細畫了出來，他端詳了一陣，孫仲標道：「老三，這是死的，人才是活的，位置記得再熟，只要有人把守，便無法可施！」他婉轉提醒莫閃。

莫閃沉吟良久才道：「旣入虎穴，豈能不冒險？朱高正絕不會將謝英交出來，老大，你看朱高正此人如何？」

孫仲標道：「表面上看來似無大志，人亦挺隨和的，他一直給人一種平庸之感覺！但巨龍幫人材濟濟，他若是平庸之輩，又怎能坐上副幫主的交椅？」

「不錯，論功勞他實不如謝英，且照傳聞判斷，他武功亦未必在謝英之上！」莫閃抬頭道：「越是外表看來平庸的，這種人越難對付，因爲他刺了你一刀，還不知道是他幹的！」

謝飛紅急得有如熱鍋上之螞蟻，「三哥，你說這些作甚麼？他的爲人，相信家父十分清楚，只要找到家父……」

她話未說畢，已爲孫仲標所阻，問道：「老三，你懷疑上官光明之死，是他幹的？」

「這只是有此可能而已，如今言之尚早！」莫閃轉頭問道：「謝家妹子，若讓你出去調查，你頭一個要去何處？」

謝飛紅不假思索地道：「首先去找邢長雄！因爲他是刑堂堂主，家父囚在何處，是生是死，他最清楚！」

「好！就算讓你平安到達他住所，你準備如何問他？萬一他另懷目的，你這一去，無異是自投羅網！」

謝飛紅嬌軀一抖，沉吟道：「小妹只好老實跟他說清楚，相信他還不致於這般卑鄙，最多在日後想辦法讓小妹露出馬脚，然後將我抓住！」

莫閃望着孫仲標，以目光徵詢其意，孫仲標道：「孫某一人之生死不重要，重要的是寨內的弟兄！」這句話雖然有點言猶未盡，但莫閃和謝飛紅却知道他擔心甚麼，是以房內一陣沉默。

過了半晌，孫仲標方道：「罷了，大丈夫若畏首畏尾，又豈能成事？老三，你陪她走一遭，愚兄不便出面！」

謝飛紅感動地握住其手掌，道：「大哥大恩大德，小妹沒齒難忘，若有連累貴寨者，唯有一死相報！」

孫仲標强笑道：「別說傻話，你倆速去速回，別讓我多擔心！」莫閃和謝飛紅便閃身出去，莫閃恐她有失，走在前面，他已把巨龍幫總舵各處位置記牢，一步也沒走錯，看得謝飛紅暗暗佩服。

莫閃武功雖不特別出衆，但他腦袋靈活，身手敏捷，沿途上雖然遇到巡邏的人，都讓他避過，至一大宅時，突然來了一隊巡邏人馬，兩人無處可躲，只好匿在花盆後面，幸好那花盆靠近墻壁，是故僥倖給他倆避過。

正想長身而起，頭頂上的紙窗，突然露出燈光。

接着裡面有人用詫異的聲音問道：「霍弟，這麼晚了怎地還來找我？」

謝飛紅把莫閃的手拉過去，在其掌心寫了三個字，朱高正。

又聞另一個男人的聲音，用更驚詫的語氣道：「幫主，屬下適才心血來潮，跑到地窖裡探視，發現一樁絕無可能發生的事，謝英不見了！」此人之聲音十分易認，不用謝飛紅提醒，莫閃也知道他是霍陵！

朱高正像被人刺了一刀似的，叫了起來：「甚麼？謝英不見了？你查清楚了沒有？」

「屬下查過了，地窖外面的弟兄自今早至今，未見有一個人出入，且鎖也未曾打開！」霍陵沉吟道：「唯一的可能是邢長雄，私自配了一把鎖，偷將他放了！」

「哼，爲何早不放，遲不放，偏在今日放？」

霍陵期期艾艾地道：「因爲屬下幾天前曾向他提議……殺了謝英！且他和謝英交情不淺！」

朱高正怒道：「簡直豈有此理！明知邢長雄剛正不阿，你竟敢向他提出這種建議！小不忍亂大謀！哼，看來這事定要毀在你手中了！」

霍陵道：「一定是他放的！他借孫鐵腿他們到來，暗中放了他，準備將罪名卸給行義寨，屬下如今便去會他！」

朱高正斥道：「你少再胡來，以後更須謹慎微言，此事只能暗中調查！」一頓又喃喃地道：「即使邢長雄私自配了一把鑰匙，但只要他走近地窖，你那些心腹必能見到，爲何他們都不知道？」

霍陵道：「是啊，屬下也百思不解！」

朱高正忽又道：「是了，我想通了，問題還是出在邢長雄身上！」

霍陵又詫又喜地問道：「幫主，此話怎說？屬下愚鈍，越聽越糊塗！」

「最早加入本幫又能位居高職的，除了謝英之外，就是邢長雄！爲何他

將謝英調了囚禁的地方？說明他倆都知道，地窖下面還有一條秘道，可通外面！」

霍陵恍然。「不錯，一定是如此，幫主英明無人能及，也幸虧幫主，否則咱們眞要讓他倆玩透了！」一頓又問：「但爲何謝英到今日才離開？」

朱高正冷笑一聲，「他來去自由，誰能保證他以前不曾出去過？哼，這裡面必是尚有陰謀，謝英不肯逃跑，留在本幫所爲何事？他留下來是爲了證明他清白，是以他必在暗中做甚麼手脚！」

霍陵驚怒地道：「他做甚麼手脚？爲何咱們一點也沒有察覺？」

「這就更加可怕了，」朱高正沉思良久，突然問了一句不相干的話：「霍兄，你認爲幫主夫婦感情如何？」

霍陵道：「幫主雖然寡人有疾，但夫人却能體諒，是以表面上看來，夫婦感情甚篤！」

「不錯，司馬麗珠是個頗重情的人，但爲何謝英剛把上官光明抬回來，她天天以淚洗臉，後來雖然愁眉不展，但已明顯不大悲傷！」

「人死不能復生……且已死了一段日子，眼淚也流乾了，這有何奇怪？」

「表面上不大奇怪，但本座却一直認爲其中好像有甚麼問題！」朱高正又問：「外面的事弄得如何？」

「已差不多了！」

「邢長雄那裡千萬別打草驚蛇，暗中派人監視，謝英失踪之事，不可張揚出去，待本座慢慢探索，他葫蘆裡面賣甚麼藥！你先回去休息吧！待料理好上官光明的喪事再作計較，你回去吧！」朱高正剛說畢又道：「慢，白子文那邊也不可通風透氣，暫時只能你我知道！」

莫閃估計霍陵就快回來，忙拉着謝飛紅離開，由於他倆已知道謝英無危險，是故急急返回客房，孫仲標正在擔心，一見到他倆即問：「一切順利吧？」

莫閃壓低聲音，把適才聽來的一切仔細告之，孫仲標沉吟道：「這會否是朱高正及霍陵故意說給你倆聽的？」

莫閃微微一怔，隨即道：「無可能，因爲他們不知道咱們來此的目的，更不知談尚坤是妹子喬裝的，爲何要施以假消息？」

孫仲標思之亦有理，道：「這裡面眞的有好些事教人想不通，妹子你猜得出令尊的用意麼？」

謝飛紅在巨龍幫巨變之前，是個不知愁滋味的小姑娘，從來不用她擔憂煩惱，也從來不用她動腦筋，巨變發生後，方有從夢中醒來之感，適才聽了朱高正及霍陵的話，但覺心亂如麻，隱隱覺得父親不是以前自己所認識的那一個，是以一時無言以對。

孫仲標關懷地問道：「妹子，你在想甚麼？」

謝飛紅嘆息道：「小妹此刻已六神無主，沒一點主意……」言畢又嘆了一口氣。孫仲標及莫閃似乎都了解其心情，沒有追問。

過了半晌，莫閃方問道：「老大，你認爲朱高正的看法如何？地窖眞有秘道？」

「除此原因之外，沒法解釋！再說，當年上官光明建帮時，未必能料到有後來之成就，爲防萬一，事先建了條秘道作爲退路，並非不可能，問題是謝英旣然可以離開，因何一直留在那裡？」

莫閃道：「這一點，小弟的看法與朱高正一樣，說不定他每天都由秘道進出幾次，問題是他這樣做，必有原因！」

孫仲標輕笑道：「大家都想知道原因，說不定日後巨龍幫尚有驚天動地的變化！不過由此可見朱高正的確不簡單，難怪他能混到副幫主的地位！」

莫閃道：「小弟猜霍陵還會派人到地窖裡偷偷探視，謝英如果又再出現，嘿嘿，恐怕立即要上演好戲！」謝飛紅不由暗暗禱告，希望父親不要再回來！

孫仲標低聲道：「咱們是次來巨龍幫的目的是爲了助妹子調查謝英的情況，日後巨龍幫有變化，最好廁身事外！嗯，天快亮了，老三，你回去睡覺吧！」

次日一早，白子文又來邀請去用早飯，這一天巨龍幫更加忙碌，也開始有吊客上門，至晚飯前，忽然有個探子進來報告：「啟稟副幫主，碼頭上來了五個人，其中兩個是杜一非及凌展雲！」

* * *

杜一非、凌展雲及胡松光等人等了一夜，不見銀牌牌主出面聯絡，便將希望寄託在第二天晚上。羣豪窩在地窖內，無事可做，乃各自練武，唯胡松光心情最激動。

至二更時分，衆人再度到後山，由胡松光燒馬糞，其他人則匿在石後。

馬糞燒了不久，遠處便見到一道黑影，迅速向後山掠來。胡松光緊張地傳話：「他來了！」

杜一非問道：「你沒有看錯，就是向你下命令的那位銀牌牌主？」

說話間，那黑影已至山下，胡松光肯定地道：「錯不了！他到山下了！」

凌展雲接口道：「你不必緊張，好好應對，他一上來，咱們便將他牢牢圍住！」當下不再說話，但聞嗤地一聲響，杜一非及凌展雲已知那銀牌牌主上了山。

但聞一個沙啞聲音問道：「胡松光，你何事燒馬糞？幾時開始燒的？」

「屬下昨夜便燒了，未見您老人家出現，是以今日再來聯絡！」

「昨夜某得訊太遲，是以趕不及來

，今夜一早便在等候，杜一非之人頭呢？」

「屬下與您聯絡，正想告訴您，屬下等根本殺不了杜一非，因爲他身邊還有幾個人，其中一個是凌展雲！」

銀牌牌主一身裏黑，臉上帶着黑布罩，只在眼部露出兩個小洞。只聽他用驚詫之語氣問道：「你已跟他接觸過？大概讓他逃脫了吧？」他語氣突轉嚴厲：「既知他身邊尚有別人，又無把握，爲何還動手？這不是打草驚蛇麼？」

胡松光道：「您老人家誤會了，屬下只在暗中跟踪，尚未敢下手！」

「既然如此，你約見本座，又有何目的？反正沒有時間限制，待有把握才動手，是不是不夠人？」

胡松光道：「的確是欠一兩位高手相助……憑屬下等實無把握！」一頓，改口問道：「咱們爲何要殺杜一非？」

銀牌牌主厲聲道：「本座早已告訴你，這是命令，也是絕密的任務，你只須執行任務，不許多問，除非……除非你欲犯幫規！」突然轉頭喝道：「誰？滾出來！」話音剛落，只見前後冒出兩個人來。

銀牌牌主吃了一驚，色厲內荏地道：「快報上名來，免得本座傷了無辜！」

前面那個道：「在下凌展雲。」

後面那個則道：「在下杜一非，正是你想殺的人，想不到胡松光反會幫咱們吧？」他這樣說另有含意，乃要把胡松光的退路封死，不料却幾乎把胡松光送上絕路。

銀牌牌主似乎知道杜一非之身份，他話未說畢，銀牌牌主左手一甩，已拋出三柄小飛刀，奔向胡松光之胸膛，同時右掌一揚，向杜一非拋出幾顆小丸。

胡松光料不到銀牌牌主出手這般快，待他發覺不對，三柄飛刀已至，急切之間，只好揮刀擋架，「叮叮」兩聲，磕飛了兩柄，第三柄擋不住，射中其胸膛，他怪叫一聲，倉皇而退。

那幾顆小丸自然傷不了杜一非，他不弄清那是甚麼東西，不敢用刀擋架，閃身躍開，那幾顆小丸落地，突然爆裂，「卜卜」幾聲响，冒起一股股烟霧。

銀牌牌主右掌拋出小丸之後，凌展雲已抱劍衝前，喝道：「乖乖受縛，免你一死！」話剛說畢，銀牌牌主一回身，又向他拋出幾顆小丸，同時身子斜掠。

但見左首石後冒出一個人來，喝道：「那裡逃！」却是胡端陽。

銀牌牌主仍不抽武器，左右雙手連揚，向四周拋出十多顆小丸，只聽張建呼道：「不好，這是毒霧，請閉呼吸！」他話剛說畢，已咕咚一聲跌倒。

杜一非及凌展雲功力較深，但吸了少許毒霧，也覺頭暈腦脹，兩人見銀牌牌主由霧中射出，急掠步追之！

銀牌牌主冷笑道：「你們不怕死的，便追來吧！」他邊跑邊拋小丸，杜一非及凌展雲功力再深，也不能不換氣，是以很快便被其逃逸。

兩人追了一段，看看已將追上，奈何體內眞氣已濁，只好向兩旁飛去，跑了六七丈遠方敢換氣，却目視這銀牌牌主逸去。杜一非輕嘆道：「想不到煮熟的鴨子，也會飛上天去，下次想再找到他，可不容易！」

凌展雲道：「如今最重要的是回去看看他們！」當下兩人返回原處，但見胡松光胸膛中了飛刀，其他三人雙眼緊閉，但呼吸十分正常。

杜一非道：「凌兄在此守護，待小弟去找些清水來。」他先到小屋，把水缸扛到後山，用瓢舀水潑醒皇甫妙等人。

胡端陽憤憤不平地道：「豈有此理，這次眞是窩囊極了，下次讓俺老胡遇到他，便先請他吃我幾柄飛鏢！」

張建道：「胡松光中了飛刀，須先替他醫治！」當下取出金創藥來，再拔出飛刀，敷上藥包紮妥當，「胡兄覺得如何？」

胡松光苦笑道：「這只是小傷，只是胡某的性命，全仗各位了！日後除了跟隨你們之後，別無選擇！」

胡端陽高聲道：「你怕甚麼，除非咱們全死光了，否則必定保護你，這次只是意外。」

皇甫妙道：「如今已沒了指望，咱們下一步又該如何調查？」

杜一非想起謝飛紅，乃道：「在下想去巨龍幫走一趟，凌兄有何打算？」

張建道：「杜兄請勿將正事忘記！」所謂正事便是證實杜一非不是姦殺張建之妹的凶手。

凌展雲問道：「杜兄去巨龍幫是否另有含意？」杜一非乃將上官光明被殺，謝英被懷疑之事說了一遍。凌展雲訝然問道：「這與杜兄有何關係？」

杜一非哈哈笑道：「杜某素來好管閑事，最重要的一點是目前根本沒有其他線索可供調查，只好往人多的地方鑽，希望能在無意中抓到點蛛絲馬跡。」

凌展雲道：「小弟也無去處，便陪杜兄往南去吧！」當下衆人向南進發，待來至長江附近，便聽到傳言，上官光明將出葬，而趕往巨龍幫的吊客，絡繹不斷，杜一非心中更喜，因爲人多嘴雜，很可能有意外之收穫。

凌展雲知道上官光明要出葬，也改變了主意，決定陪杜一非去一趟巨龍幫。

當杜一非到達巨龍幫，便認出謝飛紅來，謝飛紅當然認得出他。杜一非及凌展雲近年聲名正盛，如日正中，是以朱高正率領幫內高手，親自將他倆迎入大廳。大廳內先他們而至之吊客，聞聲亦都長身離座迎接，欲一睹杜一非之風采。

* * *

所謂人的名，樹的影，杜一非之突然駕臨，且帶了凌展雲同來，表面上給足了巨龍幫及上官光明遺孀之面子。是以下面的人都十分振奮，但朱高正、霍陵等人却心懷疙瘩，深恐來者不善。

上官光明出殯前夕，大廳裡已擠滿了吊客，雖在舉喪期間，巨龍幫仍不能不請吊客們吃飯，當然菜餚不能太豐盛。霍陵見大廳內坐了百餘位自各地聞訊趕來之英雄，遂向朱高正打了個眼色。

朱高正一臉悲傷，緩緩長身而起，乾咳一聲，方道：「諸位上官幫主生前之好友，巨龍幫之好友們，您們不辭辛勞，千里迢迢趕來敝幫送葬，令朱某等十分感動，另者本幫亦感到自豪！由於在舉喪期間，酒菜籌備不足，菜差酒劣，也只能請諸位原諒。」

座中有人道：「朱副幫主不必客氣，咱們來此不是爲了吃喝，能塡飽肚子便行！」

另又有人問：「敢問朱副幫主，上官幫主是如何死的？凶手抓到否？是否用得到咱？」

「對啊，若用得着咱們的，請副幫主直言！」

朱高正的聲音語氣都充滿了悲傷。「上官幫主在幾個月前已經不幸被人暗殺了，是在去拜訪鐵船幫回程時，於信陽城被人暗殺的！」

座中有人問：「會不會是鐵船幫幹的？」

朱高正嘆了一口氣，道：「鐵船幫是敝幫之好兄弟，敝幫實不相信，上官幫主是他們殺的！」

凌展雲問道：「那請問上官幫主被殺時，是否有人在場？」他一開腔，許多人都轉頭望着他。

「有，是敝幫總堂主謝英與上官幫主一起的！」當下朱高正遂把上官光明被殺之經過約略說了一下。「若諸位知道誰是凶手，又肯將消息提供給本幫者，敝幫將致以薄酧，且上下均感激不盡！」

杜一非第一次開腔：「既然謝總堂主當時與上官幫主在一起，何不請他出來作証及解答？說不定集思廣益下，可以推敲出誰是凶手！」

朱高正臉現尷尬，乾咳一聲道：「諸位先吃飯再說！」

羣豪見他說話吞吞吐吐，心中詫異不已，霍陵只好道：「謝總堂主不在……日後有機會諸位再問他。」

座上客均是聰明伶俐之輩，聞霍陵之言更是詫異，蓋上官光明出殯在即，謝英不可能不在。謝飛紅心情激動，正想說話，却讓杜一非緊緊地抓住她的玉掌。

凌展雲遂問道：「謝總堂主此時不在，莫非他已找到凶手，而趕去緝拿？」

霍陵打了個哈哈道：「謝總堂主若已查到凶手，敝幫還用得着問諸位麼？他是有事出去！」

杜一非故意道：「說不定謝英有弒上之嫌疑，若是如此，亦請貴幫明言，日後咱們遇到他，也好抓他交給貴幫！」

朱高正趕緊道：「那又未必……謝總堂主向來對敝幫及上官幫主忠心耿耿。」

皇甫妙未待他說畢便冷笑一聲：「如此說來是貴幫迫走他的了！」

朱高正臉色一沉，冷冷地道：「這位好友說話請注意分寸，上官幫主新喪，敝幫更需仰仗謝總堂主，怎會迫走他？有關謝總堂主的事，諸位暫勿再問，日後一切自會水落石出。」

他雖軟硬兼施，但座上客仍忍不住低聲議論起來。忽見一位老頭站了起來，抱拳道：「諸位且聽老朽一言！朱幫主之爲人，咱十分清楚，他向來禮賢下士，絕不會做出迫走謝總堂主的事來。今日他不說，自有其苦衷，希望諸位諒解！反正朱幫主已說過，日後必會水落石出！」

有人認得他，低聲道：「此人是巢湖的水上大俠兪曉陽！屁！甚麼大俠，他是著名的馬屁精！誰當時得令，他便拍誰的馬屁！上官光明死了，他當然要拍朱高正的馬屁了！據我所知他跟朱高正只有一兩面之緣！」

此人聲音雖低，但仍被兪曉陽聽見，只見他又站了起來，面不改容地道：「這位朋友說錯了，巢湖離長江不遠，老朽雖只見過朱幫主幾面，但他之情況，兪某時有所聞！天下何其大，未必事事要親眼目睹方知道！」

孫仲標怕朱高正下不了台，乃道：「諸位，今日咱們來此乃敬佩上官幫主之爲人，是以在他死後，來盡一點心意，其他的事，盡可先放開，否則倒顯得咱們心不誠了！」

羣豪深覺有理，便紛紛動箸，朱高正這才鬆了一口氣，謝飛紅則恨不得鬧起來，但在此場合中，也不敢亂動。

午飯過後，巨龍幫便在大廳內搭起靈堂來，上官光明遺孀司馬麗珠帶着兩個孩子，在一側哭哭啼啼，而棺木就停放在廳中。

羣豪排隊上前上香行禮，司馬麗珠在旁答禮。巨龍幫香主以上的人，全部帶孝，下面的人亦臂纏黑紗，內三堂、外三堂，外加快馬堂的頭目，全部薈萃在一起。雖未必是有意如此，但若有人想鬧事，肯定得不到好處。

適才謝飛紅雖然與杜一非同席而坐，但一直沒有機會交談，直至此時方找到機會問他：「你不是去鄭州與人決鬥麼，怎地突然出現？」

杜一非指着凌展雲的後背，低聲道：「與我決鬥的就是他，咱們已化敵爲友，因調查一件案子，一路南下，因聞上官光明今日出殯，是以過來看看！令尊情況如何，你可知道？」

謝飛紅雙眼發紅，搖搖頭低聲道：「不太清楚，不過應無性命之憂！」

杜一非再問：「是否被朱高正關押起來？」謝飛紅唔了一聲，不置可否，俄頃，便輪到他們上前行禮。直鬧了一個多時辰方禮畢。

晚飯亦開在廣場中，那廣場足可容納五六百人同時飲宴，周圍點了許多火把，照得四週亮堂堂的。由於在舉喪期間，是故氣氛絕不熱烈，既不高談闊論，也不鬧酒，只三三兩兩交頭接耳。

爲了籌備是次喪禮，巨龍幫一早已把客舍打掃乾淨，百多名吊客，人人均有床舖。由於行義寨是特別嘉賓，另住一地，是以謝飛紅晚上根本沒法見到杜一非。

次日一早，吃早頓之時，忽有個巨龍幫的弟子跑進來報稱：「副幫主，黑沙幫幫主率十來個人來送殯，是否迎接請定奪！」他這般說有其原因，蓋黑沙幫擅使毒沙，爲一般武林人士所不齒，上官光明不屑幫主鄔天鴻之爲人，素來不相往來。

朱高正聞報，臉色亦是一變，沉吟了一下方道：「請！」回頭又對霍陵及邢長雄低聲道：「通知下去，要下面的弟兄們隨時準備，黑沙幫是來破壞的！」

知道巨龍幫及黑沙幫關係的吊客，心中亦暗自嘀咕，有的擔心，有的是慶幸。俄頃，便見一行人走進來。

只見爲首那人五十左右的年紀，身材十分魁梧，健步如飛，人未至，聲音先至。「朱幫主，鄔某沒有來遲吧？」

朱高正踏前一步，道：「不敢勞鄔幫主的大駕，敝幫恐承受不起！」

鄔天鴻哈哈笑道：「鄔某敬佩上官幫主之爲人，在他生前未敢來拜訪，但死後若不來，恐抱憾終生！聽朱幫主之言，似乎認爲鄔某不該來！」

白子文忙打圓場。「鄔幫主誤會了！只要是來拜祭上官幫主，而不是來搗亂的，敝幫無任歡迎！」

鄔天鴻一瞪眼，道：「原來貴幫認定鄔某是來搗亂的！老實說，鄔某純屬敬佩上官幫主之爲人，更希望能早日把凶手挖出來，絕非來破壞搗亂的！」

「如此當是敝幫之朋友！」白子文肅手請客，「請鄔幫主及諸位堂主入席！來人，快把早點捧上來！」廣場中尚有好幾席空桌，黑沙幫的人佔了兩席。

只聽鄔天鴻道：「且慢，在入座之前，待鄔某等先上一炷香！」他抬步進靈堂，巨龍幫的人都緊張起來，朱高正忙向霍陵及青龍堂堂主關祖德打了個眼色，兩人便隨他進入靈堂。

鄔天鴻率衆入堂，恭恭敬敬地上了一炷香，又鞠了幾個躬，司馬麗珠哭哭泣泣地回禮，鄔天鴻又向夫人回了一禮，再上前問道：「夫人，請問一句，上官幫主是被甚麼利器所殺的？」

司馬麗珠低聲答道：「據說先夫是被人以劍刺死的！」言畢又泣啜起來。

鄔天鴻又問道：「夫人是聽誰說的？」

司馬麗珠看了霍陵一眼，道：「是霍堂主告訴未亡人的……」

霍陵忙道：「那是謝英說的，在下只是照本定料。」

鄔天鴻訝然道：「照兩位所說，這會是傳說，而未經証實！以此推論，貴幫上下並無爲上官幫主報仇之打算！」

邢長雄沉聲問道：「鄔幫主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你認爲尚有別情？」

「是否另有別情，鄔某不敢胡亂猜想，不過正確之做法，望應開棺檢驗！」

邢長雄道：「咱們相信謝總堂主，是以不願再驚動故幫主之英魂！」

「這是錯誤之看法，爲了求証，應該當衆開棺求証，何況謝英可能也有問題！」

霍陵高聲道：「本幫之事，外人管不得！」

鄔天鴻冷冷地道：「某却認爲非開棺不可！」

霍陵手掌已落在腰間刀柄上。「誰也不准打擾故幫主之英魂，否則就是打算跟敝幫過不去！嘿嘿，霍某早知道閣下來此，根本就不懷好意！」

鄔天鴻一本正經地道：「開棺乃爲使上官幫主含寃得雪，別無他意！霍堂主一味阻擋，莫非另有內因？嗯，請問巨龍幫的弟兄們，有誰看過上官幫主之遺屍？」

巨龍幫的人面面相覷，却有人答道：「咱們向來對上官幫主敬重有加，不忍騷擾其屍體，誰也沒看見！」

忽然座中有人道：「這位兄弟說話有待商榷，也許有人正想利用貴幫弟兄們對上官幫主之感情，故意不開棺！其實聰明的人都知道，眞想查出凶手的，決計不會隱瞞甚麼，否則豈不落人口實？」

朱高正緩緩走上靈堂，道：「鄔幫主不要誤會，敝幫絕非另有目的方不讓你開棺，事實上上官幫主仙逝至今已兩三個月，屍體已經發臭腐爛，這時候開棺，料亦驗不出甚麼來了。」

鄔天鴻哈哈笑道：「朱幫主腦袋淸醒得很，照你這樣說，如今開棺已沒用，那麼請問一句，當時爲何不立即開棺檢驗？」

朱高正不由語塞，適才那人長身而起，亦緩緩走上靈堂，道：「鄔幫主說得有理，在下認爲此刻開棺，即使對擒拿殺上官幫主之凶手沒有作用，却可消除外人對貴幫頭目之懷疑，何樂而不爲？」

朱高正臉色一變，心中忖道：「此人面生得緊，他到底是甚麼人？」嘴上却答道：「諸位既然對朱某有所懷疑，朱某也想消除嫌疑，只是上官幫主遺

孀未必會同意！」

那漢子又道：「朱幫主說得有理，如此咱們還是徵求上官夫人之意見……」聽上之人都轉頭望向上官夫人。

庭院中之人亦紛紛圍上來，心中均認爲司馬氏不會答應，誰知司馬氏居然道：「未亡人亦很想見見先夫最後一面，只是不忍騷擾他，既然諸位認爲該開棺，未亡人絕不反對！」

朱高正只好道：「既然連夫人也不反對，朱某還有甚麼理由反對？」當下轉頭對霍陵道：「霍堂主，請準備開棺，多點些薰香。」

霍陵應了一聲，便吩咐手下辦理。俄頃，靈堂中已點了十來束薰香，幾名大漢走到棺邊，先把棺蓋四周縫隙之石灰撬掉，接着又往棺上噴了幾口酒，然後才慢慢起釘，當釘子全部起掉，其中一個喝道：「請諸位閉住呼吸！」

四名大漢分站四周，把棺蓋掀起，靈堂內立即瀰漫着一股中人欲嘔之臭氣，羣豪都閉住呼吸，司馬麗珠剛往棺木走了一步，已聽那四名大漢輕咦一聲，朱高正亦忙上前觀看，猛聽他也輕呼一聲。

鄔天鴻邊走前邊問道：「朱幫主何來驚詫？」其他人亦紛紛走上前。

靈堂突然響起司馬麗珠之尖叫聲：「這……這不是先夫！」

棺內躺的居然不是上官光明之屍體，羣豪均是一怔，走得更快，有些跟上官光明比較熟悉的吊客，看後也覺不對！

棺中之屍體身材面龐與上官光明頗接近，亦儘管臉上皮肉已開始腐爛，但仍能分辨得出，那絕對不是上官光明！

此事充滿了神秘，霎那間，羣豪之眼睛，全部落在朱高正身上，朱高正似被人打了一拳般，呆一呆，腦袋尚未十分淸醒，半晌才乾笑一聲：「怎會如此？」

那不明來歷的漢子却冷笑問道：「怎會如此？這句話咱們正想問朱幫主哩！」

朱高正已沒了主意，因爲這實是一樁武林大笑話！別人還會懷疑他爲了爭奪巨龍幫幫主寶座，而暗殺了上官光明！他一時之間答不出話來，良久才結結巴巴地道：「朱某也不太淸楚！」

不明來歷的漢子語氣咄咄迫人，「你不知道，尚有誰知道？」鄔天鴻也在旁推波助瀾。

邢長雄高聲道：「諸位，咱們是完全相信謝英之言，是以並不開棺檢驗，誰知會是西貝貨！」

謝飛紅忍不住道：「依你這樣說，謝英是有絕大之嫌疑了？」

邢長雄頷首道：「事實確是如此，他爲何要騙咱們？」

「謝英並不在此，正所謂死無對証！」那不明來歷的漢子續道：「別人也許會懷疑屍體已爲你們調了包！」

朱高正怒道：「咱們爲何要掉包而鬧出笑話！」

「難說得很，也許上官幫主身上藏了甚麼秘密也未定！」

鄔天鴻接口道：「不錯，九成是如此！否則他們爲何不請謝英出來對証？」

謝飛紅道：「說不定謝英已遭不測！」

霍陵大怒。「你們到底是來送殯，還是來搗亂的！」

那不明來歷者哈哈地道：「咱們敬重上官幫主，因此來送葬；但若知道上官幫主是爲小人所乘，更不能令他含寃莫白！」

邢長雄道：「所有之事實均如朱幫主所言，咱們的確是太相信謝總堂主了，是以並無開棺檢驗，而謝總堂主也突然在三天前失踪，諸位若不相信，咱們也無辦法！」

鄔天鴻笑道：「閣下這樣說，便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乎？」

霍陵怒道：「事實如此，你們不信，咱們還能怎樣表白？姓鄔的，你待怎地，何不明言？別人怕你，咱們巨龍幫可沒將你放在眼內！」

鄔天鴻陰惻惻地道：「鄔某從來無讓人怕我之想法，當然鄔某也不會怕某人，尤其是閣下，鄔某所說只是以事論事！適才鄔某已說過，咱們來此都是因敬佩上官幫主的爲人，今日他生死不明，而貴幫偏說他已死了，且如此廣發喪帖，你說天下英雄會有甚麼看法？」

霍陵冷笑一聲：「你能代表天下英雄麼？上官幫主待咱們如同親兄弟，難道咱們會殺害他？」

「鄔某未說過這種話，不過無論如何，你總得說出個理由來，最低限度也得讓司馬氏說幾句公道話！」

「諸位若還不信，朱某也無話可說！」朱高正長長一嘆，道：「請夫人說兩句公道話！」

司馬麗珠哭聲響了起來，哽咽地道：「未亡人已沒了主意……教我如何說話？」

霍陵忙道：「夫人，事關本幫之榮辱，你可不能不說！你說，咱們這干人平時對幫主如何，待你又如何？會像弒上之人麼？」

他不說猶自好，言畢司馬麗珠哭得更暢快了，却一言不發，朱高正、白子文等巨龍幫頭目，又急又驚。因此如此一來，外人誤會必將更深！果然鄔天鴻又道：「霍堂主，你怎能當衆迫上官幫主之遺孀，說些她不願說的話！」

霍陵怒不可遏，暴喝一聲：「姓鄔的，你分明來此挑撥離間、煽風點火，再不識相的，咱們可不客氣了！」朱高正連忙斥止之。

鄔天鴻冷笑道：「霍堂主欲殺人滅

口麼？鄔某料你還沒這份狗胆，也無此本領！」霍陵「刷」地一聲，已將刀抽了出來。

鄔天鴻沉聲道：「鄔天鴻一條命就在此，往這裡砍吧！」他邊說邊指着自己之胸膛，霍陵立即標前，邢長雄眼明手快，立即伸手將他拉住。

俞曉陽忙道：「霍堂主請莫衝動，動了手之後，一切便不好說了！」

霍陵嘶叫道：「如今已是百詞莫辯，不在乎殺人！」

此刻杜一非才長身而起，沉聲道：「諸位，可容許杜某說幾句話麼？」

朱高正恨不得有人出來打圓場，忙道：「杜大俠有話請說！」

「上官幫主生死未卜，謝總堂主又不在場，的確令人疑雲陣陣！在沒有任何証據之下，誰也不能肯定說誰對誰錯，不過在此時此地，朱幫主確須給大家一個答覆！」

朱高正訝然道：「杜大俠要朱某答覆甚麼？」

「為了証明幫主是無辜的，似乎須拿出點証據來！」杜一非道：「說眞的，此事十分複雜，說不定上官幫主確實已死，只是屍體被人掉了包而已……」

謝飛紅悄悄伸手擰了他一把，脫口道：「誰吃飽沒事做，去幹掉換屍體的事！」

「如果有人志在插贓嫁禍，換掉屍體，確可達到目的！」

杜一非言畢，廳內廳外便响起一片嗡嗡之議論聲，有人贊成其看法，亦有人對朱高正及霍陵之表現仍存疑念，形形式式不一而足，不過杜一非這幾句話，却是朱高正最佳之下台階，只聽他道：「杜大俠不愧是杜大俠，這幾句話，朱某早想說了，只是碍於形勢，不能說耳，事實這個可能性最大！」

杜一非再問道：「朱幫主認為誰最有這方面之嫌疑？」

「目前朱某還不能公佈，正如杜大俠所言，在沒有充份証據之前，誰都不能判斷誰，」朱高正高聲道：「不過敝幫自今日起，將傾盡全力調查，希望盡快把眞相公佈於世！」

那不明來歷者在人羣中又喊道：「朱幫主最好給大家一個期限，以示誠意！」

朱高正沉吟了一陣，才道：「請諸位期以半年如何？半年之後敝幫將把此事眞相公諸於武林。」

那不明來歷者又喊道：「假如屆時閣下不公佈，又將如何處理？」他話尚未說畢，皇甫妙已輕輕扯扯杜一非之衣袖，朝向那人之方向指了一指。

杜一非一時不明所以，乃低聲問道：「何事慌張？」

皇甫妙附耳道：「你仔細看他旁邊那個人之身材、面形！」杜一非見他旁邊有位身材頎長，面貌英俊，年在三十多歲的漢子，但覺有點面善。皇甫妙又低聲問道：「他像不像那位銀牌牌主？」

杜一非心頭一跳，尚未能肯定，恰在此時，那漢子轉頭過來，雙眼流轉顧盼間，眼神自然流露，忍不住脫口答道：「正是他！」蓋面目雖然可以掩飾，唯眼神改變不了！銀牌牌主在此，那麼那不明來歷之人，又是否另一位銀牌之主，或者是玉兔幫之要人？

不管如何，銀牌牌主既然在此，總是一種收穫！當下杜一非遂暗中通知了凌展雲，凌展雲亦十分高興。

他心念電閃，耳際又聞朱高正道：「閣下咄咄迫人，似對朱某人懷有成見，可否賜告大名？」

「山野小民，賤名實不足掛齒，還是言歸正傳吧！」

白子文悄悄在朱高正耳邊道：「副幫主，這廝適才在嘉賓留名上，寫的是華天山三個字，江湖上從未聽聞過，九成是化名！」

朱高正高聲道：「朱某認為敝幫主一事，充滿神秘和詭異，欲得悉眞相須靠點運氣，半年之期，未必有所獲，但不管如何，屆時朱某必將調查所得或經過公諸於世，諸位若還不滿意，大可以先訂明賞罰！」

俞曉陽忙道：「老漢認為只要朱幫主能做到此點，經已仁至義盡，無須理會別人之閑言閑語！」

華天山冷笑道：「難怪剛才有人說俞大俠是馬屁精，誠哉斯言！咱們不施點壓力，萬一他只敷衍了事，上官幫主豈不寃枉？又如何能平息天下英雄之不滿！」

皇甫妙故意道：「閣下使用化名，已有問題，若要心誠，自己亦必須有幾分誠意方合！」原來他剛才見到他簽的名，也認定他使用化名。

華天山輕嘆道：「世人每多趨炎附勢之人，華某已不欲多言！只是閣下憑何說在下沒有誠意？」

「閣下使用化名，難道……」

華天山一拍胸膛，道：「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誰告訴你說在下使用化名？在下自周歲起即以華天山名之，蓋家母是在天山產下在下的，是故以天山為名，華某不喜牽涉江湖恩怨，甚少在江湖上走動，是以無人識之，這有何奇怪？」

張建接口問道：「既然如此，閣下因何會這般敬重上官幫主？豈不矛盾？」

華天山一時語塞，半晌才道：「上官幫主名播天下，誰不知道？」上官光明在江湖風頭不低，且頗得好評，都是事實，但實際並不如華天山所述那樣，是以人人均覺他的理由有點牽强。

朱高正乾咳一聲：「棺內之屍體既然不是敝幫主，今日當然取消一切喪禮，來人，先把靈堂拆掉！」

白子文邊指揮手下拆靈堂，邊道

：「不錯，說不定上官幫主尚在人間，這一切全是謝英揑造的！」

謝飛紅忍不住道：「謝總堂主不是這種人！」

霍陵道：「那為何棺內躺的不是上官幫主的屍體！」

「這可就得問你們了！」

邢長雄忽然走近朱高正身邊，低聲道：「朱幫主，上官夫人進內堂去了，還是散了吧，省得有理說不清！」

朱高正也認為不該再糾纏下去，乾咳一聲，道：「今日取消喪禮，但諸位若有興趣留在敝幫作客的，敝幫無任歡迎！如今請諸位出去繼續早飯！霍堂主，趕快通知灶房，中午加菜，着他們立即去準備！」

鄔天鴻哈哈笑道：「這還有點意思！」當下羣豪走出大廳，到廣場上繼續未了之早飯，只是吃飯的人少，談話的人多，對棺內躺的不是上官光明之屍身，各有看法。

議論紛紛，爭執不下，鄔天鴻忽然高聲道：「鄔某認為朱幫主既然肯承擔調查之責，咱們便不必多議論，待半年後，沒有結果再作計較，方是正理！」他話說得有理，衆皆緘口，不過心中都有個念頭：這廝明明是來與巨龍幫作對的，怎地如今反而幫起朱高正來？

早飯之後，有的意興闌珊，無心戀棧，便告辭離去，一下子便少了一半人，不過鄔天鴻、華天山與那銀牌牌主則仍留下來。

張建低聲問道：「咱們是留還是走？」

杜一非淡淡地道：「留，直至不能再留為止。」他見其他人臉上都有大惑不解之色，只好再作解釋。「在下認為秘密就在此處。」

凌展雲忍不住問道：「杜兄憑何論斷？」

杜一非的回答依然十分簡短。「感覺。只憑我的感覺，在下之感覺一向很準。」如此一答，再無人反對。

恰白子文走過來打招呼。「杜大俠、凌大俠，敝幫久仰大名，惜無緣識荊，今日一見果然是人中龍鳳，教人羨慕不已。」

杜一非淡淡地道：「在下等不善客套，白堂主再這樣說，咱們可呆不住了。事實上貴幫規模宏大，人材濟濟，羨慕的人更多呢！」

凌展雲接問道：「咱們是否可到處參觀一下？」

「歡迎之至，諸位請隨我來。」

杜一非等長身而起，莫閃怕謝飛紅沉不住氣，露出破綻，伸手緊緊扯住其衣袖，並暗中向她打了個眼色。待他們去遠方道：「小不忍則遠大謀。巨龍幫內能人不少，千萬留意自己之行動，免得功虧一簣。」

白子文帶杜一非等到巨龍幫總舵各地瀏覽，由於適才杜一非之表現，令朱高正等人十分放心，是以白子文介紹甚是詳盡，更有討好之意。「諸位乃敝幫主心儀已久之嘉賓，日間因人多不便多談，是故敝上懇望諸位在貴幫多留幾天。」

杜一非道：「不大方便吧？且外人恐有閑言。」

白子文微微一怔。「杜大俠恐外人傳甚麼閑言？」

「外人只道杜某巴結貴幫，也可能認為貴幫要利用杜某調查上官幫主死因，更可能認為利用杜某等解窘。」

「悠悠衆口，誰能堵塞得了？隨他們說吧，若大俠認為是有理的，自然會出手，談不上利用。嘿嘿，天下雖大，料無人可利用兩位！」白子文哈哈笑道：「若敝幫有此本領，那可榮幸得很。」

凌展雲亦笑道：「杜兄，白堂主說得有理，咱們若太忌外人之閑言，也顯得窩囊了。」

白子文喜形於色。「如此兩位最好在本幫勾留幾天。」當下引他們到內廳，丫頭立即捧上香茗。

閑談了一陣，杜一非道：「白堂主有事忙去吧，咱們不便打擾了，還是回客房休息。」

「兩位精神奕奕，何須休息，稍後午膳，再引諸位去遊江賞景。」

凌展雲喜道：「凌某從未遊過長江，這敢情好。」

午飯時，朱高正親自來陪，他雖然笑聲不絕，但看得出眉宇間，飽含憂色。杜一非忍不住忖道：「莫非上官光明之死與他完全無關？這倒奇怪！」那霍陵則有點坐立不安。邢長雄一言不發，看得出各懷心事，精神最好的反是白子文。

午飯後，白子文派了位得力之香主，領了舟子去遊江，盡興半日，歸來時，已是萬家燈火。內廳掌了燈，早備好一席豐盛之酒菜。賓主相繼入座。酒過三巡，朱高正問道：「杜大俠及凌大俠以天下為家，見識必廣，消息靈通，可知南陽一帶近年來，出了甚麼使劍之高手？」

杜一非忙道：「杜某絕非甚麼大俠，幫主再以大俠相稱，教人汗顏，也吃不知其味，還是直呼名字來得自然。杜某知道朱幫主之用意，其實如此調查，難以得到確實之線索，蓋上官幫主在那裡出事，未必便是被當地高手所害。」

凌展雲接道：「且咱亦未聞那裡有甚麼厲害之脚色。」

朱高正嘆了一口氣：「誰不知那道理，只是今早之事的確大出意料，使敝幫上下均如墜五里霧中，百思不得其解，心中恨不得把眞相弄清楚，却不知該如何下手。請兩位莫見怪。」

邢長雄接口問道：「兩位均是人中龍鳳，見識過人，未知有何良策指點，則本幫上下沒齒難忘。」

（未完・六）

九龍珮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卧龍生・文　可飛・圖



迎香閣內奇事多　化婢為友添臂力

上文提要：程小蝶在苗蘭花芳掩護下，重入沙九府，進入迎香閣。吳先生知道九龍珮之傳人正伏兵欲消除一場浩劫，自己必要解除身上鎖骨上的天蠶絲索之束縛，正苦無援，見到小蝶欣喜之極，他已測探程小蝶是個聰明機靈，膽大心細的女中豪傑，是最佳人選，而程小蝶為了令吳先生更信任自己，也樂意擔當起這個角色，憑她的勇敢終於在林園中尋找到天蠶絲索之結，並將之解開……

吳先生呆了一呆，道：「不錯，一代神捕，不讓鬚眉的女捕頭。」

「說說罷了，我爹怎肯讓我這個獨生女兒投身入江湖之中。」程小蝶道：「晚輩這一番歷經江湖，不過數日，已感覺到江湖上的兇險、奸詐，實非女兒身立足之處。」

想到獻身田長青的承諾，被陌生男人的輕薄，不禁泫然欲泣了。

吳先生緩緩站起身子，伸個懶腰，道：「好！舒服極了，小蝶姑娘，妳看看，應要如何處置小文、小雅兩個丫頭？」

「初見二女時，我發覺她們對先生有着非常之尊重。」程小蝶道：「這次二度見面，相隔不過兩天，二女的態度，好像是有些不同了。」

「她們不是壞人，也恨常奇傷害她們的母親、姊姊。」吳先生道：「不過，她們缺少了一種自主的意志力，所以，我無法認眞的傳授她們武功，也無法把她們視作子弟或紅顏知己，建立起相許相知的情意。」

「小雅姑娘似乎和十三太保的人有一種連繫，」程小蝶道：「我代她忍受了一份不堪的羞辱。」

「不錯，她們已被大法師常奇控制了神志。」吳先生道：「我不苛求她們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蓮，但她們必需要有着自己意志的節操，心靈上的忠貞，可是她們無法堅持自我，一直活在大法師常奇的陰影之下，成了被常奇操縱之木偶。」

「原來吳先生早已知道了。」程小蝶道：「她們是不是受到常奇的術法控制呢？」

「白蓮教中的重要弟子，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常奇法術的影響。」吳先生道：「但那不是一種很大的力量，一個人的意志力堅强一些，就可以克服，但小文、小雅却沒有這種意志力。她們眞的恨大法師常奇，但更怕常奇，面對常奇時，她們無法保存心中的秘密，常奇對她們的嘉勉、責罵，也能影响到她們情緒上歡樂和愁苦。這一段和她們相處的時日，花了我不少的精神，一直在和常奇鬥法，爭取兩個丫頭的向心力。」

「先生也懂控制人心的術法麼？」

「眞正的控制一個人，大概要借重葯物，才能作完全的控制。」吳先生道：「一般的控制，只是一種心靈上的侵佔，但很難使意志堅强，具有靈慧的人完全屈服，當然虛於委蛇，別具機心的人，會裝出一種愚忠。小文、小雅是不能掌握自己的人，有如牆頭草，隨風兩面倒，她們對常奇和我，說的都是眞話，付出的也是眞情，只是變得太快了，眞是一夕之間顏色改，只不過，常奇用的威脅手段，很快見效，我用的懷柔方法，就要大費唇舌了。」

程小蝶點點頭，道：「先生對她們瞭解得如此之深，自然早已成竹在胸了，只要不讓她們洩出隱密，壞了我們大事，就由先生作主了。」

「好！但另外一件事，要請妳作主了。」吳先生道：「不過，我可以說出腦中所知，以供姑娘參考。」

「甚麼事啊？」程小蝶奇道：「晚輩想不出一點頭緒的！」

「我們要留在這裏等他們，還是先行離去？」吳先生道：「她們攻入沙府的約定，由姑娘主控，或是已先決定了時間，無法變改。」

程小蝶四顧了一眼，低聲道：「預定明晚二更，雖非不能變改，但不知他們是否還要約請人手，所以，不改最好，如果我們想不出應付大法師常奇的辦法，那就只有先行避開這裏了。」

「吳某束縛已去，當可放手一搏！但他們羣起而攻，這勝負之分就全無把握了。」

程小蝶聽得心中暗喜，忖道：「聽他口氣，似乎有着對付常奇的把握。」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如果能不動手，拖延到明晚二更，裏應外合，實力集中，一戰之下，或可一鼓蕩平强敵。」

吳先生笑道：「留在這裏，風險很大，可能今晚上就會引起衝突，我們據守『迎香閣』設法對抗，但能不能拖延到明晚二更，可是無法預料。」

「是否還有別的辦法呢？」

「有！但要妳程姑娘以身涉險了。」

「只要能有助大局，我願以身涉險。」

吳先生低聲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程姑娘只聽得雙頰上泛起了羞紅，但又頻頻點頭，讚成這個計劃。

這就使得吳先生對程小蝶更多了一層認識，她喜好冒險，也喜歡和人鬥智，潛隱着强烈迎接困難的勇氣，確具有了女捕頭的性格。

吳先生又問了程小蝶內功、劍法上一些進境，對她的悟性、稟賦，心中甚為震驚，不過，並沒有出言誇讚，只是暗作決定，要把一身所學，摘其精要，傳授給這個膽大心細，勇敢沉着，又具上佳資質的姑娘。

到了掌燈的時分。

程小蝶就點上了一盞燈，靜坐在「迎香閣」的大廳中。

但大門卻緊緊的閉着。

她現在還是小雅，心中也在揣摸着小雅的音容笑貌，以便能摹仿到維妙維肖。

但她仍希望大法師常奇只是說一句威脅的話，不會眞來驗明正身。

可惜，她的希望落空了。

門外響起了叩門之聲。

程小蝶打起精神，開了木門，大法師常奇已當門而立。

「小雅叩見大法師，雖然花了一番口舌，但總算幸未辱命。」

「妳是說……」常奇道：「吳先生已答應了妳們的要求？」

「是！小文姐還在陪着他。」程小蝶道：「原想他是鐵石心腸的人，却不料竟也和別的男人一樣，一上床，迫不及待……」

常奇兩道冷厲的目光，盯注在小雅的臉上看。

程姑娘一運氣，臉上泛起兩片紅暈，嬌羞不勝。

羞態倒非是裝出來的。

她一個尤為處女的姑娘家，硬充殼子，裝出了才經過一場雲雨巫山會，叫她如何不羞呢？

也就是那股眞正的羞態，瞞過了大法師常奇。

只見他臉上泛起了一抹冷厲的笑意，口中喃喃低語，道：「吳一諤呀，吳一諤，早知你仍未勘破色關，常某早就把你收服了，高估你了，也浪費了我不少時間。」

程小蝶暗暗忖道：「原來大智者吳先生的名子叫一諤。」

常奇的笑容突然凝住，聲色也變的冷厲起來，道：「小雅，說，妳們怎麼說動他的，一字有虛，立刻要把妳碎屍萬段。」

果然是一個冷酷多疑的人。

「大法師，小雅說的是實話啊！」

「哼！吳一諤是何等人物，早已勘破情關，以妳們兩個丫頭的中等姿色，如何能夠使他動心。」常奇道：「我要聽聽詳細的經過。」

「幸好是有準備了，吳先生的構思，果然精密。」程小蝶心中忖思着。

「大法師！我們求他呀！小雅告訴他，如果我們不能和他有合體之歡，必受慘刑荼毒，那就生不如死了。」

常奇又有了笑容，點點頭，道：「他胸懷仁慈，是他很大的一個缺點了。」

生恐再這麼被盤問下去，可能會露出破綻，程小蝶急急接道：「大法師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啊……現在，他還和小文姐在……」

她沒再說下去，過猶不及，說得太多了，反而易露破綻。

常奇笑一笑，道：「我要看一看，才能放心。」

程小蝶心中暗暗罵道：「眞是寡廉鮮耻，這種事，也能作得出來。」

大法師舉步向前走去，程小蝶只好跟在身後。

推開木門，竟然直向卧室中闖了進去。

程小蝶眞想突然出手，一擊殺了他，因為，常奇沒有瞧出破綻，也似是全無戒備，但還是忍下去了。

床側的木椅上，放着吳先生和小文的衣物，小文和吳先生的人，却並卧在木榻上。

一床棉被，掩遮了一切醜態。

「常奇，你是不是人？」吳先生很惱火，罵得十分惡毒，道：「竟然自己闖了進來。」

小文也探出了頭，無限羞態的道：「大法師，小文不能給你見禮了。」

看到她雙肩，和前胸全無遮掩，分明是脫光了全身的衣服。

常奇再多疑，也不能不相信了，哈哈一笑，道：「不用見禮，不用見禮，我要重重的奬賞妳和小雅，也要提升妳們的地位、身份！妳們沒有傷害到吳先生吧！」

程小蝶心中一動，忖道：「這時刻，他連索繩繫穿琵琶骨的事竟也忘記，要是拉開棉被看一看，立刻就露出馬脚，立時暗中運功戒備，常奇只要一伸手去拉棉被，就全力出手擊出。

「常奇，你給我滾出去！」吳先生的臉都氣白了。

「好，好！兄弟這就走開，」常奇道：「其實，吳兄既然已跳入了水中，還怕濕了衣服麼？」

「你走不走？」吳先生怒道：「是逼我死？還是要逼我拚命？」

「這就走，這就走！還有兩句話，說完就走！」常奇笑道：「吳兄千萬不可尋死！」

言下之意，並未把拚命的威脅放在心上。

「唉！常奇，你把我整得還不夠麼？有屁就快些放吧。」

「吳兄，人生美好，有很多艷福可享！不知吳兄是否改變了心意，肯和兄弟合作。」

吳先生冷冷說道：「你這是乘人之危呀！」

「常某是一片誠心。」

「好！那就等一個時辰之後再來。」吳先生道：「最好再帶來一些好酒好菜！」

「好極了，一個時辰之後，常某再來和吳兄把盞深談。」

轉身向外走去。

「慢着！」

常奇已踏出了卧室之外，聞言又回過頭來，笑道：「吳兄還有甚麼吩咐？」

吳先生道：「我要的是好酒、好菜。」

「這個，包管吳兄滿意。」常奇快步行出卧室。

程小蝶送走大法師常奇，拴上了「迎和閣」的大門，又轉向卧室行去。

她對吳先生的佈局佩服極了，簡直把常奇的卑下、醜惡，估算得點滴不漏。

但她想不通的是，小文竟也會全力配合。

再回卧室，景物全變，吳先生已穿好衣服，坐在木椅上，小文也在扣扣子。

兩個人的動作都很快，事實上是兩個人只脫光了上身的衣服。

程小蝶似乎豁出去了，一點也不扭怩，笑一笑道：「小文姐姐，表演的好極了，大法師完全相信了。」

小文道：「我心裏怕得要命，只要他拉起被子一看，那就全穿崩了，小婢死不足惜，只怕會連累了吳先生。」

吳先生微微一笑，道：「小文，由現在開始，妳就不用再離開這『迎香閣』了……」

「對！跑腿端茶的事，都由小妹代勞。」

程小蝶心中明白，吳先生是有所顧忌，擔心小文一離開「迎香閣」脫離了吳先生的目光視距，就可能會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全盤端出了吳先生的計謀。

「也不用勞動妳程姑娘了，」吳先生道：「我相信大法師會另派兩個丫頭來照顧我們的生活，在他的看法中，小文、小雅已經是我的妻妾了。」

程小蝶呆呆看着吳先生，心中忖道：「這不是挑明了我這個小雅是西貝貨麼？」

小文也有着相當的聰明，已看出程姑娘心中之疑，笑一笑，道：「吳先生都告訴我了，小雅現在還躺在床下面，爲了讓程姑娘行動方便，只有暫時委屈她了。」

程小蝶釋懷一笑，道：「現在，我們應該作些甚麼呢？」

「甚麼都不要作，妳們借機會好好的坐息一下，等一個時辰之後，享受一頓最好的酒菜。」吳先生道：「拏出天蠶絲索來，我還要裝作束縛未解。」

小文轉頭看去，果然已不見了困住吳先生近一年的索繩。

敢情她和吳先生並枕而卧，竟然沒有發覺吳先生身上的束縛已解。

這又增加了小文不少信心。

「先生，等一下大法師帶酒菜來，我和程姑娘是不是要避開呢？」小文道：「大法師和人談論重要事情時，一向是不許他人在一側聽聞。」

「小文，妳要記着，現在，妳的身份不同了。」吳先生笑道：「我相信大法師對你也會客氣很多，我希望你們留在我身側，等到常奇請你們離開時，妳們再離開不遲。」

* * *

常奇來得很快，似乎還不到一個時辰。

一切都如吳先生的推斷，常奇的身後，還跟着四個捧着酒菜的丫頭。

似乎是經過仔細的挑選，四個丫頭的姿色都不錯，比起了小文、小雅，也都在伯、仲之間。

程小蝶早已在廳中等候，帶着了四個丫頭，進入了吳先生囚居的雅室之中。

吳先生坐在輪椅上，小文很溫柔的站在身側。

常奇的目光一掠絲索仍在，就是這一條穿骨的索繩，限制了吳一諤的活動範圍，只能在一明兩暗的雅室中走動。

室中早已點燃了燈火，四個捧着酒壺、菜盤的女婢，很快的擺好了酒杯碗筷。

八個菜，一大壺酒，擺的是四付碗筷。

果然是把小文、小雅也算上了。

酒是好酒，菜是佳餚，是小文進入沙府以來，從未吃過的山珍海味。

四個送菜的丫頭，退走了兩個，兩個却守候在一側伺酒。

小文的感慨最深了，一向是侍候別人酒飯，今日反過來被人侍候，竟然是有一些不太習慣。

酒過三巡，大法師常奇開了口，道：「小文、小雅，妳們以後就是吳先生的如夫人了，只要照顧吳先生的生活起居，讓吳先生過得開心就好，打掃洗刷的事，就由這兩個丫頭幫妳們了。」

「用不着了。」小文道：「我和小雅已作慣了這些工作，每日閑着，也難排遣，吳先生的事又不多，大法師實不用再派人手幫忙。」

「吳兄呢，」常奇笑道：「由此刻起，吳兄是我常奇的第一貴賓，要甚麼只管吩咐。」

「小文說得對！『迎香閣』地方不大。」吳先生道：「再加上兩個人，就顯得地方太擠了。」

「說的也是！」常奇哈哈一笑，道：「也會騷擾了吳兄的雅典啊！」一揮手，兩個伺酒女婢，欠身而退。

「吳兄，我已派人去查看了，如何解去你身上那道束縛。」常奇道：「只不過天蠶絲索刀劍難傷，火燒不斷，必需要解開死結，才能使吳兄脫去圍困。」

「倒也不急，」吳先生笑道：「快一年啦，已經有些習慣了。」

眞是瞪着眼睛說瞎話呀！小文差一點要笑出來。

但她總算忍住了，常奇說得自然，吳先生也答得流暢，看兩人若無其事的表情，小文突然感覺到自己長大了不少。

吳先生端起酒杯，敬了常奇一杯後，笑道：「常兄，是否有事和兄弟談？」

「果然觀察入微，可是兄弟神情上有了破綻。」自言自語的哈哈一笑：「吳兄，既然是瞧出來了，常某人倒是不便再瞞下去了。」

「我這裏洗耳恭聽啦！」吳一諤道：「我能夠效勞之處，絕不推辭。」

「吳兄如此說，兄弟就放心了。」常奇道：「近日之中，情勢有了一些意外變化，這個地方，好像不宜久留了。」

「常兄可是準備遷移麼？」吳先生道：「不知何時動身？」

「難處也就在這裏了。」常奇道：「最快也要十天之後，才能料理完此地雜務，只怕對方不會給我們這個時間。」

吳先生道：「玉珮之秘，已解了十之七八，如非小文、小雅兩個小美人胡鬧得厲害，明天就可以完成一個全盤解析，只要稍作求証，就可以展開行動了。」

眞是老薑辣心啊！吳先生答非所問，很自然的說出了大法師常奇最關心，却又不好開口詢問的事，而且，把延誤時間的錯失，一下子卸到了常奇的頭上。

處處留心皆學問，程小蝶又學了一招反客爲主的手法。只是小文却聽得臉上蒼白，生恐常奇追究她們的胡鬧之罪。

常奇也不是省油的燈，打蛇順棍上，道：「這眞是一件大大的憾事，不知要拖延多少日？」

「一兩天吧！」吳先生說：「最遲，後天入夜時分，常兄就可以來聽我的說明了，再立刻派人去求証幾處疑點，這九龍玉珮之秘，就可以完全揭出來了。」

常奇極力想掩飾着心中的興奮，但仍是掩飾不了眉宇間那種高漲的喜悅，輕輕咳了一聲，緩和心中激動，道：「吳兄，九龍玉珮，是不是和傳說中的一樣？透露一二出來，也讓區區一開茅塞。」

小文心中奇怪，一向冷厲的大法師，怎麼說話變了調啦！完全是一種恭謹求教的口氣。

「我不知常兄聽到的，是甚麼樣的傳說，但玉珮之上的天竺文字，好像是說明了一處龐大的寶藏，和召集人手的遺命，至於，如何取得寶藏，未勘破，」吳先生道：「也只剩下這個關鍵了。」

「是是是！」常奇的聲音，有些發抖了。

「來！喝酒。」吳先生舉起酒杯，道：「小文、小雅，妳們也敬常大法師一杯。」

常奇一飲而盡，道：「吳兄，如果這一兩天內有人攻擊沙家宅院，兄弟要如何才能保護吳兄的安全？」

這本是極爲關心之言，但程小蝶却聽出了相反的含意，常奇在試探吳一諤了？

「兄弟的武功，大概已恢復了三成左右，如果來人不是武功太高，我自信可以應付。」吳一諤道：「是甚麼人要攻沙家宅院，常兄似乎是有些擔心啊！」

眞是陰險人物，事情已到了火燒眉毛，常奇仍然不肯開出，除去吳先生束縛的承諾。

「原來只是一個廬州府中的總捕頭，現在好像有另一股極强大的外力介入。」常奇道：「到目前爲止，還是摸不清他們的底細，我們付出了河洛雙槍等六人被殺的代價，也只是探出了他們有一批人手隱在一處竹林環繞的田園中。」

「那就該派些高手摸上去，把他們一鼓殲滅呀。」吳先生道：「既然已找出了住處，還有甚麼猶豫呢？」

「可怕的也就在此了，常奇派出了

一組具有相當實力的人手，竟是鎩羽而歸。」

那夜一戰的經過，吳一諤早聽程小蝶說過，但明知故問的道：「折損是否很重？爲何不加派高手再去呢？」

「由三法師率領的七個高手，只有兩個人回來，」常奇道：「她們是仗憑了毒物退去追兵，但仍然受了傷。」

他沒有說明退回來的是甚麼人，吳先生也未追問，卻皺起了眉頭，道：「事情果然嚴重，能留下三法師的人，放眼江湖，不會太多，會不會是大內高手在暗中搗鬼！」

常奇的臉色變了，這顯然是他最擔心的事。

「這就不清楚了。」常奇道：「兄弟幾經思考，決定不再分散實力，如其派人襲敵，倒不如坐待敵來，沙宅地處城內，大軍不易調動，而且一年經營，這裏已有不少機關佈置，集中力量和他們週旋，希望能拖個十天半月，不知吳兄的看法如何？」

吳一諤沉吟了一陣，道：「很明智的決定，對抗强敵不宜分散實力，就算是他們準備調集大軍，也不是很快能夠如願，如果十天半月之後，大法師另有禦敵妙策，這就是最好的決定了。」

吳一諤的答覆、表現，似是取得了常奇相當的信任，點點頭笑道：「能爭取到半個月的時間，就算大軍團團的圍住了廬州城，也不用放在心上了，問題是在這十天之內，不知道他們出動些甚麼高手，我們能不能撐得過去？」

雙方談得十分融洽，但程小蝶心中明白，這是一場高級的鬥智競賽，既要保住心中的秘密，又要刺探出對方的虛實，全要在言語用詞之間，圓滑靈活，不着痕跡，取得對方的信任。

所以，程小蝶聽得非常用心。

「十三太保的技藝，各有獨到之處，」吳先生道：「可用作對敵的主力，再加上雲集於此的江湖高手，應該算得上實力强大，江湖上一般門派，也難有這樣的力量，不過，常兄不能輕易離開這裏，由你坐鎮，才是對抗强敵最重要的中流砥柱。」

常奇沉思了一陣，道：「不瞞吳兄說，折損的人手中，有五位列名十三太保之中，兩個受傷，三個生死不明，三法師和一個駕車的鐵衛弟子，也兇多吉少，這七人都算是本教中一級高手，另外還折損了六位教中的護法級的高手，兩個被殺，四個下落不明，對方是否也有傷亡，我們是完全沒有訊息。事實上是，我們不明敵情，敵方卻好像對我們有着相當的瞭解，想起來，眞叫人恨得心火難耐……」

「千萬不可衝動啊！常兄。」吳先生道：「小不忍則亂大謀。」

「所以，我才忍了下來！」常奇道：「但有幾個人，絕對不能放過！」

「看常兄恨得咬牙切齒！那是些甚麼人呢？」

「廬州知府程硯堂，總捕頭郭寶元。」常奇道：「他們是惹禍的根苗，渡過這場危難之後，我要把他們抄家滅門，雞犬不留，府中那些文案、捕快，也要一體屠戮，不留活口。」

程小蝶只聽得冷汗直冒，如若此刻常奇立刻下手，廬州府的捕快、護衛，絕對無能阻止慘案的發生。

吳先生卻點點頭，笑道：「對！事有輕重緩急，先渡過危險時期再說。」

「所以，常某想把吳兄遷移至一處安全所在，以免決戰關頭，顧此失彼。」

程小蝶心頭一跳，忖道：「糟啊！遷移吳先生，豈不是即刻拆穿了把戲？」

小文更是心頭狂跳，臉色都改變了。

吳先生倒還是神情自若的笑道：「如是死結不易解開，又如何移遷居處呢？」

「希望他們早解繩結，使吳兄自由全復，」常奇道：「一旦無法如願，兄弟準備拆了這座『迎春閣』，也要把吳兄遷往安全所在。」

眞是陰沉得很啊！甚麼時候了，仍然不肯放人。

但也因此發覺了常奇對吳先生的畏懼！

「常兄的神機妙算，兄弟一向敬佩，如何處措，吳某沒有意見！」

「看看吧！明天如果情勢有變，就立刻遷移吳兄。」常奇道：「吳兄如有以教我，但請暢所欲言。」

「敵情不明，一時之間，吳某也想不出有應對之法，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以常兄手中掌握的實力而言，倒也不用有所畏懼。」

常奇哈哈一笑，道：「說得是，說得是，如有軍情，兄弟就來向吳兄領教。你們新婚燕爾，我就不打擾了。」乾了面前杯酒，起身而去。

程小蝶送走了常奇，重回雅室，道：「前輩，可要有應變措施？」

「妳想說甚麼就說出來吧！」

程小蝶道：「晚輩想使索繩復元，以免中途驚變。」

「工程太大了，我看過，單是穿過牆壁，就要費番手脚，埋在草地之下……」突然住口，沉吟了一陣，道：「絲索上泥土不多，是否有一道鐵管保護。」

「晚輩沒有發覺鐵管，但就索繩查看，應該不錯。」程小蝶道：「晚輩對鐵鍊和絲索繫接之處，記憶得十分情楚，只要能把天蠶絲索穿過牆壁，只要一盞熱茶的工夫，晚輩能完成接結掩埋的工作。」

吳一諤道：「好！今晚無事，咱們玩玩這個遊戲吧！」目光轉注到小文身上，接道：「妳看，要如何處置小雅？」

「她和我一樣敬慕先生，我相信可以說服她。」小文道：「只不過，不能讓她離開『迎香閣』單獨會見大法師，我們都無法控制自己，大法師稍施手段，我們就會洩露隱密。」

吳先生點點頭，道：「妳如相信能說服她，那就解了她的穴道，其實，讓她藏在床下，對她也是一種保護，避開了這場大決鬥，對她未嘗不是好事。」

「吳先生，」小文道：「放出小雅，程姑娘要如何安排呢？」

「這倒不用擔心，我自有藏身之處。」程小蝶道：「小文姑娘，我知道妳們的處境爲難，但我們現在福禍與共，有不得一點疏失，小妹想問妳幾句話，希望妳據實回答。」

「小文決不隱瞞，姑娘盡管請問。」

「小雅似和飛輪三太保中一位，交往很深，小文姐是否知道？」

「知道！」小文點點頭，道：「這是三個月前的事了，小雅被他制住了穴道，强行姦淫，以後，就有所交往，但他對小雅似是越來越認眞了，幾度邀約小雅逃離沙府，小雅不敢背叛逃走，也捨不得我和吳先生，就一直拖了下來，他是飛輪三太保中的老二，風火輪愈勉。」

「但願他們平安的渡過這場風波，有情人終成眷屬，小文姐，妳呢？」

吳一諤冷眼旁觀，發覺了程小蝶的處事能力，圓融通達，卻又思慮週全，忖道：「那裏像個小姑娘啊！簡直是問案的高手，閱歷很多的老江湖啊！」

「我也有！」小文道：「大法師奪去了我的貞操，神劍三太保中的老大七星劍楊俊，早在半年前又强佔了我身體，老實說，我和小雅都是依靠他們的保護，才避過了其他人的欺侮，只不過，我沒有小雅的命好，楊俊對我只是男女間的肉慾之愛，沒有相依之情。」

「小文姐，小妹很抱歉，問了這麼多不該問的事。」程小蝶說。

「別這樣說，今晚上我濫竽充數，得以和吳先生大法師同桌飲酒，使我長了不少見識，半宵之間，好像成長了數年。」小文道：「我這種殘花敗柳，自不足以身侍吳先生，我也明白了本身永無手刃親仇之望，此間事了，找一個尼庵剃度出家，青燈黃卷，平安的渡過一生，就心滿意足了。」

「小文。」吳先生微微一笑，道：「我心中早已有了一個無法取代的倩影，我因追求金丹大道，辜負了她，但相許之情終生不變，所以，我就不能收妳留在我身側，誤人青春，是一樁天地不容的大惡，何不求程姑娘收了妳們，妳還只是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啊！」

「我和小雅，都身受多人蹂躪，那裏還配追隨在程姑娘的身側呢？」

「小文姐，我沒有這種成見，我也不是個安於閨閣的人，美女闖江湖，本身也就是一種武器。」程小蝶道：「兩情相投，男女歡愛，不一定都是夫妻，被勢所迫，捨身屈就，更說不上罪惡，不過，我們先渡過這一場劫難之後再說吧！兩位願意，小妹一定設法代爲安排日後生活。」

這番話，不但聽得小文瞪大了眼睛，也讓吳一諤有些吃驚了，這個閨門千金之女，似是已跳脫一般禮俗的束縛，有一種超越常人的思想。

他們那裏知道，這是程小蝶有感而發，差一點就被田長青抱上床去上，而且，這個情關還未過去，田長青隨時想找她，她都無法拒絕，只因爲千金一諾。

江湖上千奇百怪，有很多無法捉摸的奇人，也就產生很多無法測度的奇事了。

是形勢逼人！也是無奈。

有些事，你明明知道是陷阱，却又無法，也不願避開它。

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還是俊男、美女的本身，眞的就是一種武器？

「程姑姑已經淬煉成銅心鐵膽。」吳先生笑道：「等於多修煉二十年，只要心存大義，這小節，實也無法計較了，菩提本無樹，何來明鏡台。小文，把小雅抱出來，解開她的穴道，看看她是否有緣？」

* * *

小雅聽完小文的述說，點點頭道：「如果程姑娘不嫌棄我們，我很希望能作一個侍從丫頭。關於小婢委身風火輪愈勉一事，只是想找一個保護的人，我們的身體雖已殘破，但也不願任人糟塌。而我和小文太脆弱了，無法以本身的武功自保，十三太保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把我們抓去玩弄一番，自風火輪愈勉把我視作他專屬的情人之後，就沒有人再打我的主意了。我可以忍受蹂躪，但愈勉受不了，半個月前，神刀三太保中的老大調戲我，愈勉挺身而出，兩個人差一點動手拚命，可是他這份認眞熱情，我還是眞受不了。」

程小蝶奇道：「爲甚麼呢？」

「因爲，他阻礙了我的工作。」小雅道：「我發覺女人的身體也是一種力量之後，我很想能讓它發揮出更大的效用，所以，我想勾引天蝎手林立，學學會用毒的本領，武功無法超越，學會用毒也不錯，但天蝎手林立，竟然不敢碰我，還告訴我相見恨晚。」

「小雅，妳和小文無法在短時期內，使武功突飛猛進。」吳先生笑道：「最大的原因是妳們的基礎太薄弱，任何精奇的技藝，缺少內力支援，都很難發揮出克敵的作用，我縱然細心傳授，也無法越過這個缺憾，何況，妳們的處境，也無法讓妳們安下心來苦練……」

「那是說，我們如果有一個安心練

武的良好環境，也能練出一身好本領了？」小雅接道：「吳先生，不要騙我們，我想知曉眞實的情形。」

「是眞的！妳們可以練到相當的境界，比起十三太保中任何一個，都不遜色！」吳一諤道：「當然苦練下去，還會進步……」

「能練到十三太保那樣的成就，我就相當滿意了。」小雅道：「但不知要化費多少時間？」

「一年。」吳一諤道：「非常辛苦的一年。」

「眞的麼！」小雅神情嚴肅的說：「我可以拚上一年不睡覺，不過，我們的底子那麼差……」

「小雅，妳們已經打下了近一年的基礎。」吳先生道：「我早已傳了妳們坐息吐納之術，是一種很高的氣功，老實說，大環境如不改變，妳們就很難跨越出成就的局限，因爲我無法認眞傳授，妳們也沒有練習的環境。現在，看看運氣了，如果突破了這兩天死亡之關，我保証妳們的技藝會脫胎換骨，轉入新一重的境界。」

「我負責給兩位安排一個習練武功的環境！」程小蝶道：「我們三個人一起練習。」

「姑娘，我給妳作丫頭。」小雅道：「我的武功練好了，小姐就可以省了不少事，有事丫頭服其勞嘛！」

這就看出了小雅和小文有些不同之處了，小雅外柔內剛，有着旺盛的企圖心，似想有所作爲，但小文却表裏如一，顯得文靜，有種認命的感覺。

吳先生說傳就傳，立刻指點小文、小雅兩招避敵保命的身法，出刀取敵的奇襲。

兩個人入迷了，立刻全神貫注的研練起來。

程小蝶微微一笑，低聲道：「先生，常奇的練法之處，似在沙府中一處新建的四合宅院中，那所宅院獨立花園中間，要不要去探視一下？」

吳一諤笑道：「膽大的姑娘，妳可是眞有一點天地不怕的神勇啊！」

「晚輩想通了。」程小蝶道：「我們沒有逃避的打算，如其坐以待敵，何不主動出擊？」

「不能冒險，那裏如是大法師常奇的練法所在，戒備一定很森嚴。」吳一諤道：「他說要把我遷移到一處地方，可能就是那個所在，我也想過這件事，常奇所說的事務待理，就是指練法而言，練法未成，就無法派上用場！何不多等一天呢？也可以用這一天，讓小文、小雅練出一點心得。」

程小蝶被說服了，點點頭道：「說得是，晚輩也利用這點時間，多作一番思索、研練，臨陣磨槍，不利也光啊！」

目光轉注到小雅的身上，接道：「來，我們換過衣服，既然眞的在場，用不着我再冒充了。」

兩人換過衣服，程小蝶也恢復了本來面目，就獨自在臥室坐息，以便應變。

看她處事有條不紊，吳一諤也有些暗暗的佩服了。

＊　＊　＊

常奇在第二天改變了主意，決定讓吳先生留在「迎香閣」中，不過却派來了高手保護。

派的是飛輪三太保。

風火輪兪勉自然是不放過這個討好機會，先找上小雅說明來意。

小雅表現得很大方，帶他進入雅室晋見吳先生。

兪勉生相暴眉橫目，但對吳先生却十分恭敬，躬身一禮，道：「我們三兄弟奉派保護『迎香閣』，吳先生有甚麼指教，盡管吩咐。」

口中說話，目光却不時掃過吳先生身上的天蠶絲索。

吳先生微笑點頭，道：「久仰三位飛輪奇技，今日有幸會唔，有三位保護『迎香閣』，這裏當可高枕無憂，三位要甚麼盡管吩咐小雅、小文，我的行動不方便，恐怕無法親自招呼三位了，小雅，妳帶他們四下看看，仔細的瞭解一下這裏的形勢。」

「多謝吳先生。」風火輪兪勉一個長揖，差一點把腦袋碰在地上。

心中樂呀！叫小雅陪他，可眞是高招得很，兪勉心中那份快慰、感激，全表現在那一揖中了。

一離開吳先生的雅室，兪勉轉身一把抱住小雅，道：「咫尺天涯呀！十來天沒抱過妳啦！想妳想得心火都冲上頭啦！」

小雅沒有掙扎，却在兪勉的嘴角親了一下，低聲道：「放開我，讓吳先生瞧到了，多羞人啊！」

「他身上綁着繩子，離不開那座大房間啊！」風火輪道：「怕甚麼呢？」

但他仍然放開了小雅。

「你來了這裏，機會多得是！但總要避避耳目啊！」小雅在兪勉臉上親了一下，道：「老大，老三呢？是不是躲在一邊看熱鬧啊！」

「大哥和三弟識趣得很。」兪勉道：「他們守在荷花池邊，幫我們把風啊！」

小雅微笑道：「他們都對你很好啊！眞像親兄弟一樣體貼。」

「我們雖然是同門師兄弟。」兪勉道：「但相處的融洽，親兄弟也沒有這份情義，情同骨肉，大約就是這個光景了，小雅，他們都很喜歡妳，過了這幾天緊張情勢，我準備對大法師提出來，娶妳作老婆。」

小雅吃了一驚，牽着兪勉一隻手，跑到大廳一角坐下來道：「你要小心啊！大法師要我和小文照顧吳先生，可是要我們全心投入，吳先生要甚麼我們都不能拒絕。大法師雖然把吳先生囚在這裏，但好像又對吳先生很敬重……」

兪勉臉色一變，接道：「他被穿了琵琶骨，難道還色心不退呀！妳可是被他吃過了？」竟然是有些吃醋了。

「說得多難聽啊！」小雅道：「吳先生可是君子，不但沒有抱過我，連調情、吃豆腐的話，也未說過一句，大法師要我們盡力奉獻，也曾暗示過吳先生，但人家就是不肯碰啊！我沒有見過那樣男子，眞是作之親、作之師啊！不但是我，連小文幫他洗澡、換衣服，他都沒有動過一次手，我心中好敬佩他，視他有如父兄了。」

「可敬，可敬。」兪勉道：「我剛才言語冒犯他，下一次見到他，我向他磕頭請罪。」

「那也不用啊！」小雅道：「你罵他，只有我聽到，我不會說出去，你爲甚麼要不打自招呢？」

兪勉道：「對對對，我這大腦袋裏，全都裝的石頭，就是轉不動，妳要不肯守在身側助我，這天下雖大，我可就寸步難行了。」

目光四下轉視一陣，一下子把小雅摟入懷中。

小雅也不再抗拒，閉住氣讓他又親又摸的折騰了好一陣。

風火輪對小雅是一往情深，但小雅却無法忍受他那股粗暴野勁，一口酒蒜味，雙隻大粗手，少了那一份細膩、體貼，引不起小雅的情火慾望，小雅反抗無力，只好逆來順受，每次都是閉着眼睛受折騰，所以，小雅就是想溫柔一下，也只敢親他嘴的旁邊。

這「迎香閣」的廳房相當大，但却靜得沒有人，那因爲這裏是禁地，嚴禁擅入，沒有奉到常奇的令諭，風火輪也不敢來。

小雅越來越懂利用武器了，竟然緊抱着兪勉，作出了相對的反應，忍受酒蒜冲鼻的臭味，給了風火輪一次主動的甜蜜長吻。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兪勉樂得差一點暈了過去，粗手粗脚的就要脫小雅的衣服。

小雅推開了兪勉的手，搖搖頭，道：「在這裏絕不可以，何況，還是大白天，走，去見你們老大、老三，商量一下防守的事情，我也要回報吳先生，看看怎麼和你們配合。」

兪勉雖然慾火高漲，可也不敢太放肆，低聲道：「小雅，今晚上一定給我機會呀！我可快被鱉死了！」

小雅點點頭，接道：「看看情形了，今晚上我會盡量想辦法出來找你。」

＊　＊　＊

飛輪三太保看過四週形勢，決心全力防守「迎香閣」，除了三個人外，還有四個江湖高手，加上一支梅花針筒，兩隻一發十支的匣弩，大法師倒是頗有誠心保護吳先生，一共派來了十個人。

小雅把針筒、匣弩的埋伏處，牢記於心，準備告訴吳先生。

吳先生聽完了小雅的說明，笑一笑，道：「妳作得很好，去準備一點吃喝的東西，掩上房門，和小文練習我傳妳們的兩招武功，說不定今晚上就要排上用場。」

＊　＊　＊

天色入夜，小文、小雅也都換上了勁裝，各藏了一把短刀，也替程小蝶取得了一套夜行衣服，連吳先生也換了一件黑色的長衫。

風火輪兪勉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和小雅的約會，剛過初更，就摸進了「迎香閣」。

小雅站在黑暗的廳中等候，迎上兪勉，吁口氣低聲說道：「我就知道你會闖進來，眞是色膽包天啊！」

「這叫心有靈犀一點通，小姑奶奶，我這廂實在受不了啦！」兪勉一面說，一面抱起小雅往外走去。

小雅狠狠咬了兪勉一口，嗔道：「現在不行，吳先生還未睡覺，二更過後，在門口等我，我會溜出來，跟你走，一直陪你到五更。」

兪勉只好放下小雅，道：「記着啊！二更天一定出來，我去向老大告個假，二更過後，就偏勞他和老三了。」

小雅點點頭，暗暗歎息一聲，忖道：二更之後，就要展開一場拚命的惡戰，兪勉，對不住啦！你這個心願只怕是很難得償了，我雖然不喜歡你，可也很感謝你這幾個月對我的保護情意，希望你的運氣好，能保住老命。」

兪勉退出了「迎香閣」，程小蝶已閃身而出，低聲笑道：「他是很認眞啊，我會和吳先生說，出手時，留他一條命。」

「不要爲此費神。」小雅道：「他也是先出手制住了我的穴道，然後强暴了我，雖然事後他對我用情很眞，但這不能掩遮去他的罪惡。」

程小蝶未再回答，對小雅却另作了一番估價。生活在這個弱肉强食的環境中，小女人心中不管有多少的忿怒之火，也無法燒得起來，也只好忍辱求全的活下去。

吳先生一身黑衣長衫，帶着小文也出現在大廳中。

一年來，吳一諤第一次離開那間書室連卧房的雅室。

雖然只多了幾步的距離，但吳先生却有重獲自由的舒暢，伸展一下雙臂，低聲笑道：「小文、小雅，妳們潛伏在大廳中不要出去，不要燃起燈火，不論外面有什麼變化，都不要去理會它，盡量不要和人接觸，不到性命交關，也不要和人動手，如果情勢混亂到無法控制，譬如『迎香閣』被大火燒了起來，妳們就要憑仗自己的智慧逃命了。事後，去廬州府衙找小蝶姑娘。」

小文、小雅點點頭。

（未完・九）

上文提要：武林聯盟歐陽生以副總護法身份和神女宮宮主散花仙子會談，有關釋俘問題。主要索回假扮丁天仁的王紹三，散花仙子已和磨劍老人、石破衣商量過，將計就計，又將丁天仁易容變爲王紹三，還要學他的「天錦劍法」和「天絕指」，必須學會才成。決定隨歐陽生回武林聯盟，打探他們的消息，現在談判條件差不多接近尾聲，故磨劍老人和石破衣抓緊爲丁天仁做好準備工作了……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丁天仁喬裝打扮　深入敵巢去查案

白素素奇道：「這是『迷信丹』解藥，怎會是道長送給溫九姑的呢？」

石破衣得意一笑道：「沒錯，如今溫九姑身邊的解藥，都是老朽送給她的了，因爲她身邊眞正的解藥都送給我。」

白素素嬌笑一聲道：「原來道長在她身上掉了包。」

石破衣大笑道：「不然，咱們前晚救下來的八個人，都中了溫九姑『迷信丹』，沒有她的獨門解藥，如何能解？」

白素素笑道：「石道長，小妹眞服了你！」接着問道：「小妹要如何去向大師姐覆命呢？」

石破衣道：「秦宮主一定會交代二宮主，等大家服下解藥，清醒之後，要他們仔細運功檢查一遍，二宮主不妨坐下來喝盅茶再出去覆命，就說大家都清醒了，也運功檢查過了，並無異處。」

白素素心想：石破衣當眞料事如神，和親耳聽到一般！一面抬目問道：「我們甚麼時候放人呢？」

石破衣道：「妳出去之後，歐陽生一定會請宮主依約放人，宮主會請二宮主去西花廳把王紹三領來，那時妳就要點了王紹三三四處穴道，才能帶他出去。」

白素素道：「爲甚麼呢？」

石破衣道：「因爲所有的人都被『迷信丹』迷失心志，前晚被我們截留下來，解開穴道，就企圖逃走，我們沒有解藥，只好一直點了他們睡穴，只有丁天仁是王紹三喬裝的，自然沒有被『迷信丹』迷失心神，這一點我們自然並不知道，所以一樣給他餵了解藥，也解開了他的穴道，怎知他穴道一解，就企圖奪門而逃，妳才出手點了他三四處穴道。」

白素素點點頭首，說道：「道長當眞顧慮週到，這一點，小妹眞還想不到呢！」

磨劍老人道：「他就是鬼心思多，所以老哥哥時常躲他，只要被他找上了，老哥哥準會吃虧。」

石破衣道：「這次你收了大宮主、二宮主做小妹子，可以喝到五十年陳年的百花釀，還吃虧嗎？」

磨劍老人笑道：「百花釀眞是好酒，但也惹了大麻煩，那兩個大……」

石破衣連忙攔着打岔道：「有好酒就好了，管他麻煩不麻煩。」一面回頭朝白素素道：「小妹子，妳可以出去覆命啦！」

大家都聽到磨劍老人說出：「那兩個」甚麼的，底下給石破衣打岔打掉了，誰都聽得出其中必有文章。

白素素當然也聽出來了，看了石破衣一眼，才飄然往外行去，回入大廳，走到散花仙子面前，躬身道：「回宮主，所有被『迷信丹』迷失神志的人，經服下解藥之後，都已清醒，也運氣檢查過了，並無不適，小妹特來覆命的。」

散花子頷首道：「好，妳坐下。」

白素素依言退到自己坐位上坐下。

歐陽生拱拱手道：「秦宮主現在可以依約放人了吧？」

散花仙子問道：「此人叫甚麼名字？」

歐陽生道：「他是敝盟香主王紹三。」

散花仙子回頭道：「二師妹，還是要妳去一趟，把姓王的人帶出來。」

白素素答應一聲，站起身往廳外行去，不過盞茶工夫，她就回進廳來，她身後緊跟着一個臉有憤色，雙手下垂的青年，那自然是喬裝王紹三的丁天仁了。他雙手下垂，顯然是被制住了穴道。

白素素走入大廳，回過身朝歐陽生冷聲道：「這姓王的服下解藥，替他解開穴道之時，桀驁成性，企圖奪劍頑抗，被我點了他四處穴道，接着回頭朝王紹三喝道：「現在你可以隨你們副總護法去了。」

揮手之間，拂開了他身上四處穴道。

王紹三穴道乍解，雙手活動了一下，立即走了過去，雙手抱拳朝歐陽生恭敬的道：「屬下見過副總護法。」

歐陽生朝他點點頭，然後朝散花仙子拱手道：「秦宮主，告辭了。」

王紹三叫了聲：「副總護法……」

歐陽生問道：「你還有甚麼事？」

王紹三腰骨一挺，目視白素素冷傲的道：「在下既蒙貴宮釋放，在下隨身還有玉珮一方，紫虹劍一柄，被你們搜去，似乎應該賜還吧？」

白素素冷笑道：「你還以爲自己是丁天仁？告訴你，辟邪玉珮和紫虹劍是丁天仁之物，目前丁天仁下落不明，暫由他兄弟丁天義保管。」

歐陽生低聲道：「你不用說了，隨我走吧！」

散花仙子柔聲道：「歐陽副總護法請留步。」

歐陽生抱拳道：「秦宮主還有何見教？」

散花仙子從她垂臉輕紗中，射出兩道冷電般的炯炯目光，說道：「貴盟夜襲敝宮，我看在你歐陽副總護法送來『迷信丹』解藥的份上，才把此人讓你帶回去，也請你歐陽副總護法給我捎個口信回去，神女宮一向和武林同道河水不犯井水，如果貴盟還把神女宮視作敵人，再要來犯的話，那就沒有前晚這樣便宜了。」

歐陽生連連拱手呵呵笑道：「秦宮主顧全江湖道義，釋放敝盟香主，老夫深表感激，敝盟宗旨乃是結合武林同道，也不想開罪武林同道，秦宮主的話，老夫一定會帶到的，雙方當然以和爲貴。」

散花仙子輕哼了一聲，說道：「二師妹，代我送客。」

歐陽生抱拳道：「告辭。」帶着王紹三往廳外行去。

白素素奉命送客，一直把兩人送出大門，才行回轉。

歐陽生帶着王紹三出了神女宮大門，一路急步疾行，差不多走了二三十里，才放緩腳步，側臉問道：「你被他們擒下，沒有洩漏身份吧？」

丁天仁心中暗道：「石道長當眞算得很準，料定他會在離開神女宮二三十里，才會問話，甚至連他第一句話都全猜對了。」一面答道：「回副總護法，屬下被擒之後，一直被點了睡穴，直到剛才才解開穴道，聽那白衣丫頭說，好像給屬下餵了解藥，屬下眼看宮中有許多人正在趺坐調息，只有一個白衣丫頭和另一個青衣少女，眼看機不可失，就出手奪她身邊佩劍，那知這白衣丫頭武功極高，只一側身，揮手之間，就制住了屬下穴道，屬下連一句話也沒有說。」

歐陽生點點頭，笑道：「沒有洩漏就好，她叫白素素，是神女宮的二宮主，也是神女宮的第二高手，你自然不是她的對手了。」

丁天仁道：「當時屬下如果早知她身手極高的話，事先有了準備，就未必會被她制住了。」

這話口氣完全符合王紹三的身份。

歐陽生微笑道：「你出手奪她長劍，就應該防她反擊了，老弟，別看白素素嬌嬌嬈嬈，不過花信年華，其實她在二十年前就已成名，大家都叫她白娘娘了，老弟奪劍未成，反被她所制，也算不了甚麼，不用放在心上。」

兩人口中說着，腳下絲毫未停，這時快已奔近白帝城了，突然一道人影劃空而來，朝正在奔行中的歐陽生當頭撲落，人還未到，呼呼兩掌直劈而下，如濤掌風，凌厲無匹。

歐陽生久經大敵，沒待對方撲到，迅快刹住身形，右手大袖業已朝前揮起，左手直豎，相繼朝上拍去。

兩人動作如電，但聽「蓬」、「蓬」兩聲大響，兩丈方圓旋風迸發，砂飛石走，聲勢驚人，再看兩人似乎功力悉敵，歐陽生站樁不動，對方也翩然落到地上，那是一個面幪黑布的人，只露出兩個眼孔，閃着炯炯神光，嘿然道：「無敵陰掌看來也不過如此。」

歐陽生道：「閣下何人？」

幪面人大笑道：「在下何人，閣下不嫌多此一問嗎？既是幪面而來，還會告訴你我是誰嗎？」

歐陽生又道：「那麼閣下所來何爲？」

幪面人道：「在下就是想鬥鬥無敵陰手，如此而已。」

歐陽生大笑道：「哈哈，閣下也太狂了。」

大笑聲中揮手一掌拍了過去，幪面人並不退讓，立即出手還擊，兩人方才交過一招，深知對方功力不在自

己之下，再次出手，自然十分小心，全力以赴，刹那之間，兩條人影交叉遊走，掌風呼嘯，掌影如山，已是難分敵我。

就在幪面人撲向歐陽生的同時，另有四條人影從林間竄出，撲向丁天仁，這四人同樣面幪黑布，只留兩個眼孔，他們飛身落地，就已形成合圍之勢，四柄長劍也同時出手，劍光如電，疾捲而至，朝丁天仁攻到。

現在的丁天仁一身內功，足可名列一流高手，但他謹記着石破衣的話，自己假扮王紹三，動手時只能使出四五成功力，沒待對方四人攻到，身形飛旋，雙掌跟着連環擊出，一下就把正面和右首兩個幪面人逼退。

但這四個幪面人一身武功極爲可觀，而且也能互相支援作戰，第一個被逼後退，一退即上，等第二個被逼之際，他已欺身過來，揮劍攻到，第二個被逼的，在第三個被逼退之際，也欺身過來，這等於說四個人在被輪流逼退之際，一直保持着三個人的圍攻。

丁天仁苦在只能使出四五成功力，又是以徒手對付四支長劍，時間稍久，顯已落了下風。

就在此時，突聽歐陽生大喝一聲：「你接住了。」

一道白光矯若長虹，朝丁天仁激射而來。

丁天仁慌忙縱身而起，抬手之間就接住了長劍，心中忽然間掠過一絲疑念，無敵陰手歐陽生擅長是掌功，一生從不使劍，身邊怎會佩帶長劍的呢？但此時情勢緊迫，一時之間也不容他多想，一劍在手，情形就不同了，但見他劍光乍發，就如游龍入海，丈許長一道白光，繚繞全身，劍勢大盛，逼得四個幪面人後退不迭。

丁天仁目光一瞥，只見歐陽生和另一個幪面人四掌揮舞，激戰方殷，心頭突然一動，暗想：圍攻自己的四個幪面人，雖有一流身手，但自己如果不是隱藏四五成功力的話，早就可以把他們解決。

再說無敵陰手歐陽生，身爲武林聯盟副總護法，聽石道長的口氣，此人武功之高，三十年前已是罕有對手，如今和一個幪面人竟然久戰不下！一念及此，頓時想到他平日從不使劍，自然也不會身佩長劍，那麼今天他忽然身佩長劍，就是爲了要把長劍交給自己使用，交自己使用長劍，自然是要瞧瞧自己使的「天錦劍法」了。

心念閃電一動，不禁暗暗冷笑：「我本無傷人之心，那就再讓你們瞧瞧『天絕指』吧！」

他手中長劍連搖，劍光流動，把一套「天錦劍法」使得淋漓盡緻，魚龍曼衍，變化綿連，圍攻他的四個幪面人在他一圈劍光之下，像走馬燈一般，無法再逼進一步。

就在此時只聽丁天仁大喝一聲：「你們眞是不知進退。」

喝聲中，左手抬處，連續向外點出，驚「啊」之聲也隨着連續响起，四個幪面人紛紛棄劍後躍，右手掩着左肩，狠狽往林中竄去。顯然每人左肩都中了丁天仁一記「天絕指」，這還是丁天仁手下留了情。

和歐陽生激戰至今未分勝負的幪面人突然虛晃一招，雙足一點，飛身騰空而起，口中喝道：「姓歐陽的，咱們後會有期……」

此人一身輕功，稱得上江湖罕見，騰身而起的人，隨着喝聲，突然橫掠出去，宛如飛鳥投林，一閃而逝。

歐陽生怒聲道：「閣下留個萬兒再走。」

林中靜寂無聲，敢情已經遠去。

歐陽生沉嘿一聲，回頭關切的道：「紹三，你沒事吧？」

丁天仁連忙雙手把長劍送上，說道：「圍攻屬下的四人，武功極高，若非副總座賜借長劍，屬下幾乎被逼得施展不開手脚。」

歐陽生接過長劍，還入鞘中，莞爾一笑道：「但他們還是傷在你『天絕指』下。」

言下似是十分滿意。

丁天仁道：「屬下一直遵奉師尊令諭，不到緊要關頭，不敢施展『天絕指』，方才是久戰無功，只好使出來了。」

歐陽生點頭道：「盟主不准你隨便施展，只怕人家看出『天絕指』的來歷，方才你使得沒錯。」

丁天仁抬目問道：「不知副總座看出他們是何來歷？」

歐陽生一手摸着蒼髯，嘿然道：「很難說，和老夫動手的幪面人一身功力絕不在老夫之下，一時之間，老夫也想不出他們的來歷來。」

* * *

夔州城東，有一條小橫街，街尾有一家小麵館，這裡車馬稀少，好像已經遠離塵囂，說它清靜也好，冷落也好，反正到小麵館來的，都是老主顧，不是熟客是不會找到這種地方來的。

這是傍晚時光，小麵館裡燈光搖曳，一條狹長得像半截弄堂的小麵館，兩邊靠壁放着的四張板桌上，一共只坐了四五個人，有的在自斟自酌，悠然自樂，有的是爲了小麵館價錢便宜，吃完麵就走。

這時正有兩個商賈打扮的漢子從門外走了進來，他們在右首一張板桌上坐下，其中一個粗聲叫着：「老鄉，來兩碗大鹵麵。」

也在此時，坐在門口左首一張板桌上的兩個漢子，已經吃完麵，把幾文銅錢放到桌上，起身就走。

小麵館的老闆是一個頭盤小辮，腰背已彎的瘦小老頭，他倒了兩盅茶，送給左首桌上的兩個客人，然後又去門口左首桌上收起麵錢，收過麵碗

，又用抹布在桌面上抹了一把，轉身往裡走去。

當他經過左首一排最後一張板桌時，朝正在剝着鹵水花生下酒的瘦高老頭咧嘴笑了笑，才走進後面廚房去下麵了。

瘦高老頭是小麵館的老主顧，坐在那裡剝花生，簡直就像蹲着一隻大馬猴，既然是老主顧，和小麵館的老闆自然極熟了，老闆對他咧嘴笑了笑，雖沒說甚麼，但瘦高老頭却可領會得到他的意思，那是在說：方才走的，現在來的這幾個小子，看來都是衝着你來的了。

當然，方才走的兩個，前面還有兩個漢子早就走了，這批小子兩個來，兩個走，已經換了三次班，目的就是爲了盯着瘦高老頭而已！

瘦高老頭自然不在乎這些後生小子，就算這些後生小子後面還有紮硬的人物，他也不在乎。因爲他正是自稱區老大的磨劍老人——醉翁歐陽休。

磨劍老人之所以外號叫做醉翁，是因他嗜酒而量淺，幾乎一杯亦醉，所以他每次喝酒，都喝得不多，今晚也是一樣，四两酒已經喝了快半個時辰。

小麵館的生意，到了戍時，客人就沒有了，今晚可有點不同，左首一排，第三張板桌上的兩位客人還沒有走，門外又走進兩個漢子，在門口左首一張板桌上坐下，叫着：「老闆，來兩碗牛肉麵。」

這兩個來了，右首板桌上的兩人就該走了，他們果然放下幾文錢，站起身來。

磨劍老人也跟着站起，放下錢，急忙叫道：「兩位老弟，老朽也要走了，咱們正好同路，就一起走吧！」

他話說得不快，但大馬猴似的一個人却一下到了兩人面前。

那兩個商賈人聽得臉色劇變，左首一個冷然道：「咱們和你老不同路。」

磨劍老人笑嘻嘻的道：「同，同，一定同，反正兩位老弟到那裡去，老朽也去那裡，不就同路了嗎？老實說，老朽喝醉了，一個人走夜路，就怕顚跌，有兩位老弟作件，那是最好也沒有了。」

看他說話的樣子，確實有點醉態可掬。

右首一個伸手摸摸身邊，說道：「你想怎的？」

磨劍老人道：「老朽只是想和你們作個件，一個喝醉了的老頭，還能怎的？」

說到這裡，忽然哦道：「對了，你們不是還有兩個朋友嗎？如果四人一起走，那就更好了。」回過頭去，朝坐在門口一張板桌的兩人笑道：「老朽要走了，你們兩位老弟，大概吃麵也來不及了，何不一起走呢？」

坐在門口的兩個漢子聽他口氣，已經識破自己身份，不約而同霍地站起身，同時嗆嗆兩聲，迅快的掣出劍來。

兩個商賈人也在此時倏地後退一步，一下掣劍在手。

磨劍老人看得點點頭，色然喜道：「你們原來都帶着傢伙，這太好了，這樣也可以給老朽壯壯膽……哦，嘻嘻，四位老弟原來從戲班裡出來的，你們手上拿的長劍，只是演戲用的道具，哈，這連鬼也唬不了。」

站在門口的一個哼道：「你說咱們的劍是假的？」

磨劍老人笑嘻嘻的點頭道：「差不多，不信，你們來砍砍看，只怕連老朽骨瘦如柴的手腕也砍不斷呢！」

他果然袖子一擄，伸出骨瘦如柴的一條右腕，說道：「來，你們只管試試，砍斷了老朽絕不要你們賠。」

兩個商賈人中的一個道：「這是你說的。」

他出手當眞快如閃電，寒光一閃，「嗆」的一聲已經砍落。

這「嗆」聲才起，長劍已齊中折斷，他猛吃一驚，急急收回劍去，大概一時心慌，手中斷劍無意中碰上了他同伴的長劍，但聽又是「嗆」的一聲，他同伴手中長劍竟然也被齊中折斷！

磨劍老人呵呵一笑道：「老朽說得沒錯吧？你們這兩把劍都是爛鐵做的，看看還可以，其實一點也不管用。」接着又指指門口兩人的長劍，續道：「他們兩把，和你們的一樣，也是不管用的。」

他把人家百煉精鋼的長劍說成「爛鐵做的」，已經斷了，也只好由他說了！

那知話聲甫落，站在門口左首一張板桌前兩個漢子執在手中的長劍，竟然發出一聲「嗆」然輕响，無故齊中折斷。

這兩人離磨劍老人站立之處，少說也有七八步遠，他只是用手指了指，竟然把兩柄青鋼劍一齊震斷，而且斷處居然如同刀削一般，平整光滑。

這下眞驚得兩人臉色煞白，連話都說不出來。

磨劍老人聳着肩嘻的笑道：「好了，你們劍雖斷了，但人總有四個吧，作個件，依然可以壯壯膽，這裡老闆要打烊了，咱們可以走啦！」

兩個商賈人中的一個結結巴巴的道：「你老……」

磨劍老人截着他話頭，連連搖手嘻的道：「老弟不用多說了，老朽說過不會爲難你們，就是不會難爲你們的，你們來盯着老朽，一定是有人在等着老朽了，那就快些走吧，不要讓你們頭兒等久了不好意思。」

另一個商賈人拱手道：「你老眞是……」

「不用說了。」磨劍老人催道：「咱們走吧，哦，你們頭兒在那裡等着老

朽？」

商賈人之一道：「就在東門外。」

磨劍老人弓着背走在前面，經過門口，朝後來的兩個漢子道：「你們兩個雖然來不及吃麵，但老闆麵條已經下了鍋，你們別忘了付賬，不然他可要虧了老本。」

兩個漢子那敢違拗，其中一人急忙掏出幾文錢，放到桌上，兩人急步跟着走出店門，那知明明跟着磨劍老人身後走出，但堪堪走出店門，眼前那裡還有大馬猴似的人影？

四人同時一怔，其中一人道：「這位老人家一定會去的，咱們走吧！」

四條人影同時掠起，疾如飛鳥，朝暗影中投去。

＊　＊　＊

東門外地勢荒涼，夜色朦朧，山影空濛，一條黃泥路上，這時正有一個人影，彳亍行來，這人是個瘦高個子，走起路來聳肩弓背，又顚着脚，活像一頭大馬猴。

他一邊走路，一顆頭却不住的朝左右打量，口中也在不停的嘀咕着：「還說在東門外等我的，我老人家已經走了六七里路啦，還是連一個鬼影子也沒見到，眞是莫名其妙，混賬得一塌糊塗，再要走上三四里，我晚上吃到肚裡的四两酒，一盤鹹水花生，一碗陽春麵全報銷了，還得另外花上十幾文錢，去吃宵夜不可，這人實在太可惡了！」

說話之時，已經走近一棵大樹，他在樹下站定下來，自言自語的道：「好，就在這裡坐歇一回也好，看看究竟是那個不開眼的後生小輩，說在東門外等我的？」

說着就在一條大石上坐了下來，用手鎚着腰背，又道：「眞是老了，要不服輸也不成了，只喝了四两酒，走了六七里路，就會腿軟氣粗……」

忽然間，坐着的人一下站了起來，口中說道：「不，我區老大從不等人，坐在這裡等他，豈不滅了我區老大的威風，不成，我老人家非走不可，回去好好睡上一覺才是道理。」

說到這裡，正待舉步！

突聽一個深沉的聲音傳了過來：「閣下既然來了，那就不用走了。」

隨着話聲，從林中走出四個老者，一個老婦。

磨劍老人目光一轉，心頭暗暗冷笑：「果然全到齊了。」

這五個人他自然全都認識，爲首的黑袍老者正是武林聯盟副總護法無敵陰手歐陽生，其餘四人則是青竹神向問天、九爪蒼虬余滄海、自稱婁山掌門人的婁子賢和九寡十八迷溫九姑，但他故作不識，目光亂轉，口中咦了一聲，拱拱手道：「原來在這裡等老朽的竟然有五位之多，老朽幸會。」

接着目光一下投到余滄海身上，笑嘻嘻的道：「余老弟，咱們見過兩次面，也算是熟人了，這四位是甚麼人，還是你來引見吧！」

歐陽生陰沉一笑道：「不用引見，咱們自己說好了，老夫歐陽生。」

向問天道：「向問天。」

婁子賢跟着道：「婁山婁子賢。」

溫九姑也道：「嶺南溫九姑。」

「慢點，慢點！」

磨劍老人說道：「你們人多，這樣一連串的自報姓名，小老兒記了前面，忘記後面，幾乎一個也記不下來，哦，你是婁山姓婁的？」

他望着婁子賢問道：「婁山有個婁長庚的，你認不認識？」

婁長庚就是婁子賢的父親，過世已有三十年了。婁子賢反問道：「你認識他？」

「哈，說起來咱們還是老朋友呢！」

磨劍老人忽然走上一步，從身邊取出一支兩尺長的竹節旱烟管，說道：「小老兒好像對煙酒無緣，看人家喝酒喝得很過癮，也就喜歡喝酒，可惜一喝就醉，看人家抽煙蠻好玩的，但抽上一口便會咳嗆，不過小老兒對煙酒這兩樣東西還是蠻喜歡的……」

他嘮叨了半天，嚥了口水，又道：「有一年，小老兒上婁山去，婁老哥聽說我喜歡抽煙，他是老煙槍，據說他有三支旱煙管，都是婁山上的劍竹根做的，蒙他送了一支給我，就是這一支。小老兒臨走，他很傷感的說；他有個獨生兒子，不大爭氣，託小老兒要多加照顧，如果結交匪類，就要小老兒只管用這支旱煙管教訓他好了……」

婁子賢聽得大怒，暴喝一聲：「老賊，我劈了你。」

揮手一掌，筆直劈出。他數十年修爲，這一記含怒出手，勢道自是極爲凌厲！

磨劍老人吃了一驚，急急側身避開，張目道：「你這是做甚麼？小老兒又沒有得罪你，幹麼要出手傷人？」接着嘻的笑道：「婁山『穿山掌』，象形水穿山腹，掌勢須走中鋒，要束而激，才能穿山而過，莫之能禦，你老弟這一掌功力有餘，束激二字還嫌不足。」

婁子賢聽得一怔，怒聲道：「你再試我一掌就知道了！」又是一掌直劈而出。

磨劍老人笑嘻嘻的道：「我看不用了……」話聲未落，一團掌風業已當胸撞來，口中「啊」了一聲，急忙抬手朝前迎出。

他這一抬手，同樣有一團掌風應手而生，掌風並不見得凌厲，但兩團掌風乍接之下，一下就從婁子賢掌風中直穿過去，撞到婁子賢身前！

婁子賢一團掌風被他掌風穿過，自然被擊散了，此時一團凌厲掌風已撞到身前，心頭猛吃一驚，暗道：「穿山掌！他怎麼會穿山掌的？」

急切之間，連吸口氣的時間都沒有，慌忙往右閃出。

磨劍老人笑嘻嘻說道：「小老兒只是給你老弟看個樣兒的，不會傷人的。」

歐陽生沉嘿一聲道：「好了，咱們已經自報姓名，閣下也該亮亮萬兒了吧？」

磨劍老人道：「小老兒叫區老大。」

歐陽生冷笑道：「你眞叫區老大？」

磨劍老人雙眼一瞪，說道：「小老兒這區老大三字叫了幾十年，還會用假名假姓騙你們不成？小老兒兄弟三個，我是老大，就叫區老大，老二就叫區老二，老三就叫區老三，這有甚麼不好？哦，對了，你們五位約小老兒到這裡來，總不會是研究小老兒姓名來的吧？小老兒有個習慣，喝了酒就想睡覺，今晚喝了四两，已經比平時多了些，你們究竟有甚麼事，快些說了，小老兒還要趕回城裡睡覺去呢！」

歐陽生冷森的道：「今晚你只怕不用回去睡覺了。」

磨劍老人好像聽不懂他話中之意，問道：「爲甚麼？」

九爪蒼虬余滄海洪笑一聲道：「你老兒連副總護法這話都聽不懂嗎？」

磨劍老人道：「小老兒怎麼聽不懂？」

「哈哈！你聽得懂就好！」

余滄海大笑道：「那就是說你今晚不用離開這裡了。」

磨劍老人問道：「小老兒爲甚麼不用離開這裡了？」

歐陽生看得奇怪，區老大這三個字江湖上從未聽人說過，而且從他說話口氣聽來，似乎連一點江湖經驗都沒有，但余滄海却說他一身武功，高不可測！

溫九姑道：「副總護法，三位護法不用和他說了，他聞了老婆子的『聞風散』，已經差不多了。」

磨劍老人聽得暗暗好笑，妳身上迷藥全被石破衣掉了包，但故意脚下微現跟蹌，張目道：「聞風散，妳叫溫九姑，妳是溫覺生的女兒，小老兒……啊，頭好昏……」

溫九姑呷呷笑道：「你知道的還眞是不少，可惜就要倒下去了。」

磨劍老人登登的一直後退了三步，大聲道：「區老大不會倒的，這時候也不能倒下去，讓你們看小老兒的笑話……」

他這後退三步，看去似在竭力支撐。

溫九姑呷呷尖笑道：「別說你區區區老大了，就是上八洞天仙，聞了我老婆子的聞風散，也非倒不可。」

磨劍老人雙手抱着頭，又後退了一步，口中說道：「我區老大不會倒的，區老大一定不會倒的。」

說話之時，脚下又後退了一步，看去果然支撐住了。

這一情形誰都看得出來，他連連後退，正在運功試圖把「聞風散」逼出體外。

歐陽生目光深沉，低聲道：「此人功力深厚，不能讓他把聞風散逼出來。」

溫九姑尖笑道：「副總座只管放心，聞風散不是仗着精深內功可以逼得出來的。」

只聽磨劍老人張大嘴打了個噴嚏「哈哈……啾……」接着嚷道：「還好，嶺南溫家這害人的東西，果然有點厲害，我區老大差點就着了妳這小婆娘的道，不過剛才從鼻子聞進來的，一個噴嚏已經把它打出去了，嘻嘻，現在沒事了。」

他故意雙臂鬆動了一下，聳聳肩，表示眞的已經沒事了。

這下直看得歐陽生等人莫不悚然動容，嶺南溫家的「聞風散」，沒有他們的獨門解藥，無藥可解，這區老大居然只打了一個噴嚏，就會沒事。

溫九姑自然更加驚異，口中冷嘿一聲，雙手突然屈指向空連彈，一面尖聲道：「糟老頭，你再試試……」

磨劍老人沒待她說完，怒聲喝道：「小婆娘，妳還要在區老大面前作怪！」

一雙大袖隨着揮起，這一下宛如刮起一陣大風，朝溫九姑身前捲來。

溫九姑不敢和他硬接，要待後退，已是不及，一個人被大風捲得衣衫獵獵作响，無可抗拒，一直被推出去七八步之多！

歐陽生等四人看到溫九姑雙手屈指向空連彈，彈出去的自然是「聞風散」了，也一定加重了份量，這回被磨劍老人雙袖揮出的大風反捲過來，那還得了？「聞風散」只要聞上一點，立時會被迷昏過去，何況溫九姑又加重了份量。四人不約而同以最快的身法朝左右散開，飛掠出去兩三丈外。

磨劍老人像大馬猴般站在那裡，楞楞的道：「小老兒這記袖風只是把小婆娘的迷藥吹散罷了，連那小婆娘都不會受傷的，就更不會波及你們幾個了。」

歐陽生一道人影突然疾欺過來，沉喝道：「這一掌那就波及你了！」

揚手一掌，朝磨劍老人右肩印到。

他們敢情約好的，歐陽生一掌甫發，另外四條人影同時一閃而至，余滄海身形騰空，右手箕張，一記「龍爪攫珠」，朝磨劍老人頭頂抓落，婁子賢一記「穿山掌」，直撞胸口，青竹神向問天金蜈鞭攔腰橫捲，溫九姑一支鳩頭杖掃向雙膝。

這一下五人同時發動，當眞有石破天驚之勢，一個人任你武功再高，也難以應付這五人頂尖高手的聯手一擊。

就在五人集中一擊，威勢奇猛之際，只聽有人「噫」了一聲，尖聲道：「乖乖，不得了，這是羣毆，你們原來

早就約好了的。」

這是磨劍老人的聲音，他居然不在五人圍攻之中！

歐陽生等五人急忙收手，循聲看去，磨劍老人聳肩弓腰，眨着兩顆豆眼，像大馬猴似的不是站在一丈開外？五大高手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到他何時閃出去的？如何閃出去的？

「不錯！」歐陽生沉聲道：「咱們約好了在這裡等你，就是爲了要和你區老大一決勝負，你現在明白了吧？」

「小老兒明白了。」磨劍老人點着頭道：「難怪方才余老弟說小老兒今晚不用離開這裡了。」

余滄海大笑道：「你明白就好！」

磨劍老人神色微變，結結巴巴的道：「那就不是一決勝負，是一決生死了。」

終究對方有五個人，他眼睜睜的望着五人，未免有些膽怯，說道：「看來小老兒除了和你們一拚，已經別無選擇了。」

向問天冷冷的道：「區老頭，你說的沒錯，除了交出老命，已別無選擇。」

磨劍老人咬咬牙，大聲道：「小老兒就選擇你！」

他似是橫上了心，隨着話聲，一下朝向問天撲去，雙臂揚處，又拳又掌，沒頭沒臉的搶攻過去。

向問天沒防他會搶先向自己發難，等到發覺，對方已經搶到面前，手中金蜈鞭已經無法施展，急忙後退了一步，但磨劍老人佔了先機，絲毫不肯放鬆，你後退一步，他就逼進一步，依然拳掌交擊，逼攻過來，一時只好揚手丟棄金蜈鞭，雙手化掌，見招拆招，迎着接住。

歐陽生、余滄海、婁子賢、溫九姑四人眼看磨劍老人朝向問天搶攻過去，也立即圍了上去，各自出手攻擊。

磨劍老人搶攻向問天已經佔了先機，豈肯失去已有的先機？因此拳掌齊施，一味的朝向問天搶攻，絲毫不肯放鬆，逼得向問天連封帶架，落盡了下風，心中暗暗怒惱，歐陽生等人說好了聯手合擊的，怎麼儘讓自己一個人頂着？

歐陽生呢？他欺過去還沒出手，就看到正在和向問天動手的磨劍老人忽然捨了向問天，像大馬猴似的朝自己撲來，拳掌齊出，突襲而至，本來是自己欺上去朝他襲擊的，這時竟然變成他轉過身來先發制人，只得雙手發掌，和他硬接。

轉眼工夫，連拒帶攻，已經連接了十幾招，雖然沒有被逼落下風，也打得極爲吃力，此時只要再有一個人出手相助，就可佔到優勢了，但却沒有一個人出手相助，心中不禁暗暗納罕：余滄海、婁子賢這幾個人呢？

余滄海也和向問天、歐陽生一樣，搶過去的人，給磨劍老人回身截住，他和磨劍老人今晚已經第三次動手了，動手的情形和前面兩次完全一樣，你使「出雲爪」，他也使「出雲爪」，同樣一記招式，他依樣畫葫蘆學自己的，却硬要是比你强上幾分。

余滄海心裡明白，憑自己一個人絕不是對方的對手，但今晚除了自己，還有四位絕頂高手聯手，應該可以穩操勝算，怎知和他動上手之後，其他四人好像都斂手退去，只剩下自己一人在和他硬拚。

婁子賢精擅劍擊，此刻已經長劍出鞘，使得劍光繚繞，磨劍老人和他徒手相搏，還是佔盡了上風，一隻又一隻枯瘦的手掌，不時從劍光中伸入，一回拍上他握劍的手背，一面又拍在他肩頭，出手雖然不算太重，也使得婁子賢無法專心使劍，打得汗流浹背，好像別人全沒出手，磨劍老人才會專門對付自己一人。

溫九姑除了使迷，本身武功也是不弱，這回和婁子賢一樣，感覺到自己一個人陷入和磨劍老人單打獨鬥，苦撐場面，不知其他的人到那裡去了？

場中五人同有這種感覺，其實每個人都在奮力苦戰，只是此時已無暇再去看別人而已！

如果有人在場外作壁上觀的話，就可以看到一幅奇景，那就是有五個聳肩弓腰的大馬猴似的人影，揮動雙手，和歐陽生等五人在捉對廝殺，人影遊走，拳掌迷離，劍光杖影，呼嘯生風，打得好不熱鬧！

就在此時，戰圈外突然有人發出一聲濃重的沉嘿！

場外果然有觀戰的人，而且繼嘿聲之後，沉喝了聲：「你們退下！」

只有四個字，却顯得威重無比！

歐陽生、余滄海等人聽到這聲沉喝，已經知道來的是甚麼人了，立即如响斯應，紛紛斂手後躍，定睛看去，磨劍老人依然只有一個像大馬猴似的站在中間。（他們只知這糟老頭叫區老大，並不知道他就是四十年前大名鼎鼎的醉翁歐陽休——磨劍老人。）

這時磨劍老人聳聳肩，笑嘻嘻的道：「方才好像有人叫停，今晚就到此爲止，不用打了，小老兒也可以回去睡覺了。」

話聲一落，正待轉身走去。

只聽一個威重聲音從遠處傳來：「歐陽老哥請留步！」

磨劍老人凝目瞧去，只見七八丈外一棵大樹之上，正有一個高大人影緩步行來。說他緩步，只是此人自恃身份，舉步之間，好像甚有氣度，緩步徐行而已，實則他每一步幾乎跨出一丈有餘，轉眼之間，就已到了面前。

現在可以看清楚了，他是一個穿錦袍的老者，生得紫臉蒼髯，濃眉鷂目，只要看他一眼，任何人都會感到他有一股懾人的威儀！

磨劍老人心頭不禁暗暗一楞，忖道：「這人絕非尋常之輩，但自己竟然會認不出他是誰來？」一面聳着肩拱拱手道：「老哥是在和小老兒說話了，小老兒是區老大，不是歐陽老大。」

錦袍老者豁然大笑道：「歐陽老哥四十年不見，居然化名區老大，重出江湖，別人也許認不出來，但如何瞞得過兄弟這雙眼睛？」

磨劍老人道：「你老哥眞的看錯人了，小老兒眞叫區老大。」

錦袍老者淡淡一笑道：「歐陽老哥既然不肯承認，那就算你是區老大好了。」

磨劍老人爭道：「這不是你老哥算不算的問題，小老兒是如假包換的區老大，何用冒別人的名？」

錦袍老者微哂道：「好，兄弟承認你是區老大好了。」

磨劍老人問道：「你老哥叫小老兒留步，想必有甚麼見教了？」

錦袍老者沉笑道：「如果你是歐陽休的話，咱們已有四十年不見，正好叙叙，但可惜你老哥却是區老大。」

磨劍老人道：「小老兒可惜甚麼？」

錦袍老者道：「老夫和歐陽休總算是老朋友，見面三分情；但你區老大和老夫只是初次見面，毫無半點交情可言了……」

磨劍老人聽他說是四十年前的老朋友，但自己却一點也想不起此人來，一面點着頭道：「小老兒和老哥初次見面，自然沒有半點交情了。」

錦袍老者目中寒芒暴射，沉聲道：「區老大，你和武林聯盟作對，論例當死，但老夫可以給你一個機會，只要你接下老夫十招，就可讓你自去。」

磨劍老人聳聳肩道：「大概你老哥的十招，不大好接吧？」

錦袍老者豁然大笑道：「江湖上還沒有能在老夫手下走得出十招的人，你是否能走得出十招，那要看你自己了。」

磨劍老人故作躊躇，搔搔頭皮，說道：「小老兒好像不接還不行呢！」

錦袍老者嘿然道：「你知道就好。」

說話之時，右掌已經緩緩提了起來，只見一隻巨靈似的手掌，在這瞬息之間，漸漸色呈火紅，宛如新出爐的煉鐵，紅得透明，掌勢未出，一股炙熱的氣流已是逼人而來。

磨劍老人心頭驀然一驚，忖道：「火靈掌，他會是火無忌！無怪要自己接他十招，十招下來，人也被他炙焦了。」

心念方動，一道火燄般的掌風已經直拍而來，只得右掌直豎朝前推出。

他這一掌沒有絲毫風聲，但却似一道無形屏風，把對方直撞過來的「火靈掌」擋在八尺之外，口中同時發出「嘻」的一聲輕笑說道：「原來你是火老兒，區老大要失陪了！」

一個大馬猴似的人影，突然凌空躍起，宛如天馬行空，朝西投去。

錦袍老者沉嘿一聲，左手抬處，又是一道火燄般的掌風，有若經天長虹，朝磨劍老人身後銜尾激射過去，但磨劍老人去勢如電，「火靈掌」力道雖强，只能追到十丈光景，自然就夠不上了。

錦袍老者目光凌厲，嘿然道：「此人如果不是歐陽休，那會是誰呢？」

*　*　*

梁山，這是東川的梁山山脈，別誤會到水滸傳裡梁山泊上去。

梁山，是縣名，就因縣的東首是梁山山脈而名。

梁山縣是一座山城，但並不偏僻，那是因爲有一條橫貫四川、一直由成都通向湖南的驛道，打從北門經過，於是梁山城裡就成爲商賈達官，販夫走卒打尖、投宿、長途跋涉中找樂子的地方，市面那得不繁榮？

北城橫街口有一家西來順，是道地的北方館子，也是梁山城裡最有名的酒樓，樓上樓下三開間門面，午餐和晚餐時間，都是座無虛席。

這天中午時光，西來順樓前來了兩匹駿馬，馬上兩人，前面一個不過二十出頭，身穿一襲天青長衫，面貌白晰，劍眉朗目，只是臉型有些瘦削。後面一個穿的却是藍布夾袍，年約三十出頭，濃眉粗眼，臉色較黑。

兩人下馬之後，早有酒樓小廝接過馬匹，兩人各自從馬鞍上取下一個長形青布囊，就朝大門樓梯走去。

他們手中提着的青布囊，就算不是江湖上人，也一看就知道是兩人的隨身兵器了。

這兩人中前面一個青衫少年神色顯得有些倨傲，他身後的布衣漢子神情却十分恭謹，他們自然不會是兄弟，也不像是朋友，更不似主僕。

原來這青衫少年正是喬扮王紹三的丁天仁，布衣漢子則是紅總堂的一名香主紀效祖，是紅總堂主紀效忠的堂弟。

丁天仁（王紹三）是奉副總護法歐陽生之命，帶着紀效祖來偵查兩件事的：

一是會使「百變神功」，殘殺神女宮十九名女弟子，使武林聯盟揹了黑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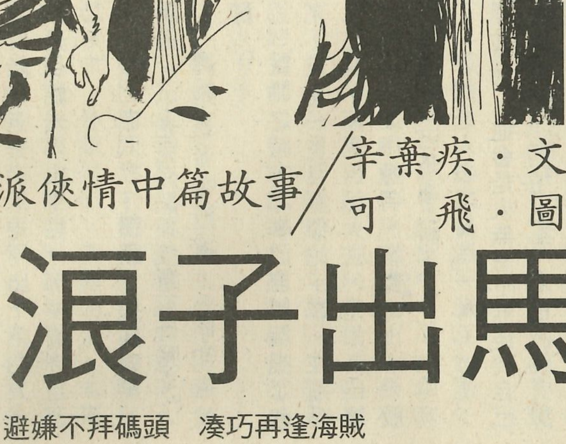
二是重陽大會今年當值會主擎天手金贊臣和赴會的自流井金長生、劍門山白雲生、歸雲莊歸耕雲、青羊宮景雲子等人，均告離奇失踪，究是甚麼人劫持去了。

這兩件事，也是丁天仁想知道的，奉命由他偵查，可自求之不得的事。而且這兩件事由歐陽生傳下令來，派人偵查，可見不是武林聯盟幹的了。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石小開想先用錢封君不畏的口，餘下的八百両誘他回小鳳城徹底幹掉滅口。君不畏心裡有數，在上海遇到副總鏢頭羅世人、苗剛，他們的船破了，在上海住在破廟裡，生活也成問題，便把得來的封口費二百両全給他們救急，隨即返回賭坊，遇上田九旺的三當家，這賊子和沈娟娟有染，現在她反抗不從，君不畏將之殺了。二當家侯子正來找麻煩，君不畏從後門溜走，以避嫌疑……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避嫌不拜碼頭　凑巧再逢海賊

沈娟娟往另一房間走，沈文斗也追過去。

沈娟娟去的是包震天住的房間，她發覺包震天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不見了。

她怔住了！

沈文斗沉聲道：「誰住過這兒？」

沈娟娟道：「我怎麼知道？」

「我會問出來的。」

「你去問呀？」

兄妹二人也鬧僵了。

沈文斗拂袖而去，去時面色很難看。

* * *

沈娟娟走回房中煩惱了。

這算什麼嘛，正在添醬加油製造愉快呢，偏就遇上這回事，早不來晚不到，節骨眼上出現了，眞是的……

嗨！她直到天明還在等，等君不畏快回來吶。

* * *

君不畏拉着包震天走得快，他的動作比什麼樣的動物也快幾分，穿衣翻窗轉到包震天房中，扛了包震天就翻過了牆，他往小河林子那面奔去了。

至於和沈娟娟的那回事，免了吧！

* * *

君不畏並非是怕了誰，他在那種情況下能出面嗎？他最好是盡快的離開那個是非之地。

現在他走得很吃力，這段路還眞夠遠，少說也有十多里那麼長，而他又扛了個包震天。

包震天早就醒了，只不過他就是差那麼一口氣站不穩，如果眞把他放在地上，他只有倒下去。

包震天站也站不穩，當然就更不能走路。

穿過那片林子，沿着小河邊往前走，遙遙的出現燈光一點，正在閃動，君不畏知道那正是苗小玉住的那間舊屋。

他還未走到舊屋前，已發現幾個漢子在抬東西了。

君不畏滿身大汗，他對背上的包震天，道：「包老，眞累人吶。」

包震天道：「我知道，好老弟，你的這份情吶……」

「包老，你就別說了，到了！」

「就在前面嗎？」

「錯不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得有人大叫：「小劉，我們先往船上去啦。」

屋子裡傳出話，道：「盡快把船弄乾淨，該添的去辦，天亮我們就走了。」

君不畏聽得清楚，他愉快的對包震天道：「好像他們把船也修好了。」

包震天道：「那是再好不過了。」

前面走來六個漢子，六個人發現君不畏來了。

六個人也看到君不畏揹了一個人

，便馬上接過手，其中就有胖黑在裡面。

「君先生，這人是誰呀？」胖黑吃力的往背上揹。

天黑，胖黑還未認出是包震天。

君不畏道：「他不是別人，包老爺子是也。」

胖黑大叫，道：「君先生，你可眞有辦法，包老爺子被打落江中，你也能救回來。」

君不畏抹抹額頭大汗，道：「也算巧了。」

一行人又回到舊屋外，消息早傳到屋裡面了。

眞快，所有的人全迎出來了，當然苗小玉也出來了，還有幾位鏢師也在其間。

君不畏道：「原來你們都碰上面了。」

鏢師丘勇笑道：「君先生，還有更好的消息吶。」

君不畏道：「什麼更好的消息？」

丘勇道：「咱們過午不久，就用君先生支持資助的銀子，我們出價兩千兩，買了一條更大的快船，一切全是新的，三桅大船吶。」

鏢師文昌洪也接道：「總鏢頭與副總鏢頭今夜就已經住在大船上了。」

君不畏點頭一笑，他望向苗小玉，只見苗小玉雙目瑩瑩似有淚光。

「苗姑娘，快弄個睡的地方，我與包老爺子都要好好的睡一覺，什麼話也留在明天說了。」

苗小玉立刻把小劉叫來，她叫君不畏睡她住的地方，她與黑妞寧願坐到天亮。

小劉當然照辦，一切加以佈置，便叫君不畏與包震天二人睡在苗小玉住的地舖上面。

君不畏果然累壞了，這一睡就睡到天大亮，清晨的太陽照得河面一片火紅的時候，苗小玉仍然守在君不畏的身邊，她甚至也不去吃早飯，就像個小婦人似的，苗小玉不時的想伸手去撫摸一下君不畏，但中途又抽回手。

君不畏是由一聲大吼才醒過來的。

那吼聲出自苗剛，他不知道君不畏正睡得香甜，他未進門就大聲叫：「嗨，我那位好兄弟君老弟吶？」

苗小玉想制止已來不及了。

君不畏張開眼睛，他先是看到苗小玉在他一邊坐着，隨之又發現進來兩個大漢，苗剛與羅世人二人都來了。

「哈……」苗剛笑開了懷。

羅世人上前看看，笑道：「妙，包老也回來了。」

包震天道：「老夫這趟任務，已是三次爲人了。」

苗剛道：「包老爺子，第一次看你中人暗算，我未能插手，第二次我不在場，聽說十分凶險，眞不知你們的人誰才眞的忠於北王。」

包震天道：「總鏢頭，正應那句俗話，知人知面難知心吶！」

苗剛走上前，低下身來，道：「包老爺子，你還打算再回小風城找石老爺子幫忙？」

包震天道：「本來想不去，可是聽了君兄弟的解說以後，我的茅塞頓開，我非再回小風城不可。」

苗剛笑笑，道：「既是君兄弟的指點，必然有其道理在，包老爺子，我這就着人抬你上船了。」

包震天道：「今天就出海？」

苗剛道：「今天黃道吉日，出門大吉。」

包震天道：「你們的船修好了？」

苗剛道：「雖然損失兩條船，我們卻又買了一條三桅大船，這樣子我們的力量便容易集中了。」

他伸手招呼鏢局子裡幾個趟子手，道：「弄個擔架，把包老爺子抬到我的大船上去。」

刹時間過來四個大漢，他們找來兩根扁擔一塊門板，這就要凑和着抬包震天了。

包震天急忙搖手，道：「不不，我仍然同君兄弟在一起，回程有個說話吶。」

苗剛一笑，道：「包老，你還是同我一條船的好，我妹子的船上只能多一個君兄弟。」

包震天怔怔的道：「爲什麼？」

苗剛似乎也豁上了，他直不楞的道：「爲什麼？君兄弟和我大妹子一條船你說爲什麼？」

包震天如果再多口，那他就是豬。

他當然不是豬，所以他立刻哈哈一笑，道：「應該的，我就與總鏢頭一條船，反正船上已無鏢銀，那一條船都可以。」

於是大伙哈哈笑了。

苗小玉沒有笑，他正望向君不畏，只不過君不畏沒有表示什麼，如果眞有什麼表示，那也只是聳動一下他那細而長的眉毛而已。

* * *

君不畏以爲就這樣離開上海對沈娟娟而言有一些不太公平，雖然沈娟娟的作風大膽，但她對君不畏似是玩眞的，而不像是只限於大家玩玩。

君不畏很想去向沈娟娟道別離，打個招呼或者直言大家好聚好散。

君不畏就以爲沈娟娟必是個提得起放得下的女人，彼此分明，相互哈哈一笑，或者未來再見面而有所設想。

但當他到了兩條船邊的時候，他發覺已經沒有時間再去找沈娟娟了。

兩條船上的人已各就開船部位，而且苗小玉所住的船還先開航。

苗小玉笑得十分可人的對君不畏道：「君兄，咱們上了船就出航。」

君不畏點頭，道：「苗姑娘，我仍

然是客，我的一切仍然聽妳的。」

苗小玉笑了，道：「如今我才發覺，船上有了君兄在，我反而更加的安心。」

她把手一讓，又道：「君先生，請上船吧！」

君不畏未上船先回頭。

他回頭遙看上海街，因爲上海四馬路有一家沈家賭坊，而沈娟娟就在沈家賭坊後院住。

他不能忘懷昨夜的事情，君不畏心中在想：「如果要續前緣，不知何日了。」

他又聽到苗小玉的催叫聲：「君兄走哇！」

君不畏一笑抬腿舉步，多少帶着那麼一些無奈的往那條剛修好的快船上走去。

等到君不畏上了船，他這才發覺他與包震天二人住過的後艙前段，裡面重新加以佈置，一切被褥用具都已換了新的，艙壁也糊上美麗的花色彩紙。

艙裡有這樣設備，已經算是高雅的了，艙門上，黑妞兒已吃吃笑對君不畏，道：「君先生，這是我家小姐爲你設計的，你喜歡嗎？」

笑了，君不畏道：「去對小姐說，很舒服，我很喜歡。」

黑妞再也不敢小覷君不畏了，她拿君不畏當神。聞得君不畏的話，立刻又道：「君先生，你歇着，想要什麼你只開口，我動手。」

君不畏道：「你不怕累？」

黑妞道：「我榮幸，嘻……」

君不畏斜身躺在艙中，他拉過棉被一角蓋上身，立刻覺得有一股桂花香味。

他會心的一笑，因爲他明白這一切都是苗小玉的安排，苗小玉開始下功夫了。

浪子君不畏當然明白這些，因爲他太瞭解女人的心了，女人如果要愛上一個男人，有時候兄妹甚至爹娘她也不認，她只愛這個男人。

沈娟娟就幾乎同她的大哥沈文斗吵起來。

＊　＊　＊

跨海鏢局的船再度把帆揚起來了，雖然看上去一條大一條較小，但航行的速度一樣的。

兩船相距三浬遠，大海上看去就好像半浬遠，幾乎大聲呼叫，另一船就會聽得到。

至於君不畏，他爲什麼如此大方的幫助苗剛兄妹，其實說穿了不值一文錢。

君不畏如果要殺大海盜田九旺，他免不了要出海，既然要出海就需要船，君不畏沒有船，他只是一個人。

另一方面，君不畏承襲的武功乃承襲自當年幹鏢行的金刀勝老英雄，情份上他也要幫苗剛兄妹。

再者，苗剛只要保鏢在海上，早晚會把大海盜田九旺引出來。

君不畏已去過魚山島，那上面至少也算是田九旺的海上一個基地，他如果眞碰不上田九旺，也許有一天會獨上魚山島。

就眼前的情況論，那也算是水幫魚魚幫水，君不畏當然跟着跨海鏢局的人又回到海上了。

＊　＊　＊

大海上的風光也有另一種情調，有人說「海是詩人樂園」，「海是智慧的搖籃」等。

只不過這對那些暈船的人自不相同。

苗小玉不暈船，當然，君不畏一樣不暈船，所以他們相依在船頭上看着海水下的月亮。

他們當然也看天上月亮，天上的月亮不會動，而水中的月兒飄飄閃閃，便也把二人的眸芒交互的斜扭橫纏着，苗小玉彷彿在海水中也看到人的影子似的，她那麼溫柔的半依在君不畏肩胸上。

她似有感觸的，也是憂憂浩嘆的道：「人吶，人的生命就如同水中的月亮閃閃忽忽東飄西蕩，等到想要安定下來的時候，却已走完了一生，就好像海水中的月亮那麼悠悠蕩蕩的，如果像天上的月亮那麼永恒，那麼規律自由，人生就美好無缺了。」

笑笑，君不畏道：「有句話說是『天地萬物以養人』，天地養人又毀滅人，縱不叫人有永生，其結果，人仍不免淪爲天地之間的榨榨，我就看透了這一點，所以我不求將來，我只要現在。」

苗小玉半帶吃驚的道：「你……傳言你是個浪子，你……是在遊戲人間，是嗎？」

君不畏道：「這世間只有浪子才懂得人生，浪子的生命也有其高貴的一面。」

苗小玉道：「我一直覺得你是個高不可攀的山岳，我想往山頂爬，却又怕跌下來。」

君不畏道：「妳打算要攀嗎？」

苗小玉道：「當我認定方向以後，我有了決定。」

「妳放棄攀登高峯了？」

「不，我決定試一試。」

「從高峯跌下來的人是免不了粉身碎骨的。」

「我仍然要試。」

「妳會後悔的。」

「只有吃虧上當才後悔，我會上當嗎？」

她的手緩緩往君不畏的面頰上摸着，也搔着君不畏那疏疏的鬍子。

她的臉上一片淡紅，便胸口也開始起伏不定。

君不畏却淡淡的道：「休忘了，我是最標準的浪子，苗姑娘，妳這樣子是很危險的。」

苗小玉道：「這是你對我的警告？」

君不畏道：「我是個容易衝動的男人啊！」

苗小玉道：「那麼對我衝動吧！」

二人坐在船頭，主帆遮住二人的身影，前艙中傳來打鼾聲，掌舵的與另一瞭望的坐在船尾話家常，這光景就好像全船上的人都在爲君不畏製造機會。

黑妞兒早就掩起艙門吃吃笑着睡了，她笑着入夢鄉，只差未笑出聲。

＊　＊　＊

君不畏並非木頭人，他自己也把自己打入壞人之列，他以爲一個浪子如果稱得上是好人，他就不會摟抱住人家姑娘的腰把臉皮在人家姑娘的秀髮耳根磨蹭了。

浪子也並非是非不分的人，如果能分辨善惡，那麼就算是浪子也無妨。

偶而的瀟洒一下，是浪子的作風。

當苗小玉努力的挺起俏臉往上看的時候，君不畏低頭吻了她。

苗小玉是不善於這一套的，但她甘願承受。

她與沈娟娟是兩種不同的女人。

沈娟娟十分浪漫，對於男女之間有一種既高貴却又平淡的作風，這樣便形成了無所謂了。

苗小玉不是這樣的人，她過去一直那麼單純，好像她不知道男女間是怎麼一回事，她把精神全部放在工作上，保鏢才是她熱衷的工作。

現在，當君不畏吻她，緊緊的擁着她的時候，她的心幾乎自胸膛跳出來了。

他們眞的陶醉在愛的世界裡了，只是除了更進一步的行動，君不畏總算滿足了苗小玉的願望。

君不畏的表現，令苗小玉以爲已抓住君不畏的心了。

但她却眞的忽略了，君不畏是個浪子呀！

＊　＊　＊

苗剛算好了時間，他率大船在夜間經過沈家門，他不打算再去向沈一雄拜碼頭了。

沈一雄原來與海盜也有勾搭，大海盜田九旺又與北方的捻黨搭上綫，這樣，沈一雄便也與捻黨沆瀣一氣了。

苗剛幹的是保鏢生涯，自然要遠離是非圈，當他聽到沈家堡與大海盜勾搭之後，還眞令他不敢相信。

＊　＊　＊

大船上，包震天與苗剛、羅世人三人住在一個艙中，那包震天躺在艙內直嘆氣，唯有一事能令他老人家開心的，只要……

只要提到君不畏，包震天的臉上就會笑意盈然了。

三個人坐在艙內閒話着，包震天對苗剛道：「總鏢頭，你如果想把君老弟拴住，只有一個辦法。」

苗剛一笑，道：「我心理明白，如想拉住君兄弟的人，就只有靠我大妹子了。」

包震天一拍巴掌，道：「對，我也如此想。」

他頓了一下，又道：「若想拉住他的人，唯有勾住他的心，我知道他無牽掛，將來可是貴局的好幫手。」

苗剛笑笑，道：「我更明白，那也得緣份，我看得出，君兄弟是個不能套韁的野馬，他好像自由慣了。」

包震天道：「那就看令妹的手段了。」

羅世人一直未插嘴，他無聊向往船外看，不由得皺眉「噫」了一聲。

苗剛道：「怎麼了？」

羅世人道：「好像有船追來了。」

苗剛往海面瞧，他開口大叫：「是誰在瞭望？」

有個漢子大聲回應：「總鏢頭，是我，丁長根。」

「長根吶，你多注意左後方來船。」

丁長根道：「早盯住了，他們比咱們的船快不到那裡，兩下裡還有十來浬吶。」

苗剛道：「咱們的快船呢？」

丁長根道：「就在右後方兩浬不到。」

羅世人問道：「幾更天了？」

丁長根道：「四更剛過。」

「多留意了。」

「是！」丁長根就站在掌舵漢子一邊，直不楞的四下裡瞧着。

海水刷過船身發出清脆的响聲，三帆高掛，微風徐徐，正是海上太平時，然而……

然而天才露白，正是斗轉參橫時，丁長根突然大聲的叫起來。

「是海盜船吶，正往我們堵過來了。」

他這一聲叫，全船的人都跳出來了。

第一個奔出艙外的就是苗剛。

「在那兒？」

丁長根指着左後方，道：「看，總鏢頭，他們加了划槳，快速的過來了，一共兩條快船。」

苗剛抬頭看，他冷冷的一笑，道：「好像是姓丁的那兩條船來了，哼！這一回他什麼也別想，且看咱們怎樣收拾這傢伙了。」

便在這時候，附近的快船疾駛過來了。

苗剛一聲大叫：「落帆，兄弟們，準備殺！」

就在他的吼聲裡，三桅大船上十七人手脚快，「刷刷刷」桅上的帆落下來，有刀的拿刀，沒刀的什麼木棒鐵棍全取出來了。

他們原本都有刀，經過一次海難之後，一大半的漢子刀也沒有了，如

今這是剛買的船，空船上面沒刀槍，竹篙木棒倒還有不少。

大船上的人準備拚殺了，附近的快船也叫回來，穩穩的靠在大船邊。

苗剛已高聲叫人了。

他當然叫的是君不畏，因爲他如今唯君不畏馬首是瞻，篤定有加了。

很快的君不畏與苗小玉匆匆的跨過船，那掌舵的小劉也把快船鎖定在大船上，兩船併在一起，這就準備大幹一場了。

如今的苗剛，也不怕有人會劫他的鏢銀，兩船上空空如也，連辦什麼雜貨運回小風城都沒有，這時候如果有人找上他，也算這些海盜們要倒霉。

＊　＊　＊

天亮了！

海面上只見東方泛白，那比之在陸上亮得快。

抬頭看，兩艘快船如飛一般的衝過來了。

兩艘船一前一後，船首貼着水面露出三尺長的尖錐。

那尖尖的錐子是用堅硬的木頭包着鋼皮，專門用來頂撞船身的。

那小劉一看便知道來者何人了。

「總鏢頭，是丁一山那幫傢伙。」

苗剛也看到了，他急忙大聲喊叫：「快！咱們要保持機動，不能叫他們把船撞個大窟窿。」

他這是剛買的船，船還未駛回小風城，自是不能在海上被人撞壞。

要保持機動，當然要快把那另一艘船鬆開來。

於是，小劉叫人再奔回去，合力把船再移開。

果然，來的海盜不是別人，「海裡蛟」丁一山已站在船頭上大聲的叫了。

「搶天搶地不搶識相的，你們落帆是對的，哈……」

苗剛從人羣中站上船頭，他也大聲的吼起來。

「丁一山，你還認得我苗剛嗎？」

他這一聲叫，來的大船上，丁一山眼睛瞪得圓，他叫聲變成厲罵。

「操那娘原來是保鏢的呀！哈哈哈，船上一定不少油水，兄弟們，今天大伙使把勁，殺光這羣保鏢的人，便是兩條船也是咱們的了。」

「殺！」

船尚未碰在一起，來的海盜們便殺聲震天了。

這是氣勢，也是威風，直叫對方嚇破膽的意思。

便在這殺聲裡，突然一聲冷笑，君不畏自苗剛的身後站出來了。

君不畏站的正是時候，因爲雙方的船就快碰上了。

君不畏雙手搖動着就好像同人打招呼一樣。

「喂！姓丁的，你請的那個糟老頭兒呢，我實在很思念他呀！」

丁一山的眼珠子幾乎自眼眶掉出來了。

他的反應也眞快，伸手後面甩了。

「快閃開，快閃開呀！」

他的船上大掌舵聞得他的指揮，腰杆一挺頂着舵把手，吃力的來了一個右滿舵。

啊！大船幾乎要翻身了，只見海面上出現一個好大的半圓圈水跡，雙方的船幾乎撞在一起。

只聽得丁一山厲聲罵起來。

「操那娘的臭皮，你小子也在船上吶！」

君不畏聽得淸，他回罵。

「姓丁的王八，你怎麼大海上撒鴨子，你這突然龜縮活脫不要臉的傢伙。」

丁一山雙脚在船板上用力跺，一邊大聲的道：「兄弟們，王八的氣難受哇，氣死我也！」

熊大海的傷早好，他在另一船上大聲叫：「當家的，那個小子怎麼在船上吶，咱們這是……」

丁一山大叫：「退！退！」

熊大海道：「當家的，兄弟們不服氣呀！」

丁一山道：「那小子一個敵十個，我們有誰打得過？」

他一頓又大叫：「退，退，聽我的，君子報仇十年也不晚。」

丁一山心中明白，如今對方有個君不畏，這個仗絕對不能打。

他心中想通一件事，上一回花銀子邀請來江湖上有名的「刀聖」洪巴，也沒在這小子的手上佔便宜，如今洪巴早已去了，雖然洪巴曾說過，他丟不起這個人，必定在最短時間之內找回來，可是眼前只是他們這些人，加起來也無法打過這姓君的小子。

丁一山有了怯意，這個海戰就免談了。

他催着他的兩條船快快的閃開，却聽得他的人在鼓噪，丁一山却只裝沒聽到，一個勁的叫大伙撤。

於是，兩條大海盜船併着往另一方向撤離了。

苗剛哈哈大聲笑。

船上的兄弟們都拍手叫起好來了。

苗小玉叫剛離開的快船靠過來，她準備與她船上的人再回去，當然包括君不畏在內。

她還冲着君不畏送了個甜甜的笑。

君不畏沒有笑，因爲他忽然指着兩艘剛去的海盜船，大聲的對苗剛，道：「你看！」

苗剛看過去，只見兩條併駛中的海盜船，三浬外忽然之間左右分開來了。

同樣的架式，船是急轉彎，不旋踵間，兩條船從左右兩邊對準跨海鏢局的船撞過來了。

這樣的變化太突然了。

苗小玉驚訝的道：「他們拚命了！」

羅世人道：「對，他們這是要拚命了。」

苗剛又是一聲大叫：「拚就拚吧，兄弟們，咱們不閃躲，兩條船併起來，殺他個結果吧。」

丁一山原本已經撤退了，但他的弟兄們仍然不甘心，就有七八個大漢同聲的大聲喊叫。

「不就是那小子一人嗎？咱們幹的是什麼？咱們這是沒本生意呀！怕死回家抱老婆去，還出來混什麼？」

也有人大叫：「當家的，咱們再摸上去，你把那姓君的小王八蛋交給我們弟兄了。」

更有人道：「當家的，這一段是咱們的水路，如果不拚命，被傳揚江湖，咱們這臉丟大了。」

丁一山也聽到熊大海的話：「分左右撞過去，把他們的船糾住，如果殺不過，咱們何妨也把船弄沉，大家就在水中分個高下吧。」

也只有熊大海的話令丁一山的退志動搖。

他只一想便點頭同意了。

是的，如果大家都下海，姓君的小子天大的本事也使不出來了。

丁一山自小生長在太湖，水中的功夫一等一的高，他的外號「海裡蛟」，大海裡面的蛟當然水中功夫高，他對於上一回找到小風城的事就耿耿於懷，因爲他的本事在水中，跑到陸上去找仇家拚殺，不正是捨長取短嗎？

丁一山每想及此，便以拳搥胸好不懊惱。

如今經過熊大海的提說，他便決心一拚了。

＊　＊　＊

丁一山在船上大聲的叫：「弟兄們，咱們去玩命吧，你們卯足了勁，上去就砍人，咱們不留活口，大不了咱們沉舟一搏。」

他把那板斧揚得高，抖得華光一閃一閃的怪嚇人。

他那動作還眞的應了誰說過的那句不要命的話：來個「破斧沉舟」。

兩條船分開來，大調頭的衝過來。

有人大聲叫：「他奶奶的，人爭一口氣，佛要一爐香，咱們手拿刀子還叫人嚇跑呀！」

也有人咧開喉嚨吼罵：「去他娘的，人生百歲也是死，樹長千年劈柴燒，不就他娘的命一條嗎？」

「對，打從跟了丁頭兒，老子就算準了命，命犯血腥不得善終，拚了！」

「他奶奶的老皮，人是活的刀是死的，且看那小子能頂得住咱們幾個的圍殺？他三頭六臂呀？操！」

這幾個人豪氣大發了。

＊　＊　＊

苗剛把船要併起來是有其用意的，他們有幾個人沒有刀槍，把人集中起來力量便也集中了。

這時候再看敵人分從兩個方向撞來，這是要毀船了，苗剛立刻大叫。

「快，手上沒傢伙的分開來，合力用竹篙堵擋，千萬別叫船被撞破。」

船上分別奔去八個漢子，他們每人手上舉着長竹篙把守在船兩邊，直不楞的看着海盜船分成兩個方向駛過來。

君不畏對苗剛道：「總鏢頭，我收拾丁一山，他要死，我便成全他。」

苗剛道：「對，兄弟，擒賊要擒王，打蛇打在七寸上，我就把姓丁的交給你了。」

副總鏢頭羅世人道：「那個姓熊的是我的了。」

雙方就要接上手了，雙方也狂吼着「殺！」

君不畏站在船中央，他早把丁一山看清楚了。

他的臉上從來沒見過的那種冷漠樣子，就好像他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

他是不樂意出手便要命的人。

世上的人都不喜歡亂殺人，君不畏更想，如果不是萬不得已，他寧願掉頭而去。

他現在想走也走不了，他非動手不行。

於是……

「轟轟轟！」

「嘩啦啦啦！」

這種怪聲發出來，鏢局的人齊動手，生生把頂撞來的船弄了個蹭着船邊磨到兩邊了。

船差一點被撞個洞，但丁一山已擧手大吼：「弟兄們，殺過去呀！」

「噗嚕嚕……」衣袂飄動，一條人影拔身直飛，半空中一個漂亮的雲裡翻，只見一絲冷芒已沾上丁一山的胸上了。

丁一山再也想不到君不畏如此這般快的從半空中直撲向他而來。

丁一山不及揮刀，急忙來個鐵板橋，身子往後倒。

「嘶！」

一道血口子連着衣服也破了，丁一山就是不明白這一刀是怎麼挨的。

君不畏也暗點頭，丁一山果然反應快。

只不過他決心要丁一山死，他冷冷的笑也不笑，再一次往丁一山撲去。

「殺！」

「殺死他呀，我的兒。」

一共六個大漢，他們本來是要找上君不畏，他們也準備跳上對方的船，他們一直不相信君不畏是三頭六臂。

然而君不畏自他們頭頂殺過來，只半招之間便把他們當家的上了顏色。

於是他們六個人回刀殺回來了。

他們這一回殺，還眞的救了丁一

山。

丁一山見君不畏二次殺來，他連起身的機會也沒有，就那麼懶驢打起滾來了。

他一共側翻七次，才被六個人把君不畏擋住。

六個莽漢齊聲大吼：「殺！」

只見六把砍刀舉得高，刀芒之中有「咻」聲，就見君不畏突然間雙袖抖甩，右腿隨着平飛勁旋的身子踢出去，眞玄，六把砍刀就是沒劈落下去，只聽得「哎唷」叫聲起處，四名大漢甩着鮮血淋漓的握刀手腕往外暴退不迭，另兩個漢子已被踢落海中。

時間上幾乎是眨眼之間的事情，可也足夠丁一山妥善加以利用。

丁一山站起身來大聲的吼：「撤，撤，媽的，你們不聽我的話，吃虧了吧！」

只不過他這叫喊似嫌晚了，因爲另一邊的熊大海已同羅世人幹上了。

四個鏢師也沒閒着，攔住撲上來的海盜殺得吼罵連聲，再看苗剛與另外十一個趟子手們，各自找上對方，這就捉對斷殺起來。

* * *

君不畏擺平六個大漢，他抬頭看，只見另一條海盜船已用纜繩扣緊在鏢局的大船上，雙方已交手殺得激烈，而丁一山却由這面直奔守在快船艙門的苗小玉。

他心中很清楚，包震天躺在大船船艙中，大艙門口已由黑妞兒手持鐵棍緊緊的守住了。

苗小玉是奔向君不畏這面的，她當然最關心君不畏的安危，她發覺那麼多大漢圍他一個，便直奔過來，只不過才走幾步路，便見六個大漢被君不畏一招之間殺得狼狽，她不由放下心來。

但丁一山冲着她奔來了。

丁一山發覺情況不樂觀，他叫退已晚了，心眼一動，便想到苗小玉了。

只要把刀架在苗小玉的脖子上，這一仗還有勝算的希望，當頭兒的心眼要靈光。

丁一山已經到了苗小玉面前了，他雖然肚皮上流着血，緊要關頭也忍住了。

「嘿……小丫頭，我看妳往那兒跑。」

丁一山的刀隨着他的厲笑直往苗小玉頭上就砍。

君不畏看得很清楚，他却突然間不動了。

他站在快船一邊雙手插入兩脅下，瀟洒愉快的看起熱鬧來了。

苗小玉一聲清叱，道：「你找死！」

話聲未已，左手尖刀上架，右手尖刀已指向丁一山的咽喉抹過去。

丁一山當然識得厲害，錯步墊步半側身，砍刀回阻，心中着實一驚。

他不是驚苗小玉的刀，而是附近站了個欲要他命的君不畏。

這局面很顯然，丁一山的心當然被分開了。

丁一山不但要與苗小玉過招，他還得注意一邊的君不畏對他突然出手。

君不畏却冷言冷語的開了腔。

「丁當家的，苗姑娘早就要找你報仇了，你這是送上門來了，我看你是活不長了，眞個的，你那肚皮沒破開吧，那好，再稍挑一下，大概你那五臟六腑就會一古腦的流出來了，你可千萬要小心吶。」

丁一山氣得臉成猪肝色，可又不能怎麼樣。

苗小玉雙刀使出一路刀法，丁一山就是難近她的身。

君不畏又開腔了。

「我說丁頭兒，聽說你是太湖一霸，却跑來海上闖天下，你這樣的武功，行嗎？」

丁一山突然哇哇怪叫，他好像要玩命了。

只見他十七刀一路狂殺，苗小玉小心力抵不退讓，兩個人一時間還眞的半斤八兩難分軒輊。

君不畏偶爾幾句話，丁一山也只裝沒聽到。

* * *

再看另一面，雙方已有人落入海裡了，誰掉下海裡，自然沒人去看。

四名鏢師，徐正太與郭長庚二人交互支援，與鏢師文昌洪丘勇二人相同，四個人把九個大盜堵在大船頭狂殺不已，一時間九個海盜難越雷池。

殺得最慘烈的，仍然是熊大海與羅世人，這二人就在兩船之間幹，忽而跳到海盜船，忽而又跳回鏢局的三桅大船，如果仔細看，羅世人手上的短刀不見了，只見他雙手抱刀狂斬不休，光景已不按刀法刀招了。

那熊大海也凶殘，厚背砍刀大敞門的砍，就聽得二人之間打鐵似的「叮噹」之聲不絕於耳，二人之間還標着血，就不知是誰身上流出來的。

* * *

有個矮而壯的漢子，這人的武功不比丁一山稍差，這人與總鏢頭苗剛幹上了。

苗剛就奇怪，海盜中還埋伏有能人，再看這人的刀法，辛辣得緊，往往突然神來一刀，逼得苗剛暴閃不迭。

苗剛很穩健，他的鋼叉有分寸，混戰中他也看得清，這一仗他篤定贏。

有了這個念頭，苗剛便揮洒自如了。

丁一山殺得很窩囊，君不畏一邊出他洋相，這個仗如果再打下去，他就是不折不扣的猪腦。

於是，丁一山打退堂鼓了。

丁一山大吼一聲如虎嘷，一刀逼

退苗小玉，他便利用這機會，躍身而起直往他的大船奔去，就在他跨上船的時候，刀斷纜繩兩根，口中厲叫起來了。

「撤……扯呼了。」

大海上的海流十分急，纜繩斷，兩下裡立刻分開來，苗小玉想追殺也不能。

君不畏一樣無法追，如果追上去回不來怎麼辦？

海盜們正殺得凶，忽聞得頭兒的聲音叫「扯呼」，一個個賣個身法便往自己的船上跳，有幾個跳得晚一步，便「噗通」一聲掉到海裡了。

另一面的大船也移開了，是那個矮壯漢子把繩子切斷的，這人原本與苗剛殺在一起，却忽然間當先往自己的大船上奔去，苗剛就是沒追殺。

於是海盜們一個個的往自己船上逃，便是受了傷的幾個，也拚命的奔回船上了。

熊大海與羅世人拚得最爲慘烈。

羅世人咬牙玩命，決心要殺掉姓熊的，他見雙方大船要分開，橫身攔住熊大海，二十一刀交叉着殺，光景形同拚老命。

熊大海的右上臂在標血，他見敵人殺紅眼，又見自己大船已離開，再不走就完命，不由得狂吼一聲冲天而起，他的刀已向羅世人的頭頂下劈快如雷電一現。

羅世人大叫：「那裡逃！」

他叫着，舉刀上前。

「啊！」

羅世人一刀扎在熊大海的屁股上，殺得熊大海大叫一聲往下落，「噗通」掉到海裡了。

熊大海人稱「海裡蛟」，掉到海裡他便太平了。

兩船的人低頭看海面，怎麼熊大海不見了？

有人說，他被一刀刺死了。

有人叫：他必定沉入海底了。

就在雙方越離越遠的時候，啊，海盜船的船尾有人在大聲叫：「拉我上去了。」

掌舵的低頭看，原來二當家熊大海雙手攀住舵在水面上抬頭望。

掌舵的大聲叫：「快來人吶，二當家在這兒吶。」

幾個漢子走過來，大伙一看拍手笑了。

「啊，二當家眞有一套，從海底下走回來了。」

這是那矮壯漢說的話，他當先拍手叫好。

苗剛也看到了，他對熊大海的水性佩服不已。

熊大海傷得很慘，他連坐也困難，屁股上一刀入肉兩寸深，這要是刺在肚皮上，他就別活了。

* * *

海盜船來得快去得更快，丁一山的吼罵聲已聽不到了，苗剛這裡清點弟兄，傷了七八個，其中兩個重傷，所幸沒有再死人。

只要不死人，苗剛便安心多了。

* * *

鏢局的船又揚帆了。

苗小玉站在君不畏身邊未開口。

君不畏却在自怨自艾。

「都是我，我還以爲姓丁的今天死定了，我把他交給妳爲的是叫妳殺了他，也好出口氣，上一次他挾持妳的樣子，至今我未忘。」

苗小玉道：「該怨我的武功太差。」

君不畏道：「這姓丁的不除，後患無窮。」

苗小玉道：「他今天並未討得便宜。」

君不畏道：「包老爺子不知怎麼樣了。」

包震天的傷重，他躺在大船的艙裡休養，外面惡戰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苗小玉道：「我派黑妞守艙門，應該不會出意外。」

果然，黑妞兒在後面笑道：「包老爺子沒事，有兩個傢伙想進艙，被我一輪好打。」

君不畏看看剛離開的三桅大船，道：「剛才我應該去探視包老的，忘了……」

苗小玉道：「再有兩天咱們就到小風城了，到時候希望包老爺子的傷好，唉，我們鏢局也眞的元氣大傷，得好一陣子休養了。」

君不畏道：「我也以爲，你們鏢局應該聘請高手助陣，現今天下大亂，朝廷自顧不暇，盜匪怕是越來越多的橫行在大海上了。」

苗小玉道：「如果我們有君先生這樣高手，五湖四海沒有不能走鏢的地方。」

笑笑，君不畏道：「苗姑娘，別把我捧得過高，當今之世，到處都有卧虎藏龍出現，而我，却是個十足的浪子而已。」

苗小玉道：「你不是浪子，我心中明白。」

君不畏道：「苗姑娘，我們該歇着了，就快過魚山島了吧。」

提到魚山島，苗小玉不由眉頭皺起來，因爲她已明白，魚山島乃是大海盜田九旺的一個據點。

大海盜田九旺不在島上，聽說他率領着他的人往北去了，往北與捻黨勾結，而他與沈家堡也在暗中連成一氣，這海面上還會太平？

君不畏遙遙的看向魚山島，便不由得想起被大海浪冲上去的情況，島上有個大山洞，洞口還有暗設的機關，那個女人大概早已被救出洞外了。

想到魚山島上那女人，君不畏不由得想笑。

* * *

君不畏正自看着，忽見一條快船

飛一般的往大海上駛來了，那船不大，只有一根桅杆，正滿帆往這面過來了。

苗剛已看到了，他便把三桅大船往苗小玉的快船接近，爲的是可以相互協助。

只不過自魚山島駛出來的船也僅僅只有一艘，而且也十分的快速。

君不畏已指着來船，道：「來船有人兩邊划，難怪來得快。」

苗小玉立刻問道：「君兄，你以爲他們想幹什麼？」

君不畏搖搖頭，道：「我不知道，只不過來者總是不善，咱們應有所準備。」

苗小玉道：「如果僅只這麼一條小船，那一定是陰謀，君兄，我應該告訴我大哥。」

君不畏道：「這是應該的。」

苗小玉立刻命船上一個漢子，大聲的警告附近的三桅大船，這時候大船上的人早已握刀等候了。

＊　＊　＊

來船就快到了。

船上的人也看清楚了，只見船上全部是女人。

女人一共有七個人，六個划槳，一個掌舵，很快的便直往三桅大船靠過去了。

這七個女人眞有勁，划船帶着「哼呀咳」的出力聲，乍聽起來還蠻好聽的。

那掌舵的女人眞會靠，只一個半滿舵，小船便靠上三桅大船了。

苗剛守在在船邊上，他手持鋼叉低頭看：「喂，妳們是幹什麼的？」

船上有兩個女人舉勾篙，使力的把船勾牢，便見另外幾個女人把她們船上的五大籮筐掀開來了。

三桅大船上的人見小船上裝的是魚貨海菜類，大伙相視而笑。

苗剛指着島，問道：「喂，這不是魚山島嗎？」

船上女人笑得十分撫媚的道：「是呀！老大哥，你們買些魚貨吧，便宜呀。」

笑笑，苗剛道：「聽說島上有海盜。」

那女人吃吃一笑，道：「海盜呀，海盜早就跑光了，各位如不信，這就上島上看看呀。」

苗剛半信半疑，問道：「還聽說大海盜田九旺住在魚山島上，妳們難道沒見過？」

那女人想往大船上攀，却被丘勇堵住了。

「妳別上來！」

另一女人却對苗剛笑笑，道：「別信人胡說八道。」

她指着幾筐魚貨，又道：「買了吧！」

苗剛在猶豫，另一女人問道：「你們這是什麼船呀，裝的什麼東西，往那兒去呀？」

鏢師文昌洪道：「空船，什麼也沒裝。」

那女子道：「空船？」

便在這時候，掌舵的女子跳過來了。

她好像是頭兒，抬頭看看大船上的漢子們：「我們想和你們交換東西，你們運的什麼呀！」

一個漢子低頭道：「空船，什麼東西也沒有。」

那女子露出個媚眼，道：「我們是女人，又不會搶你們的東西，只是以魚貨換些使用的東西，便是油鹽也好呀，不要拒絕我們嘛。」

苗剛正在注意，快船靠過來了。

快船靠在三桅大船的另一邊，只見躍過來一個人。

不錯，君不畏跳上三桅大船，閃身到了船邊上，他只往下面瞧了一眼，便哈哈的笑道：「咳！妳還認得在下嗎？」

那女的眼角一瞟，立刻面色大變。

君不畏哈哈大笑起來了。

便在這時候，小船上的女子大聲叫，道：「好小子呀，原來你是他們一夥的呀，可惡呀！」

君不畏不笑了，他眼睛一瞪，叱道：「妳們這些强盜婆子，追上來想詐騙呀。」

苗剛急問：「兄弟，你們落難海島上，就是碰到她們這些呀？」

小劉也走過來了。

小劉指着小船上的女人，大叫：「强盜婆子，把爺們困山洞裡，就是她們。」

小船上的那女子手勢打出，厲聲大叫：「走！」

她只一個「走」字，小船已在數丈外了。

眞玄，只見小船上突然一支煙火升空，再看小船上，只見六個女人已自籮筐下面抽出鋼刀來了。

苗剛見火焰升空，立刻遙望魚山島，不旋踵間，只見一條雙桅快船飛一般的駛過來了。

苗剛一見厲聲大叫：「兄弟們，海盜來了。」

大伙往魚山島望去，見只有一艘快船馳來，這令船上各人放心不少。

再看那條船上，女人舉刀哇哇叫，她們準備拚殺了，只在等候自己的快船衝過來，便合力再撲來了。

君不畏又跳回快船上了。

快船也立刻把帆升起來，這是準備走的樣子，只不過苗小玉的快船只駛出一浬遠，便又來了一個半圓把船頭調轉回來。

「跨海鏢局」的兩條船並不急於疾馳而去，那是因爲兩個原因。

其一，鏢船上並未有鏢銀，不懼海盜來搶。

其二，來的海盜船不多，苗剛這邊的人自然沒有快逃的必要，倒是要

看看魚山島上的大海盜有什麼毒招使出來。

當然，苗剛心中也篤定，因爲他這裡還有個君不畏。

＊　＊　＊

雙方的快船就快接上了，只見女人坐的那條船上，又見那掌舵女人大聲喊叫了。

「二當家，你們去攔劫大的，你把小的留給我。」

來船上不是別人，大海盜侯子正是也。

侯子正從上海回來以後，他的心中一直有一個人的影子在晃動，那人當然是君不畏。

侯子正在海上挨了君不畏一刀，他此生難忘，這以後由於他們老三文從武死在上海沈家賭坊，聽說死在君不畏手中，令他忿而離開上海，他且揚言要沈家堡負責。

侯子正回到魚山島已經幾天了，他在等着大當家田九旺從山東回來，却在天色近午的時候，傳報海面出現一大一小兩條船經過，便在侯子正的稍作思忖下，設計出海攔船了。

＊　＊　＊

小船上的舵很靈巧，而且這六個女人的力氣大，刹時間便駛近苗小玉的快船邊了。

女人船上的擧止很有規律，每個人發出吼聲，聽起來好像一個人發出來似的。

「轟！」

小船撞上快船了，有兩個女的用鈎搭牢快船，便立刻擧刀往快船上爬。

只不過快船上的人不好惹，他們操刀等着殺了。

七個女人跳上船，掌舵的女子刀指君不畏，道：「小王八蛋，那天你騙得老娘好苦呀！」

君不畏道：「我怎麼會和妳在黑洞裡幹那種男女苟且之事呀！」

那女的咬牙，道：「可惡呀！」

君不畏笑笑，道：「雖然妳們的目的可恨，但還是把我們招待在山洞中大吃一餐，所以嘛……」

那女的面色鐵青，道：「好可惡的小子，你可知道你把老娘的繩子抽走以後，老娘困在山洞裡一天一夜，我恨死你了。」

君不畏道：「你不愛我了？」

那女的擧刀直奔君不畏，她口中發出虎吼聲：「我愛你快快的死吧，我的兒。」

君不畏哈哈一聲笑，他雖然笑，身法却快得幾乎同沒動一樣，人已欺進那女的懷中。

君不畏的右手沒閃動，左手往上空疾托，女的尖刀已脫手掉入海裡了。

君不畏的左肘後撞，女的口中厲聲「啊！」緊接着一連七步暴退，她的雙手捂在肚皮上，痛苦得幾乎掉下淚。

再看附近，啊，六個女人眞潑辣，各人一個對象，殺得比男的還凶悍。

黑妞兒與苗小玉未出手，苗小玉遙看附近的海上，那面，兩條船已碰上了。

苗小玉對黑妞吩咐，道：「快去替下小劉，咱們趕往大船去，那面殺得好慘烈。」

黑妞擧着鐵棒跳過去，船中央一棒直往那女人的頭上砸去，她口中大聲的叫：「小劉去掌舵，這個女人由我收拾她。」

小劉聞得黑妞的話，虛劈一刀便往船尾跑，苗小玉已吩咐小劉，快把船移往大船去支援。

別以爲黑妞是個丫頭，兩臂力量比個男人還要强，大鐵棒一掄狂打，直把那女的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君不畏看得也發笑了。

＊　＊　＊

快船拖着那艘小船，很快的接近三桅大船，大船的另一邊頂着一艘海盜船，只見雙方已殺紅了眼。

君不畏抬頭看，他臉上一片嚇人的冷笑聲。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牛頭峽鄺海支援燕翎、余懷芝，將白雲帮主捉住，仍查不出太上帮主是誰，不久，白雲被帮衆救出，鄺海、清虛道長亦被俘，燕、余因到小鎭，避過此難，余懷芝遇上恩師遲先生，再傳授三招，二人分頭找尋鄺海和道長踪影，燕翎遇魏薇尋仇，被捉裸綁，以爲召帮衆鄒勤等來姦辱她，結果燕翎走脫，鄒勤反將魏薇姦汚，害人害己，魏薇認爲男人可恨……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男女心態反常　雙方伺機報復

那樣子使魏薇痛心，使她痛恨和厭惡。

她下床時，藍豪貪戀地拉住她的手：「姐姐，我永遠也不想離開你了。」

魏薇道：「只怕咱們這是最後一次了。」

「姐姐，你不會是開玩笑吧！」

「不是，當然不是。」

「爲甚麼？魏姐姐，我不能沒有你呀！」

「也許，但也許另外遇上一個比我好的或年輕的，你就不需要我了。這本就不足爲怪的。」

「不，姐姐，我永遠不會。」

「你就是不會，我也不會再給你第二次機會了。」

藍豪楞了一下，道：「爲甚麼？」

「因爲我恨男人。」

「姐姐，我也包括在內？」

「當然，只問你是不是男人？」

「姐姐，你爲甚麼要恨男人？」

「因爲男人都有獸性。」

「姐姐，這不公平，小弟是經你同意的。」

「那也沒有甚麼分別，如你能抗拒我的誘惑，那才是與衆不同的男人。但是，你也沒有甚麼不同。」

「魏姐姐，是你找我，是你需要我。」

「我需要的只是解決需要，你知道嗎？」

「魏姐姐，這不是你說的話。」

「這就是我說的話，我需要男人，張三、李四都成。」

「魏姐姐，你怎麼變成這樣子？」

「男女之間要是除去情感，你說，是不是只要是個男人，或者只要是個女人都是一樣的，對不？」

藍豪驚得呆了，他以爲魏姐姐此刻才接近獸性。

「我要走了。」

「妳去哪裡？」

「我願意去哪裡就去哪裡，我需要的時候，可以就地取材，隨便找個男人就成了。」

「魏姐姐，」藍豪大叫着：「你不是這樣子的！」

「我就是這樣子，今後你永遠也不可能和我上床，即使你的床上技巧一流，或者你的金銀財寶堆成山，也是一樣。」

魏薇往外走，藍豪道：「魏姐姐，你一定是受了打擊，告訴小弟，是甚麼傷害了你，告訴小弟。」

「是一個男人，就是你們男人，再見了，男人。」

魏薇出門而去，藍豪下床穿衣去追。當然追不上。

＊　＊　＊

燕翎被誰救走了呢？

任何人也想不到，她就是「散花手」江靜。

一個改邪歸正的女人，知道今是而昨非，她的行爲立刻就中規中矩了。由於過去的「舊雨新知」太多，她只好迴避。

正好，他看到魏薇以迷藥迷倒了燕翎。

這也是因爲她發現燕翎追逐魏薇之故。

本來江靜對魏薇尚有報恩之心。上次她唆使藍豪去找余懷芝復仇，魏薇並未勸余懷芝對她不利。

甚至還把當年的一些錯誤和一些死結解開。

可是她跟入屋中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她甚至大吃一驚，魏薇怎麼變成這樣一個女人？

她看到魏薇脫燕翎的衣衫，而且剝得精光。

然後她做的事都是不堪入目的。

可以說，魏薇的一些擧指和行爲和她以前一樣。

江靜既驚又奇，也很惋惜，怎麼會這樣呢？

直到魏薇去找白雲告密，江靜才救了燕翎。

燕翎要找魏薇討還公道，但江靜勸阻了她。

「請問這位大姐是……」

「我叫江靜，你應該聽到我的惡名的。」

「大姐何必這麼說？」

「我知道一般人對我的看法，但我並不介意，因爲我目前已經不是那種人了。姑娘的芳名呢？」

「我叫燕翎。」

「你不是『青苗幫』的人？」

「以前是的，如今已不是了。」

「『青苗幫』容許脫幫？」

「當然不允許，我是爲了助余大哥而脫幫的。」

「哪個余大哥？」

「就是『閃電飛虹』余懷芝余大哥。」

「噢，是他！」

「怎麼？江姐認識余大哥？」

「不，不怎麼認識，只不過他是武林高手，總是見過。」

燕翎道：「余大哥要我作內應，去弄『青苗幫』。」

「就你們二人？膽子實在太大了。」

「當然還有。」

「還有誰呀？」

「『大力神』鄺海、清虛道長等。」

「這二人果然不凡，但還是不夠。」

「我們也知道實力不夠，但我們是想從內部下手，使他們自相殘殺，甚至我們還生擒了該幫幫主。」

「嘿，你們的成績很不錯啊！」

「可惜又被人救走，而且鄺海和清虛二位似已落入對方之手，下場可能是很悲慘的。」

「當然，果眞落入他們之手，下場一定很悲慘。」

「但願他們二位並未落入對方手中。」

江靜淡然道：「余懷芝呢？」

「我們分頭找人，我被魏薇賺了，余大哥自然無法和我連絡上，相信他正在到處找我。」

「江姐，我也爲你留點意，如我遇見余大俠，我會把你的遭遇告訴他的，小妹，我要走了。」

「江姐，救命之恩，我會永銘在心。」

「不必放在心上，我希望你能記住一件事。」

「大姐請指教。」

「余懷芝是個很好的男人，千萬別失去他。」

燕翎很喜歡聽這些話。

因爲這和她的看法和想法完全一樣。

「江姐，我永遠不會，除非有一天余大哥不要我了。」

「像你這麼好的姑娘，他怎麼會不要你！」

「江姐，人總是有缺點的。」

「小妹，看不出你有甚麼缺點。」

江靜打量她一陣，道：「至少在你的衣衫未遮蓋之處看不出你的缺點。」

「江姐，我告訴你一個秘密，請代保密。」

「放心，我不會說出去。」

「我實際的年紀只有十三歲。」

「這……」江靜一怔，又搖搖頭道：「燕小妹，你說謊。」

「眞的，江姐，我只有十三歲，但很少有人相信。」

「我信了，燕小妹，不過，像你這麼早熟的姑娘，可眞少見。」

「江姐，你要去哪裡？」

「我想遊歷名山大川，我闖蕩江湖十年，完全浪擲了大好光陰，現在才知道要好好利用下半世的歲月。」

「如果江姐不急，何不與我一起去找余大哥？」

江靜道：「燕小妹，恕我不能奉陪了，就此分手吧！」

二人分手不久，燕翎就遇上了余懷芝。

「余大哥。」

「燕翎，找得我好苦。」二人抱在一起。

好在山野中無人，二人唏噓了一會，余懷芝道：「燕翎，你一定有甚麼絆羈或遇上甚麼危險了。」

「余大哥，我差一點就見不到你了。」

余懷芝摟得更緊了，道：「遇上誰了？」

「余大哥，你可能不會相信。」

「快說嘛，你說的我都信。」

「我遇上了魏薇。」

「她？」余懷芝道：「她怎麼樣？」

「她不是人，她是個壞女人。」

「燕翎，魏薇可能會對你有妒意，

但要說她壞……」

「怎麼樣?我就知道你不信。」

余懷芝道:「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燕翎說了一切。余懷芝楞住了,他的確還不大相信。

魏薇會作出那種事嗎?

有甚麼理由相信魏薇會變成那樣的女人?分手沒有多久呀!

「燕翎,你確定那女人叫魏薇?」

「余大哥,是她自己說的。」又細說了魏薇的形象。

果然是魏薇。

魏薇爲了妬妒燕翎,就會做出那種卑鄙的事來?

「余大哥,你是不是不大相信?」

「翎,不是不信,而是不信那女人是魏薇。」

「好,那你信不信她找接生婆驗証我是不是處女?」

「這……」他似乎也不大相信。

「余大哥,我們先去印証第一件事。」

「甚麼事?」

「先去找那接生婆。」

「你能找到?」

「我想就在那小鎮上,接生婆絕對不會超過三位吧?」

「對,絕對不會。」

「這是不難找到的。」

二人到了鎮上,見到那個接生婆,接生婆乍見燕翎,吶吶道:「這位姑娘不就是昨夜……」

余懷芝自然信了,道:「大嫂,昨夜請你去的那位姑娘是甚麼樣子的?」

「噢,那位年紀大些,大約二十六七歲吧!笑起來挺甜的,鼻子稍塌些,眼睛不太大,脚很大……」

余懷芝已深信不疑了。

那個女人正是「笑面羅刹」魏薇。

不過一月不見,她居然變得如此下流而胡來?

因爲他和她在一個小鎮上一住數年,對她相當瞭解,所以難以相信。

只不過,這事似乎已經千眞萬確了。

一個人的改變如此之大,而又如此之快,眞叫人無法適應。

余懷芝又給了這接生婆十兩銀子告辭出來。

接生婆樂得見牙不見眼,只以爲走上鴻運了。

* * *

這兒是山中一個莊院,孤伶伶地座落在山坡上的松林中。

這兒也是「青苗幫」的一個連絡之處。

經常有「青苗幫」的二級一品以下的人物在此經過或逗留。

而現在,白雲却在此養傷。

他的睾丸被鄺海捏碎,尚未康復。

要在此休養五七天,另外,他也迫不及待地要作一件事。

那就是立刻處置被擒的鄺海及清虛二人。

這二人落入白雲手中,命運可知。

尤其是鄺海,當時用刑全由他一手包辦,白雲恨他入骨,下決心要加倍報復,沒想到這麼快就抓到了。

因爲他身邊一級一品的高手有二三人之多。

另外還有二級一、二品的高手,所以鄺海和清虛二人沒有抗拒多久,就被人家聯手制住了。

現在,鄺海和清虛二人被剃光,只有一條內褲,被捆在石柱上,旁邊有一個大火爐,爐上有一鍋油。

油已熱,冒着陣陣青烟。

白雲和三個一級一品的高手坐在一丈外的八仙桌邊,桌上有酒有菜。

鄺海和清虛二人閉目等死。

白雲道:「鄺海,你絕對未想到,你會這麼快入籠對不?」

「沒有想到。」

「你有甚麼感想?」

「老夫的感想很多,但最深切的是,我相信你不會有好下場,你那背後的人也會有奇慘的下場。」

白雲笑笑道:「你知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我相信你今天可能會食我的肉。」

「對,你還算聰明。」

「錢仲。」

「屬下在。」

錢仲也是一級一品的人物,立刻離席道:「幫主請吩咐。」

「他的身體都洗乾淨了是不是?」

「是的,已洗了三次。」

「好,我要他嚐嚐油炸蛋黃的滋味!」

「是。」錢仲走近鄺海身前,扯下內褲,伸手一抓,鄺海眞有種,只輕哼了一聲,兩個睾丸已在錢仲手中,往油鍋中一丟,「嘩嘩」聲中油烟冒起。

不一會,錢仲就用漏勺撈起,放在白雲的碟中。

這碟中有醬油、蔴油、醋及胡椒等。

白雲用筷子把兩個焦黃的睾丸蘸了些佐料,挾起來納入口中,他並不嚼,立刻囫圇吞下。

因爲他吃這東西並非因爲它好吃,而是報仇。

鄺海捏碎他一個睾丸,他吃他兩個。

當然,這還不夠,但爲了不使下體大量流血而亡,錢仲還用烙鐵把鄺海下體的創口灼焦,可立刻止血。

白雲道:「錢兄。」

「屬下在。」

「還有那個部位的肉比較好吃?」

錢仲也是個會迎合上司心意的人,道:「屬下爲幫主再弄些。」烙鐵在鄺海臉上冒出青烟,然後小刀一剜,

一塊塊熟肉落在碗中。

而剜去肉的臉上,却又不會流血。鄺海渾身顫抖,却不出聲。

因爲高熱的烙鐵可以止血。

這種野蠻人的行爲,就連白雲的部下都爲之動容。

剜下的肉,白雲都蘸着佐料吃了。

此刻的鄺海已不成人形,清虛道長閉上眼,出了一身虛汗。

像他這等出家人,並非怕死,而是不忍見此殘酷的事實。

人所異於禽獸者幾稀,現在已經充份証明了。

然後叫錢仲擊斷他的經脈。

既要使他變成一個不像人的人,又要使他的內功完全消失。

只不過,絕對不希望他死,希望他活下去。

然後鬆了綁,被帶出此室七八里之外,丟入山溝中。

現在輪到清虛道長了。他道:「請白施主給貧道一個痛快,貧道絕不抱怨。」他連眼也未睜開。

他以爲,看白雲一眼都會污染了眼睛。

白雲道:「鐵兄,把他的頭剃光,爲他換上僧裝!」

清虛一驚,睜開眼道:「是人總要有點人性。」

白雲笑笑道:「何以見得我沒有人性?」

「貧道是三清門下,與佛家不同源流,你爲何要這麼作?侮辱別人能爲你增加快感嗎?」

白雲道:「不是。」

「那是爲了甚麼?」

「你身爲空門中人,却助紂爲虐,多管塵世間事,你的立場已失。既然如此,道和佛有何分別?剃光頭或蓄長髮又有甚麼不同?」

清虛不願再和他辯了,閉眼聽天由命。

白雲作了個手勢,錢仲在清虛的丹田上連砸兩掌。

清虛當場吐了五六口血,當然,他的頭髮也被剃光。

白雲道:「清虛,你如果還想苟活,就永遠別穿道裝。」

那兩掌也把他的奇經八脈砸得寸斷。

最後也被送了出去。

由於鄺海及清虛二人被弄來此處是蒙了眼的,他們不知此處是甚麼地方,只知是在山野之中。

這兩個人被重創,尤其是鄺海,他能活得成嗎?

儘管白雲不希望他死,却又不給他生存的機會。

白雲似乎要試試看,人類的生命力到底有多強韌?

如果鄺海能不死,將來能再遇上,他希望看到他的鬼相——臉上一個大坑洞會變成甚麼樣子?

白雲對衆部下道:「各位以爲,他們的生機有多少?」

衆高手都搖頭。

但也有人以爲,至少清虛的生機大得多。

當然也有人以爲,會有奇蹟出現,可能鄺海也不會死。

* * *

入冬第一場雪,但並不很大。

雪大不大和天冷不冷是不太有關連的。

有所謂:下雪不冷化雪冷。

這天氣,酒樓飯館中可就生意興隆了。

天香居酒樓的規模並不太大,但菜却很出名,今天午飯已過、晚飯未到之時,居然上了個滿座。

樓上還有雅座。

凡是雅座,都隔了間或者以活動屏風隔起來。

此刻,在樓上臨窗的雅座中,一個女郎在獨酌。

她就是「笑面羅刹」魏薇。

她的生活越來越放蕩,行爲也越來越不檢點。

近來她發現已患上了「唐瘡」(花柳病)。

這當然是濫交之故。有所謂:一人爲清,二人爲毒。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交媾爲清,和第二個就有毒了。

所謂有毒,並非是指梅毒或其他的怪毒,而是說經常雜交就不清潔,容易傳染毛病了。

花柳爲何稱之爲「唐瘡」,說來也甚不光榮。

這名稱是由中國人(大多是行船的),把花柳病帶到東瀛扶桑或高麗等國,由於來自中國,就稱之爲「唐瘡」了。

唐瓷也好,唐絲也好,就是「唐瘡」爲中國人丟臉。

有了這毛病,還不大好意思找醫生。

事實上,一般的大夫還治不好,因爲「唐瘡」的種類很多。

如現代的「淋病」、「白濁」、「魚口」、「菜花」等等,古代也有。

只不過名稱也許不同而已。

有「唐瘡」的人,最好戒刺激性的食物,酒也不能喝。

魏薇可不管那麼多。「死掉算了」,她偶爾這麼想。

只不過在未死之前,她仍要折騰男人,因爲她以爲,她的一切不幸都是男人所賜給她的。

這工夫忽見一個中年以上的人探進頭來。

此人兩鬢已白,看來年紀在一甲子左右,儀表堂堂,且似曾相識,至少魏薇過去曾見過此人,一時却想不起來。

「對不起。」這人正要縮回身子,道:「在下以爲這雅座內無人。」

魏薇道:「就請共桌而食,又有何

妨？」

這人見這女人很開朗，而且也沒有座位了，立刻走了進來。

魏薇伸手一讓，道：「請坐。」

老人道：「不知姑娘的芳名可否見告？」

「我叫魏薇。」

「噢，原來是魏女俠，久仰得很。」

老人在她的對面坐下來，道：「老朽匡家駒。」

「原來是匡大俠，好像在哪裡見過，心儀已久。」

「心儀已久」不過是客氣之詞，但飛出媚眼而加以配合挑逗，這又是爲何？難道這麼老的男人她也不放過？

叫來小二，魏薇又叫了幾個菜。

匡家駒也不能小器，他也叫了幾道名菜，道：「魏姑娘，今天由老朽作個小東，你可別客氣。」

魏薇道：「誰付都是一樣，一回生兩回熟嘛。」

「對對，希望能交姑娘這位巾幗英雄。」

二人杯來盞去，談得十分投契。

匡家駒是關洛一帶的武林名宿。「開碑手」之名眞是無人不知，而且風評也不錯。

但是，男人不好色的可就太少了，在魏薇的挑逗之下，這位六十開外、素日岸然道貌的大俠也動了心哩。

因爲魏薇是過來人，知道如何去挑逗男人。

甚至也知道如何去挑逗年紀大而有了地位的人。

「魏女俠下榻哪一家客棧？」

「剛才到達此鎮，尚未落店。」

「這恐怕來不及了。」

「甚麼來不及了？」

「此鎮上一共只有三家客棧，老朽費了半天時間才找到一家，住進最後一個偏院，只怕已沒有空房了。」

「沒有了，那怎麼辦？只好到別的鎮上試試看了。」

匡家駒道：「由此鎮到任何較近的鎮上去，至少也有十七八里路。」

「這……」魏薇攤攤手，「那只有到十七八里以外去找客棧了。」

「那恐怕要到午夜以後了，而且下雪天路也不好走。」匡家駒道：「要是姑娘不介意，老朽的偏院有三間……」

「三間？」

「是的，還有兩間多餘的，姑娘可以選擇一間。」

魏薇道：「這怎麼好意思打擾！」

「姑娘能讓老朽同桌而食，在下讓姑娘住進一間空屋，這又算得了甚麼？除非姑娘……」

「不不，小女子很感激匡大俠予人方便。」

「這麼說，姑娘願意在老朽的偏院中遷就一夜了？」

「打擾大俠，請莫見怪。」

飯後，由匡家駒付了帳，來到迎賓客棧。

這是個東偏院，當然佔地很少。只不過格局再小，總是獨院，方便多多。

「魏姑娘，你就選一間吧！」

魏薇選的當然是左邊暗間，因爲三間屋一定是一明兩暗，而明間大多作爲客廳，是不設床位的。

匡家駒道：「時間還早，泡杯茶聊聊吧！」

魏薇道：「明天再聊吧，我好想上床。」

匡家駒想想這句話，她好想上床是不是很有深意？

本來嘛！下雪天，誰不想躺在被窩中？

魏薇回房，只把房門掩上，就上了床。

停了一會，另一屋的匡家駒道：「魏姑娘。」

「匡大俠有甚麼事？」

「姑娘冷不冷？」

「冷，噢，被褥太單薄了。」

「是啊，一點火力也沒有。」又停了一會，匡家駒道：「以前老朽住進一家騾馬店(專接待趕牲口的客人，也就是販夫走卒、驅騾騎馬之輩。)，那一夜老朽和很多人睡在一張通舖上，也是冬天，雖不方便，但十分暖和。」

「是啊，以前冬天我和家姐一個被窩睡，就暖和多了。人體的熱力是比被褥管用的。」

這是多麼明顯的暗示？

這表示她希望兩個人同床，甚至同一被窩。

可是匡家駒畢竟是一位白道俠士，身份超然。

萬一表錯了情弄翻了而傳揚出去，一世英名付之東流，可能還會造成家庭悲劇，不能不多考慮。

「匡大俠，你也冷嗎？」

「當然，當然……」

不久，匡家駒披衣來到她的門外，輕輕推開門。

「魏姑娘……」

「匡大俠……」

「兩個人在一起就暖和多了吧……」

「嗯……」

匡家駒立刻入內插上門上了床，「卜」的吹熄了燈。

他們二人一個是偷情，另一個却是報復。

可能也有另外的想法，試試老人是甚麼樣子？

她要把「唐瘡」傳給他。

她要看看老人和她作那事時是甚麼樣子？

是不是也和年輕人一樣，激情而狂熱。

當然，她也要看看，一位武林豪俠作這事又是甚麼風格？

似乎這個六十歲的名宿，上了床也不太差。

他們二人絕對不知窗外有人在窺伺。

這個人比屋內床上的人還激動，只不過他的激動不是苟合所產生的激動，而是恨使他渾身顫抖。

絕對的意外，使他不知道該恨誰？

該恨下流的魏薇還是盲目的造物者，或者恨匡家駒？事實上此人在酒樓上另一雅座中就聽到二人交談了。

爲甚麼使一個中規中矩的女人會變得如此下三濫？

他所聽到的聲音，和他與她上床時一樣。

這是個甚麼樣的女人？到底應該如何去觀察一個人？

窗外的藍豪握着劍柄想衝入殺人，但是他又打消了此意。

他輕視她，他以爲已經不值得了。

藍豪走了，但他的心情十分激烈。他以爲和這女人有了那種事，是終生的奇恥大辱，他也要報復。

＊　＊　＊

內心忿怒而又自卑，藍豪連夜奔行。

由於走錯了方向，竟一路向西北，竟然進入中條山中，而且越走越荒，等到發現迷了路已太遲了。

因爲這已經是第三天入夜了。

此刻乾糧已食完，一整天水米未進，既冷又餓。

這工夫山後傳來了粗獷的笑聲，道：「誰說有鬼？」

另一個人道：「很多人都說，這中條山中有個女鬼。」

「女鬼？甚麼樣的女鬼？」

「大約是三十來歲，或者二十來歲，女鬼嘛，誰有膽量敢仔細看出她的年紀？身穿彩衣，面孔變幻不定。」

粗獷之聲道：「怎麼個變幻法呀？」

「老大，這不過是道聽途說，據說一會是一臉白骨，一會是披髮碧眼，一會又是無頭，總之，傳說中的女鬼。」

老大道：「要是我遇上，管她是白骨也好，碧眼也好，老子照樣敢玩她，不知有沒有人和女鬼玩過。」

藍豪不由苦笑，這個人眞夠粗野的了。

不一會，由山坳中轉出兩個漢子。

在淡淡的月光之下，大致可見前面的身材矮有絡腮鬍子。

後面一個高些，大致都在三十五六左右。

這工夫前面的粗獷漢子道：「這小子不會是女鬼的化身吧？」

「老大，這也不一定！」

粗獷漢子道：「他就眞是女鬼變的，我也能把他當小相公玩他。」

老二大笑，道：「老大，這小子還眞有點像小相公。」

相公本是宰相的稱呼，後來到了清朝，就是男妓的代稱了，最早發源於北京，而擴及全國。

雙方迎面站住，相距約一丈左右。

粗獷漢子道：「你是女鬼化身嗎？」

藍豪道：「胡說，你是何人？」

「老二，」粗獷漢子道：「這小子居然不知我是誰？」

老二道：「初出道的雛兒，有甚麼稀奇。」

老大道：「小子，你沒聽說過『中條兩匹狼』？」

「你就是金太乙？那個是龍三？」

「對，小子，看來你還不能算是太嫩的雛兒！」

藍豪道：「請問，回洛陽如何走法？」

「你要回洛陽？」龍三向小藍攻出一招，藍豪居然把他逼退了兩步，由此可見，他在武林中是很渺小，但以前他自視甚高。

「正是。」藍豪道。

「跟我們走就成了！」

藍豪道：「謝謝二位。」

兩人一前一後，把藍豪挾在中間而行。

藍豪小心提防，但不藉助二人，只怕再三天也走不出中條山。

三人穿過林中小徑時，忽見前面站定一人。

前面就是金太乙，他前行五六步就停了下來。

這是松林，枝葉未落，所以月光瀉入，視野也不清晰。

至少，他已看清，這是個女人，一個穿了彩衣的女人。

鬼！第一個印象就是女鬼。

這女鬼頭髮很長。自髮隙中可隱隱看出一雙碧眼。

金太乙雖也有點怕，但他剛才說過大話。

他是「中條兩匹狼」的老大，就是女鬼他都敢玩。

「妳是甚麼人？」

這女人雙臂下垂，彩衣飄飄，却不出聲。

她的身子轉了一週，忽然長髮不見，却見一臉白骨。

龍三大駭，藍豪也不由毛骨悚然。

這當然是鬼，不是鬼是甚麼？

她轉身時雙臂仍是垂下的，長髮却不見了，而且變爲一個骷髏頭，再一轉身，連骷髏頭也不見了。

只有一個穿了彩衣的身子還在打轉。

龍三道：「老大，快走吧！」

「走？」金太乙還不想走。

「咱們甚麼都不怕，鬼却例外，老大，走吧！」

金太乙說：「老子不信邪，我要試試看……」疾撲而上，全力砸出一掌，

那知這女鬼還在旋轉，金太乙的身子隨着女鬼旋轉的方向栽了出去。

這一栽，就出去七八步之遠。

金太乙算是黑道中的佼佼者，居然不知對方是用甚麼武功把他引出去的，因爲這是類似武學中的「引」字訣。

不管是人也好，是鬼也好，他都不想再進一步研究了。

兩人招呼着狂竄而去。

但藍豪並沒有逃，當然，他也怕鬼。

他畢竟還是個只有十六七歲的孩子。

這工夫他忽然發現，這女鬼的頭又在肩上了。

只是長髮披肩，雙目碧綠地瞪着他。

藍豪心中發毛，這工夫女鬼又向他移動。

使他相信這是女鬼的原因是：她移動無聲。

好像一個影子在空氣中飄浮。

藍豪掉頭狂奔而去，不知奔出多遠，猛一抬頭，發現這女鬼又站在他的前面不到兩丈之地。

藍豪一驚，竟暈了過去。

醒來時，他躺在一個很溫暖的獸皮榻上，屋中生了火。

這屋中很簡陋，只有一床一桌和幾個粗製的櫈子。

另外有個爐灶，牆上掛了些獸皮。

這工夫走進一個女人，看來三十多歲，十分動人。

在這深山之中，那會有這麼美艷的女人。

藍豪道：「請問姐姐，鬼呢？」

「鬼？甚麼鬼？」

「就是女鬼！」

「我就是……」

「姐姐不要嚇我了！」

「你不以爲我可能是個鬼嗎？」

「爲甚麼？」

「一個女人敢獨居深山之中嗎？」

的確，不要說毒蛇猛獸，遇上「中條兩匹狼」就夠忙的了。

她忽然笑了，而且一步步走向床邊。

「姐姐，妳就是鬼我也不怕。」

「爲甚麼？」

「我覺得我很喜歡妳。」

她坐在床邊，這位年紀比魏薇更大些的大姐，比魏薇更動人。她的身段更美，身上更有一種成熟之美。

成熟之美，也可以說是一種性感。

「姐姐，謝謝妳救了我。」

「不要客氣，不過，我不喜歡的人，也不願多事。」

「姐姐也喜歡我？」

她點頭，道：「我從前不對男人多看一眼。」

「爲甚麼？」

「因爲……」她忽然離床邊，道：「你很餓是不是。」

「是的姐姐。」

她拏出餅和鹹鹿肉，還弄了一碗湯。

其實這不能算是珍饈，但藍豪此刻吃起來，却無異是山珍海錯，世上最最可口的食物了。

飽餐一頓，摸摸肚皮，道：「太好了！」

「甚麼太好了？」

「這裡太好了！」

「這裡怎麼會好？要甚麼沒有甚麼……」

「誰說的？要吃的有吃的，要住的有住的，要溫情又有溫情。」

「你住不久就膩了！」

「不會的，姐姐。」藍豪道：「姐姐的大名……」

「你不必問名，就叫我姐姐好了！」

「姐姐剛才說，妳以前從不看男人一眼？」

「不錯。」

「姐姐恨男人？」

「當然！」

和魏薇一樣，大概上過男人的當？

「姐姐是不是吃過男人的虧？」

她冷哼了一聲，道：「不要多問。」

「姐姐，妳也恨我嗎？」

「也許恨，也許不恨！」

「姐姐，以前我也恨女人！」

「你……」她道：「你這點年紀就有女人了？」

「姐，我的事妳最好也別問。」

「是女人負了你，對不起你是不是？」

「當然，她簡直不是人。」

「你和她到了甚麼程度？」

「姐，妳不問好不好？」

「好，我們誰也不問別人的往事。」

第二天，她帶他去狩獵，他發現這位大姐姐的武功奇高，難怪她一個人敢獨居深山之中了。

他們獵了五隻兔子，一隻獐子和六隻山雞。

回來立刻動手宰殺醃製起來。

晚飯是紅燒獐肉和烤山雞，還有美酒。

「姐，這酒是何處來的？」

「自己釀造的，嚐嚐看如何？」

二人杯來盞去，各喝了七八杯。

想不到這酒有後勁，藍豪已有八九分醉了。

他發現姐姐的影子在他眼前晃動，她似乎一點也未醉。

他以爲這位姐姐比魏薇好千百倍。

他躺在床上不久就入睡了，不知睡了多久，他醒來看看四周無人，坐起來四下走走。

仍不見姐姐的影子，他來到門外，寒氣砭骨。

山中一片銀白，晚上又下了一場雪，只是此刻已經停了。

他正要呼叫，忽然聽到「刷刷」聲，在附近傳來。

在這屋子後面十來步之地，有個竹柵。

這竹柵很密，自外看不到裡面的景物。

當然，自裡面也看不到外面的景物。

上面沒有頂，有頂就像個小竹棚了。

「刷刷」聲就是來自竹柵內。

藍豪十分好奇，推開竹柵門一看，不由發出一聲驚噫，四目相接，誰也不再移開目光了。

這裡面有一堆雪，她赤身裸體在雪中翻滾。

「姐姐……對不起！我找不到妳，所以出來找妳！」

「不要緊，小弟……」

「可是我看到了妳的身體。」

「你看到也不要緊。」

「爲甚麼？姐姐。」

「因爲你的眸子正而不邪。」

「姐姐，妳錯了！」

「我……」

「小弟在第一眼看到妳的身體時，固然驚嘆是上帝的傑作，但立刻就會……就會……」

「就會怎麼樣？」

「姐姐，這是很不敬的。」

「小弟，男女之間就是這麼回事，世上也有一個男人看到一個女人美好的胴體而不想入非非的。」

「姐姐，妳不怪我？」

她搖搖頭，道：「因爲一個女人的胴體如果不能產生這種吸引力，那對她是很可悲的，所以我不怪你。」又道：「你以爲姐姐的身體好看？」

「姐姐，我以爲世上也許沒有更好看的身體了。」

她笑笑，即使是一個小男孩誇讚她的身體，她也引以爲傲，因爲小男孩也是男人，何況這個小男人可能已是過來人了。

「姐姐，這是幹甚麼？」

「這叫着『雪罡』。在雪中翻滾使雪溶化。」

「爲甚麼要使雪溶化？」

「那是練功，身上熱，雪自會溶化，但化成水的雪，還要以體力散發的寒氣使之結冰。」

「再結成冰？」

「是的，這是一種奇特的內功。」

「姐，妳不冷？」

「不冷，我體內的熱氣能溶化一大堆雪，怎麼會冷？」

「妳也不熱？」

「也不會，我又能把水凝成冰。」

他看她在雪中翻滾，雪堆越來越小。

不久，化成一池水了，他爲她的美好胴體着迷。

原來這竹柵內是個大池，雪是堆在池中的。

又過了一會，池中水冒起冷汽。她的手在水中一攪動，立刻傳來了「嘩啦嘩啦」的冰屑聲音。

一池水結成冰，這要多大的冷度？

稍後，她站在池邊，雙手按向池中之水，掌心冒着騰騰白色冷汽，約兩盞茶工夫，她收回雙手，道：「小弟，你跳到冰上踏踏看……」

藍豪還怕冰太薄，輕輕跳上。

那知脚一落在冰上就知道，就是以千斤墜落在這冰上，冰也不會破，因爲冰已經結實了。

「姐，妳這是甚麼玄功？」

「玄冰功。」

「姐，我抱你回去好不好？」

「小弟，你是不是只欣賞姐姐的胴體？」

「姐姐，我不否認我喜歡妳的身體，但是，我也打心底喜歡妳這個人。因爲妳一個人在此，堅苦卓絕，是常人所辦不到的。」

她點點頭，要他抱着回屋。

「小弟，姐姐不廻避你，你似乎也不該廻避我。」

「姐姐是說……」

「我教你玄冰功，先從『雪罡』作起。」

「姐姐肯教，我一定學……」他也立刻脫光。

從此以後，他們以十分奇特的關係住在一起。

他們不是姊弟，也不是師徒。

當然，還不能算是情人，但他們之間有了一份奇妙的情感，但誰都不喜歡說出來，深藏在心底。

＊　＊　＊

「青苗幫」搜捕余懷芝和燕翎二人，不遺餘力。

二人易了容，改了裝束，還是逃不出他們的眼線。

雪夜他們發現了敵踪。二人自客棧後牆竄出。

大地一片銀白，不能踏雪無痕，立刻就被人跟上了。

二人的輕功不弱，但追的人也都是二級一品和二三品高手，有六個之多，追出二十里左右就追上了。

這是由於燕翎不小心扭傷了足踝。

非但不能跑，即使動手也不成了。

余懷芝要揹起她，她道：「不，大哥，你走吧！」

「妳叫我走？」

「是的，只要你不落入他們手中，我被抓回也許不會死的。」

「我們都不能落入他們之手。」

「大哥，你落入他們之手就慘了。」

「還不都是一樣？除非妳能服從他。白雲對妳……」

「大哥，我聽說鄺海和清虛的下場很慘。」

「我也聽說過，但詳情不知。快點，我揹妳跑，至少還能逃出十餘里，碰碰運氣吧？」

「哥，揹着我跑更慢，不行的。」

「行，快點上來呀！」

燕翎只好伏在他的背上，任他揹着疾竄。

雪天揹人掠奔，這要輕功一流，還要有經驗。

因爲大雪蓋住山徑，路況看不清。

這樣自不免高一脚低一脚地，極易扭傷腿和脚。

但爲了逃命，也就只好豁出去了。

後面的人被余懷芝愚弄了一陣子。

剛才他們停下時，他製造了一些不同方向的假足印。

追的人弄了半天才追對了方向，這已使余、燕兩人逃出二三里以外了，現在是如何能消除雪上的足印。

「我有個辦法……」燕翎道：「我們邊走邊把足印弄平，然後上樹，看到沒有？由樹上竄掠。」

這是一片光禿禿的樹林，由這樹竄上另一樹，至少在半里內地上沒有足印，可以瞞敵人於一時。

在目前，也只有這辦法了。雖然很慢，却也有用。出了樹林，再下樹奔掠，看來已經擺脫了追的人。

兩人都累了，在這山的背面，有一片土地上無雪。這是因爲下雪都是西北風，而此處朝向東南。

這兒還有個小山洞，洞內很溫暖。

「哥，我好累……」

「就在洞中休息一會吧！」

進入洞中，燕翎道：「哥，我的脚凍得很痳！」

「可不能生凍瘡。」

「哥，脚痳好難受。」

「來，我給你按摩一會。」

他叫燕翎坐下，脫下鞋襪爲她搓揉拿捏。一會她的這隻脚就溫暖了。然後再搓另一隻脚。

搓好了還不忍釋手，道：「燕翎，妳的脚眞美！」

「你總不會愛我的脚超過愛我的人吧？」

「燕翎，妳身上也冷吧？」他緊緊抱住她。

兩人緊擁，當然暖和多了。

燕翎道：「你看能不能逃出他們的手掌？」

「也許能，但逃過今夜，逃不過明天後天……」

「那怎麼辦？」

「要想想辦法。」

「想甚麼辦法？」

「充實自己，把武功練好，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的身手再高，遇上他們五七個或者更多……」

他們又聽到了交談聲。

因爲追的人在上風處，所以還有里許，由於深夜山中很靜，又沒有風，可以聽到他們在交談。

「來了，燕翎，我們走吧！」

「哥，如能逃過今夜，我要跟你到別人找不到的地方過隱居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燕翎，我們不能逃避，再說逃避也不成。」

再次揹起她，向相反方向奔掠。

但是，奔出六七里外，本以爲甩掉了追逐的人，想不到對面林中却竄出五六個之多。當然都是「青苗幫」的人。

爲首的是一級一品的蕭光祖。

其次是二級一品的梁七。另外四人都是二級一二品的高手，現在兩人進不能進，退也不能退了。

「燕翎，必要時妳先跑，別管我。」

「要我不管你？」

「不是不管，妳必須先逃走，我才能脫身，妳不走就是我的累贅。記住！我先打倒兩個再說。」

燕翎撤劍在手未動。余懷芝迎了上去。

他的目標是蕭光祖。此人不單純。

能把此人挫傷，其餘的就好調理了。

但他却攻向梁七。

梁七似乎有甚麼心事，急忙閃退，余懷芝回劍如電，掃向蕭光祖，蕭光祖正在打量燕翎，他喜歡燕翎並不下於任何人，所以乍見燕翎，一樣看得出神。

因爲燕翎太好了，沒有一個男人對她不會着迷的。

所以余懷芝這一劍來勢兇猛，勢在必得。

梁七本要大叫「小心」！但他忽然停住。

因爲梁七過去常和燕翎一起出來辦事，天長日久，也有了情感，雖然那種情感並不是男女之情。

他恨不得想個辦法，讓她逃離此處。

「刷」地一聲，蕭光祖在急閃之下，仍然閃過了要害，腰上却被掃了一道血痕，衣破血出。於是另幾個一擁而上。

余懷芝一劍得手，施出遲先生剛傳的三招，又傷了兩個，一共六個人，已傷了三個，而梁七又在虛應故事。

（未完・七）